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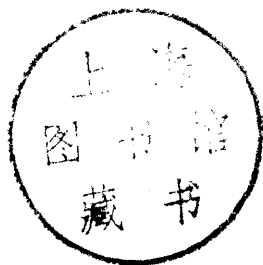
花月痕全傳

掃葉山房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3383B



花月痕前序

夫天下之事是與非二者而已天下之勢離與合二者而已其事而是焉者委曲以求其是可也其勢而合焉者輾轉以求其合可也若夫事介在是非之間勢介在離合之際執有如韓杜韋劉之四人者乎何言之當時之荷生故儼然諸侯之上客也參機密而握權要氣象胸次涵蓋一切以爲古有梁夫人庶幾或一遇之則似乎其是也然謂荷生當此有爲之世遇知己之人不思攀龍附鳳以成功名而徒低首下心戀戀若此則似乎其非也癡珠亦然觀其著述等身名場坎坷而文采風流傾倒一時意亦謂天下必有朝雲桃葉其人者李香方芷烏得以微賤而少之則似乎其是也然謂癡珠際此時事艱虞不自慎重而亦低首下心戀戀若此則似乎其非也若夫韓杜之合韋劉之離則尤事之曉然共見者也寢假化癡珠爲荷生而有經略之贈金中朝之保薦氣勢赫奕則秋痕未嘗不可合寢假化荷生爲癡珠而無柳巷之金屋雁門關之馳騁則采秋未嘗不可離是故爲采秋秋痕易而爲荷生癡珠難作者有見及此於是放大光明普照世界而後提如椽之筆一一而寫之其合也則誠浹洽無間也其離也則誠萬萬乎其不得已也夫固謂天下古今之大必有如韓杜之合者而現韓杜身而爲說法也天下古今之大又必有如韋劉之離者而現韋劉身而爲說法也他

日者春鏡樓空秋心院古兼葭碧水難招石上精魂楊柳青山徒想畫中眉嫵抑或鍾情寄很略同此日之遭逢定知白骨黃塵更動後人之憑吊是是非非離離合合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已時咸豐戊午暮春之望眠鶴主人序

後序

嗟乎花月痕胡爲而命名也作者曰余固痕而言之也非爲花月而言之也夫春發其華秋結其實非花也乎三五而盈三五而缺非月也乎大千世界人人得而見之得而言之者也余何必寫之也至若是花非花是月非月色香俱足光艷照人者則是余意中之花月也然而謂之花月可也謂之痕不可也卽或謂如花照鏡鏡空花失如月映水水動月散是亦痕之說也其說尙淺也夫所謂痕者花有之花不得而有之月有之月不得而有之者何謂不得而有之也開而必落者花之質固然也自有不欲落之之心而花之痕遂長在矣圓而不缺者月之體亦固然也自有不欲缺之心而月之痕遂長在矣故無情者雖花妍月滿不殊寂寞之場有情者卽月缺花殘仍是團圓之界此就理而言之也若就是書之事而言則韓杜何必非離而其痕則固儼然合也章劉何必非合而其痕則固儼然離也雖然人海之因緣未了浮生之踪跡無憑異日者劍合延津珠還合浦返魂

香爇重泉有再見之期却老丹成天末回長征之駕同營金屋何必在香海之洋再啓瓊筵何必演
夢中之劇淚之痕耶血之痕耶酒之痕耶花月之痕耶余方將盡付之太空而願與此意中之花月
相終古也

時咸豐戊午重九前一日眠鶴道人撰



題詞

文字不從高處著想出筆輒陋文字不從空處落墨到眼皆俗此書寫章劉韓杜四人淺者讀之不過是憐才慕色文字夫文字而僅止於憐才慕色則世間所謂汗牛充棟者正復不少作者亦何暇寫之乎然則奈何曰是必歸其說於本何謂本君之仁也臣之忠也父子之慈與孝也兄弟之友也夫婦之和與順也朋友之信也故生人之美德曰禮曰讓曰廉曰節得其一者皆可以不朽然而此又無庸作者言之也聖經賢傳炳若日星嘉行懿言垂諸史冊凡擁皋比爲人師者皆能言之也於是作者冥思於落想之前舉一韋癡珠於臣不得盡其忠於子父不得盡其孝與慈於兄弟夫婦朋友俱不得盡其友若和若信躑躅中年蒼茫歧路幾於天地之大無所容身山川之深無所逃罪獨其平居深念性情之激發一往而深觸景流連歌哭之懷思百端交集於臣不得盡其忠而必欲盡其忠於子父不得盡其孝與慈而必欲盡其孝與慈於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然勤勤懇懇至歿身而尙留其意以遺後人嗚呼是可感也彼劉梧仙者固所謂志趣與境遇難言者以孃孃娉娉之妙伎而有難言之志趣難言之境遇其與癡珠猶收香之倒挂併命之懶伽矣至於事以互勘而愈明人以並觀而益審則有韓杜步步爲二人之反對如容光之日月無影不隨如近水之樓臺有形皆

幻作者遂以妙筆善墨寫之而又令其先帶後映旁見側出若在有意無意之間說部雖小道而必
有關風化輔翼世教可以懲惡勸善焉可以激濁揚清焉若僅僅惜此羽毛哀其窈窕不亦可已也
夫時

咸豐戊午重陽日貴筑棲霞居士讀畢謹題

題詞

二十年來想見之每聞淪落感鬚眉
補書屢短才人氣稗史空傳幼婦詞
天下傷心能幾輩此生噩
夢已如斯閒塔積葉蟲聲急
昂首秋風獨立時

謝枚如 章 鈺

梁禮堂 鴻 謙

識字原爲憂患媒
况將蘭首伍蒿萊
可憐一束金銀管
寫盡井門風雨哀
牙旗大纛照神州
青史勛名李郭儔
誰識弄花愁月地
有人猿臂不封侯
百歲流光石火間
苑枯苦樂鎮相關
輸他散髮黃牛背
笑看浮雲日往還
酒籌歌板少年場
回首前塵劇渺茫
觸我傷心無限淚
黃花簾幙又重陽

倚欄同看白芙蓉想煞風流放誕初一點犀心翻誤汝三更蝶夢轉愁予徒勞越客絲絲網易感蕭娘幅幅書秦樹嵩雲空夕照索居誰問病相如

紅板橋南白板門沈沈風雨幾黃昏直從隔世疑情事安得長河注淚痕滿地落花來少女極天芳草阻王孫當時枉費明珠贈惆悵他生更莫論

題詞

歲聿云暮寒風滿園扇雪而飛若翮若翻墨雲四垂杳冥晝昏舉燭不輝爇火不溫徬徨徘徊飲酒無樽則有西蜀公子東吳王孫含清飲酥抱珣握璠一袂手拾率然而叩吾門受而讀之曰花月痕其書也或抑或揚且吐且吞作者閩邦事則并垣以有爲爲以無言言月旦持其評花界幻其論摺情以芽斂情而根假彼孟施抒我爽髮冷於瑟瑟襲於芭蕉語綺雖鷓聲哀則猿淒入肝脾令人煩冤感慨歎歎伊誰之援於是座有拘拘然者聞而笑曰蒙叟卮寓食矣莫可緝也靈均章歌幽矣莫可喧也今若人街議而巷談何飲水之忘源也且北里之志不入於籬藩青樓之歌不聞於邱樊惡其志淫而意蕩何不滌濫而削繁主人乃肅爾而立輟其方煇瞪乎若思不覺飯之已噴顧謂吾子

何望天而戴盆第相與誚其支而未相與探厥元無惑乎欲其令人敬而鄙其不當使人銷魂不知夫花之有痕亭亭焉其猶闐與崑也月之有痕皦皦焉其猶義與軒也古之人別有懷抱爰奧厥旨於溟鯤今之人別有感傷爰晦厥意於繡鴛邈千古而同符類獨忿而樹護子休矣曾斯義之弗知而又何足以挹謝而推衰久之客退於盈尺之砌歸於三家之邨蒙蒙然猶未視之狗兮測太微而隔九關子不讀五車之書兮孰能進而與子辨衆說之清渾俄而非煙下駐異香上屯徐而察之花之痕耶月之痕耶皆恍惚而靡所見兮而但見夫筆光黑氣如錦如繡與花月以長存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弱水漁郎題詞時假館於古驥道之昭武館

評語

符雪樵 光緒

詞賦名家卻非說部當行其淋漓盡致處亦是從詞賦中發洩出來感哀頑艷然而具此仙筆足證情禪擬諸登徒好色沒交涉也

棲梧花史小傳

棲梧姓劉氏名翎鳳年十九豫之滑縣人八歲而孤家赤貧母改適以賤直鬻人爲婢尋爲匪人所

掠流轉太原爲歌妓非所願也性和婉善解人意每酒酣燭灺時雖歌聲繞梁而哀怨之誠動於顏色旋傾心於逋客欲委身焉以故多忤俗客弗能得假父歡益虐遇之逋客坐是愛憐特甚而索價奢事中止姬亦遂抑鬱憔悴以病自廢其家復間阻之禁弗相見逋客爲圖其像聞姬病日沉篤恐終不起云

贊曰栩栩鳳以荏弱之質轉徙於饑寒中宜乎其病也今日者御綺羅壓肥甘旁觀方艷羨之胡爲愁而病病而甚耶吁亦可以知其心矣獨憐逋客者以相愛故至受讒謗遭挫折而不悔世有因果烏知不以此一念之癡結未了緣哉

戊午暮春望前一日定香主人撰



花月痕全傳目錄

眠鶴主人編次
棲霞居士評閱

卷一

第一回

蚩蚩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第二回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鏹

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錢筵招遊荔香院

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

卷二

第五回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第六回

勝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仙及第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

第八回

呂仙閣韓荷生遇豔

并州城韋癡珠養痾

卷三

第九回

粵牟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

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規構覺

砸煙燈錢同秀爭風

卷四

第十三回

中奸計凌晨輕寄柬

斷情根午夜獨吟詩

第十四回

意綿綿兩闋花魂詞

情脈脈一齣紅梨記

第十五回

詩繡錦囊重圓春鏡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

卷五

第十六回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

第十七回

儀鳳翱翔豪情露爽

睡鴛顛倒綺語風生

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憐並枕

涼風天末緣證斷釵

卷六

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憶舊夢歌成秋子夜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舉帷一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觴開彤雲閣

銷良夜笛弄芙蓉洲

卷七

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第二十三回 簾捲西風一詩夜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宵割臂

卷八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恨裡恨高詠綺懷詩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價

圍爐煮雪情話生春

第二十七回 癡婢悔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殷勤

卷九

第二十八回 還玉佩愁書生受賺

討藤錫鬚太歲招灾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詩和梅花

諧老卜居園遊柳巷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兒遇舊

祝華筵女弟子稱觴

卷十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閑情逸趣帖作宜春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夢警新年

寥雲樓華燈猜雅謎

第三十三回 麗句清詞三分宿慧

花香燈影一片豔情

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月聽鶖絃

卷十一

第三十五回 鬢眉巾幘文進壽屏

肝膽裙釵酒闌舞劍

第三十六回 一聲清磬色界歸真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薦詔予清銜

風暖草薰春來行館

卷十二

第三十八回 茱萸無霧星沈婺女

棣華遽折月冷祇園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臺分手

雁門合鏡 事班師

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灑鵲魂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

卷十三

第四十一回 蕉桐室枯吟絮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歸誠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

卷十四

第四十四回 一刹火光穢除蟬蛻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墳 縱陽縣佳人降巨寇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復潯郡歐節度策勳

卷十五

第四十七回 李謬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

第四十八回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

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擔粥振饑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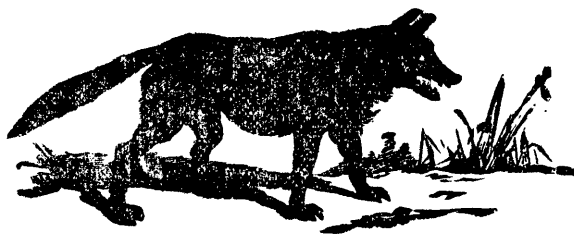
卷十六

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沼吳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

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柵西歸 是色是空雙棺南下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蹟話故人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



卍

花月痕全傳卷一

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此情之歸
且入

滄海橫流
側身无所

月痕發端

花痕發端

此情之發
端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爲僞。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能不見。惡乎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晝然墜地時。便帶有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呢。吟風嘯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窗明几淨。得一適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灺。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段話從那里說起。因爲敝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哂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靖節閑情一賦。尙賂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卽幻。還講什麼情呢。我們原不必做理學。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爲著科名。謀生是爲著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蕩不羈。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

借梁夫人影起杜采
秋影關盼
秋影起劉
秋痕

枯木逢春
卽元爲善
長意頑石
點頭卽惡
人齋戒意
人比木石
不同卽愛
有差等意
此皆儒先
語錄精義
確證
精理名言

大聲疾呼
喚醒一切

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識蘄王。有幾個關盼盼。能殉尙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裏。明日到那里。說說笑笑。都无妨礙。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纒好。你說什麼情種。又是什麼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踏實。只是將情字徑行抹煞。試想枯木逢春。萌芽便發。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何論是何等樣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當箇登場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涇渭分明。先生將情田踏破。種種情根。一齊除箇乾淨。先生要行什麼樂呢。小子不敢說。求先生指教罷。學究勃然怒道。你講什麼話。先王人情以爲田。這情字。你竟認作男女私情看麼。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記得上文。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發見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學言誠意。必例之於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驗之於慕少艾。小子南邊人。南邊有箇樂部。生用真男。且用真女。燃椽燭。鋪紅氍毹。演唱醒妓偷詩等劇。神情意態。比尋常空中摹擬。強有十倍。今人一生。將真面目藏過。擎一付面具套上。外則當場酬酢。內則爾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親若兄弟。愛若夫婦。誼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換。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懼可憂。讀書人爲秀才時。三分中卻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麤至沓來。看官聽者。小子說過。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說出許多面目來。須知喜怒哀福。十萬副面具。只是一副銅面。

荷生

癡珠

荷生采秋
癡珠秋痕
側重癡珠
秋痕一邊
賓主分明

以稗官說
稗官故能
脫出稗官
眼徑

總宗眼
擊旨目

具也。然則生今之世，爲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歷坎坷，不一而足。卽如先生所說那一班放蕩不羈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檢束？讀書想爲傳人，做官想爲名宦，奈心方不圓，腸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繩尺，言語直觸當事逆鱗，又耕无百畝之田，隱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終老，橫遭白眼，坐困青氈，不想尋常歌妓中，轉有窺其風格，傾慕之者，憐其淪落，繫戀之者，一夕之盟，終身不改，幸而爲比翼之鷁，詔於朝，榮於室，盤根錯節，膾炙人口，不幸而爲分飛之燕，受讒謗，遭挫折，生離死別，咫尺天涯，賈恨千秋，黃泉相見，三生冤債，雖授首於藁街，一段癡情，早銷魂於蓬顆，金焦山下，空傳瘞鶴之銘，鸚鵡洲邊，誰訪玉簫之墓，見者酸鼻，聞者附心，愚俗无知，轉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話，是憑空杜撰的麼？小子尋親不遇，流落臨汾縣，姑射山中，以樵蘇種菜爲業，五年前春凍初融，小子鋤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鐵匣，內藏書數本，其書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詳其年代，小子披覽一過，將俟此中人傳之，其年夏五，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苦无生計，忽悟天授此書，接濟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帶往茶坊，敲起鼓板，賺錢百文，負米以歸，供老母一飽，書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間聽小子說書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嘆息的，皆說道書中章癡珠劉秋痕，有真性情，韓荷生杜采秋李讓如李夫人，有真意氣，卽劣如禿僮，儂如跛婢，鬻如屠戶，癩如酒徒，淫如碧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躍

躍紙上。可見人心不死。臧獲亦剝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隱。至如老魅焚身。雞棲同燼。么麼蕩影。兔脫遭擒。鼯鼠善緣。終有技窮之日。獼猴作劇。徒增形穢之羞。又可見天道循環。无往不復。冤有頭。債有主。願大衆莫結惡緣。生之日。死之年。卽願影亦慚清夜。小子常題其卷首云。有是必有非。是真還是假。誰知一片心。質之開卷者。今日天氣清明。諸君閑暇无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涼茶肆。聽小子講花月痕去也。其緣起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爲全書總序。煌煌大文。發聾振聵。登泰山觀日。其初固未嘗有日也。海波蒼茫。萬星倒影。天色空碧。一望无际。此亦極天下之奇觀也。而觀日之人。若未嘗見焉者。夫亦曰彼固日尙未出耳。倏而海水蒸紅。天光凝赤。一輪朝曦。騰躍而起。心搖目眩。嘆曰。妙哉日乎。觀止矣。登黃山之觀雲也亦然。山氣未合。峯巒百變。觀雲之人。亦若未嘗見焉者。夫亦曰此固非雲也。迨氤氳變巽。俯仰幻化。始瞿然嘆曰。妙哉雲乎。觀止矣。夫奇觀而至於海。而至於黃山。其人皆若未嘗見焉者。此其眼界之謬。胸次之俗。豈復可以言觀日與雲哉。而究不能謂之謬與俗者何也。迫於所未見。故不覺忽於其所已見也。非然者。舉首而見者。非日與雲耶。所謂妙者。果何在耶。造物者之示人以巧也。非海无以觀日出之奇也。非山无以見雲出之奇也。如此篇。卽海之於日。山之於雲也。吾願讀此書者。幸勿若觀日觀雲者之若未嘗見焉者也。

開局宏麗

由花神廟

點上折

直注到四

十五回

花痕

正叙癡珠

叙癡珠例

作駢體

出萬庶常

二十三回

下折張本

靜極思動

文情開曠

叙荷生却

用暗筆帶

筆定賓主

文有賦心

第二回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鏢

京師繁華靡麗。甲於天下。獨城之東南有一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圍遠眺。數十里城池村落。盡在目前。別有瀟灑出塵之致。亭左近花神廟。編竹爲牆。亦有小亭。亭外孤墳三尺。春時葬花於此。或傳某校書埋玉之所。那年春闈榜後。朝議舉行鴻詞科。因此各道公車。遲留觀望。不盡出都。此書上回所表韋癡珠。係東越人。自十九歲領鄉薦後。遊歷大江南北。西登太華。東上泰山。祖士雅氣概激昂。桓子野性情悽惻。癡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對策既擯於主司。上書復傷乎執政。此番召試詞科。因借窗友萬庶常。同寓圓通觀中。託詞病暑。禮俗士概屏不見。左圖右史。朝夕自娛。光陰易度。忽忽秋深。鄉思羈愁。百无聊賴。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廣。可以排拓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帶隨身小童。名喚禿頭。雇車出城。一徑往錦秋墩來。遙望殘柳垂絲。寒蘆飄絮。一路到也。爽然不一會。到了墩前。見有五六輛高鞍車。歇在廟門左右。禿頭已經下車。取過踏脚。癡珠便慢慢下車來。步行上墩。剛剛到花神廟口。迎面走出一羣人。當頭一個美少年。服飾甚都。面若冠玉。唇似塗硃。目光眉彩。奕奕動人。看他年紀。不過二十餘歲。隨後兩人。都有三十多歲。也自舉止嫺雅。前後四個相公跟著。說說笑笑。又有一箇小僮。捧著拜匣。癡珠偕禿頭。閃過一邊。將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將癡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癡珠直等那一羣人都出了門。然後緩步進得門來。白雲

總挈全書
大旨

出荷生妙
一空說部
窠臼

出姓韓妙

癡珠憐才

引起全書

諸雅集
花痕

此中有人
呼之欲出
孤墳灑淚

鎖徑黃葉堆墀。便由曲欄走上。見殿壁左廂墨瀟淋漓。一筆蘇字草書。寫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雲陰瑟瑟傍高城。閑叩禪扉信步行。水近寒蘆吹絮亂。天空一雁比人輕。疎鐘響似驚霜早。晚市塵多匝地生。寂寞獨憐荒塚在。埋香埋玉總多情。

癡珠看了一遍。訝道。這首詩高華清爽。必是起先出門那位少年題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正自呆想。只見一箇沙彌。從殿後走出來。癡珠因向前相見。隨問他可認得題詩這人。沙彌道。這位老爺。姓韓。時常來咱們這里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題的詩。卻不知道官名住宅。癡珠道。這首詩好得狠。是箇才子之筆。你對汝師父講。千萬護惜著。別塗抹了。沙彌答應了。便隨癡珠迤邐上陶然亭來。滿壁琳瑯。癡珠因欲讀荷生的詩。且先看欸。忽見左壁七律一首。欸書春日招芝香綺雲。竹仙雅霞諸郎。修禊於此。後面書荷生醉筆四字。不禁大笑。使朗吟道。

舊時煙草舊時樓。又向江亭快禊遊。鹿海琴樽銷塊壘。春城鶯燕許勾留。桃花如雪牽歸馬。湘水連天泛白鷗。獨上錦秋墩上望。蕭蕭暮雨不勝愁。

癡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瀟灑不羈。亦可概見。惜相逢不相識。負此一段文字緣了。沈吟良久。向沙彌要了筆硯。填臺城路詞一闋云。

蕭蕭落葉西風起。幾片斷雲殘柳。草沒橫塘。苔封古剎。纔記舊遊攜手。不堪回首。想倚馬催詩。

出謝小
鄭中池
十六回
張四林

以叙爲補

插入明經
略小傳筆
墨閑雅

補叙中細
針密樓却
不見有補
綻之迹
眼目

聽鶯載酒。轉眼悽涼。虛堂獨步遲徊久。何人高吟祠畔。弔新碑如玉。孤墳如斗。三尺桐棺。一盃麥飯。料得芳心不朽。離懷各有。儘淚墮春前。魂銷秋後。感慨悲歌。問花神知否。

自吟一遍。復書款云。東越癡珠。秋日遊錦秋墩。讀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廟詩。振觸閑情。倚聲和之。寫完便擲筆。笑向沙彌道。韓老爺再來。汝當以我此詞質之。休要忘了。沙彌亦含笑答應。送上茶來。癡珠兀自踱來踱去。瞧東瞧西。禿頭道。老爺你看天要下雨。我們回去。路遠著哩。癡珠仰首一看。真北上黑雲布滿。遂无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車而去。這且按下。卻說荷生。這日自錦秋墩進城。已有三下多鐘。一路蕭蕭疎疎。落起細雨來。同行一爲謝小林侍御。一爲鄭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攜四旦小飲。顧曲山房。正上燈賭酒。只見青萍回道。老蒼頭來接老爺回去。說明經略軍營摺弁。送來經略書信。并聘金三百兩。現在寓處。候老爺呈繳。且有話面回。荷生遲疑道。明節相去歲掛印時。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時因春闈在邇。婉辭謝去。今有書來。想必還爲這事。但教我怎樣處呢。侍御道。現在詞科既阻於時艱。歸路又梗於烽火。何不乘此機會出都。未爲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菜已有了。二君偕諸郎多飲數盅。小弟且告辭回去一看。侍御也不強留。分付提燈送出大門。看過上車。方纔進去。看官聽著。這明經略名祿。本是國家勳戚。累世簪纓。年方四十五歲。弓馬嫻熟。韜略精通。而且下士禮賢。毫無驕奢氣習。五年前。與韓荷生的老師。三邊總制汪鴻猷先生。一同出使。

由蘆溝橋
點下折就
荷生一變
說早影起
癡珠來山
斷雲速文
心若錦

眼目

西域。汪總制屢屢言及生平得意門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詞賦。雖不過人。而氣宇宏深。才識高遠。曾在秦王幕府。佐治軍書。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不受羈束。彼時明經略已存在心中。後來倭寇。勾結西域回民爲亂。四方刀兵蠢起。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經略西陲。臨別時。經略向汪公求薦人才。汪公又把荷生說起。經略立時欲聘同行。荷生因要應宏詞科。不肯同往。經略心頗悵。不料回匪日更猖獗。經略駐兵太原。一面防邊。一面調度河南軍務。接濟兩湖兩江兩廣。各道糧餉。控制西南。出入錢穀。日以億萬計。羽書旁午。所有隨帶文武。及留營差使各官。雖各有所長。卻无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賞鑒的。必定不差。近知詞科停止。因致書勸駕。荷生自舊臘入都。迄今已九閱月。潤筆之絹。諛墓之金。到手隨盡。正若囊空。得此機緣。亦自願意。遂定於九月十二日出都。荷生此行。是明經略敦請去的。自然有許多大老官。及同年故舊。送躉敬。張祖席。自彰儀門至蘆溝橋。車馬絡驛。那荷生仍是疎疎落落的。帶了老蒼頭賈忠。小童薛青萍。並新收長隨索安翁。慎。一路酬酢。到得蘆溝橋。已是未末申初時候。剛至旅店。適值門口擁擠不開。將車停住。只見對面店中。一小童伏侍一人上車。衣服雖不十分華美。而英爽之氣。見於眉宇。且面熟得很。一時卻想不到那里見過。正在凝思。謝侍御及一班同鄉京官。還有春慶部。聯喜部。相公們。一齊迎出。便急忙跳下車來。是晚即在行館。暢飲通宵。次日起身。午後長新店打尖。到了房中。見新塗粉壁上。有詩一首。

款書九月十二日。韋癡珠出都。計自丙申宿此十度矣。感懷得句。不計工拙也。想道這韋癡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這人麼。因朗誦道。

殘秋倏欲盡。客子苦行役。行行豈得已。萬感在心曲。浮雲終日間。倦鳥不得宿。薊門煙樹多。蘆溝水流濁。回首望西山。蒼蒼耐寒綠。

荷生憐才
卿須憐我
我憐卿

眼目

補叙癡珠
出都情事

看畢。嘆一口氣。想道。此詩飄飄欲仙。然抑鬱之意。見於言表。才人不遇。千古如斯。因觸起昨日所見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緒雖甚无聊。氣概卻還凜兀。我這回出都。好像比他強多。其實淪落天涯。依人作計。正復同病相憐也。兀坐半晌。只見索安回道。護送營弁。請老爺今日尖後換轎。荷生想了一回。說道。坐轎甚好。昨天誤了半站。今日著他們多備兩班夫。趕上正站。汝們遲到都不妨呢。看官。你道荷生要趕正站。是何意思。他記起蘆溝橋上車那人。是在花神廟門口。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詩。因詩想人。恨不一下問明。豈知癡珠在都日久。資斧告罄。生平又介介不肯丐人。此番出都。因陝西是舊遊之地。且與兩川田節度公子。有同遊草堂之約。決計由晉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篋書籍。均托萬庶常收管。自與禿頭。帶一付鋪蓋。一領皮袍。自京到陝。二十六站。與車夫約定。兼程前進。你道荷生大隊人馬。那里趕得上他。正是。大海飄萍。離合无定。萬里比鄰。兩心相印。到底荷生痴珠蹤跡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才人淪落
跟跲道長
喜道悲亦
人必與窮
言也非躬
歷其境不
能說得如
許真摯盡
含著無盡
低徊欲絕
生平介介
於此可見

漱玉小傳

叙癡珠受
知太傅恰

此回爲全書緣起。明經略荷生癡珠。均於漠不相關中。叙出相關來。又絕無牽強痕迹。龍門合傳法也。

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錢筵招遊荔香院

話說癡珠單車體行。不日已抵潼關。習鑿齒再到襄陽。薊子訓重來灞水。一路流連風景。追溯年華。忽然而喜。忽然而悲。雖終日兀坐車中。不發一語。其實連編累牘也。寫不了他胸中情緒。便口占一絕道。蒼茫仙掌秋。搖落灞橋柳。錦瑟惜華年。欲語碑在口。

吟畢。喟然長嘆。禿頭正在那車頭打盹。忽回頭道。此去長安。只有十里多路。老爺進城。何處卸車呢。癡珠想道。西安儘有故舊。但无故擾人。又何苦呢。便說道。咱們進城找店罷。轉眼車到東門。方進甕城。忽見從城內來了一車。車內坐著一人。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故人。姓王字漱玉。係長安王太傅長孫。與癡珠同年。這日要往城外探親。適與癡珠相遇。兩人急忙跳下車來。驕然道。故漱玉因問道。前月接萬世兄信。知吾兄有蜀道之遊。不想今日便到。如何走得這般快。但如今那里卸車呢。癡珠未答。禿頭在傍道。老爺要找店哩。漱玉道。豈有此理。難道西安許多相好。都不足邀吾兄下榻麼。癡珠笑道。不是這般說。小弟急欲入川。擬於此時。竟不奉訪。俟回陝時。再與故人作十日之歡。漱玉笑著。分付跟人道。你們趕緊飛馬回家伺候。一面說。一面攜著癡珠的手道。我們同坐一車。好說話些。你

與荷生受
知汪總制
相配園中
叙遂園生
叙癡珠玉
平滄洲動玉
階寡鶴誤
一響
周南留滯
古所惜
借碧梧山
房影起梧
仙非泛設
也
情文醇厚
枚開時事
側重舊人
領起上折
徐月華徐
字痕目
月痕目
憶舊人
眼目
長安花

的車叫管家坐著。慢慢的跟來罷。原來漱玉家中有一座園亭。是太傅予告後頤養之地。極其曲折。名曰遂園。太傅開府南邊時。癡珠尙幼。最爲太傅所器重。後來與漱玉作了同年。值逆倭發難。因上書言事。觸犯忌諱。禍幾不測。賴太傅力爲維持。得以无罪。未幾太傅予告。攜入關中。所以園中文酒之會。癡珠无不在座。所有聯額題咏。癡珠手筆極多。因此一家內外男女。无人不認得癡珠。先是家丁回家。就說韋老爺來了。這漱玉太太。便分派婢僕。將遂園中碧梧山房。七手八脚。鋪設起來。是夜兩人相叙契闊。對飲談心。傷風澤之寢微。痛刼灰之難問。癡珠忽慘然吟道。人生有通塞。公等係安危。我近來絕口不談時事矣。停了一回。漱玉因問癡珠道。你記得前七年進京。娟娘送咱們到灞橋行邸麼。那一夜你兩人依依情緒。至今如在目前。你的詩是七絕兩首。便吟道。

灞陵驛畔客停車。惜別人來徐月華。濁酒且謀今夕醉。明朝門外卽天涯。 玳梁指日誓雙棲。

此去營巢且覓泥。絮絮幾多心上語。一聲無賴汝南雞。

是不是呢。癡珠道。你好記性。這兩首詩。我竟一字都忘了。漱玉道。自然忘了。癡珠慘然高吟道。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便問漱玉道。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狀呢。漱玉道。我前年見過一面。方曉得他癡死了。以後聞人說他哭母致疾。閉門謝客。近來我不大出門。便兩年多。沒見人題起他踪跡。如今長安名花多著哩。遲日招一箇人。領你去逛逛罷。癡珠道。我也聽得人說。這幾年秦王

開藩此地。幕中賓客。都是些名士。北里風光。自然比向時強多了。二人於是淺斟低酌。塵襟渴滌。燭跋三現。尙未散筵。只見小了環。提著明角燈。回道。太太說夜深了。韋老爺初到。車馬勞頓。請老爺少飲。給韋老爺早一點安歇罷。漱玉笑道。我倒忘了。只顧與故人暢談。遂盡一壺而散。晚夕无話。次日飯後。漱玉果招一個人來。姓蘇。字華農。係府學茂才。漱玉自去城外探親。西安本係癡珠舊遊之地。是日同華農。走訪各處歌樓舞榭。往往撫今追昔。物是人非。不免悵然而返。第三日。漱玉回家。也跟著同遊。一連數日。總訪不出娟娘信息。癡珠就也懶得走了。彼時便有親故。陸續俱來。癡珠也不免

倦看

若斷若連

沾下折

開筵

坊名大佳
出荔香院

歌聲一層

殘柳一層

繡轂一層

出去應酬一番。更把訪娟娘一事擱起。再且癡珠急於入川。只得將此事托漱玉華農。慢慢探問。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飲。門上送進單帖。係癡珠世兄弟呂龍文。專爲癡珠錢行。請漱玉華農作陪。末注一行云。席設寶髻坊荔香仙院。務望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笑道。這地方華農是進不去呢。如今龍文請你。你題上知字。我們都陪你走一遭罷。閑文休叙。到了那日。三下多鐘。龍文親自來邀。恰花華農在坐。便四人四輛車。向寶髻坊趕來。此時已是十月將終。朔風漸烈。癡珠初進巷口。便遙聞一陣笙歌之聲。又走了半箭多路。到了一家前面。車便站住了。四人一齊下車。只見門前一樹殘柳。跟班先去打門。癡珠細看。兩扇油漆黑溜溜的大門。門上硃紅帖子。是終南雪霽。渭北春來。八箇大字。早有人開了門。在門邊伺候。癡珠四

細膩風光

人相讓了一回。跨進來便是一條磚砌甬道。院中卸著一輛雕輪綉幟的轎車。甬道盡處便是一箇小小的二門。進去門左右三間廂房。廂房內人已出來。開著穿堂。中間碧油屏門。癡珠留心看那屏門上匾額。隸書荔香仙院四箇大字。門中灑藍草書板聯一對。是

呼龍耕煙種瑤草。

踏天磨刀割紫雲。

集句。癡珠贊聲好。跨進屏門。便是三面遊廊。中間擺著大理石屏風。面面碧油亞子欄杆。地下俱是花磚砌成。烏籠花架。布滿廊廡上下。四人緩步上廳。便有了鬟掀起大紅夾毡軟簾。早有一股花香撲鼻。方纔要坐下。早聞一陣環佩之聲。屏後走出一麗人。髻擁高雲。髮鳳低垂。娉娉婷婷。含笑迎將出來。把眼瞧著癡珠道。這位想是韋老爺麼。龍文笑道。你怎麼認得。便攜著麗人的手。向癡珠道。此長安花史中第一人物。小字紅卿。吾兄細細賞鑒一番。可稱絕艷否。癡珠深深一揖道。天仙化人。我癡珠瞻仰一面。已是三生有幸。賞鑒兩字。你可不唐突麼。紅卿笑道。韋老爺如此謬賞。令我折受不起。便讓四人依次而坐。屋係三間大廳。兩邊俱有套間在內。一會了鬟送上茶來。紅卿親手遞送已畢。又坐了片刻。漱玉便向紅卿道。我輩雖非雅客。竟欲到你小院一坐。不知可否。紅卿笑道。豈敢。小室卑陋。恐韋老爺笑話。說著便往裏走了。鬟前面領著。轉過屏後。又一小院落。由東邊一道粉牆進了一箇垂花門。南面墻下有幾十竿修竹。枝葉扶疎。面南便是三間小屋。窗上滿嵌可窗玻璃。進

全書例叙
宮室隨手
點綴各極
其工
即借室中
橫額引入
正文毫不
費力

精神團結
一片

全書大旨
與上文二
絕句如一
鼻孔出氣
全書大旨

情種

月痕

深深款款
香口如生

了屋門。只覺暖香拂面。原來三間小屋。將東首一間。隔作臥室。外面兩間。遍裱著文綾。面南牆上。掛著一箇橫額。上寫道。玉笑珠香之館。款書富川居士。癡珠細審筆意。極似韓荷生。便向紅卿問道。這富川居士。可是韓荷生麼。紅卿點頭道。是。漱玉道。紅卿室中。有一字。不是荷生寫的麼。紅卿因問癡珠道。你在京會過他沒有。癡珠道。人是會過。詩也讀過。只是不曾說過話。紅卿道。你如今可曉得他的踪跡麼。癡珠道。他很闊。我出京時。聞他爲明經略。聘往軍營去了。紅卿癡珠說話時。漱玉立起身來。步到東屋門邊。掀開房簾。招呼癡珠下炕道。你看那壁上許多詩牋。不是荷生小楷麼。癡珠踱入臥室。見茵藉几榻。亦繁華。亦雅淨。想道。風塵中人。有此韻致。不減娟娘也。便從那柳條詩絹上。七絕四首。瞧起。看至第三首。吟道。

神仙一別便迢遙。近隔蓬瀛水一條。雙漿風橫人不渡。玉樓殘夢可憐宵。
便道。哦。這就是定情詩麼。再看那烏絲冷金牋上。金縷曲一闋云。

轉眼風流歇。乍回頭。銀河迢遞。玉簫嗚咽。畢竟東風無氣力。一任落花飄泊。纔記得相逢時節。霧鬢煙鬟人似玉。步虛聲。喜賦瑤月臺。誰會料。輕輕別。旗亭莫唱陽關疊。最驚心。渭城衰柳。灞橋風雪。翠袖餘香猶似昨。咫尺山河遠隔。恐兩地夢魂難接。自問飄蓬成底事。舊青衫。淚點都成血。無限事。向誰說。

十妓小影
花痕

第十四回
以下文字
涵蓋個裏

第二十四回
以下文字
裏涵蓋個

月痕

花痕

秋痕前車

都與下半
部隱相激
射癡珠倒影

漱玉便向癡珠道。這便是荷生去年留別之作。沈痛至此。又望著紅卿道。你們相別。轉眼便是一年。光陰真正飛快。紅卿一面答應。一面眼圈早已紅了。漱玉便不往下說。癡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聯云。秋月春風等閑度。淡妝濃抹總相宜。

點頭道。必如紅卿。方不負此等好筆墨。紅卿即讓四人在房中坐下道。你的詩名。早有人向我說過。自古文人相輕。實亦相愛。你這般傾倒荷生。怎的見面不扳談呢。癡珠便將花神廟匆匆相遇。及先後題詩一節。詳叙出來。紅卿道。你看過他的詩。你心中自然有了他。他以後讀你的詩。又不知怎樣想你呢。你愛他的詩。他今年都中。還有詩寄來贈我。我知今統給你瞧罷。說畢。便喚了頭取鑰匙。向枕函檢出文花牋數紙。交給癡珠。大家都走攏來。癡珠展誦道。

冰綃霧縠五銖輕。記訪雲英到玉京。苔徑曉煙窗外溼。桂堂初月夜來明。菱花綽約窺新黛。仙果清芬配小名。最是凝眸无限意。似曾相識在前生。

銀壺漏盡不成眠。乍叙歡情已黯然。萍梗生涯悲碧玉。桃花年命寫紅牋。團香和淚常无語。理鬢薰衣總可憐。莫話飄零搖落恨。故鄉千里皖江邊。

便道。原來紅卿是安徽人。流轉至此。可憐可憐。說畢。又往下念道。

玲瓏寶髻重盤雲。百合衣香隔坐聞。秋剪瞳人波欲活。春添眉嫵月初分。紫釵話舊渾如夢。紅

粉憐才幸有君。杜牧年來狂勝昔。只應低首縷金裙。

黃昏厲氣忽成樓。怪雨盲風引客舟。水際含沙工伺影。花前立馬幾回頭。

哎呀。怎麼起了風浪。不能見面了。紅卿道。一言難盡。請往下看罷。這還好呢。癡珠又念道。

同心小東傳青鳥。借隱名山誓白鷗。獨看雙棲梁上月。爲儂私撥鈿篋。

名花落溷已含冤。欲駕天風叫九關。一死竟拌銷粉黛。重泉何幸返精魂。

癡珠讀至此。正欲與紅卿說話。誰知紅卿早已背著臉。在那窗前拭淚。龍文便道。不用念了。癡珠如何肯依。仍接著念道。

風煙變滅愁侵骨。雲雨荒唐夢感恩。祇恐乘槎消息斷。海山十笏阻崑崙。

鴨爐香暖報新寒。再見人如隔世難。握手相期惟有淚。驚心欲別不成歡。黃衫舊事殷勤囑。紅

豆新詞反覆看。淒絕灞陵分手處。長途珍重祝平安。

金錢夜夜卜殘更。秦樹燕山紀客程。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看花憶夢驚春過。借

酒澆愁帶淚傾。恨海易填天竟補。肯教容易負初盟。

珍珠密字寄烏絲。不怨蹉跎怨別離。芳草天涯人去後。蘆花秋水雁來時。雙行細寫鴛鴦券。十

幅新填菝葐詞。駐景神方親檢取。銀河咫尺數歸期。

針鋒相對
前路如許
文字都不
過爲此一
句而說

痛心不得
不忍心繫
念不能分
絕不情分
不深不致
有此境情
分不薄遂
有此支離
之想嗚呼
是孰使之
然哉
總束一筆

吟畢。大家說道好詩。纏綿宛轉。一往情深。癡珠到也不發一言。慢慢將詩放在桌上。目視紅卿。默默不語。紅卿停了一會道。韋老爺。汝與娟娘。情分也自不薄。癡珠聽說娟娘。便急問道。紅卿。你知他下落麼。大家見紅卿突說娟娘。也覺詫異。便一齊靜聽起來。紅卿沈吟一會道。你既念他。你爲何分手以後。不特无詩。且无隻字。娟娘每向我誦爲郎憔悴卻羞郎之句。輒泫然淚下。癡珠紅着眼眶道。這薄倖兩字。我也百口難分了。只是事既无成。萬里片言。徒勞人意。到底娟娘如今是怎樣呢。紅卿道。說起娟娘。我也摸不出他的意思。我家向日避賊入陝。投奔於他。深感他恩義。後來我撐起門戶。他嬖便死了。娟娘素來孝順。將衣飾悉行變換。以供喪事。自此不塗脂粉。長齋奉佛。前年三月初三夜。忽來與我作別。說要去南海朝觀音。我方勸他。心即是佛。不必跋涉數千里路。况目下南邊多事。如何去得。次日卽有人傳說。娟娘留一紙字。給他姊妹。領一婢。不知去向。你道奇不奇呢。大家聽說。呆了半晌。癡珠尤難爲情。一會巨燭高燒。酒闌雜陳。絲竹迭奏。无奈癡珠紅卿。各有心事。雖強顏歡笑。總无聊賴。正是 兒女千秋恨。人前不敢言。夜來空有淚。春去渺无痕。不到二更。癡珠便托詞頭痛散席。偕漱玉先回去。龍文二人也就散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紅卿。實傳娟娘也。善讀者。可悟烘雲托月。對鏡取影之法。

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

形勢瞭然
叙逆倭騷
擾委曲詳
盡爲四十
七回張本
插入員逆
爲全書線
索

話說太原。本古冀州之地。東連燕。西界大河。北有甯武偏頭雁門諸關。坐制稱雄。屹然爲神京右衛。逆倭連年由海道蹂躪各省。北天津登萊。南則由甯波滋擾浙江。由瓜洲滋擾三江。復後金人冊立僞齊故事。封了粵西巨寇員壽泉竊踞金陵。於是淮海之間。大河南北。以及兩湖。土匪蜂起。逆倭遂得以橫行无忌。朝廷賦額日虧。軍儲日絀。全仗西陲完善之區。轉輸接應。山右尤畿疆屏蔽。西北膏腴。是年春間。豫州節度武公部下官軍。迭獲勝仗。逆倭勢蹙。勾引河東土匪。竄入平陽。計欲結連關外回番各部。由草地潛入燕雲。幸明經略北來。士卒用命。漸次撲滅。是以駐節并州城中。相機勦滅。韓荷生就聘到軍。磨盾草檄。持籌高唱。此其餘事。始而冀州肅清。繼而協同豫州武節度官軍。尅期勦賊。得以專籌各道軍餉。此皆韓荷生一力贊成。經略所以十分器重。忽忽之間。早是十二月了。一日探馬報稱。口外回民聚衆數十萬。醜酒敵血。將由關外直撲宣化錦州等處。經略急請荷生計議。荷生笑道。此謠言也。自古出塞。必在春夏。目下窮冬。漫山積雪。毋論回民不是銅筋鐵肋。試想草枯水涸。人馬如何走得去呢。但邊境近稍甯靜。有此謠言。亦不可不早爲防備。以愚見料之。大約回民將誣我張皇北顧。乘勢渡河擄掠。故造此謠言。教我願彼失此。爲今之計。當先派幹員前往潼關探偵動靜。更傳檄雍州節度。早爲捕治。蒲關一帶。亦不可不暗暗戒嚴。老經略高見。以爲何如。經略喜道。先生此論。洞徹匪徒肺腑。話猶未畢。只見門上傳鼓。呈進蒲關總兵燒角文書一角。經略忙借

流寇蔓延
誤在遲延
作者殆憤
而爲變其
局佈置
從軍
料敵如神

荷生一同披覽道。

鎮守蒲關總兵游長齡。謹稟節帥大人閣下。敬稟者。十二月十七日午刻。據黃河渡口巡檢。原士規稟稱。探得十六日夜三更。潼關城中失火。關門大開。回民萬餘人。鼓噪而入。一城文武。皆被殺害。聲言聚衆三十萬人。將行北渡。卑鎮卽刻出往河干察看。見賊兵帳房。布滿西岸。現蒲關守兵。自裁撤後。只有八百餘名。深恐兵力單薄。不足防禦。幸各鄉俱有團勇。力扼河岸。惟慮蜂擁而至。衆寡不敵。專此飛稟。

看畢。使向荷生道。果不出先生所料。但事已至此。如何是好。荷生慨然道。此等烏合之衆。大人當以先聲奪之。便令解散。萬不可片刻遲延。今日已四下多鐘了。大人起馬。萬不及事。乞發令箭。調顏參將林遊擊。各帶左右翼兵一千名。連夜出城駐紮。五更彙程趨行。限五日到蒲。大人於明日未刻。統領大兵。出城十里駐紮。二十二日長行。某願隨鞭蹬。供大人指揮。經路遲疑道。救兵如救火。固當以速爲妙。但今日卽行調兵。恐勢有不及。奈何。荷生道。左右翼兵。卽在本營軍裝原無不備。著今夜駐紮城外。正爲兵丁一切餼糧器械計耳。賊一路必有耳目。若知大兵卽到。自然心生畏沮。據報聚衆三十萬人。此自狡賊虛張聲勢。然數萬人。是必有的。此數萬人。未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田產。大半爲賊僑脅出來。某請爲密行曉示。令其自相離異。且平日官軍就道。籌餉辦裝。日延一日。救兵幾有

眉飛色舞
二十日一
早

第二日

兼人之材

兵機

顏林二將
小傳
分敘

自有火器
而兩軍相
見騎射幾
廢而不用
作者特表
之爲四十

遲至半箇月尙未出城者。大人朝聞警。暮出兵。鼠輩聞風。定當膽落。看某仗劍。爲大人殺賊哩。經略道。先生計畫周到。卽請先生同行。所有機宜。悉憑先生調度。說畢。便傳中軍。捧過令箭。教隨荷生到帳前。施令。果然事權在手。威信及人。二十日一早。顏林二將。早已帶兵向蒲州。還行去了。第二日。經略亦偕荷生出城。將一切籌餉事宜。統交節度曹公。荷生又將平日先催那一處。先解那一處。某處用某人。某人熟某事。開明節略。送給曹公。曹公接辦。自不費手。也著實欽服荷生材幹。這且按下。且說顏林二將。曉夜還行。到得中途。忽奉令箭一枝。錦囊一箇。內固封密札。二人忙拆開同看道。

頃探得河南土匪阿大郎等。因潼關失守。勢復蠢起。攻陷陝州。兩將軍所帶左右翼兵。由小路星馳。抄至陝州。一鼓殲除。无留一人。再於硤石關。左右樹林中。留兵二百名。不時巡哨。多設旌旗。以爲疑兵。定於正月十五日二更後。至潼關。看城中火起。接應。不得有違。

看畢。急照密札。催兵前進去了。看官。你道顏林二將。是何等樣人。顏參將名超。係武進士出身。林遊擊名勇。係營伍出身。顏善使單刀。林善使畫戟。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且兩人各有一般絕技。顏參將能於百步之外。樹林中。數過第幾枝第幾葉。射之無有不中。林遊擊能發連珠箭。一開弓。射倒三人。再無閃得過的。只是心氣粗暴。言詞大戇。動輒得罪長官。以致十年。還是這一箇守備。一箇千總。自經略到晉。尅復半陽。會勦陳汝。他二人便超羣絕倫。爲經略賞識了。不半年間。以軍功擢至參遊。眼

七回五十
回張本
總論
言之慨然
流寇縱橫
十餘年此
數萬人新
得潼關竟
不能移徙
寸步有人
佈置周密
扼其衝而
挫其銳也
然則賊亦
何難乎哉
上文所謂
密行曉示
者此也

興高采烈

見得去總兵不遠呢。看官。你道人生可不要逢箇知己麼。閑話休講。且說他二人到了河南。果然土匪縱橫。焚村劫舍。顏林兩將。所帶皆百戰之兵。分路勦除。不日將陝州收復。并接著東帖。在硤石關一帶。設下疑兵。專等十五日到潼關接應。暫且不表。且說那賊匪據了潼關。十餘日不能渡河。城中不過數里地方。能夠搜得出幾多糧草。將向華陰進發。又被西安重兵攔住去路。將往河南擄掠。忽聞經略遣將。將陝州土匪斬殺無遺。并探得一路均有伏兵。幾次出城。俱被官軍擊退。且烏合之衆。本无紀律。回子與番子。只知奸淫擄掠。有勇无謀。弄得箇箇魂驚胆戰。已有散心。忽一日潼關城中貼了幾十處大營告示。衆人瞧道。

欽差大臣經略西南。世襲一等威勇侯明示。爲愷切曉諭事。爾陝甘回民。自李唐以來。轉徙內地。食毛踐土。千有餘歲。我朝天覆地載。漢民回民。從無岐視。乃者逆倭猖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歸是已窮之技。豕无可突之圍。斧底遊魂。苟延旦夕。爾等乃受其指揮。并勾番部。兼脅良民。豈知天上軍來。若風掃葉。漢家兵到。如日沃霜。本爵欽承威命。統領元戎。招募悉罕勇之材。團練集爪牙之利。燕犀排出。爭淬芙蓉。代馬驅來。久肥苜蓿。四圍礮火。中天掣列缺之鞭。一片刀光。半夜射望諸之魄。蝟鋒立折。螳斧徒勞。惟思二百年列聖垂謨。但有如傷之念。十餘萬生靈就溺。誰无欲拯之心。爲此特宣明諭。爾等俱有官骸。亦念駢誅之慘。誰无妻子。盍思拏戮之

筆大如椽
仁人之言

上文所謂
解散者如

元青
花痕
十五日早
晨
黃昏時候

月一〇此
回四月字
皆月痕也
二更時候
又一個更
次

寇兵弄潢池。原屬无知赤子。戈投牧野。卽爲歸順黔黎。本爵旣往不咎。咸與維新。予以免死之牌。示之投生之路。倘執迷不悟。甘心從逆。則城破之日。必盡殺乃止。其毋悔。某年正月某日。給於是回民。每夜輒有百餘人。縋城私詣大營。求給免死牌。旬日之間。來者愈衆。將十萬免死牌。給發殆盡。經略一切事務。俱與荷生計議。且屢奉嚴旨。急令尅復潼關。便覽十分愁慮。那荷生每日。仍是輕裘緩帶。飲酒賦詩。并傳知蒲關城內居民。照舊安業。開放花燈。到了十五日早晨。荷生在經略帳中。傳出合箭二枝。密札二箇。一箇與蒲關游總兵。一箇與本營李副將。二人看了密札。各自分頭行事。衆人皆不知是何緣故。到了黃昏時候。城中銀花火樹。一色通明。荷生乘馬。帶了五十名兵。在燈市遊了一回。自行出城去了。經略營門。毫不見些動靜。再說顏林二將。到了十五日午後。行至潼關二十里外。飽餐戰飯。預備接應。先差探馬探聽。回報大營賊營。隔河相對。未曾打仗。二人心中疑惑。不一會。日色西沈。月光東上。二人騎馬當先。逶迤望潼關進發。到了關前。已將近二更時候。只見月明如晝。隔河大營內。鼓角无聲。又無船隻渡河。只好將兵在彼岸扎住。又過了一箇更次。仍无消息。四隻眼只往城中看著。兵士們也有坐的。也有立的。都磨拳擦掌。等候打仗。猛然一回頭。見隔河大營中。赤的一枝號火騰起。直上雲霄。二將便知有了消息。便令衆兵一齊上馬。隨後又見起了兩枝號火。話言未了。關內信炮連聲。月明之下。倒看不出火光。只見滾滾黑煙。衝天四起。人聲鼎沸。二

月三
風一

東岸

潼關收復
有聲有色
游總兵出

面
三人合兵
一處

四更
五更過了
月四
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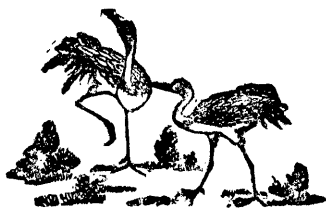
李副將出

面
東方已白
荷生李副
將一路
總結一筆

將便令軍士順風向賊營放起火來。麾兵上前。正要衝殺。隔河大營也。就大開營門。萬炬齊出。都在東岸上。列成隊伍。卻不渡河。那時城外賊營。正在睡夢之中。驚醒。倉卒接戰。怎當二將的兵驍將勇。霎時已經死了一半。一半拋戈棄甲。沿河逃生。正在追殺之際。城內關門大開。先擁出三五百人。皆是黃布包頭。大聲招呼官兵進城殺賊。四望城上。梁口人俱站滿。敵樓上懸出一盞大紅燈。上寫著斗大的一箇順字。二人看了大喜。且不去追趕餘賊。帶領衆兵。殺進城來。是夜賊衆。因探得蒲關內大放花燈。所以毫無防備。半夜忽然聽得四處火起。人聲大呼道。我等皆明大人官軍。投降者免死。所有賊首沙龍巴戟。帶了一千心腹。一時措手不及。四散跑出。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正要出城。迎頭遇著顏林二將。一陣好殺。只見尸橫遍巷。血流成渠。便折轉頭來。想出東門逃命。二將隨後正趕。忽見賊匪紛紛倒地。四面炮響槍鳴。迎面在刀光中閃出一將。手舞大刀。正在那裏殺賊。猶如砍瓜切菜。原來是蒲關游總兵。見了二人。十分大喜。便道明爺有令。傳與二位。見頭包黃布者免死。於是合兵一處。搜殺城中。番回各匪。救滅煙火。安撫良民。此時已是四更。城內城外。這一陣殺死的賊。約有萬人。投降者亦有萬衆。只有賊首數人。尙帶著夥悍賊。拼命殺出城外。又合城外的餘賊。番子回子。一共尙有數千。便想渡河。往西搶掠。忽見隔河岸上。一片火光。綿亘不絕。遂教番兵引路。打草地內順著河。往西行走。卻喜回頭一看。並無追兵。遂放心大胆而進。意欲待天明之後。尋著村莊。

擄些飲食。又走了一箇更次。已有五更過了。約莫也走了二三十里。月色漸次西沈。拂拂曉風。吹得那河岸上。敗葦叢蘆。沙沙亂響。遠遠望見河旁。似有幾輛大車停住。往前再走。荒草愈多。正在尋覓路徑。忽聽一聲炮響。三面火光驟發。前後俱被大車。滿載柴草。灌上了油。把路都塞斷。一陣風過。遍地的枯草。烘烘燒著。草內先埋下無數的鐵砲。引著藥線。直裂橫飛。只燒得這一夥數千賊匪。上天无路。入地無門。只往河中亂跳。溺死的也不計其數。其餘均焦頭爛額。血染黃沙了。看官。你道這場火。是那裏來的。就是荷生。早晨派的李副將。在此埋伏。算定賊匪必由此路。故此燒他。一箇盡絕。荷生帶了數十名心腹健卒。正在高阜瞭望。見大功已成。十分歡喜。時東方已白。隨即與李副將。會在一處。向潼關來。方到關下。早望見經略大纛。正在渡河。顏林游李四將。皆列隊相迎。經略一到西岸。見了荷生。并四將。便笑吟吟的向荷生拱手道。深勞先生妙算。并諸將勤勞。一戰成功。可喜可賀。遂與荷生並馬入城。出榜安民。將生擒賊首。一齊梟斬示衆。委員訊問。未出城回民。有眷屬者。悉令回籍。其單身者。交地方官安插。時雍州節度。駐紮同州。約期相見。高宴三日。破石關伏兵二百名。亦已調回。大兵便凱歌渡河。回太原去了。凡秦晉官民。无不仰慕荷生。丰采每出。至道途擁擠不開。看官。你道熱鬧不熱鬧呢。正是。苟有用我。帷幄連籌。輕裘緩帶。名士風流。自是逆倭聞風。再不敢窺伺山右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荷生爲全書大綱領。而游李林顏四將隨手帶出。游李詳于第八回。故此略之。其文前開後合。无一筆滲漏。卻不見局促。如月照影。月過影失。如風掃葉。風止葉盡。珠圓玉潔之文也。



花月痕全傳卷二

第五回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扭合

宗旨
去路紀程

西征吟草

回顧第二

回一筆
春風入鼓

宗旨
華嚴菴

蘊空小傳
爲四十三
回張本

上回書說的是荷生東平回匪。那時正癡珠西入蜀川。天寒歲暮。游子鄉關之感。風人呖帖之思。廬至杳來。頓覺茅店鷄聲。草橋月色。觸目驚心。無復曩時興致。行次寶雞。遇一故人。詢及行蹤。因言節度田公。於十月杪奉命移廣。已見邸抄。且有不必要來京請訓之語。癡珠意緒愈覺無聊。想道。人生遇合。自有定數。到是蜀中風景。甲於寰區。自古詩人流寓其地。閱歷一番。也不辜負癡珠自此入益門。度大散關。寓意山水。日紀一詩。轉也擺脫一切。這日到了廣漢。廣漢守郭公。係癡珠郎舅至戚。迎至署中。十年分手。萬里聚頭。這一夕情話。比西安王漱玉家。又是一樣款洽。癡珠借此度過殘年。飲辭濤之酒。鬪花蕊之詩。客邊亦不寂寞。韶光荏苒。轉瞬是二月初旬了。始而傳聞逆賊竄入建昌。逼近東越。繼而傳聞上游失守。會城危在旦夕。癡珠與郭公俱有老親。聞此信息。何等張皇。到三月杪。郭家安信到了。癡珠不得家中一字。如何放心。便差人查探由湖入廣之路。差人回報黃州道梗。田公現在留滯長沙。癡珠急得沒法。因想往華嚴菴求籤。指示去路。原來廣漢有一華嚴菴。係太史金公兆劍之妻馮燕娘所立。燕娘聰穎絕倫。年十九歸太史。蜀人比之趙松雪夫婦。踰年太史卒。燕娘不

出蘊空
補敍

歸重節字
全書宗旨

神籤

并州養病
之根

二十八字
立定全書
大局
花痕
秋心院
伏下十一

茹葷奉姑以居。踰年姑又卒。燕娘遂祝髮奉佛。高坐禪床。足不出戶者三十年。由靜生定。由定生慧。一切過去未來之事。洞照無遺。因此把所居捨爲華嚴菴。就菩薩前神籤。指示善男信女迷途。法號蘊空。癡珠前此曾往瞻仰。值蘊空朝峨帽去了。只撰一聯鐫板。送入方丈懸挂。其聯云。

也曾續史。也曾續經。瞻落落名山。博議書成。竹素雙棲留隻影。

未敢言仙。未敢言佛。嘆茫茫孽海。大家身在。柏舟一葉引迷津。

蘊空由峨帽回來。見了此聯。也還點頭稱好。這回癡珠因要求籤。先期齋戒。於四月初一日清早。洗心滌慮。向華嚴菴來。到了山門。便有齋婆迎接。上殿拈香。癡珠磕了頭。跪持籤筒。默禱一番。將籤筒搖了幾搖。落下第十三籤來。重複磕頭起來。問過信衆。便有齋婆送過籤譜。癡珠看頭一句是。

如此江湖不可行。

想道這樣湖南走不得了。又看下句是

且將來路作歸程。

想道還要由山陝走哩。再看底下兩句是

孤芳自賞陶家菊。

一院秋心夢不成。

想道這是怎說。沉吟一會。重整衣冠。又跪下磕了三個頭。默祝一番。重求一籤。檢出籤譜。頭一句是

回臥病之
根下謾如
伏生

月痕○直
注到四十

三回一葉
驚秋

老衲解神
籤
花痕
文章有不
妨明點下
是文者此類

故園歸去已無家。

便不知不覺流下淚來。又看下句是

傾蓋程生且駐車。

自語道。這是遇著什麼人留我哩。再往下看。是

秋月何如春月好。

青衫自古恨天涯。

癡珠想道。這也不是好消息。正在疑慮。只見殿後一個老尼。年紀七十以外。扶著侍者。慢慢踱過來。齋婆侍立一邊。老尼便向癡珠合掌道。居士何來。癡珠急忙回禮道。比邱卽蘊空法師麼。便一一通了姓名。老尼笑道。前蒙居士過訪。老衲朝山去了。有失迎候。轉承惠賜長聯。鑿括老衲一生行實。令人心感。癡珠說道。久欽清節。且仰禪宗。正想向方丈頂禮慈雲。將籤意指示。不意比邱轉出來了。說畢。便將籤譜帖子遞過。蘊空接著。瞧了一瞧。道。頭一籤上二句。居士自然明白了。下二句。後來自有明驗。大約居士與陶家菊。另有一番因果。第二籤首一句。且不必疑慮。大抵秋菊春蘭。各極其勝。究竟秋菊牢騷。不及春蘭華貴。老衲有三十二字偈。居士聽著。便說道。

鶯飛草長。

鳳去臺空。

黃花欲落。

一夕西風。

亭亭淨植。

毓秀秋江。

人生艷福。

春鏡無雙。

春鐙文章有不
妨放活下
文者此類
是也
歸路紀程
眼目
蒼茫風塵
際踰蹬驥
足老
草涼驛歸
柱
月痕
月痕
引起入夢
若邪非耶
是邪非耶
花痕
引起夢中
雙鴛祠碑
文
引起麗人
寫得閃灼
却有仙氣
無鬼氣

癡珠遲疑不解。呆呆的立著。老尼道。居士請了。數雖前定。人定却也勝天。這看居士本領罷。說著。便扶著侍者。由殿東入方丈去了。癡珠也不敢糾纏。到客廳吃了茶。疑疑惑惑的回署過了一夜。想道。幸是山陝此刻回匪甯靜。倘像去冬那樣光景。就這條路也走不得哩。因此決計。由原路且先入都。再作回省打算。郭公也留不住。只得厚贖數百金。派兩名得力家丁。護送至陝。是時初夏時候。途中不寒不熱。山青水綠。比殘冬光景。迥然不同。到了梓潼。重經雲棧。翠雲廊。滴水巖。青橋驛。紫柏山。紅心峽。諸勝。又令人心曠神怡。奈癡珠繫念老母在危急中。恨不能插翅而飛。那有心情流連風景。每日重賞轎夫。兼程前進。四月初三日起身。至十六夜二更。已到了草涼驛地方。此地上去鳳縣七十里。下去寶雞九十里。本非住宿之所。癡珠因夜深了。只得隨便住下。是夕月明如晝。跟隨人等趕路疲乏都睡了。癡珠獨步小院中。對月悽惻。禿頭因癡珠未睡。不敢上牀。坐在堂屋打盹。見癡珠在院子裏。踱來踱去。遂站起說道。天不早了。老爺睡罷。癡珠看表。已有兩下多鐘。便進房去。叫禿頭服侍睡去。翻來覆去。捱了一會。總睡不著。忽然似聞窗外有人頻頻呼喚。又似有人隱隱哭泣之聲。將帳子揭開一看。見斜月上窗。殘燈半穗。黯然四壁。寂無人聲。便又睡下。想起昨日鳳嶺小憩。見那連理重生亭的碑記。文字高古。非時下手筆。便又恍恍惚惚。如身在亭中。援筆題道。

嶺下客孤征。嶺上木連理。連理之木死復生。孤征之客生如死。

花痕大地茫茫
何處更著
煩惱
美人却成一廟此景
可思

蘊括全書
月痕
情關閉矣
情場空矣
情根一動
自然生死者
可死死者
可生醒者

題畢。瞥見一麗人。畫黛含愁。鸞蛾鎖恨。嬌怯怯的立在山坳。將癡珠凝眸一盼。便不見了。癡珠移步下亭。想道。怎的這空山中有此麗人。難道青天白日。山魃木魅。敢公然出現麼。正在想著。那脚步却向山坳走來。不見人迹。剛轉過山坳。又見那麗人。手拈一枝杏花。身穿淺月色對襟衫兒。腰繫粉紅宮裙。神情慘淡。立在那裏。癡珠轉過脚步。麗人却又不見了。並那地方亦係一片平原。並非鳳嶺。癡珠想道。我如何又走到這個地方呢。再一望去。見有一廟。隔一箭多地。便緩步向前。只見廟門洞開。油漆顏色。黯淡得很。是個古廟。廟門直匾。大書雙鴛祠三字。門堂三間。歪歪斜斜。門上也畫有門神一扇。倒在地下。中間碧油屏門。不成顏色。屏門後甬道砌磚。尙自完好。兩旁一柏一松。蒼翠欲滴。癡珠一步步走上臺階。見廊上東西木柵。中間殿門。懸挂板聯一付。是

秋月春風可憐如此。

青天碧海。徒喚奈何。

十六個字。用手推那殿門。却是閉得緊緊的。無縫可窺。不知中間是何神像。由東廊轉至殿後。只見西邊有一小門。踱進門來。却是廟東的三間屋子。空洞洞的。無一樣家伙。對面有一亭。亭中豎碑一座。癡珠忙把碑文讀過。是一篇四六。正要背誦一遍。陡見碑石搖動。向身上倒將下來。嚇得癡珠大叫一聲。早把對房跟人驚醒了。禿頭從睡夢中一磳碌爬起。問是怎麼。大家道。老爺夢魔了。癡珠一身冷汗。將眼一睜。瞧著月光燈影。慘然道。你們不要大驚小怪。沒有什麼事。睡罷。便自坐起。揭開帳

可夢夢者
可醒
驚客夢
○
月痕

花痕

對語自然
放空然而
愴父決不
解此
月痕
奇情壯采

子將燈剔亮。去記那碑文。覺得首尾兩段是全記得。中間兩段。什忘四五。就踱下床來。披上衣服。檢過紙筆。將首段先行謄出。其詞曰。

麴塵走馬。絲柳情長。藥店飛龍。香桃骨損。驥方展足。傷心賦鵬之詞。鳳不高翔。掣淚離鸞之曲。春風眉黛。花管新描。夜雨啼痕。竹斑忽染。瑟彈湘女。落遺響於三秋。環認韋郎。結相思於再世。大抵青天碧海。不少蛾眉見嫉之傷。誰知白袷藍衫。亦多鼠思難言之痛。此雙鴛祠所爲立也。謄畢。想道這段情文。已極哀艷了。近來四六家。那有此付筆墨。因將次段。慢慢的記憶。援筆先謄那首二句云。

則有家傳漢相。派衍蘇州。

想道怪呀。竟是我家的故事了。其下還有八字。再記不出。便提筆圈了八圈。謄那底下的是。

青箱付託。鯉庭負劍之年。黃嬾編摩。烏几吹藜之夜。

想道這聯以下。還有名題蕊榜。秋風高掇桂香一聯呢。如何對語再記不出。就將十字謄過。又圈了十圈。往下謄去。是

輕裘快馬。霜嚴榆棗關前。寒角清笳。月冷胭脂山下。弔故宮於劉石。禾黍高低。聆冷調於伊涼。箏琶激楚。

才手盤珠
隨口道破

愁病都一
切忘却何
處更著色
相

月痕
但看古來
盛名下終
日坎懷纏
其身

塞馬悲鳴
巴猿吟嘯
實者虛之
虛者實之
絕妙文心
在此一語

膽到此處。要往下寫去。只記不出。想道。以上數聯。後來纂去。作我的墓誌。也還可用。以後數聯。係敘此人抑鬱無聊。得一巾幘。知己。筆墨極其淋漓。如何一字也沒了。沈吟半晌。自語道。咳。恍惚得很。這數聯中。不是有那叔寶多愁。對那長卿善病麼。怎的記不起。比做更難。擲下筆。凝思一會。聽得雞聲已唱。兩遍了。便提起筆。另行將那段末數聯。謄出。是

彩雲三素。忽散魚鱗。寶月一奩。旋虧蟾魄。蓋積勞所以致疾。而久鬱所以傷生。歷險阻之馳驅。風如牛馬。慨身世之假塞。歲在龍蛇。病到膏肓。竟符噩夢。醫雖盧扁。難覓靈方。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想道。如今是第三段了。段首四句是

爾乃亭亭淨植。蓮出污泥。烈烈奇香。蘭生幽谷。

謄畢。想道。以下數聯。又忘了。更又另行寫道。

杯蛇幻影。鬼域含沙。縈愁緒以迴腸。蔓牽瓜落。拭淚珠而洗面。藕斷絲長。生不逢辰。久罹荼苦。死而後已。又降鞠凶。填海水以將枯。冤無從雪。涸井波而不起。心早成灰。含笑同歸。樹合韓憑之塚。偷生何益。夢隨倩女之魂。七千里記鼓郵程。家山何處。一百六禁烟時節。野祭堪憐。魂兮歸來。躬自悼矣。

吾願會心
人自領取
也
感慨繁之

便自語道。寫得沈痛如此。真好文章也。末段我便一字不忘了。遂接寫道。

於是故人閣部。念攻玉之情。敦分金之誼。黃蘆匝地。悲風吹蒿里之音。丹雘孔塗。落日下桂旗之影。襯旛幢之絳繚。翠柏蒼松。升俎豆之馨香。隻雞斗酒。嗟乎。滾滾勞塵。不外至性至情之地。茫茫人海。最難一生一死之交。白馬素車。猶是范張同氣。珠幡寶蓋。終殊娟潤雙棲。咽汾水之波聲。淒涼夜月。拜曇花之幻影。惆悵春風。逝者如斯。竟成千古。人如可作。重訂三生。川嶽有靈。永護同心之石。乾坤不改。終圓割臂之盟。

膽畢。窗紙上早已曉日曠曠。癡珠復朗吟一遍。禿頭暨衆人。早已收拾行李伺候。癡珠纔拭臉漱。口便上車向寶雞進發去了。正是 人生能有幾。 賀賀馬蹄閒。 天與閒身好。 如何不肯閒。 欲知癡珠一籤一夢。後來若何應驗。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純用倒提之筆。步步凌虛。高唱而入。妙文也。亦至文也。

吾曩者。不嘗論觀日與雲乎。此則日之出也。雲之生也。晴曦炳曜。萬象畢露。膚寸而合。奇詭譎澌。沛於大野。勾出萌達。皆此物也。故於蘊空偈中。寫癡珠荷生。用明寫對寫。於碑記中。寫癡珠荷生。用一明一暗。一正一側。而秋痕采秋。則更用暗中之明。明中之暗。正中之側。側中之正。草蛇灰線。馬跡蛛絲。隱於不言。細入無間。水底觀日。日不一影。晴天看雲。雲不一色。極文章之奇。

緊接第四回說入小岑
歐劍秋
名流
上已
花十妓閣
出柳溪閣
勝地
出秋華堂
用重筆
出芙蓉洲
用帶筆
花痕
紋形雲閣
紋秋華堂
紋芙蓉洲
花二
先透一筆

觀願與天下後世巨眼人同浮一大白。

草木之生也。始而芽。芽而幹。幹而枝。枝而葉。或先葉而蒂。蒂而跗。跗而萼。萼而蕊。蕊而花。花而實。百色萬態。不可思議。畫者不能盡其似。言者不可窮其理也。溯其生之之始。則即此一粒之實。是此一粒實中。所謂芽而幹。以至於花而實者。則又無不具足。雖然。取一粒之實觀之。則仍一渺然耳。此回之一偈一夢。即草木之實。所謂渺然一粒者也。吾將觀其芽而幹。幹而枝。枝而葉。或先葉而蒂。蒂而跗。跗而萼。萼而蕊。蕊而花。花而實也。

第六回

勝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話說明經略奏凱班師。一路偕荷生察看形勢。增減防兵。直到二月杪。始抵太原。闔城官員。以次排設慶賀筵宴。三軍鼻藻。萬姓驩虞。也不用鋪張揚厲。還有那本地紳士。因荷生破賊有功。便邀了荷生同年梅小岑太史。歐劍秋侍講。定於上巳日。專席特請荷生洗塵。傳齊本年花選上十妓。潘碧桃。顏丹暈。張曼雲。薛瑤華。冷掌珠。傅秋香。賈寶書。楚玉壽。王福奴。劉悟仙。都到柳溪彤雲閣伺候。柳溪在陽曲縣署西一里。汾堤之東。宋天禧中。陳堯佐知并州。因汾水屢漲。築堤周五里。引汾水注之。旁植柳萬株。中有秋華堂。堂外有芙蓉洲。每歲上巳。太守泛舟修禊。郡人遊觀於此。數百年來。久圮於水。十年前。太原太守。率官吏士民。立汾神臺。貽祠。因復舊跡。彤雲閣是上下兩層。溪北最高之處。四

文便不嫌
直突○秋
痕係梧仙
小字用特
筆爲春秋
榜下打墮
穉者解嘲
花三六字
得此六字
便使下文
四人擡兩
人扶等語
都覺不俗
月痕

出苟才鬚
眉活現
巴結
花四
如披明太
漢宮春曉

面明窗。俯瞰柳陰中。漁莊稻舍。酒肆茶寮。宛如天然圖畫。溪南一帶。桂樹遮列如屏。便是秋華堂。東邊一帶垂楊。汾流環遶。西邊池水一泓。縱橫數畝。源通外河。便是芙蓉洲。到了這一日。彤雲閣下層。早排設得錦天繡地一般。已初一刻。教坊十妓齊集。不一會。縉紳和梅小岑。歐劍秋。陸續也到了一面。催請荷生。小岑劍秋。和那十妓說說笑笑。都說道。就現在教坊脚色論起來。今年花選。秋痕壓在煞尾。也算抱屈了。秋痕係梧仙小字。秋痕冷笑道。這也沒有憑據。若說第一。那個不想取上呢。我們本是憑人搬弄的。愛之加膝。不愛之便要墜淵。又有什麼憑據。可說得出來。丹暈也說道。這個是平心的話。正說著。外面報說韓師爺來了。縉紳大家也就走下臺階拱候。十妓都迎接出去。在閣門外。一字兒花搖柳顫。排著等候。停了一回。只見一匹頂馬。從柳陰中轉出。便見四人擡。二人扶。一座藍呢大轎。中間坐著彩雲皓月一般的韓荷生。後頭一羣人。約有十餘個。跟著將到大門。教坊早已奏動鼓樂。十妓都請過安。荷生轎裏也點一點頭。轎子停下。荷生出轎。將他們打掠一回。便移步跨進門來。見大家都在階下。便躬身上前。與大家相見。問了姓。卽攜著小岑的手。同上臺階。大家跟著進了彤雲閣。重新見禮。大家讓小岑陪荷生上炕坐了。家人獻上茶來。荷生道。諸公如此盛設。小弟何以克當。那縉紳中有一個姓苟名才。字子慎。搶著站起來。陪笑說道。聊備杯酌。以伸景仰之意。還求荷翁勿以簡褻爲罪哩。劍秋笑道。我們都是軟紅塵裏弟兄。不說套話罷。此刻吹打停了。湘簾高捲。

圖
極寫秋痕
身分却無
筆墨痕跡
花五
碧桃亦實
非豔可
比
巴結
出狗頭
特提狗頭
爲二十四
回以下張
本真注到
四十七回
止
如此熱鬧
場中竟甘
落後
花六
天寒翠袖
空谷幽居
絕代佳人
遺世獨立

十枝花嬈嬈婷婷。都在兩廊。也有說笑的。也有理鬢的。也有更衣的。掌班們儘催著他們上去伺候。秋痕道。我是不上去的。你看一屋子堆著許多人。這般早上去做什麼。說著便攜著掌珠。從西廊小門。向堤邊逛去了。這裏碧桃丹暈曼雲三人。只得移步上來。對荷生請了安。荷生知道這些都是花案上及第的。便也世故起來。攙住碧桃的手道。都非凡艷。隨將姓名年紀。一一問過。便說道。我下轎時。瞧見一位穿藕紫衫葱綠裙的。怎麼不見呢。小岑道。那是梧仙子。慎趕著立起身來。走到簾邊。傳喚梧仙。狗頭急忙答應。却四處找尋不見。玉壽道。他剛纔和掌珠。從這角門出去。狗頭便從角門去追尋二人。掌珠班長也跟著。一會纔把二人領來。這裏却將秋香寶書瑤華玉壽福奴。都喚上去了。狗頭便將秋痕送到簾邊。看官。你道這狗頭是什麼人呢。却是秋心院一個掌班。因他生得怪頭怪腦。以此都喚他做個狗頭。而且他又有個怪相。是兩眼下有二黑斑。也像兩眼。以此人又喚做四眼狗。後來鬧得幾多事出來。這且按下。當下秋痕和掌珠。到了簾邊。看見一羣兒都圍在炕前。便推著掌珠先走。自己落後。座上人臉都向上。聽著荷生說話。也瞧不見他兩個。倒是小岑從人縫中。看見掌珠。便問道。秋痕呢。於是羣花閃開。掌珠攜著秋痕。向荷生同請了一安。荷生見秋痕。別是一種灑落的精神。因向小岑道。我却不想并州。儘有許多佳麗。就這榜末秋痕。已自出人頭地了。小岑道。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吾兄賞識。自是不凡。再看秋痕。早是秋波盈盈。默然不語。荷生便向羣花說道。站

金篋刮目 子慎所謂 不結 花七 文勢不得 不作一轉 巴八 難進而易 退君子人 也鬚眉如 載者應多 愧死 花九 花十 返起下回 衆鄉紳懂 得巴結 巴十一 花十二 小岑劍秋 也懂巴結 另眼 翠眉縈度 曲雲鬢儼

了好一會。今日太難爲著。二十瓣金蓮了。請散開坐罷。子慎便跟著說道。兩旁空椅。你們隨意坐著。韓師爺是個憐香惜玉的人。再不拘你們的。秋痕早輕移蓮步。從東走向窗下。花架傍。一把小方椅。那裏去了。大家也有跟著走去的。也有向西窗下去的。荷生便向衆縉紳。談了一回。撞關破賊的事。復又笑道。人生蹤跡。不能預料。兩月以前。戎馬倥傯。豈知今日羣花圍繞。玉軟香溫。但今年花選。小弟不揣冒昧。却要重訂一過。諸公以爲何如。劍秋笑道。吾兄又要翻案了。衆鄉紳同接著口道。這又何妨呢。千金請不到這樣名公評定哩。荷生笑道。豈敢豈敢。只是這遊戲筆墨。各存一說。諒亦無礙。子慎便說道。今年花選。本來公論是不依呢。正說著。家人回說。酒筵已備。荷生便立起身來。和小岑劍秋。招著秋痕。丹暈。曼雲。閣門外散步。這裏七手八脚。將席擡上。正面擺著一席。兩邊擺著四席。每席先是三個座。兩廊教坊。吹打三次。家人捧上酒來。大家送酒安席。正面是荷生。小岑劍秋陪坐。縉紳們分坐四席。每席兩枝花伺候。小岑劍秋。曉得荷生意思。便喚跟班排兩個座。在下橫頭。分丹暈。秋痕坐了。於是四席也照樣起來。然後大家都換了便衣。酒行三巡。曼雲等出位。走到正面席前。以次呈上歌扇。秋痕。丹暈也站起來。荷生就隨意將各人都點了。只把秋痕的扇子。握在手中。且令歸座。慢慢的讓酒吃菜。聽那曼雲等。或二簧。或小調。抑揚亢墜。百轉嬌喉。合著琵琶洋琴三弦。諸般樂器的繁音促節。已是眉飛色舞。豪情勃發了。好一會。曼雲等以次唱完。小岑笑道。如今該是秋痕

章劉之恨
欲借長生
一曲以補
之故繁詞
不殺檀板
金樽長生
曲奏長生
下文洋洋
灑灑十餘
言都在
箇裏
月痕
花痕
秋痕
荷生情種

崑腔一闌生面了。荷生便向秋痕笑道。你這扇子。大半是燕子箋。桃花扇。西樓記。長生殿。可見是個名家了。只是你有會得全齣的沒有。秋痕站著答應道。只有長生殿。補恨旦曲。是全會的。荷生喜道。好極。我就請教這一齣。劍秋笑道。我雖不懂這些。只全齣旦曲。就是難為人的事。秋痕道。不妨。於是大家靜悄悄的。荷生要過鼓板。親自打著。教坊子弟吹着笛。彈著三弦。聽秋痕斂容靜氣的唱道。

歎生前冤和孽。纔提起聲先咽。單則爲一點情根。種出那歡苗愛葉。他憐我慕。兩下無分別。誓世生生休拋撇。不提防慘悽悽。月墜花折。悄冥冥雲收雨歇。恨茫茫。只落得死斷生絕。(普

天樂)

荷生見秋痕一開口。已經眼睜紅了。到末了。只落得死斷生絕這一句。竟有忍不住淚的光景。便將青萍纜泡上的蓮心茶。親手捧給秋痕道。你吃了這鍾茶。下一支我唱罷。使一面打鼓板。一面唱道。聽說舊情。那些似荷絲劈開未絕。生前死後無休歇。萬重深。萬重結。你共他兩邊既恁熱。况盟言曾共設。怎生他陡地心如鐵。馬嵬坡便忍將伊負也。(雁聲過)

小岑劍秋俱拍案道好。荷生笑道。我們少唱。板眼生疎得很。不及他們的嫻熟。秋痕道。韓師爺板眼。自然是講究的。我們班裏總不免有含糊處。便接著唱道。

傷嗟。豈是他薄劣。想那日遭魔劫。兵刃縱橫。社稷阽危。蒙難君王。怎護臣妾。妾甘就死。死而無

注到十
四回
劍秋亦是
箇善知識
小岑亦是
箇有情人

反對香海
洋青心島
言之

隱隱引起
二十一回

怨與君何涉。怎忘得定情釵盒那根節。（傾杯序）

荷生唱聲好。便說道。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劍秋道。詞本好的。秋痕有能體會出作者的意思。抑揚頓挫。更令人魂消。荷生道。我要浮一大白了。於是丹暈執壺。秋痕斟酒。劍秋小岑荷生。俱乾了一大杯。秋痕歸座。小岑道。如今我獻醜罷。便討一鍾茶。漱了口。唱道。

你初心誓不賒。舊物懷難撇。是千秋慘痛。此恨獨絕。誰道你不將殞骨留微憾。只思斷頭香再。蕪蓬萊宮闕。化愁城萬疊。怕無端。又令從此墮塵劫。（玉芙蓉）

大家都拍手道。好呀。子慎道。我從來不曉得小岑會崑曲。今日纔請教呢。小岑向秋痕笑道。貽笑大方。秋痕便也向著小岑一笑。接著唱道。

位縱在神仙列。夢不離唐宮闕。千回萬轉情難滅。雙飛若註鴛鴦牒。三生舊好緣重結。又何惜。人間再受罰折。（小桃紅）

秋痕唱了這支。眼眶又紅了。小岑瞧著。便說道。等我再效勞罷。接著唱道。

那壁廂人間痛絕。這壁廂仙家念熱。兩下裏癡情恁奢。癡情恁奢。我把彼此精誠。上請天闕。補恨填愁。萬古無缺。

秋痕背過臉。接著唱道。

形雲閣夜
宴隱引起
十四回秋
華堂一齣
紅梨記
點明禊修
上巳
巴結
清江白日
落欲盡復
攜美人登
綵舟一路
嗚嗚咽咽
之文至此
都隨風散
矣
仍收到形
雲閣
出翡翠九
龍佩
是箇霜下
杰是箇秋
心

還只怕孽障周遮。綠尙蹇。會猶賒。(大摧拍)

荷生向秋痕笑道。以下便是尾聲了。就唱道。團圓等候中秋節。管教你情債意愜。當下秋痕向著荷生一笑。也背過臉。接著唱道。只我這萬種傷心。見他怎地說。秋痕唱完。荷生十分歡喜。教丹暈斟上大杯酒。和小岑劍秋。每人喝了三大杯。四席上縉紳。也隨意飲了幾杯。丹暈陪了三大杯。秋痕量小。只得將小杯陪飲。荷生道。先前散步。瞧著堤邊預備有船。我們攜些酒。到船上去坐一回。也算不負修禊良辰。大家都欣然願意。劍秋道。船上那裏容得這多人呢。子慎道。早預備過。船有五六支。分開坐罷。於是五支船。仍是五席。小岑劍秋陪著荷生下船。一會蕩入水心。遙望著曠遠芊綿。水烟凝碧。那秋華堂。汾神廟。樓閣參差。倒影波中。澄澈空明。真令人胸襟灑灑。不著一塵。那教坊子弟。打起十番。十妓便齊聲唱起采蓮歌來。前後嬌聲婉轉。響遏行雲。當下水陸並進。珍錯羅列。到了黃昏。方纔將船仍盪到彤雲閣。荷生早已醺然。叫索安將一百兩銀鏤。分賞十妓。另將自己身上帶的一塊翡翠九龍佩。送給秋痕。轉身謝了衆人。先坐轎去了。各縉紳車。隨到也隨散了。只有小岑劍秋子慎三人。車久不到。便和十妓說些閒話。丹暈等見荷生。今日如此看重秋痕。也有妒忌的。也有替他歡喜的。那秋痕終是冷冷的。子慎便說道。秋痕。你也該懂些巴結。譬如今日韓師爺。這樣另眼看待你。也沒有一點格外招呼。你們到底是爲著什麼來呢。秋痕今日。因是走開閒逛。誤了呼喚。已受狗頭

結穴比李
香君罵坐
尤中要害

自招出來
妙

力爭上流

上下折十
三箇花字
有實有虛
皆花痕也
此鶯梭燕
掠四字映
帶有情

一番絮聒。聽著子慎教訓他。便哭起來。說道。自己會巴結。儘管巴結。人家不會巴結。必要教人巴結。這是何心呢。子慎聽了。又羞又怒。登時變起臉來。道。你這東西。真是個不成材料。我好好的和你說話。你爲什麼哭起來。你到底有人管教沒有。秋痕正要發話。劍秋忙過來。扯到裏間。說道。你哭什麼呢。苟老爺說你。原是好意。你不要認錯了。小岑也將子慎。扯到炕上。和曼雲一塊坐著。說道。這妮子脾氣。總是這樣。難怪人嫌。子慎道。我一團意好。倒惹得他搶白起我來。叫我怎麼不惱。小岑只得十分排解。劍秋裏邊。也勸了秋痕許多話。纔把兩下的氣都平了。好是子慎車先到了。便招呼著大家上車而去。劍秋力勸秋痕出來。送子慎上車。秋痕抵死不肯。子慎去了。小岑劍秋。便叫秋痕班長。先送秋痕坐車回去。小岑劍秋隨後車來。也就走了。丹暈大家。自有各人的班長。各人的車馬伺候。客都散完。便鶯梭燕掠的一般。紛紛的分路回家。正是 酒闌人散。月上星稀。錦天繡地。轉眼皆非。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性情態度。躍躍紙上。迄今如見其人。大抵十妓中。碧桃美而流於蕩。丹暈曼雲。美而近於俗。秋香齒樨。福奴色衰。寶書玉壽。皆熱腸人。掌珠秋痕。皆冷面人。瑤華色藝。未知何如。以後文觀之。竊疑荷生品花。列之寶書玉壽間。殆亦有憾。荷生曰。無憾也。處熱鬧場中。而面目能冷冷者。此其人不凡矣。異日者。秋痕證果於情場。寶書掌珠。捐軀於王事。其與瑤華。廁名隣。

閱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桐及第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

花二花三
出馬鳴盛
出施利仁
花四
偏是胸無
點墨的主
持花選
花五花六
入畫

後來十妓
瑤華最爲
出色

柔情俠骨
四字秋痕
足以副之
此處特借
紅卿伴說
非獨不冷
落紅卿一
邊亦蹴起

話說山右教坊。設自遼金。舊例每年二月花朝。巨室子弟。作品花會。其始原極慎重。延詞客文人。遴選姿容。較量技藝。編定花選。放出榜來。後來漸漸廢弛。以致簾片走狗。靠此生活。於是真才多半埋沒。儘有不願赴選者。今年是個涂溝富戶馬鳴盛。字子肅。充作頭家。請一南邊人。姓施名利仁。字蘆巖。主持花案。這利仁年紀二十餘歲。生得頰長白晰。鼻峯高聳。崑腔二簧。琵琶三弦。都還會些。只是胸無點墨。卑鄙刻薄。無所不爲。似這種人主持花案。這花選尙可問麼。到了出榜這日。優婆夷寺地方。綵亭上黏著榜文。是潘碧桃第一。劉梧桐第十。案下譁然。奈教坊司早已詳縣存案。也就沒人來管閒事了。却說荷生那日。回營勾當些公事。天已不早。便吃點茯苓粥。青萍等伺候睡下。都退出去。荷生對著那一穗殘燈。想道。今日這一聚。也算熱鬧極了。丹暈曼雲。自是好脚色。掌珠秋香。秀骨珊瑚。也過得去。只有秋痕韻致天然。雖肌裏瑩潔。不及我那紅卿。而一種柔情俠骨。真與紅卿一模一樣。且歌聲裂石。伎藝較紅卿似還強些。不知那花選。可以將他屈在第十。我定當另編一過。飭教坊司更正纔好。又想到芙蓉洲風景。到了夏月。荷花盛開。自然更好。我今日已約下小岑劍秋。到那日作一東道。回敬他們。咳。只可惜紅卿不在這裏。便朦朦朧朧的好像身子還在芙蓉洲船上。又像是

美人娟娟隔秋水。前回夢境。種種解脫。此回夢境。處處纏綿。回頭一看。是因迷得。悟的荷生。月痕花痕。天下事原。只自己一。人前一看。迎前一。是由癡入。迷的荷生。情波渺渺。慧劍風刀。

隨手便結。如許迷離。詭譎文字。却以壯語。

席散時候。陡然那邊飛過一枝畫船來。船裏一個麗人。倚著船艙看水。荷生便將頭探出窗來。正與那麗人打個照面。却是紅卿。便急問道。你什麼時候到了。紅卿只是笑。那船早離有一箭多地了。荷生忙喚人追趕。回頭一看。船上靜悄悄的。只有秋痕一人。背著臉。靠在那邊船窗。便問道。他們往那裏去了。秋痕轉過臉來。却不是秋痕。又另是一個麗人。濯濯如春月柳。艷艷如出水芙蓉。比秋痕還好。那麗人又只是瞧著荷生笑。荷生待向前說話。只由那麗人說道。你只認得劉秋痕。那裏認得我。荷生正要回答。那麗人却不見了。船中只是自己一人。再一回盼。又見那麗人。却攜著紅卿的手。在岸邊亭子上。並肩而立。喜得心花怒開。急忙跑上岸來。迎前一看。却是丹暈曼雲。荷生此時恍恍惚惚的。便急問道。你看見紅卿麼。只見丹暈沈著臉道。你是什麼人。怎的混跑到這裏來。便攜著曼雲。從亭子上小門進去了。荷生想道。分明這是丹暈曼雲。如何他們變了臉。不認我呢。再一看來。那裏是岸。却是一家池亭。想道。今日我怎的這樣迷惑起來。莫非是夢中幻境麼。正想著。只見那池邊樹林裏。跑出幾個回子。手執短刀。見了荷生。都道這就是前日在潼關山上。教人放火的人。不可放走了。秋生喫了一驚。往園中便跑。又見紅卿和那麗人。靠著池邊欄杆。吟吟的笑。荷生此時也不管禍福。忙上亭來。跑向前去。後面那幾個回子。隨後趕來。攔腰抱住。唬得滿身冷汗。撐開眼來。却是一夢。回憶夢境。如在目前。心上猶突突的亂跳。想道。此自是上牀時。胡思亂想所致。便自收攝精神。掃

收之妙不
拖沓
花七
花八

出杜采秋
鄭重分明
采秋小傳

花痕○此
回承上文
花字恰合
花信之數
有明有暗
亦皆花痕
也願讀者
留意焉
不曉得年
來書籍遭
劫比祖龍
毒餓還慘
廢
宗旨
眼目

除思慮。就也安然睡著了。次日起來。午窗無事。便將十花品第起來。也不全翻舊案。即將秋痕碧桃。前後挪移。便另是一番眼界了。開首撰一小序。每人名下各繫一傳。傳後各綴一詩。卽曰發刻。數日之間。便轟傳起來。看官。你道那教坊司敢不更正麼。只這幾頁花選。却是胭脂山的飛檄。氤氳使的靈符。早招出一個絕代佳人來。你道這佳人是誰。就是第一回書中說的杜采秋。這采秋係雁門樂籍。他的母親賈氏。那年身上有娠。夜夢一仙女。手拈芙蓉一枝。說道。此係石曼卿芙蓉城裏手植。數應謫落人間。在你手裏。受了二十年魔劫。然後根移綠野。果證青娥。說畢。擲花於懷。賈氏腹痛而醒。是夕生一女。因名夢仙。小字采秋。采秋生而聰穎。詞曲一過目。便已了了。不特琵琶絃索。能以己意譜作新聲。且精騎射。善畫工書。以此名重雁門。到十六歲上。便有一豪客。破費千金梳攏了。每年四五。月。到了并門。扇影歌喉。一時無雨。以此家頗饒足。然性情豪邁。有江南李香君顧眉生之風。千萬金錢。到手輒盡。舊年十二月。關外訛言四起。采秋將萬貫釵釧衣服。盡行棄去。購書十餘架。客問其故。采秋說道。釵釧衣服。賊來便是禍根。換此數百萬卷書。賊將不顧而去。不好麼。其實采秋是乘此機會。要擇人而事。不理舊業。後來大兵東出。平了回匪。他家朝夕絮聒。說他年紀纔二十歲。不爲全家圖些葦業。專要讀書做詩寫字。難道真要去考博學鴻詞。作女學士麼。采秋拗不過他爺娘意思。只得出來略略酬應。一日侍兒紅豆。傳說洪相公來訪。看官聽著。這洪相公也是此書中一個要緊。

出洪紫滄
紫滄附傳
後來子弟
兵得力在

此花九

一語掃盡

自負

花十一

花十二

花十三

花十四

花十五

的人。此人單名海字紫滄。現年三十五歲。拳勇無敵。却極溫文爾雅。是個做秀才的本色。以此雁門人個個敬愛他。采秋便延入內室客座。閒話一回。紫滄便從靴鞴裏取出一本書來。說道。今年花選。你見過麼。采秋道。那花選有什麼看頭呢。所選的人。橫豎是并州那幾個粉頭。又難道又有個傾國傾城的出來麼。果然有個傾國傾城的。上那花選。也就玷辱。紫滄笑道。你這議論。實在痛快。只是這一番。又有個人出來。將花案翻過。你瞧罷。便將花選一本。遞給采秋。采秋揭開一看。書目是重訂并門花譜。便問道。這重訂的人。是個什麼樣的名公呢。紫滄笑道。你不要問人。且看這人的序如何再說。采秋便將小序念道。

露染朝華。奇葩夜合。蓮標淨植。絮染芳塵。羗託跡之靡常。遂分形而各寄。豈謂桃開自媚。柳弱易攀。生碧玉於小家。竇紫釵於舊邸。羞眉解語。淚眼凝愁。彈秋之曲四弦。照春之屏九折。况兼筆妙。迥似針神。允符月旦之評。不愧霓裳之詠。作者躬逢良會。遍賞名花。又讀新編。足稱妙選。惟武陵俗艷。寵以高魁。

因便說道。潘碧桃取第一麼。又念道。

而彭澤孤芳。屈之末座。

便說道。這彭澤孤芳是誰呢。又念道。

私心耿耿。竊不謂然。用是再啓花宮。重開蕊榜。登劉蕡於上第。許仙人爲狀頭。背踏金鰲。憐南都之石黛。歌傳紫鳳。誇北地之驪支。願將色藝。遍質同人。所有是非。付之衆論。云爾。富川居士撰。

念畢說道。好一篇唐小品文字。這富川居士。定不是北邊人了。你說罷。紫滄道。你且往下看。尙有筆墨呢。采秋見第一個題名。是

霜下杰劉梧仙。

便說道。呵。劉蕡登上第。仙人得狀頭了。究竟這劉梧仙是誰呢。怎的我在并州。沒有見過。且不聞有這人呢。紫滄道。你怎的忘了。那小班喜兒。你就沒有會過麼。采秋道。呵。就是他麼。人到不曾見過。却聽見有人說這喜兒。長得模樣很好。肚裏崑曲記得很多。只是脾氣不好。不大招呼人。髻鬚去年有人說他搬回直隸去了。怎麼這回又來了。今番取了第一。這富川居士。也算嗜好與俗殊酸鹹。不肯人云亦云哩。說畢。便看那小傳道。

梧仙姓劉氏。字秋痕。年十八歲。河南人。秋波流慧。弱態生姿。工崑曲。尤善爲宛轉淒楚之音。嘗於酒酣耳熱。笑語雜沓之際。聽梧仙一奏。令人悄然。蓋其志趣與境遇。有難言者矣。知之者。少

無足賣焉。詩

秋心不死
霜杰如生
及第

別具巨眼
洞照纖微
後來草劉
之合卽以
此十二字
爲操左券

中於汗泥之
嶙然濯淖

說道好筆墨。秋痕得此知己。可以無恨矣。使將詩朗吟道。

生來嬌小困風塵。未解歡娛但解饜。記否采春江上住。懊儂能唱是前身。

吟畢說道。詩亦佳。再看第二名是

虞美人顏丹暈。

便說道。虞美人三字。很切丹暈的樣子。看那小傳道。

丹暈姓顏氏。字么鳳。年十九歲。姿容妙曼。妍若無骨。豐若有餘。善飲。糾酒錄事。非么鳳在坐。不歡也。至度曲。則不及梧仙云。詩曰。

衣香花氣兩氤氳。妙帶三分宿醉醺。記得鬱金堂下飲。酒痕翻遍石榴裙。

再看第三名是

凌波仙張曼雲。

曼雲姓張氏。字彩波。年十九歲。代北人。風格雖不及梧仙。而風髮霧鬢。妙麗天然。裙下雙鬢。猶令人心醉也。詩曰。

偶然撲蝶粉牆東。步步纖痕印落紅。留與天遊尋舊夢。銷魂真個是雙弓。

再看第四名是

明月前身

玲瓏雪冷掌珠。

掌珠姓冷氏。字寶憐。年十九歲。代北人。寡言笑。而肌膚瑩潔。朗朗若玉山照人。善病工愁。故人見之。輒愛憐不置。詩曰。

牢鎖春心豈寇梢。可人還似不勝嬌。前身應是隋堤柳。數到臨風第幾條。

再看第五名是

錦綳兒傅秋香。

秋香姓傅氏。字玉桂。年十四歲。湖北人。眉目如畫。初學度曲。媚媚可聽。亦後來之秀也。詩曰。綠珠生小已傾城。玉笛新歌宛轉聲。好似旗亭春二月。珠喉歷歷轉雛鶯。

再看第六名是

鎖恨花潘碧桃。

碧桃姓潘氏。字春花。年十七歲。美而艷。然蕩逸飛揚。未足以冠羣芳也。詩曰。昨夜東風似虎狂。只愁枝上卸濃妝。天台畢竟無凡艷。莫把流紅誤阮郎。

再看第七名是

占鳳池賈寶書。

花十八
花十九
輕薄桃花
異日却結
善果脫開

蟬殼立地
登仙敢謂
其無夙根
耶
紅粉洗妝
黃纈入道
白沙埋骨
碧落鑄名

月痕花痕
花二十
香海洋中
驚魂一縷

花二十一

儵然意遠
○花二十
二花二十
三

寶書姓賈氏。字香卿。年十七歲。遼州人。貌僅中姿。而長眉曲黛。善於語言。詩曰。
春雲低掠兩鴉鬢。小字新鑄在玉山。何不掌書天上住。却隨小刼落人間。

再看第八名是

燕支頰薛瑤華。

瑤華姓薛氏。字琴仙。年十六歲。揚州人。喜作男子妝。學拳勇。禿袖短襟。談諧倜儻。樂部中之錚錚者也。詩曰。

寶髻玲瓏擁翠鈿。春花秋月自年年。蒼茫情海風濤闊。莫去凌波學水仙。
再看第九名是

紫風流楚玉壽。

玉壽姓楚氏。字秀容。年十八歲。善肆應。廣筵長席。玉壽酬酢終日。迄無倦容。詩曰。
花氣濃拖兩鬢雲。絳羅衫子縷金裙。章臺別後無消息。芳草天涯又見君。

再看第十名是

婪尾香王福奴。

福奴姓王氏。字惺娘。年二十三歲。代北人。楊柳多姿。桃花餘豔。以殿羣芳。亦爲花請命之意云。

花二十四
含蕊不盡
所謂花月
痕也
鄭重分明
○四應第
四回伏第
十回小了
鬢語多少
調書多少
名士
調書多少
讀書人○
此數想道
恰與上折
荷生兩想
道文法相
配其心思
不相印之
中亦自相
印
調書荷生
更酷

東裝

爾詩曰

柳花撲雪飛難定。桃葉臨江恨總多。願借西湖千頃水。聽君閒唱采菱歌。

看畢。便將書放在茶几上。向紫滄道。到底這富川居士是誰呢。紫滄道。此人非他。便是正月間大破數十萬衆回子的那個韓荷生。采秋沈吟一會。纔說道。他還有閒功夫。并此筆墨。紫滄道。這荷生奇得很。聽得人說。他在軍中。是詩酒不斷的。就是破賊這一日。也還做詩喝酒哩。采秋道。這也沒有什麼奇處。那諸葛公彈琴退敵。謝太傅圍棋賭墅。名士大半專會摹調。只如今就算得江左夷吾。讓他推羣獨步了。紫滄笑道。可惜你是個女子。若是男子。你這口氣。是要賽過他哩。說得采秋也吟吟的笑了。又閒談了一回。天色已晚。紫滄去了。采秋便將芳譜攜歸臥室。叫紅豆熱一爐香。烹一鍾茶。在銀燈下檢開芳譜。重看一遍。想道。我只道現在讀書人。給那八股時文。立言試帖。細縛得個個作個書獃。不想也還有這瀟灑不羣的人。轉教我自恨見聞不廣。輕量天下士了。因又想到。他既有心胸眼力。如何不知道我杜采秋呢。你要重訂芳譜。也不問問。就把什麼丹暈的酒量。曼雲的弓彎。都當作寶貝一般。形諸歌詠。連那玉壽福奴。都爲作傳。這不是浪費筆墨麼。停了一回。又想到。我不到太原。他如何知道我呢。這也怪不得他。癡癡呆呆。想來想去。直到一下鐘。賈氏進來。幾次催他去睡。纔叫紅豆和老媽伏侍睡下。次日。又沈吟了一日。便決計與他父母商量。前往并州。他爺娘是巴不

此回亦是
緊接上回
緊開說入
第四回餘
波
花痕
春雲出岫
再冉多姿

出青海驄
一無所遇
妙○開文
情蕩漾
馬二
合
馬三
出呂仙閣
馬四
又一開
槍父必白

得他肯走這一遭。立刻料理衣裝。不日就道了。正是 人生最好。一無所知。若有知識。便是大癡。欲知秋痕采秋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荷生采秋合傳。然荷生采秋兩不相涉也。何況紅卿借一夢以合之。而荷生與采秋可以合傳。卽紅卿亦可附荷生以合於采秋矣。

第八回

呂仙閣韓荷生遇豔

并州城韋癡珠養疴

話說荷生自重翻芳譜之後。軍務日見清閒。一日奉著報捷的回批。經略賞加太保銜。大營將吏俱有升擢。荷生也得五品銜。彼此慶賀。不免又是一番應酬。光陰易過。早是四月中旬。長日倦人。又見芍藥盛開。庭外丁香海棠。紅香膩粉。素面冰心。獨自玩賞一回。鳥聲聒碎。花影橫披。遂起了訪友的念头。尋芳的興致。帶了青萍。騎了一匹青海驄。也不要馬兵跟隨。沿路去訪梅小岑。歐劍秋諸人。一無所遇。大爲掃興。便欲回營。走到東南城根邊。遙見一帶波光。澄鮮如鏡。掩映那半天樓閣。儼然一幅圖畫。便問青萍道。那是什麼地方。青萍道。小的未曾到過。荷生便信馬行來。原來是一座大寺院。門前古槐兩樹。蔽日參天。牆外是大池。縱橫十畝。繞著水是綠柳成行。黃鸝百囀。便覺心曠神怡。遂下了馬。看那寺門上橫額。是呂仙閣三字。便令青萍拂去了身上的塵土。將馬繫在柳陰中。荷生緩步。走到堤邊。看那遊人垂釣。忽聽閣上數聲清磬。戾水穿林。更覺滌盡塵心。飄飄意遠。又信步走進

寫又一合
又一開
馬五
又一合

紋純陽宮
非閑筆也
步步迫入

遇字
迫入遇字

迫入遇字
迫入遇字

二層
總一筆

合寫
撇一筆側

上注
在絕艷

月痕
傳神

妙語令人
作十日思

寺門早見有一輛繡纒香車。停在門內。便向青萍道。那不是內眷的車麼。不用進去衝撞他們了。青萍道。老爺騎了半天馬。又站了這一會。進去歇一會兒。廟裏地方大。那裏就單撞見他們哩。荷生點點頭道。你且在此等著。遂一人踱進門來。靜悄悄的。只有那車夫在石板上打盹。轉灣到了東廊。見兩三個小道士。在地下擲錢玩耍。也不招呼荷生。荷生便一直向後走來。只見寶殿琳宮。迴廊複道。是個香火興旺的古刹。原來這純陽宮正殿以後。四圍俱係磚砌成閣。閣分三層。上層左臨試院。萬片魚鱗。右接東城。一行雉堞。遠則四圍山色。萬井人烟。近則數畝青畦。一泓綠水。中層爲上下必由之道。兩邊石蹬。各數一級。下層做個月洞。係出入總路。荷生剛到下層洞門。只聽一陣環珮聲。迎面走出花枝招展的兩個人來。便覺得鼻中一股清香。非蘭非麝。沁入心脾。自然會停了脚步。定睛一看。一個十四五歲的身穿一件白紡綢大衫。二藍摹本緞的半臂。頭上挽了麻姑髻。當頭插一朵芍藥花。下截是青縐鑲花邊褲。微露出紅蓮三寸。笑盈盈的。已似海棠花嬌豔無比。一個年紀大些。真是寶月祥雲。明珠仙露。這道神采。射將過來。荷生眼光。自覺混漾不定。幸是到了跟前。不得不把心神按定。閃過一旁。讓這兩人過去。這兩人也四目澄澄的。瞧了一瞧。荷生覺得那絕色眼波。更傾注在自己身上。那一縷魂靈兒。好像就給他帶去。跟著出了洞。走過院子。將次轉出正殿。這絕色的回頭一盼。纔把神魂送轉。這兩人都不見了。兩條腿尙如釘住。停一會緩步向前。恍恍惚惚。記那絕色

細膩風光

活畫出一箇荷生

帶是丹暈却縮定秋痕

文勢一折○有此一痕○折花月所○中人物所○以冠絕一○時○這會○纔覺口渴○妙○馬六馬七○申敝一段○恰好出了○菜市街出○了榆園

身上穿的是一件鑲花邊淺藍雲縐線縐單衫。下面是百摺淡紅縐裙。微露出二寸許窄窄的小弓彎。頭上是挽個嬾雲髻。簪一枝素馨花。似乎是縐著春山的光景。一路上凝神渺慮。細細追摹。不知不覺已走到後面閣上第三層扶梯了。且喜並無一人窺見心事。也就步上扶梯。靠著危欄想道。那一個十四五歲的是個侍兒。決無可疑了。這一個絕色是那一家宅眷。怎的如許年輕。只帶一婢來廟呢。若說是小戶人家。那服飾態度。萬分不像。咳。似此天上神仙。人間絕色。此地青樓。決無此等尤物。這也不用說。譬如果有這樣一個人。無論丹暈曼雲。就是秋痕。怕也趕不上。只是人家宅眷。無心邂逅。消受他慧眼頻頻垂盼。已算是我荷生此生豔福。以後還要怎樣呢。這樣一想。登時把先前思慕心腸。如濯向水壺。不留渣滓。到也爽然。流覽一回。覺得口渴。緩步出來。一個老道士。遞上一鍾茶。却喝不得。瞧著表。已有三下多鐘了。趕著出門。喚過青萍。跨上馬把鞭一捎。那馬如飛的馳歸大營去了。看官。你道荷生所遇的絕色。究竟是誰。原來就是杜采秋。采秋自那日決計出門。次早便和他媽。擇了日期。帶著老嫗了鬘。伙伴上路。按站到了太原。就寓在菜市街榆園。這園雖不甚大。却也有些樹木池亭。數十間邃房密室。本是鉅家別業。後來中落。此園又不轉售於人。關閉數年。屋宇漸漸塌壞。采秋去秋。以二千金買之。略加修葺。便也幽雅異常。只是他娘賈氏。因途次感冒。成了重症。日重一日。采秋晝夜伏侍。轉把來訪之客。概行謝絕。此時已半個多月了。見他媽病勢。有增無減。因此

眼目
筆意屈曲

馬八

馬九

眼目
此一折與
上文一折
亦相配相
印

後文都涵
蓋十四字
中

二語亦是
後文影子

漱玉交情
此數行文
字必不可
少
癡珠履歷
例以駢語

特來呂仙閣。求籤許願。不想遇見荷生。其實采秋意中有荷生。却不曾見過這個人。荷生目中有采秋。又不曾聞有這個人。然荷生看不出采秋。是個妓女。采秋却看得出荷生。是個名流。一路想道。這一個丰神澄澈。顧盼不凡。定是個南邊出色人物。因又想道。此人或且就是紫滄說的韓荷生。那廟門外柳陰拴一匹馬。係青海驄。不是大營。那裏有此好馬。正在出神。車已到家。想他媽病勢危篤。呂仙閣的籤。又不甚好。也把路上所有想頭。一齊擲開了。這且按下。却說癡珠由草涼驛。十九日午後。已到西安。隨便卸妝旅店。就雇定長車。因河南土匪。出沒無常。與車夫約定。取道山西。限十八日到京。一而吩咐跟人。檢點行李。一面寫了幾封川信。交給廣漢家了。回去銷差。此時已是黃昏。癡珠也不換衣服。坐車向紅布街王漱玉家來。不想漱玉夫婦雙雙往外家去了。癡珠只得託他家裏。作一柬帖。並詩二首。留別。悵然而返。詩云。

卅年聯散總關情。銷盡離魂是此行。去日苦多來日少。春風淒絕子規聲。客囊猶似去年貧。湖海浮沈剩一身。東閣何時重話舊。可憐腸斷再來人。

那王家管事家人劉福。爲著癡珠是漱玉極愛敬的朋友。三更天自己跑來請安。送過酒菜。再三挽留。癡珠姑且答應。其實天一亮。便裝車上路去了。癡珠自幼本係嬌養。弱冠登第。文章丰采。傾動一時。兼之內顧無憂。儻來常有。以此輕裘肥馬。暮楚朝秦。名宿傾心。美人解佩。十年以後。目擊時艱。腸

彼之

出同秀
途窮見交
熊世梗悲
路澀

穆升來歷

并州養病
鸚鵡至魯
門不識鐘
鼓響孔雀
望赤霄愁
思雕籠養
第四十三
回張本○
蓋亦有數
存焉

淵。整。緯。賓。朋。冷。落。耆。舊。銷。沈。此。番。經。年。跋。涉。內。窘。於。贍。家。之。无。術。外。窘。於。售。世。之。不。宜。南。望。倉。皇。連。天。烽。火。西。行。躑。躅。匝。地。荆。榛。披。日。體。程。業。馳。驅。之。已。瘁。望。雲。陟。岵。方。啓。處。之。不。遑。憂。能。傷。人。勞。以。致。疾。廿。一。夜。趕。到。潼。關。便。神。思。懶。怠。不。思。飲。食。次。日。五。更。起。來。覺。得。頭。暈。眼。花。口。中。乾。燥。好。不。難。受。勉。強。掙。扎。出。關。渡。江。曉。風。撲。面。陡。然。四。肢。發。抖。牙。關。戰。得。磕。磕。的。響。叫。禿。頭。將。兩。牀。綿。被。壓。在。身。上。全。然。沒。用。直。到。韓。陽。鎮。打。尖。服。下。建。麵。吹。下。痧。藥。略。覺。安。靜。是。晚。到。了。蒲。關。想。欲。求。醫。因。憶。起。一。個。故。舊。來。此。人。姓。錢。名。同。秀。字。子。守。本。南。邊。人。善。醫。隨。宦。此。地。辦。起。鹽。務。字。號。裕。豐。癡。珠。合。人。持。束。相。邀。候。至。三。更。不。到。癡。珠。只。得。付。之。一。笑。睡。至。五。更。頭。目。比。日。間。清。爽。而。兩。脚。酸。痛。不。可。屈。伸。此。本。癡。珠。舊。疾。近。來。好。了。此。時。重。又。大。發。一。路。倒。難。爲。禿。頭。扶。上。扶。下。又。要。收。拾。鋪。蓋。又。要。料。理。飲。食。又。要。管。理。銀。錢。日。夜。辛。勤。極。其。勞。瘁。癡。珠。委。實。過。意。不。去。行。至。霍。州。值。有。同。鄉。左。藕。舫。孝。廉。掌。教。此。地。代。覓。一。僕。名。喚。穆。升。稍。分。禿。頭。辛。苦。孝。廉。因。力。勸。癡。珠。就。醫。太。原。且。將。他。的。家。信。取。出。給。癡。珠。瞧。說。是。二。月。後。賊。勢。漸。平。故。鄉。時。事。可。以。無。憂。癡。珠。覺。得。略。略。放。心。數。日。之。間。就。也。到。了。太。原。先。是。在。旅。店。住。了。一。日。嘈。雜。不。堪。遂。租。了。汾。堤。上。汾。神。廟。西。院。一。所。客。房。養。病。當。下。收。拾。行。李。坐。車。到。了。寓。所。却。也。乾。乾。淨。淨。一。所。房。屋。上。房。四。間。屋。子。中。間。是。客。廳。東。屋。兩。間。是。臥。室。西。屋。是。下。人。的。住。屋。院。中。有。兩。株。大。槐。樹。遮。住。了。不。見。天。日。後。面。也。是。個。大。院。子。却。是。草。深。一。尺。東。邊。是。朝。西。小。樓。一。座。樓。下。左。邊。

神來氣來
出心印
心印小傳

癡珠心事

癡珠心境
○眼目

出李夫人

屋放口棺木。却是空的。癡珠也不理論。右邊是廚房。西邊是牆。牆上有重門。通著秋華堂廊廡。禿頭穆升。趕著將鋪蓋取出。正在打展。只見一個和尚。歡天喜地。遠遠的叫將過來道。我道是那一位韋老爺。却原來就是癡珠老爺。癡珠拐著脚向前一看。也歡喜道。心印。你如何在這裏看官。這心印和尚。你道是誰。原來就是汾神廟住持。他本係西湖淨慈寺知客。工詩畫。向年癡珠就聘臨安。與心印爲方外交。往來親密。後來癡珠解館。心印以心疾。發願朝山。航南海。陟峨嵋。前年頂禮五台後。將便道入都。官紳延主汾神祠。癡珠此來得逢心印。也算意想不到之事。當下彼此施禮。略叙別後踪跡。心印見癡珠初搬進來。一切未曾安置。且行李亦極蕭條。便向穆升道。這邊缺什麼家伙。只管向當家去取。一面說。一面起來攜癡珠的手道。老僧挽你到方丈。躺躺罷。讓他們收拾妥帖。你再過來。癡珠也自情願。心印和禿頭一路照應。癡珠蹣跚的來到方丈。便躺在心印床上。與心印暢談十餘年分手的事。因說道。自恨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中年。家貧身賤。養癰畏疽。精神不齒。那能不病入膏肓呢。心印慰道。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人生際遇何常。偶沾清恙。怕什麼哩。癡珠道。功名富貴。命也。只有老母。下有弱弟。際此時艱。治生計拙。這心怎放得下。心印道。這也只得隨緣。遂勸癡珠吃了兩碗稀飯。飯後睡了一覺。兩脚疼痛。已略鬆動。到了二更。大家攙扶過來。晚夕無話。次日五月初一。癡珠換過衣帽。穆升扶著。想到觀音閣燒香。剛轉過甬道。只見一陣僕婦丫鬟。捧著一

李夫人小
傳如鶴
仙附傳

總東

青年少婦進來。癡珠只得站住。那少婦却也停步。將癡珠打掠一回。向一僕婦說了幾句話。徑自上閣去了。這僕婦便走到癡珠跟前。問道。老爺可姓章。官章可是玉字旁麼。癡珠沉吟未答。穆才說道。姓名却是你怎的問哩。僕婦道。是我們太太叫問呢。便如飛的上閣回話。癡珠想道。這少婦面熟得很。一時記不起了。他來問我。自然是認得我呢。看官。你道這少婦又是誰呢。原來就是蒲關游總兵長齡字鶴仙之妹。大營副將喬松字讓如的夫人。十五年前。游鶴仙之父官名炳勳提督東越水師。癡珠彼時曾就其西席之聘。他兄妹兩個。一纔十六歲。一纔十三歲。師弟之間。極其相得。未及一年。游提督調任廣東。癡珠中後。又南北奔馳。也曉得鶴仙中了武進士。却不知道就在江南隨標。數年之間。以江南軍功。擢至總兵。且不曉得即在蒲關。如今認起來。却得兩位弟子。癡珠在并州養病。有這多舊人。也不寂寞了。正是。相逢不相識。交臂失當前。相識忽相逢。相逢豈偶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純是承上起下文。似是閒文。非是閒文。細讀之。皆是絕不可少之文。能文者自知之。

花月痕全傳卷二

第九回 粵牽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遙從第六
回敘入

應第七回

傷心人別
有懷抱不
足爲外人
道也

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

不是小岑
面軟却爲
秋痕掌孤

話說秋痕那日從柳溪回家。感激荷生一番賞識。又怨恨荷才那般躑躅。想道。這總是我前生作孽。沒爹沒媽。落在火炕。以致賞識的也是徒然。躑躅的倍覺容易。就酸酸楚楚的。哭了一夜。嗣後荷生重訂的芳譜。喧傳遠近。便車馬盈門。歌采纏頭。頓增數倍。奈秋痕終是顧影自憐。甚至一屋子人。酒酣燈灺。譁笑雜沓。他忽然淌下淚來。或好好的唱曲。突然咽住嬌喉。向隅拭淚。問他有甚心事。他又不肯向人說出。倒弄得坐客沒意思起來。都說他有些傻氣。五月初五這一天。是馬烏盛荷才在芙蓉洲請客。看龍舟搶標。他所請的客是誰呢。一個錢同秀。一個施利仁。前文已表。餘外更有卜長俊。字天生。是個初出山的幕友。夏旒。字若水。胡耆。字希仁。是一個未入流。原士規。字望伯。是個黃河渡口小官。現被經略撤任。那荷才又請了梅小岑。小岑那裏肯和這一班人作隊。奈子慎是小岑隔鄰。自少同學。兩世交誼。面上放不下來。也就依了。今年花選。是馬鳴盛頭家。因此傳了十妓。那十妓是不能一個不到的。只可憐秋痕嬾於酬應。挨時挨刻。直到午後。纔上車赴芙蓉洲來。遠遠聽得人語喧嘩。鼓聲填咽。正是龍舟奮勇競渡之時。岸上遊人絡繹不絕。那時水亭上。早擺上三席。中席是卜

此輩作威
情態

解圍

此輩善看
風勢

解圍

此輩善作
周旋

解圍之術

此輩作福
情態

窮形盡相
總是逼起
下折文字
來

長俊胡耆夏旒。秋香瑤華掌珠伺候。西席是錢同秀。施利仁馬鳴盛。碧桃玉壽。福奴伺候。東一席是梅小岑。原士規。苟才。曼雲寶書丹暈伺候。狗頭見趕不上席。下車時。將秋痕着實數說。硬着頭皮。領着上去。果然苟才馬鳴盛。一臉怒氣。睜圓眼。便要向秋痕發話。秋痕低着頭。也不言語。小岑早已走出位來。攆着秋痕的手。說道。怎麼這幾天不見。更清瘦了。不是有病嗎。秋痕答應道。是。馬鳴盛。苟才見小岑如此。也就不敢生氣。立刻轉過臉色來。這小岑即吩咐家人。在自己身邊。排下一座。給秋痕坐了。狗頭便跟上來。教秋痕送酒。招呼大家。小岑笑道。有我哩。你下去罷。狗頭諾諾連聲。不敢言語。倒是鳴盛前後過來。應酬小岑。小岑丟將眼色。著秋痕向前。秋痕纔勉強強強的酌上酒。敬過鳴盛。又敬苟才。說道。晚上感冒。發起寒熱。今日日本不能來。緣老爺吩咐。不准告假。早上掙扎。到這會纔能上車。求老爺們擔待罷。苟才趕着說道。我說秋痕。向來不是有脾氣的。幸虧沒有錯怪了你。大家都知道。這就罷了。於是三席豁拳。轟飲一會。秋痕默默坐在小岑身傍。見西席上碧桃。把同秀短烟袋。裝好了烟。點着了。送過來給同秀。卻把水汪汪的兩眼。溜在利仁身上。利仁卻捫住福奴。要吃皮杯。鳴盛勸着福奴敬他。中一席卜長俊。夏旒。胡耆三個。每人身邊坐一個。毛手毛脚的。醜態百出。穢語難聞。這一邊席上。是小岑與丹暈。一杯一杯的較量。苟才也只好斯斯文文的說笑。只有士規和寶書。做了鬼臉一會。向小岑道。聽說杜采秋來。有一個多月。只是總不見客哩。小岑道。這却怪不得。

夫惟大雅
卓爾不羣

愈寫愈妙

惟妙故肖

蜜蜂蝴蝶

生情性偷

眼蜻蜓避

伯勞

逃席

文情閒曠

天下事每

以無心得

之只此六

字喚醒世

人不少

無心得之

也要用力

此二字又

是對懈弛

者說法不

速之客三

他。他媽現在病重得很。又停了一會。鳴盛有些醉了。和苟才換過坐。卻不坐在苟才座上。自己將椅子一挪。便擠在秋痕下首。迷着兩隻小眼。手裏理着自己幾莖鼠鬚。大有親近秋痕之意。急得秋痕眼波溶溶。只往小岑這邊讓過來。小岑見那兩邊席上。鬧得實在不像。又怕秋痕沖撞了人。却好窗外一條青龍。一條白龍。轟天震地的搶標。便扯着秋痕道。我和你看是那一條搶去標。便立起身來。向後邊過路岸上看去。丹暈乖覺。也就跟了出來。乘着大家向前爭看搶標。他三人便悄悄分開。蘆竹尋出路徑。望秋華堂緩步而來。到得秋華堂。不想心印爲着這幾天閒雜人多。倒把秋華堂門。拴得緊緊。中間的垂花門。落了大鎖。三人只得繞到堂後假山上亭子。就石礮上。小憩一會。此時龍舟都散去歇息。看龍舟的人。也都散去。各處閒步。這秋華堂。就有三五成隊來了。小岑只得領着丹暈秋痕下來。從東廊出去。丹暈見壁間嵌着一塊六尺多高木刻。無心將手一按。却活動起來。丹暈驚愕。小岑道。是這個門。通過那邊汾神廟。平素是關住的。不知開得開不得。把手用力一推。那門年代久了。裏頭關鍵。久已朽壞。便撲落一聲。吊了下來。第二重月亮門。却是開的。三人挨次進去。見是個小院落。上面新搭着涼棚。對面一座小樓。靠南是正屋後身。就有人也跟進來。小岑說道。這是我的書屋。大家不得進來。那幾個人纔退出去了。小岑便把月亮門。閉上拴好。笑道。這都是你兩個累我。說畢。領着兩人。由樓邊小徑。繞到屋子前面。見兩邊都是紗窗。靠西垂着湘簾。便說道。這地方

恰切情事

傷心語亦
勵志語

點眼荷生
官名直至
三十七回
始見小岑
劍秋見於
四十六回
脫盡稗官
蹊徑

全書是與
人共賞的
痛在悔字

像有人住了。秋痕先走。向捲窗一瞧。說道：「沒個人影兒。」就掀開正屋簾子。讓丹暈進去。自己隨後跟來。見屋內十分雅潔。上面擺一木炕。炕上橫几。擺滿了書籍。直几上供一個磁瓶。插數枝梔子花。芬香撲鼻。中間挂一幅橫披。寫着國破山河在的杜詩一首。筆意十分古拙。歎賞癡珠試筆。旁挂的一聯集句是。

豈有文章驚海內。

莫拋心力作詞人。

款書癡珠盤三字。俱是新棧的。秋痕沈吟一會。向小岑道：「這癡珠是誰。你認得麼？」小岑道：「我不認得。只此古拙書法。定是個潦倒名場的人了。」丹暈笑道：「我看起來。這癡珠兩字。好像是個和尚。秋痕見東屋挂着香色布簾。中鑲一塊月白亮紗。也就掀開進去。窗下擺一長案。是雨過天青的桌罩。一座彌勒榻。是舊宋錦的坐褥。便坐下去。瞧那桌上。擺着一個白玉水注。兩三個古硯。也有圓的。也有方的。一把退筆。和那十餘本書。都亂堆在靠窗這邊。隨手將書檢出一本。見隸西征吟草上冊六字。翻開第一頁。題是觀劇。下註碎琴二字。詩是

鍾期死矣渺知音。流水高山枉寫心。賞雅幾能遺賞俗。絲桐悔作伯牙琴。

便點點頭。嘆一口氣。也就不往下看了。這小岑坐在外間炕上。將几上藝海珠塵。隨便看了兩頁。丹暈陪着無味。便走進來說道：「你看什麼？」秋痕未答。小岑也進來了。見上面挂一聯。是

白髮高堂遊子夢

青山老屋故園心

一邊旁書張檢討句。一邊末書癡珠病中試筆。中間直條款書小金臺舊作五字。看詩是

士爲黃金來。士可醜。燕王招士以黃金。王之待士亦已苟。樂毅鄒衍之賢。乃以黃金相奔走。眞士聞之將疾首。胡爲乎黃金臺且不朽。小金臺且繼有。

宗旨論無乃
持過以黃
太相奔走
金相奔走
此風亦已
古矣
一語斷定
癡珠
一縷情絲
三生因果
趣語亦是
釋語可想
秋痕情態
如繪

便說道。眞鐵崖樂府。又是一枝好手筆。足與韓荷生旗鼓相當。只是這人福澤不如荷生哩。秋痕道。他案上有詩稿。你看去罷。丹暈瞧着東壁道。你看這一幅小照。不就是癡珠麼。小岑秋痕。近前看那小照。畫着道人。約有三十多歲。神清骨秀。小岑笑向秋痕道。你先前要認此人。如今認着。日後就好相見。秋痕兩道眼波。注在畫上。答道。曉得他不是他。小岑丹暈抿着嘴笑。秋痕也自不覺。小岑正要向案上找詩稿看。聽得外面打門。便說道。房主人來了。秋痕道。他空空洞洞的一個屋子。我們不來。他叫什麼人開哩。正說着。只聽西屋一人。從睡夢中應道。來了。小岑搖手。叫兩個不要說話。偷向捲窗看打門是誰。一會轉過屏門來。却是心印。只聽心印一路說進來道。秋華堂那一座門。不知今天是誰推倒。幸你月亮門。早是拴上。不然怕沒有人跑來麼。小岑掀開簾子。笑道。却早有人跑來了。倒把心印和禿頭。嚇了一跳。小岑接着說道。你那板門。就是我推倒的。我拐了王母兩個侍兒來。你這裏窩藏哩。心印也笑道。梅老爺眞會耍人。却不知你那管家和兩三個人。到處找你哩。小岑拉

風趣

鄭重分明

脉脉不語
四字妙末
段十數行
文字都在
箇裏
應第八回
補筆

回顧上半
折一筆神不
渙散
感遇
是他是我
是人是己
是癡珠是
秋痕我知
天下必有
億萬化身
的癡珠恆

着心印進來裏間。見了丹暈秋痕。這心印不認得是誰。却也曉得是教坊裏的人。便接口道。真個王母兩箇侍兒。被老爺拐來了。小岑指著上面的聯道。這癡珠單名瑩。可就姓韋。可就是從前獻那平倭十策韋瑩。心印道。是小岑道。他什麼時候來你這裏住呢。心印便將癡珠家世。以及遇合蹉跎。自己平素如何相好。此番如何相遇。細說一遍。小岑丹暈也都爲扼腕嘆惜。只秋痕脈脈不語。小岑又問心印道。韋老爺怎的今日不在家養病呢。心印道。說來也奇。邦一日搬進來。遇着老僧。算是他鄉遇故知了。不想次日一早。他到觀音閣燒香。又遇着十五年前受業女弟子。就是大營李鎮君的夫人。你說奇不奇的。這李夫人却認真愛敬先生。那日就來這屋子請安。見他行李蕭條。回去便送了许多衣服。以及書籍古玩。第二日。李鎮君親自過來。要請他搬入衙署。他執意不肯。今日是端陽佳節。一早就打轎過來接去了。回來大約要到二更多天。丹暈道。這真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呢。秋痕道。這夫人也就難得。四人談了一會。天也不早了。小岑家人及丹暈秋痕跟人都已找着。知道水閣上大家都散了。就各自分路回家了。單說秋痕這一夕。回來想道。癡珠淪落天涯。怪可憐的。他弱冠登科。文章經濟。卓絕一時。平倭十策。雖不見用。也是轟轟烈烈。名聞海內。到如今栖栖此地。真是與我一樣。有話向誰說呢。我這會得箇虛名。就有許多人瞧起我來。過了數年。自然要換一番局面。我便是今日的癡珠了。那時候從何處找出一箇舊交。咳。這不是我後來比他還不如麼。瞧他那

河少教的
秋痕同聲
一哭也
一緒層出
一意一痕
一淚一痕
愈轉愈深
愈深愈痛
回願上半
折又應入
手作收章
法完密

映帶生姿
○花痕
隱擊癡珠

觀劇的詩。一腔子不合時宜。受盡俗人白眼。怎的與我梧仙遭遇。竟如此相同。他不合時宜。便這般淪落。我不合時宜。更不知要怎樣受人糟蹋哩。大器晚成。他後來或有出路。我後來還有什麼出路。而且他就沒有出路。那著作堆滿案頭。後來便有千古。我死了。就如飛的烟。化的灰。再沒痕跡了。因又轉一念道。咳。我這種作孽的人。還要講什麼死後。這越發厭了。又想到今日席間。大家那般光景。真同禽獸。沒有半點羞恥。他們倘和我鬧起來。這便是梧仙的死期到了。這一夜淒楚。比那三月初三晚。更加難受。次日便真病了。正是 有美一人。獨抱孤憤。憐我憐卿。飄飄意遠。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佛說因緣二字。試於此參之。末段嚼墨一噴。足令天下淪落人同聲一哭。韓杜之合。劍秋合之也。章劉之合。小岑合之也。然劍秋爲之作合於既見面之後。小岑爲之作合於未見面之前。小岑無心。劍秋有意。兩兩整對。却兩兩參差。

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

話說端陽這日。荷生營中應酬後。劍秋便邀來家裏。綠玉山房小飲。兩人暢叙。直至日色西沉。纔散開閒步。荷生見院子裏。遍種芭蕉。綠陰匝地。西北角疊石爲山。蒼藤碧蘚。斑駁纏護。沿山凹凸。池水漣漪。繞着一帶短短紅闌。闌畔幾叢鳳仙。百葉重臺。映着屋角夕陽。別有一種嫵娜之致。劍秋因想

正照四十
樓紅卿采
秋却是梧
桐樹下不
冷落秋痕
一邊春光
不寫春光
轉寫秋是
全書宗旨

疑
月痕
一訪

此景可思
○月痕
原只秋痕
一箇眼目
細會之

起芳譜。便說道。荷生你的芳譜。近來又有人出來重翻了。荷生驚訝道。這又是何人呢。劍秋道。如今城裏來了一箇詩妓。你是沒有見過的。又來了一箇大名士。賞鑒了他。肯出三千金身價娶他。那秋痕如何趕得上。這芳譜却不是又要重翻麼。荷生笑道。果然有這詩妓。有這闊老。我也只得讓他發標。只是太原地方。我也住了半年。還有什麼事不知。你哄誰呢。劍秋道。我給你一箇憑據罷。說着進去。半晌取出一把摺扇。遞給荷生道。你瞧。荷生看那扇葉上。係畫兩箇美人。攜手梧桐樹下。上面題的詩是

兩美娉婷一聚頭。桐陰雙影小勾留。欲平紈扇年年恨。不寫春光轉寫秋。

歎書劍秋學士大人命題。雁門采秋杜夢仙呈草。笑道。你這狡獪伎倆。我不知道麼。這個地方。果有采秋這樣人。我韓荷生除非沒有耳目罷了。還是我韓荷生的耳目。尙待足下薦賢麼。劍秋也笑道。我這會就同你去訪。如有這個人怎樣呢。說畢。便吩咐套車。此時新月初上。一徑向榆園趕來。兩人酒後。何等高興。一路說說笑笑。不覺到了榆園。劍秋便先跳下車。親自打門。約有半個時辰。纔聽得裏頭答應道。姑娘病了。沒有梳妝。這幾月概不見客。請回步罷。劍秋再要問時。雙扇閉月。寂無人聲。劍秋掃興。只得將車送荷生回營。荷生一路想道。此地原只秋痕一個。那裏還有什麼詩妓。就如那一天。呂仙閣所遇的麗人。可稱絕艷。風塵中斷無此人。劍秋遊戲三昧。弄出什麼詩扇來。想要賺我。

欲擒故縱
冷笑妙
算了更妙
氣極妙

似信不信
妙
前文馬字
餘波

兩番訪美
保兒口中
只說還願
妙

讀此可悟
紆徐布置
之法

揄園規矩
采秋法度
花痕

獸不獸呢。荷生從此把尋花問柳的念頭。直行斷絕了。一日劍秋便衣相訪。又說起采秋。如何高雅。如何見識。如何喜歡。名下士。荷生不等說完。冷笑道。算了。人家說謊。也要像些。似你這樣撒謊。什麼人也賺不過。這一席話。把劍秋氣極起來。說道。我好端端和你說。你儘說我撒謊。我今日偏要拉你去見了這個人。再說罷。荷生笑道。你拉我到那裏。倘他又做了閉門的泄柳。你這冤從何處去訴呢。劍秋拍掌道。今日再不能進去。我連歐字也不姓了。荷生看他上了氣。便也似信不信的問道。你坐車來嗎。劍秋道。我今天是搭一個人車來的。回去想坐你的車。荷生道。我們騎馬罷。劍秋道。好極。於是荷生也是便衣。偕劍秋由營中夾道出來。二人各騎上馬。緩緩行來。剛到菜市街。轉入揄園。那條小衚衕。正要下馬。便遇着杜家保兒說道。姑娘還願去了。歐老爺同這位老爺。進去喫一杯茶歇息罷。荷生道。我不去了。劍秋氣極說道。今天不見了這個人。我也要你見見他的屋子。便先自下馬。和荷生步行。轉了一灣。便是揄園。保兒領着。走進園來。轉過油漆粉紅屏門。便是五色石砌成灣灣曲曲羊腸小徑。纔到了一個水磨磚排花的月亮門。保兒立住。說道。有客裏面走出一個垂髻丫鬢。保兒交代了。荷生劍秋隨那丫鬢。進得門來。却是一片脩竹茂林攔住。轉過那竹林。方是個花門。見一所朝南客廳。橫排着一字兒花牆。從花牆空裏望去。牆內又有幾處亭榭。竹影蕭疎。鳥聲聒噪。映着這邊。庭前鶯粟虞美人等花。和那蒼松碧梧。愈覺有致。轉到花廳前面。是一帶雕欄。兩邊綠色玻璃。

月痕
榆園風景
采秋身分

信

點睛欲動

接脈門符
純是一血結成
心不疑
深信不疑
轉折靈快
如天馬行
空不受羈勒

中間挂一絳色紗盤銀絲的簾子。了髮把簾掀開。兩人進得廳來。隨便坐下。見上面一個匾額。是梅小岑寫的。清夢瑤華四字。上面掛着祝枝山四幅行書。兩邊是鄭板橋墨跡云。

小飲偶然邀水月。

謫居猶得住蓬萊。

中間一張大炕。古錦斑斕的鋪墊。几案桌椅。盡用湘妃竹湊成。退光漆面。兩邊四座書架。古銅彝鼎。和那秘書法帖。縱橫層疊。令人悠然意遠。荷生笑道。到像箇名人家數。只見兩個清秀丫鬢。年紀十二三歲。衣服雅潔。遞上兩鍾茶。笑嘻嘻的道。我娘呂仙閣還願去了。失陪兩位老爺。休怪哩。荷生見了丫鬢。說出呂仙閣三字。心中一動。便問道。這是什麼時候許的願心。丫鬢說道。就是我媽病重那幾天許的。劍秋道。你媽這會大好了麼。丫鬢道。前個月十七八這幾天。幾乎不好。我娘急得要死。如今託老爺們福大好了。荷生想道。我逛呂仙閣那天。不是四月十八麼。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你看他住的地方。如此幽雅。不是那麗人。還有誰的。便笑向劍秋道。非有卞和之明。不能識荆山之璧。非有范蠡之智。不能進苾蘿之姝。是你和小岑來往的所在。這人自然是個仙人了。劍秋也笑道。你如今還敢說我撒謊麼。荷生笑道。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說着。便站起身來。走向博古廚。將那書籍字帖。翻翻。却都是上好的。劍秋一面跟着荷生。也站起來。一面說道。人却不遠。只要你誠心求見罷。就也看看博古廚古董書帖。停了一會。把茶喝了。劍秋便向那兩個丫鬢道。你娘的屋子。這回搬在水榭。

春鏡樓三字借丫鬢與十五回正照秋心犯院筆意不

自行報名

妙

靈心慧舌

這兩箇丫

鬢實在可

人

一邊信一

邊還疑妙

疑信相參

挨不到妙

獨自一人

來到愉園

也料荷生

今日是必

來的妙

還是在樓上哩。丫鬢道：我娘要等荷花開時，纔移在水榭。如今現在春鏡樓。荷生道：好個春鏡樓三字，不就是從這裏花牆裏去那一所麼？劍秋笑道：那是他的內花廳。從內花廳進去，算這園裏正屋，便是所說的水榭。由水榭西轉，纔是他住的春鏡樓哩。又閒話了半晌。采秋還不見來。荷生向劍秋道：我今日飯後，營中公事，不曾勾當，就被你拉到這裏來。改天我邀你再來，作一日清談。如今去罷。劍秋也就移步起來。只見那丫鬢道：歐老爺，這位老爺高姓？我娘回來，好給他知道。荷生笑吟吟的道：你娘回來，說我姓韓字荷生，已經同歐老爺奉訪兩次了。丫鬢道：老爺，你這名字狠熟。我像那裏聽過來？那一個丫鬢道：年頭人說滅那回子三十多萬人，不是個韓荷生麼？這一個丫鬢道：我忘了。真是個韓荷生。劍秋笑向荷生道：你如今真是個賣藥的韓康伯。荷生也笑着，偕劍秋走了。這晚采秋回家，聽那丫鬢備述荷生問答，便認定呂仙閣所遇見的，定是韓荷生。荷生回營，細想那丫鬢的話，及園中光景，與那呂仙閣麗人，比勘起來，覺得劍秋的話，句句是真。也疑呂仙閣所見的，定是采秋。次日挨不到三下鐘，便獨自一人，來到愉園。采秋也料荷生，今日是必來的。外面傳報進來，叫請入內花廳。便是昨日遞茶那個丫鬢，笑盈盈的領着荷生，由外花廳，到了一個楠木冰梅八角月亮門，進內四面遊廊，中間朝東一座船室，四面通是明窗，四角蕉葉形四座門，係楠木退光漆綠的。室內係將十二箇書架，疊接橫陳，隔作前後三層。第三層中間，挂着一箇白地洒藍篆字的小橫額。

無異登仙

一語活現

神情作者

真是白描

好在何

處妙在何

再繳一筆

妙入船室

步入船室

第三層妙

飄飄意遠

落落英多

落落驚魚

何况荷生

是箇善知

二層

眼目

是小嫋嫋三字。北窗外一堆危石。疊成假山。沿山高高下下。遍種數百竿鳳尾竹。映着紗窗。都成濃綠。上接水榭。遙見池水粼粼。荷錢疊疊。荷生此時。只覺得芸香撲鼻。竹影沁心。林風蕩漾。水石清寒。飄飄乎有凌雲之想。那丫鬟不知幾時去了。又有一箇丫鬟跑來。荷生一瞧。正是呂仙閣所遇的。十四五歲侍兒。便笑吟吟的問道。你認得我麼。那侍兒却笑着。不答而去。又停一會。遠遠聽得環珮之聲。却不知在何處。荷生站起來。從向北紗窗望去。只見那侍兒扶着采秋。帶着兩箇小丫鬟。從水榭東廊。嫋嫋婷婷。向船室東北角門來。正是呂仙閣見的那箇美人。人影尙遠。香風已到。不知不覺的。步入第三層船室等着。那侍兒已推開蕉葉的門。采秋笑盈盈的進來說道。原來就是韓老爺。我們在呂仙閣。早見過的。倏忽之見。竟隔有一個多月了。荷生這會。覺得眉飛色舞。神采奕奕。有光。只是口裏轉說不出話來。半晌纔說道。不錯不錯。我是奉訪二次了。采秋笑道。請到裏面細談罷。說着。便讓荷生先走。小丫鬟領着路。沿着西面池邊石徑。轉入一個小院落。面南三間小廳。却是上下兩層。荷生站在院中。那小丫鬟先去。打起湘簾。采秋便讓荷生進去。上首椅上坐了。采秋自坐在靠窗椅上。說道。昨辱高軒枉顧。適因爲家母還願。所以有慢。尙未說完。荷生早接着笑說道。不敢不敢。今日得睹芳姿。已爲萬幸。采秋道。昨日不是同劍秋來麼。荷生道。那是敝同年。今日急於過訪。故此未去約他。采秋道。劍秋月前到此。談及韓老爺文章風采。久已傾心。荷生聽到此。便急問道。劍秋怎麼

冷雋

三層
文情開拓
文心細膩

都爲末幅
埋根

愁容歡黛
自爾不同

怕采秋乖
豐妙
引入

此二節一
說花選一
說秋心院

說呢。采秋正要答應。荷生重又說道。還有一言。我們一見如故。以後不可以老爺稱呼。那便是以俗客相待了。采秋笑道。能有幾個俗客。到得這春鏡樓來。荷生道。正是。我們何不登樓一望。采秋便命了鬢引着。從左首書架後。上個扶梯。兩邊扶手欄杆。均用素綢纏裹。荷生上得樓來。只見一帶遠山。正對着南窗。蒼翠如滴。此時采秋尙未上樓。便往四下一看。這樓係三間。中一間。南邊靠窗半桌上。一個古磁器。盛滿水。斜放數枝素心蘭水梔等花。上首排着一張大理石長案。案上亂堆書本畫絹。詩箋扇葉。和那文具畫具。東首窗下。排着香梨木的琴桌。上有一張梅花段文的古琴。隨後聽着扶梯上。弓鞋細碎的響。采秋也上來了。此時荷生立在窗前。采秋正對着明窗。更顯得花光側聚。珠采橫生。頭上烏雲壓鬢。斜簪着兩個翠翹。身上穿件淡青春羅夾襖。繫着一條水綠百摺的羅裙。因上樓急了。微微的額角上香汗沁出。映着兩頰微紅。更覺比呂仙閣見時。又添了幾分嬌艷。便讓荷生坐在長案邊方椅上。自己坐在對面。那侍兒送上兩鍾龍井茶。采秋接過。親手遞給荷生。荷生一面接茶。一面瞧這一雙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宛然玉筍一般。怕采秋乖覺。只得轉向侍兒說道。你芳名叫做什麼。采秋道。他叫紅豆。荷生道。娟秀得狠。婢尙如此。何況夫人。北地胭脂。自當讓君獨步。采秋道。過譽不當。我知并州芳譜。自有仙人獨步一時了。荷生笑道。這是女學士不肯就徵。盲主司無緣受謗。采秋笑道。這也罷了。半晌又說道。兒家門巷。密邇無雙。幾番命駕。恐未必專爲我來。荷生正

須知此篇
文字不容
冷落秋痕
一冷邊故
作點綴非
絕代佳人
見面便自
拈酸也至
兩人吐屬
風趣愈增
一語掃盡
烟雲
傾心與上
題扇相
文恰恰相
配

相對采秋
參入末座
語非餘波

色道。這却冤煞人了。江上采春。一見之後。正如月自在天。雲隨風散。不獨馬纓一樹。不識門前。就是人面桃花。也無所謂。劉郎前度。荷生正要往下說。采秋不覺齒齠起來。雙波一轉道。說他則甚。遂將荷生家世踪跡問起來。荷生便將怎樣進京。怎樣會試不第。怎樣不能回家。怎樣到了軍營說了。采秋道。此刻的意思。還是就借這軍營出身。還是要再赴春闈呢。荷生便蹙著眉道。元宵一戰。本係僥倖成功。我本力辭保薦。怎奈經略不從。其實非我心所願。采秋點頭道。是。隨又嘆道。淮陰國士。異日功名。自在霸王之上。荏弱女子。無從可比。梁夫人所幸詩文嗜好。結習已深。倘得問字學書。當亦三生有幸。不識公門桃李。許我杜采秋追隨春風。參入末座否。荷生笑道。這太謙了。先是荷生一面說話。一面將案上書本畫絹亂翻。這會却檢出一張扇頁在手。是個畫的美人。便取筆向墨壺中。微微一蘸。采秋倚案頭。看他向上面端端楷楷的。寫了一首七絕道。澹澹春衫楚楚腰。無言相對已魂銷。若教真貯黃金屋。好買新絲綉阿嬌。欸書荷生題贈采秋女史八字。寫畢說道。貽笑大方。又撫着琴道。會彈麼。采秋道。略知一二。荷生道。遲日領教罷。便走了。以後劍秋知道。好不訕笑一番。正是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無曲中意。有絃外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荷生采秋合傳寫癡珠悟仙。純用纏綿。寫荷生采秋。純用透脫。便已定全書之局。若僅賞其一筆不複。一筆不狃。猶是皮相。

也應上琴床
此則餘波
仍繳到劍
秋作結文
律不亂

緊接第八
回養病說
入

春鏡樓之美人。與呂仙閣之美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何則。固仍是采秋一人也。惟吾獨知作者之心。必以爲不然。何以故。夫采秋之在春鏡樓。不過孌孌婷婷。一妙妓而已。而至於呂仙閣之時。則固皎皎潔潔。替親祈命之孝女也。神風靈雨。宛在目前。舞扇歌衫。渾如隔世。荷生於是時見之。則所見孝女也。非妙妓也。是其收攝心神。不敢褻視也。固宜。夫與劍秋至榆園一訪再訪。則所訪者。又妙妓也。非孝女也。至於聞呂仙閣之名。而有三訪。荷生心中。固猶是呂仙閣之美人。而決不以歌妓視之者也。而所見者。固仍是春鏡樓之美人。則又決不能不以歌妓視之者也。於是作者特爲大書特書。一曰我娘呂仙閣還願去了。二曰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三曰呂仙閣見的定是采秋。四曰正是呂仙閣見的那個美人。五曰我們在呂仙閣。早見過的。六曰更覺比呂仙閣見時。又添了幾分嬌豔。不憚反復而申明之。所謂筆尖之露。直等楊枝墨池之波。遠過覺岸。爲之蕩污滌穢。不留渣滓者矣。若僅曰當日口角。固應爾爾。不亦負作者之苦心耶。

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話說癡珠移寓汾神廟之後。脚疾漸漸痊愈。謾如因元夕戰功。就擢了總兵。遊鶴仙加了提督銜。顏林二將也晉了官階。遂與合營參遊議定。公請癡珠辦理筆墨。每月奉束修二百金。薪水二十兩。就

應八回大
營將吏俱
有升擢句

出鄧甫雨
農兩人

清福難消
花痕
蒿目時艱
全書宗旨

反振下文

儘力反振
接家書

一落千丈
追叙與第
四回相應

眼目
出舊雲

雅鍊與上

下駢體上
重臥病

借秋華堂。作個辦事公所。便有許多武弁。都來謁見。倒把癡珠忙了四五日。自此秋華堂前院。搭了涼棚。地方官驅逐間人。不比從前是個遊晏之所。癡珠却只廝汾神廟西院。撤去碑板。把月亮門作個出入之路。又邀了兩個書手。一姓蕭名祖鄩。字翊甫。一姓池名霖。字雨農。小楷都寫得很好。便請他住在堂後兩間小屋。這西院中槐陰匝地。天然一張碧抽的穹幕。把前後窗紗。都映成綠玻璃一般。屋裏鑪篆微薰。瓶花欲笑。麝香隱隱。簾影沉沉。癡珠日手一編。雖蒿目時艱。不斷新亭之淚。而潛心著作。自成茂苑之書。倒也日過一日。偶有煩悶。便邀心印。煮茗清談。禪語詩心。一空塵障。時而李夫人饋遺時果名花。佳肴舊醞。或以肩輿相招至署。與謾如論古談兵。指陳破賊方略。間至後堂。團圓情話。兒童繞膝。婢僕承顏。轉把癡珠一腔的塊磊。漸漸融化。十之二三。到了六月初。起居都已照常。收了兩個家人。一喚林喜。一喚李福。謾如又贈了一輛高鞍車。一匹清驃。這日正在研朱點墨。忽節度衙門。送到自京遞來家報。好不歡喜。及至拆開。頓慘然淚涔涔下。看官。你道爲何呢。原來去年八月間。東越上下游失守。治南被圍。癡珠全家。避入深山。不料該處土匪。突爾豎旗從賊。以致親丁四十餘口。跟隨道路。癡珠妾荷雲。正在盛年。竟爲賊擄。抗節不從。投崖身死。老母及餘人。幸遇焦總戎帶兵救護。得無散失。至戚友婢僕。淪陷賊中。指不勝屈。比及救平。田舍爲墟。藏書掃蕩。個乾淨。而且上下遊仍爲賊窟。慈母手諭癡珠。令其在外暫覓枝棲。癡珠多情。人既深毀室之傷。復抱墜樓之

同前一槐陰
而前後情
景迥然不
同
病嚙如畫
直逗起四
十三回文
字
全書例以
杜詩記事
言情
直逗起四
十五回五
十一回文
字
慘
憐
禿
頭
結
住
上
折
跟
上
回
綫
入
隱
括
一
箇
月
情
事
言
之
筆
筆
蒼
潔

痛牽蘿莫補。剪紙難招。明知鳥傷心。鴿原急難。而道蒲難行。力窮莫致。從此咄咄書空。忘餐廢寢。不數日。又倒牀大病起來。這晚翊甫雨農心印俱來。癡珠竟糊糊塗塗。認不清人了。慌得心印禿頭。趕着請個麻大夫。診了脈息。就鄭鄭重重的。定了一個方。服下依然如故。一連數日。清楚時候。喝不。了數口稀飯。餘外便昏昏沈沈。不像是睡。也不像是醒。讓如夫婦。逐日早晚叫人來問。一日讓如親。自前來。禿頭迎出。知癡珠服下藥。剛纔睡下。讓如就坐外間。此時正是日高卓午。滿院中森森槐影。鴉雀無聲。慘綠上窗。藥罐半燼。已覺得四顧悽然。忽聽癡珠嚙語道。梧桐葉落。是我歸期。一會又說道。還有十五個月哩。一會又吟道。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梨。以後語便微細。髣髴有七字一句。是身。欲奮飛病在床。又叫了幾聲薈雯。忽然大聲道。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以後聲又小了。約略有蔓。草縈骨拱木歛魂。八個字。餘外不辨什麼。讓如聽着發怔。只得喚禿頭道。你叫醒老爺。禿頭進去。好。容易將癡珠喚醒。含糊一語。又昏昏的睡去了。讓如跟着進來。見癡珠穿着貼身衣服。遮着紫紗夾。被。瘦骨不盈一把。心中十分難受。便向禿頭道。我且回家。訪個名大夫來瞧罷。讓如說着招呼伺候。上馬去了。次日。讓如延了一個大令姓高的。也不中用。還是顏參將薦一兵丁姓王的。和那麻大夫。細細的商議。決之心印。服下藥。却得多進了幾口稀飯。人也明白些。自此病勢。比以前便慢慢的減。下來。只可憐禿頭徹夜無眠。足足隔了一個多月。再說荷生。自見過采秋之後。琴棋詩酒。匝月盤桓。

應第七回
荷花一放
開秋痕
接扯掌珠
作陪便無
痕跡
輕敘踐約
起紫滄
提筆○花
痕荷花二
荷花三暗
應第七回
夢境一筆

絕好一幅
晚涼美人
圖

花月痕中
一切有情
人都在其
中
淡語有味
引起末段

美人有豪傑之風。名士無狂且之氣。雖柔情似水。却也穩重如山。此時芙蓉洲荷花盛開。荷生踐約還敬了衆摺紳。十妓中只秋痕掌珠。病不能來。這日管絃沸耳。酒釀饜心。却不邀小岑劍秋。也不喚采秋侍酒。就中單賞識了洪紫滄。二十三日。係荷花生日。荷生先一日。訂了小岑劍秋。也訂紫滄。只傳著丹暈曼雲伺候。日斜後就套車到了。愉園。此時采秋臥室。早移在水榭。荷生正從西廊。向水榭步上來。遠遠望見采秋。斜倚正面欄杆。瞧着荷花。荷生見了。忽然心中一動。好像幾年前見過這樣光景。便站在欄杆前默想。却再也想不起來。是何人何地。那采秋早笑盈盈的迎上來。說道。你心裏想什麼。你看夕陽映着紅蓮。分外好看哩。荷生笑着走過來。一面說道。我忽然記起一件事。不要緊。不用說了。了鬟們搬了兩張湘竹方椅子和茶几。二人就向着欄杆坐下了。鬟遞上兩鍾雪水燉的蓮心茶。荷生還默想了一會。誰知越想越記不起。回眸一盼。又見采秋晚妝如畫。頭上烏雲。一絲不亂。一身輕羅薄縠。映着玉骨冰肌。遂把前事忘了。采秋道。人言紅蓮沒有白蓮的香。你不聞見香麼。荷生笑道。大抵花到極紅。香氣便覺減些。所以海棠說是無香。這也是予齒去角的意思。其實是個名花。再無不香的。只是這種香。只許細心人。默默領會。比不得那素馨茉莉的香。一接目便到鼻孔中來。采秋也笑道。這纔是心清聞妙香。要曉得有這一股香氣。纔是算不專在色上講究哩。二人在花前談了一會。纔進屋子坐下。荷生瞻首楹聯。說道。你這裏都沒有集句對子。我集有一對。寫給你

關合定情
妙不著迹

此詳船式
與二十九
回相配

寫芙蓉洲

荷花四
寫芙蓉洲

荷花
緊切荷生
用意
比韋劉北
臆下割臂
定盟情景
何如
荷花五
都是關合

罷。隨將明日的局。告訴采秋。就說八下鐘。我坐車來。和你同去。便走了。次日。二人同到了柳溪。上得船來。那船刻着兩個交頸鴛鴦。兩邊短短的紅欄。玻璃長窗。篷蓋上。罩着綠油大捲篷。兩邊垂下白綾。飛沿中艙。靠後一炕。炕下月桌。可坐七八人。另一個船略小些。是載行廚及跟人的。荷生瞧着表道。早得狠呢。一會丹暈曼雲。先後到了。又一會小岑采秋紫滄。也都來齊。那船就呶呶啞啞的。從蓮萍菱芡中蕩出。穿過石橋。不上一箭路。便是芙蓉洲水閣。這水閣造在水亭後面。橋亭接上秋華堂。前三面俱是楠木雕成竹節漆絲的欄杆。大家上了水閣。憑欄四望。見兩岸漁簾蟹簾。叢竹垂楊。或遠或近。或斷或續。尤覺得烟波無際。家人上來。請示排席。采秋道。船裏去罷。一面喝。一面看。大家俱以爲然。一會跟班回說。席擺停當了。七個人都下船來。入席坐定。水手們分開雙槳。向荷花深處盪來。只見白鷺橫飛。垂楊倒挂。香風習習。花氣濃濃。真是香國樓臺。佛天世界。采秋笑道。今日不可不爲花祝壽。遂站起來。扶着船窗。將一盃酒。向荷花灑了一回。荷生說道。正是。也就澆了一盃酒。二人相視。微微而笑。於是大家飲了數巡。那邊船上。又送過了新剝的蓮子。並一盤鮮藕。各人隨意喫了。紫滄望著采秋道。今日這般雅集。何不行一令。采秋想了一想道。今日令籌俱不在此。只好行一個簡使的。這令叫做合歡令。我先喝一盃令酒。以下如有說錯的。照此爲罰。一面說。一面端起酒盃。喝了。便說道。這個字。要兩邊都一樣。可以挪移的。聽著。

定情二字
比章劉綠
証斷叙父
復何如

本地風光
切情切景
荷花六

如繪

好語如珠
荷花七
七箇荷花
合下六荷
字亦花痕
也
荷一

也是關合
定情

琵琶喜相逢。東西兩意同。拆開不成字。成字喝一盅。

又接著說道。荷字飛觴。

笑隔荷花共人語。

采秋並坐是荷生。荷生上首是曼雲。恰好數到荷字。曼雲只得喝了一盃酒道。這字很少。只怕我要受罰了。小岑劍秋也各人凝思了一會。都道這令看著不奇。竟難的。荷生一面催曼雲快說。曼雲將纖手在桌子上畫了一回。笑道有了。

蒜字喜相逢。東西兩意同。拆開不成字。成字罰一盅。

大家都道好。曼雲便接着說道。

映日荷花別樣紅。

一數數到了紫滄。紫滄滿飲一盃。說了一個競字。小岑拍手道。我正想了此字。不料被你說了。紫滄笑着說一句是。

清露點荷珠。

一數又數到了采秋。采秋道我再說嗎。却怕要罰了。荷生便道。我替你說罷。劍秋忙說道。代倩的罰十盃。采秋便將劍秋看了一看道。我再說一個及笄的笄字。你們說好不好。大家齊聲贊賞。采秋隨

荷二

都有神理
可想○說
破妙

五十一回
的荷生
荷三

五十一回
以前的荷
生○荷四
不說破更
妙

渾成

遊子二字
全書宗旨
荷生

說錯也妙

念一句。一手指着數道。

青苔碧水紫荷錢。

荷字恰數到劍秋。劍秋道。我知道必要數到我的。幸而有一個弱字。何如。衆人都說可以。快飛觴罷。劍秋便喝了酒。說道。

留得枯荷聽雨聲。

采秋先說道。今日荷花生日。不許說這衰颯句子。須罰一盃再說。衆人都說該罰。你不見方纔替花祝壽麼。劍秋道。是了。不錯。該罰。遂又喝了一盃道。我說張聿這一句。最吉利的。

池沼發荷英。

便向采秋道。好不好。采秋也不答應。笑了一笑。小岑替他一數。數到了荷生。采秋忙用手試一試。荷生酒盃。說道。天氣雖熱。亦不可喝冷酒。便替荷生加上半盃熱酒。荷生喝了。說道。我就是本地風光。說個并州并字。大家道好。劍秋道。這是從并字推出來的。荷生道。詩也是我的本色。

不妨遊子芟荷衣。

却數到丹暈。荷生道。你的量大。當喝一滿盃。丹暈喝了。想一會。說了一個絲字。衆人尙未言語。曼雲笑道。丹姊姊要罰了。丹暈道。絲字不是兩邊同麼。曼雲道。那是簡寫。正寫兩邊是不同的。小岑道。不

是酒闌光
景○荷六

花月痕中
人風格

輕帶彤雲
閣秋華堂
仍收到水
閣恰如接
入改詩句
來○花痕

入情
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

錯。正寫是從系。况拆開是箇系字。罰了罷。你的量好。不怕的。丹暈紅着臉。只得又喝了一盃。停了。想出一句詩來。說道。

風弄一池荷葉香。

一順數到小岑。小岑喝了酒。想了又想。說箇苕字。隨說了一句離騷道。

製菱荷以爲衣。

荷生道好。這又該到紫滄了。紫滄道。我說一箇羽字收令罷。大家都說是眼前字。一時竟想不起。那時船正盪到柳陰中。遠望那隄北彤雲閣。雕楹碧檻。映着翠蓋紅衣。大有舟行鏡裏之概。大家上岸。憑眺一回。又值夕陽西下。暮靄微生。花氣空濛。烟痕淡沱。小岑等三人。遊秋華堂去了。荷生隨携了三箇佳人。重來水閣。采秋因向荷生道。你帶有文具。要寫對子。這裏寫罷。於是跟班們。就中間方桌。擺上文具。青萍送上雲龍蠟箋。丹暈曼雲。按着紙。采秋看荷生蘸飽了筆。寫道。香葉終經宿鸞鳳。寫完一聯。丹暈曼雲兩人。輕輕的捧過一邊。紅豆將文具內兩塊玉鎖尺押住。采秋又把那一幅箋鋪上。自己按着。荷生復蘸飽筆。寫道。瑤臺何日傍神仙。采秋蘸着大家向外說話。便眼波一轉。澄澄的向荷生道。這何字何不改作今字呢。荷生瞧着采秋笑道。匪今斯今。采秋笑道。請自今始。二人說話。脉脉含情。小岑等早已回家。恰好荷生款已落完。采秋便迎將上去。劍秋看着桌上聯句。

好調鬢文
心如髮回
顧第九回
引起第十
三回中段
轉樞文字
只笑一笑
終不說明
文景高絕
神迴氣合

總挈

便說道好呀。你們雙雙的暢叙。還說瑤臺何日。傍神仙呢。小岑瞧着出句。說道。這是老杜古柏行對句呢。采秋道。好箇表表的詞林。香山詩句。都記不得了。小岑也笑道。是呢。丹暈道。你們翰林衙門。笑話多哩。此時采秋等三人。均微有酒意。斷紅雙頰。笑語纏綿。談了片時。看天漸漸晚了。遂仍都上了船。撤去酒席。烹上了荷葉茶。荷生便命將船往柳溪盪去。采秋問起秋痕來。小岑便將端節那一天故事。說與大家聽。剛說到推吊下門來。那船已到了柳溪南岸。一簇車馬。都在那裏伺候。時已黃昏。便道。這會講不完。改日再說罷。便跨丹暈車轅走了。紫滄劍秋兩人一車。采秋携了荷生的手。進入後艙。悄說道。你今日還要回營麼。荷生笑一笑。便喚紅豆與采秋更衣。看上了車。又送曼雲也上車。方纔走了。看官記着。荷生宴客這兩日。正是癡珠病篤的時候。正是 百年須臾。有欣有感。劍斫王郎。鞭先祖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荷生合傳。前寫憂患。後寫歡娛。皆各極其妙。昔人云。何謂景中人。何謂人中意。何謂意中人。何謂人中景。皆於此篇。領會得之。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規構釁

砸烟燈錢同秀爭風

這書所講的。俱是詞人墨客。文酒風流。如今却要叙出兩箇極不堪的故事。你道是誰。一箇是杜采秋。此刻的冤家。一箇是劉秋痕。將來的孽障。這話怎說呢。慢慢聽小子道來。去年大兵駐紮蒲關時。

分叙

補第四回
所未及

小岑面軟
小人心事

妙語

司空見慣

語言妙

候預備船隻。原士規借此科派。經略聞風。立刻根究。本上司怕有人訐發出來。替擔處分。就將士規平日惡迹。全揭出來。坐此撤回。他這缺是箇好地方。士規做了一任。身邊很積有許多錢。平素與苟才酒肉兄弟。曉得苟才和荷生的同年。梅小岑是箇世交。便想由此門路。夤緣回任。你想小岑是箇正人。又知道荷生是一塵不染的。如何肯去說這樣話。討這種情。只小岑面皮極軟。掙不脫苟才的這纏。便推在荷生身上。說是荷生堅說不能爲力。士規因此忿恨荷生。比參他的人。更加十倍。并疑先前撤回。俱係荷生所爲。其實士規不自搆覺。荷生那裏認得士規這箇大名。你道他怎樣搆覺呢。原來他家用一老媽吳氏。係代州人。與采秋的妈妈賈氏。素有往來。便花些小錢。結識起來。這士規太太就和賈氏。語言淡洽。臭味無差。彼此饋遺。十分親熱。一日。賈氏要請原太太一逛榆園。原太太說道。這却不必。只我們老爺說。要借貴園請一天朋友。不知你答應不答應。洽氏是箇粗率的人。便說道。這等小事。我怎的不答應。我們這園。原是借人請酒的老爺如肯賞臉。天天到我們園裏請酒。就是我們造化了。原太太說道。不是這般說。現在你那榆園。是大營韓師爺走的。如何肯給我們請酒呢。這是我的情分。打擾你姑娘一天。便教我臉上好看多了。你能做得主不能呢。賈氏笑道。園是我置買的。韓師爺難道能估去我的園麼。生客不見。這也是我那獸女兒的主意。其實我們喫這一碗飯。那裏認得如此清楚。而且你我何等情分。我這園子。就像你家的一樣。千萬不可存了彼此的心。

腕中有鬼

寶至如歸

他馮一
不脫孝字

眼目

宗旨

地媽二

他媽三

他媽四

只寫三件
衣服而三
人之寒酸
已不待言

老爺到我家。還敢比做客麼。就借我們的園請一百天酒。我的女兒也應該出來伺候。何況一天呢。原太太道。你且回去。與你姑娘商量。賈氏道。不要商量。你對你們老爺說。是我已經答應了。憑老爺吩咐那一天。上下酒席。我一起包辦罷。原太太不勝歡喜。到屋裏取出三十兩銀子。說道。老爺說過。就是明日。上下三席。銀數不敷。另日再補罷。賈氏道。三十兩銀。儘敷開銷。老爺要明日。我就回去。趕緊張羅。不然。怕誤事哩。說畢。便坐車回去了。看官。你道采秋依不依呢。咳。人間最難處的事。無過家庭。采秋是箇牛龍活虎般女子。無奈他媽在原家。一力擔承。明知此事來得詫異。但素來是箇孝順的。沒奈何。只得屈從。次日。他媽便一早把水榭鋪設起來。催着采秋梳妝。日未亭午。這原士規便高車華服。昂然而來。他媽逕行迎入水榭。兩廊間酒香茶沸。水榭上錦簇花團。士規得意之至。便請采秋相見。他媽叫丫鬢疊促連催。采秋不得不坦然出見。正寒暄間。丫鬢招呼客到。一箇是錢同秀。一箇是施利仁。采秋俱未會過。一一問過姓字。一會又報客到。只見月亮門。轉出三箇人來。一箇年紀四十多歲。兩箇年紀多不上三十歲。采秋也未會過。到了水榭。彼此相見。采秋正待一一致問。原士規指那穿湖色羅衫的說道。這位老爺姓卜字天生。指那穿采色縐衫的說道。這位老爺姓夏字若水。指那穿半截洋布半截紡綢的說道。這位老爺姓胡字希仁。采秋只得應酬一遍。停了一會。又報客到。采秋認得是苟才。那苟才一路歡天喜地的。喊進來道。望伯望伯。好闊呀。今日跑到這箇地方。

畫也畫不出作者筆
有化日正長諸公
此時夏日不得尋
此消遣也一笑

又一消遣法

雞蟲得失無了時

萬古千秋大家只如此消遣

請起客來。口裏說著話。臉又望着大家。踉踉跄跄的走來。不想從西廊轉過水榭。這箇路亭。是一道板橋。他趾高氣揚。全不照管。便栽了一交。大家不禁闐堂起來。他人既高。體又胖。這一栽。上身靠在欄杆上。將欲爬起。用力太猛。只聽咕咚一聲響。連人連欄杆。一起吊下水去了。幸是堤邊水淺。采秋忙叫丫鬟。傳進兩三箇打雜。下去扶起。雖無損傷。却拖泥帶水。比落湯雞。更覺難看。打雜的乖覺。將他送至園丁的一間小屋中。原士規和大家都跟來。教他站着不要動。招呼跟他的人。替他收拾。又吩咐自己跟人。飛馬到他家裏。取了衣衫鞋襪。給他換上。鬧了半天。纔把這箇落水的人。洗刷得乾淨了。不想胡耆又弄出笑話來。你道爲何。他出來解手。想四面遊廊。都係斗大的磚砌成。萬無給人撒溺之理。陡見廊盡處。有一箇白磁青花的缸。半缸水和溺一樣。聞之也有些臭味。想道。采秋實在是闊。連溺缸都如此華麗。剛把衣裳摳起。溺了一半。一箇丫鬟瞧見。喊道。那溺不得。那是娘灌蘭花的豆水。大家聽見。又是一場闐堂大笑。倒弄得胡耆。溺不是。不溺又不是。勉強溺完。自覺赧顏。上來只得假做賞玩荷花。倚在欄杆邊。夏旒看見笑道。希仁站開些。不要又吊下一箇去。說的大家又哈哈的大笑了。一會擺席。錢施荷三人一席。原士規自陪。胡夏卜三人一席。采秋相陪。原來這榆園中。所用酒器。及盃盤之類。均係官窑雅製。及采秋自出新樣。打造餽酒精良。更不必說。這幾人除了苟才原士規。在官場中伺候過幾年。其餘均係鄉愚。乍到場面。便覺是從來未見之奇。早已十分詫異。

不可難
總結一句
竟爲采秋
東縛妙他
眼目◎他
媽五
逼起下回
文字
正色說來
詞極委婉
所以爲孝
○上此文五
他媽此處
二媽字與
下折六他
媽却却相
配
互勘入妙

酒過數巡，士規忽望着卜長俊道：「貴東幾時可以署事？聽說不久可以到班，吾兄是要發大財的。」卜長俊道：「敝東秋間就可以代理，且是一箇挨缺，別人奪不去的。」夏旄忙接口道：「前日奉託轉賣與貴東的幾樣東西，刻下不知已看過否？」兄弟今日手頭甚窘，頗望救急。卜長俊道：「不要說起，前日東家下來，一臉怒氣，坐了片刻，我也不敢問他，忽然又進去了。這件事只好看機會了。」隨又說了些何人補缺，何人借債，何人打官司，又說道街上銀價如何，家中費用如何，總無一句可聽的話。那采秋如何聽得，便推入內更衣去了。吩咐紅豆帶着小丫鬟，輪流斟酒，直到上了大菜，纔出來周旋一遍。大家都曉得這地方是不能胡鬧的，也不敢說什麼。采秋卻自在游行，說說笑笑，也不調鬻衆人，也不貶損自己，倒把兩席的人束縛起來。比入席之時，還安靜得許多。采秋轉恐他媽看得冷落，不像叫小丫鬟送上歌扇，說道：「我是去年病後，嗓子不好，再不能唱了。他們初學，求各位老爺賞他臉，點一兩支罷。」於是一席公點一支紅豆彈着琵琶，領着小丫鬟唱了二支小調。天也就不早了。士規大家說聲打擾，一闕而散。原士規從此逢人，便將采秋怎樣待他好，怎樣巴結，還有留他住的意思，說開了。這是後話。且表那日賈氏喜歡得笑逐顏開。采秋卻正色道：「媽這是可一不可再呢？我這回體媽的意思，媽以後也該曉得我的心纔好呢。」賈氏笑道：「我明白就是了。看官，你道采秋今天的事，倘令秋痕處之，能殼如此春容大雅否？不要說今天這一天，就昨天晚上，不知要賠了多少淚，受了多少。」

篋片是篋
片冤桶是
冤桶妓女
是妓女

他媽一
全書與碧
桃有怨詞
無他以其
孝也故下
折亦當以
他媽爲關
目
應第九回

氣哩。可見人不可無志。亦不可無才。閒話休題。聽小子說那錢同秀一段故事。同秀自五月初四日。至省。那一夜就被施利仁。拉往碧桃家來。開着烟燈。三箇人坐在一炕。同秀見碧桃一身香艷。滿面春情。便如螞蟻見羶一般。傾慕起來。說道。似你這種人材。須幾多身價哩。碧桃一面替他燒烟。一面笑道。給你估量看。同秀道。多則一千。少則八百。碧桃點點頭。利仁道。你就允出八百兩銀子娶去罷。同秀躺下。笑道。怕他嫌我老哩。碧桃笑吟吟的。將烟管遞給同秀。說道。只怕老爺不中意。五十多歲人。就算是老。那六七十歲的。連飯也不要吃了。說着。將自己躺的地方。讓利仁躺下。倒起來吸了兩袋水烟。出去與他媽講幾句話。進來便躺在同秀懷裏。看他手上的羊脂鐲子。同秀把一條腿。壓在碧桃身上。將上的一口烟。一人吸了半口。重燒上一口。遞給利仁。三人一面吸。一面談。直至三更天。同秀原想就住在那裏。倒是碍着利仁不好意思。利仁也看出。故意倒催同秀走了。次日芙蓉洲看龍舟。二人見面。復在一席。那晚散後。同秀是再挨不過。便悄悄跑到他家。碧桃接入臥房。開了烟燈。笑嘻嘻道。席散許久。你怎不來呢。同秀道。我去拜客。不想天就快黑了。施師爺今夜不來麼。碧桃道。他和我說。席散後就要出城。幹箇要緊的事。明日後纔能回來。當下同秀卸了大衫。就躺在碧桃身上。吸了一管烟。笑吟吟的道。你真不嫌我老。我今夜就住在這裏了。碧桃笑道。你再老二十歲。我也不給你走。一會兩人說說笑笑。就在烟燈旁邊。胡亂成局。自此作衣服。打首飾。碧桃要這樣。同秀便

他媽二 峽中尋覓 常逢兩月 裏依稀更 有人一消 此又一消 遣法 乖極 他媽三 他媽四 是誰 他媽五 乖極却露 出馬脚 子 婆子是婆

做這樣。每一天也花幾十吊錢。連老鴇幫閒攪毛的。沒一箇不沾些光。好在同秀到這箇地方。便揮金如土。毫不慳吝。其實碧桃與利仁。是箇舊交。以前也曾花過錢。到後來沒得錢了。轉是碧桃戀他。生得白皙。又雄糾糾的人才。雖非如意君。也還算得箇在行人。鴇兒愛鈔。姊兒愛俏。所以藕斷絲連。每瞞他媽。給他許多好處。只可憐同秀如蒙在鼓裏。一日同秀醉了。乘着酒興。便向碧桃家走來。見大門未關。便悄悄的走入院子。一家俱無動靜。上房廂房。燈光都不明亮。徑進堂屋。房門却關得緊。緊的。微聞裏面一陣尤雲殢雨之聲。生辣辣的突入耳來。當下同秀掀開簾子。將脚把門一踢。不想門雖踢倒。同秀的酒氣怒氣。一齊冲上心來。人也倒了。碧桃和那人正在好處。忽聽嘩喇一聲。驚得大戰。忙把烟燈吹滅。倒轉喊他媽拏火。他媽從睡夢中聽見響。又聽見他女兒厲聲叫喚。陡然爬起。應道什麼事。剔起燈亮。點着燭臺。剛掀簾子。瞥見有箇人影出去。疑是猴兒。便叫一聲。不見答應。再瞧大門是洞開的。說道。這時候門也不關。猴兒跑到那裏去。碧桃不敢下炕。急得喊道。先拏箇火上。來罷。他媽忙着閉上門。趕到碧桃屋裏。只見門扇倒在地下。一箇人覆在門上。烟燈已滅。碧桃坐在炕沿上。繫褲帶。急將燭臺將那人細瞧。却是錢同秀。酒氣醺醺。流涎滿口。便問碧桃道。怎的。碧桃道。我好端端的在烟盤邊睡着了。曉得他是什麼時候來。也不叫人。就這樣的拍門插戶。驚醒了人。他却挺倒了。那婆子一面聽碧桃說話。一面將手摸着同秀的額。却是熱熱的。便說道。他醉了。碧桃就

點眼

反問碧桃
妙却怕也怕
怕却不是怕
公做了醉
鰻糊得妙
模糊得妙
同秀亦善
於詞令
解圍只有
此著一消
此又一消
遣法○真
是醉糊塗
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
前番耳聞

也下炕瞧着反笑起來。婆子將烟燈點着。說道：「你叫他醒罷。」碧桃道：「我憑他挺着，叫他做什麼？」婆子不過意，將手絹把他唾涎抹淨了。連聲叫着聽見打門。婆子一面答應走去，一面說道：「施師爺是什麼時候走的？我怎麼一躺就全不知道了。開起門來，看是猴兒，便罵道：『小崽子，你跑了，還不叫人關門。』」絮聒一會，便叫他幫着扶同秀上炕，把門上好。這同秀到了三更，纔醒過來，見碧桃坐在身邊，笑容可掬，眉目含情，便將手攏將過來，說道：「我是什麼時候來的？」碧桃笑道：「你還問嗎？你酒醉也罷了，怎的把門踢倒，卻挺着尸不言語，害得人家怕得什麼似的？」同秀醒後，把以前情事通忘了。這會碧桃說起，倒模模糊糊記起來。碧桃見他半晌不語，便問道：「你想什麼呢？」同秀道：「想你二更天時，做得好夢。」碧桃笑道：「你胡說。我又做有什麼甚夢？我做我的夢，你怎麼又知道呢？」同秀便把踢門的緣故轉說出來。碧桃便哭起來，叨叨絮絮，鬧箇不休。同秀只得左一揖陪不是，右一揖陪不是，說道：「總是我醉糊塗了。下次再不喫酒罷。」自此又好了十餘日。一日雨後，同秀帶了一帕子的南邊新到的菱角和鮮蓮子，坐上車，向碧桃家來。纔到衙衙，早見門首有一輛車停住。下車便認得那輛車，是利仁坐的同秀車夫。向車中取過那帕子，却好猴兒出來。同秀就跨進門來。猴兒跟着，同秀不許他聲張，悄悄向上房走來。只聽得利仁說道：「喫一箇乖乖算罷。」同秀便搶上一步，將簾子一掀，只見床上開着烟燈。碧桃坐在利仁懷裏，利仁一隻手兜在碧桃身上，瞧見同秀，急行推開，同秀這一氣，真是髮上

此番目見
此又一消
遣法

他媽六

鬧出這樣
狠狼無可
消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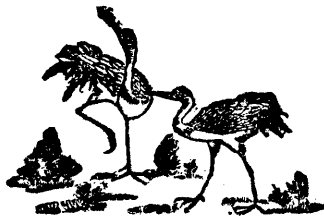
世情不過
如此

誰居

他媽七
不替同秀
鳴冤却爲
苟才等太
息妙妙

衝冠。一手將帕子內包的東西。向碧桃臉上摔來。一手將烟燈。砸在地下。說道好好。你們做了一路。就怒氣沖沖的出來上車。馬上叫跟班收拾。搬到店裏。後來花了五百金。買定一妾。進門那一日。辦了數席酒。叫了一班清唱相公。請他那相好的財東。和苟才原士規諸人。正在熱鬧。不想碧桃母女。披頭散髮。坐車而來。一下車。就像奔喪一般。號啕大哭。從門前大鬧進來。家人打雜人等。都擋不住。同秀跑開了。他媽將頭向牆上就撞。碧桃又掣出小刀來。向頸子要抹。十餘人分將按住。碧桃就躺。在地下。大哭大嚷。聲聲只叫錢同秀出來。街坊鄰右。和那過路人。擠滿院子。那怕事的財東。看見鬧得不像。早都跑了。只剩下苟才等酒肉兄弟。和那萬分走不了的幾箇夥計。做好做歹的勸。無奈兩箇潑辣貨。再不肯歇手。直鬧到定更。大家曉得此事。是背後有人替他母女主張。只得找着同秀。勸他看破些錢。和他媽從兩千銀子。講到一千兩。纔得歸結。天已發亮了。這苟才等。今天真是日辰不好。喜酒一盃不曾喫上口。倒賠嘴賠舌。跑了一夜。正是 執鼠之尾。猶反噬人。只有羅漢。獅象亦馴。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遊戲筆墨。亦承上起下之文也。牛鬼蛇神。一齊活現。而描寫世情處。令人感慨無窮。以碧桃與采秋並論。清濁高下。奚翅霄壤。然其爲妙妓同。其知有他媽同。其知有他媽而以孝得善果亦同。作者類不類以爲類。齊不齊以爲齊。蓋有深意焉。



花月痕全傳卷四

第十三回

中奸計凌晨輕寄柬

斷情根午後獨吟詩

全篇以驚
愕起呼
睡著結此
中令人省
悟多少
中奸計

非真

瑣瑣屑屑
傳出肚
皮煩惱神
情○花痕

語亦非真

話說荷生。日來軍務正忙。忽晤小岑。說原士規榆園請客。十分驚愕。說道。那榆園平日不是他們走動的地方。從來小岑說得千真萬真。荷生總不相信。故特請了劍秋來。劍秋一見面。也怪采秋說道。榆園聲價。從此頓落了。荷生一肚皮煩惱。默默不語。劍秋隨接道。這其間總另有原故。他們那班人。素與采秋是沒往來。只是這一天的事。如今都傳遍了。還能假說是謠言。小岑道。望伯狼得意。說是人家花了幾多錢。也不過如此鬧一天。荷生聽著。心上實在不舒服。便說道。算了。從今再不要提起榆園兩字罷。說著。就將別的話岔開。無情無緒的談了一會。二人也就去了。其時日已西沉。荷生送出二人。也不進屋。一人在院子裏。踱來踱去。一會望著數竿修竹。癡立一會。又向著那幾盆晚香玉徘徊。直到跟班們擎上燈來。青萍請示開飯。荷生纔進屋裏。說道。我不用飯了。你將荷葉粥熬些。便到裏間躺下。好一會。門上送上公事。荷生起來問道。有緊要的軍情麼。門上回道。沒甚緊要的。荷生道。我明天看罷。門上答應退出。荷生就摺在一邊。青萍回道。荷葉粥熬好了。荷生道。我肚裏不餓。停一會喫罷。遂出了堂屋。又是踱來踱去。忽然自語道。撇開手罷了。青萍大家都在簾外伺候。也不

引出凌晨
可想一夜
不曾睡著

此寄東正
面文字
輕寄東
此一段以
睡著結

此一段是
寄東對面
笑一
紅豆綽約
可愛
花痕

往事竟成

曉荷生是什麼心事。只聽得轅門外已轉二更了。便掀簾進來。請荷生用點粥。荷生叫端上來。就在堂屋裏喫了。也不叫添。青萍回道。老爺不會用晚飯。添些嗎。荷生惱道。不用了。青萍不敢再回。跟班送過漱口壺手巾。荷生只抹了臉。口也不漱。便起來向裏間去了。一會叫青萍。青萍答應進來。只見荷生盤坐一張小榻上。問道。有什麼時候了。青萍回道。差不多要一下鐘了。荷生道。遲了。便叫跟班們伺候睡下。次日。青萍早起來。走進裏間。見荷生已經起來。披件二藍夾紗短襖。坐在案上了。青萍愕然。招呼跟班照常打疊鋪蓋。打掃房屋。青萍伺候荷生洗過臉。正要端點心上去。只見荷生檢出一張薛濤箋。放在案上。翻開硯匣。磨濃了墨。蘸筆寫完。取過一個紫箋的小封套。將詩箋打個圖章。折疊封好。寫了榆園主人玉展六字。便叫青萍。青萍却早在案旁伺候。荷生將柬帖兒遞給青萍。說道。送到榆園。就回來罷。荷生也不用早點。轉向床上躺下。徑自睡著了。且說采秋連日盼望荷生。兩天却不見到。當下晨粧初罷。紅豆剪一枝素心蘭。笑吟吟的掀開簾子。說道。這花也解人意。前兩天纔抽四五箭。今天竟全開了。我剪一枝給娘戴上。也不負開了這一番。采秋也自喜歡。向著花領略一回。就接過手。對着鏡臺。正要插在鬢邊。忽見小了。鬢傳進柬帖。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采秋便將蘭花放下。親手拆開一看。却是兩紙詩箋。上寫的是

風際萍根鏡裏烟。傷心莫話此中緣。冤禽銜石難填海。芳草牽情欲到天。雲過荒臺原是夢。舟

乾蝙蝠苦
心翻作野
鴛鴦一淚

淚二

花痕

淚三
淚四

采秋態度
作者又有
一副精良
筆墨寫之

淚五

哭了○哭

一
摹寫紅豆

尋古詞轉疑仙。懊儂樂府重新唱。負却冰絲舊七絃。

紅豆在旁。見采秋看了一行。臉色便覺慘然。再看下去。那眼波盈盈竟弔下數點淚來。紅豆驚疑。遞過手絹。采秋也不拭。直往下看。是

搔首蒼茫欲問天。分明紫玉竟如烟。九州鑄鐵輕成錯。一笑拈花轉悟禪。爭說神光離後合。可堪心事缺中圓。陽春乍奏聽猶澀。便送商聲上四絃。

看畢。將詩放在粧臺傍邊。將手絹拭了淚痕。沈吟一會。那淚珠重復顆顆滾下。汗衫襟前。紅豆着急問道。娘怎的。那信是說什麼話。采秋也不答應。紅豆呆呆的站了一會。將手向鏡臺邊白磁面盆。揩乾手巾。攔過一邊。把臉盆捧給小了。叫他換了水。仍放粧臺邊。搯上手巾。展開遞給采秋。采秋接過。有半盞茶時候。纔向臉上略抹一抹。也不遞給紅豆。自行攔下盆中。就問道。是誰送來的。小了。鬢道。是常來的薛二爺。采秋又不言語。半晌纔說道。叫他等著。我有個帖兒。給他帶去。那小了。鬢便跑出去吩咐。一會小了。鬢回來說道。外頭說薛二爺交過柬帖。沒有坐。早就走了。采秋默默不語。兩眼眶汪汪的淚。又一滴一滴的落下來。瞧着紅豆說道。這枝蘭花。插在瓶裏去罷。一面說。一面拈著詩箋。站起身來。推開椅。移步至裏間簾邊。自行掀開簾。將詩箋擱在枕畔簪盒。斜躺著。嗚嗚咽咽的哭。紅豆跟了進來。要把話來勸。却不曉得爲著何事。想道。娘平日再沒有這個樣兒。到得嫻說話。我們

也是摹寫

采秋

紅豆也要

哭了○哭

二摹寫小了

摹寫也是摹

寫采秋

淚六

哭三

哭二

哭四

哭五

笑三

笑四

笑五○采

秋儻可

思

笑六

此一段以

歡喜得狠

就曉得他煩惱了。再不想今天會如此傷心。到底這韓老爺的柬帖兒。是講些什麼在上頭呢。紅豆又不敢叨絮。只急得也要哭。小了鬟等更躡手躡脚的。在外間收拾那粉盒粧奩。不敢大聲說一句話。倒弄得內外靜悄悄的。早有一個點了鬟。暗暗的報與賈氏知道。賈氏剛纔下床。聽了鬟這般說。也不知何事。便包上頭帕過來。采秋見他媽來了。轉把眼淚擦乾。迎了出來。說道。我起來一早晨了。還沒有看媽去。你却遠遠的跑來。賈氏見他眼眶紅紅的。便說道。我的姑娘。是那一個給你氣受。你竟哭了這個樣兒。便上前攆着采秋的手。說道。清早起來。也不穿件夾的衣服。采秋便勉強笑着道。起來是穿件春羅夾小襖。因是梳頭。纔脫了。我那裏哭。媽平日見我哭過幾回哩。紅豆掀開簾子。在門邊伺候。他母女二人。就進房來。賈氏坐下。說道。韓師爺好幾天不來。今天却送甚柬帖兒。叫你這樣苦惱。采秋道。他做了兩首詩。要我和韻。我却沒來由去苦惱。難道是怕做不出詩來麼。轉說得賈氏和紅豆都笑起來了。采秋也就笑道。媽你沒有梳頭。我今日却和你梳個頭罷。於是笑嘻嘻的拉着賈氏到粧臺前坐下。替他篦了頭。盤了一個髻。說說笑笑。搬上飯來吃了。又邀賈氏同去看看蘭花。便過賈氏這邊來。坐到午正。纔自回去。賈氏見采秋這大半天喜歡得狠。便不說長道短。轉盼之間。早是七月初四五了。這日小岑劍秋乘著晚涼。都來看視荷生。荷生談吐全沒平時與會。兩人談及榆園。荷生便無精打彩的說道。我們講我們的話罷。小岑劍秋遂不提。後來劍秋提起那天所

字六淚字
六笑字
提起遙接
十一回回
應第九回

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回應第二

世人欲殺
吾意憐才

却好叙出
爲下回張

本此段是吟
詩前步

月痕
花痕

午夜
回顧第十

一聲捧喝
獨吟詩

言秋痕逃席一事。小岑不會講完。要他接將下去。小岑只得將自己領著秋痕丹暈的情形說了。說得劍秋荷生都笑起來。又說闖入汾神廟西院。秋痕見了癡珠聯句。荷生等不得說完。便問道。這癡珠可姓韋麼。小岑道可不姓韋。你也該曉得這人。荷生便高興起來說道。他什麼時候來的。他雖比我們早些出山。究是我們一輩。就將花神廟蘆溝橋兩回相遇。及長新店打尖。見壁間題的詩。款是韋癡珠。因疑兩番所遇。就是此人。一路想趕著他。竟趕不上。講了一遍。就說道。我至今心上還是耿耿如今相見有日了。便哈哈的笑。劍秋道。我聽見武營裏公請一位師爺。住在秋華堂。也疑就是此人。小岑道不錯。遂將那日心印所的癡珠此來情事。及遇著李夫人的話。復述一遍。荷生大喜道。早上李謾如。正下帖請我秋華堂。我爲著官場私宴向例不去。且近來心緒不佳。想要辭他。這樣說來。却要破例一走。就向跟班要過李家請帖遞給二人看過。不是席設柳溪秋華堂麼。又向跟班問道。初七這一天。李大人請幾個客。營裏公請的韋師爺。就住在秋華堂。想必在座。你們再探聽着。跟班答應。荷生當下狠歡喜了。二人復閑話一回。也就散去。荷生送二人去後。見新月東升。碧天如洗。滿庭光彩。嫋嫋娟娟。寓齋光景。正自不惡。惟心爲事感。便覺景物如故。風味頓殊。便步入裏間。四顧寂寥。無人可語。因想起芙蓉洲與采秋目成眉語。何等綢繆。曾幾何時。而人是情非。令人不堪回想。因喚青萍。焚起香篆。磨墨展箋。荷生提筆。寫出採蓮歌四首道。

花痕

隔水望芙蕖。芙蕖紅灼灼。欲采湖心花。只愁風雨惡。今日芙蕖開。明日芙蕖老。采之欲貽誰。比儂顏色好。扁舟如小葉。自弄木蘭漿。驚起鴛鴦飛。有人拍纖掌。誰唱采蓮歌。歌與儂相

接。珍重同心花。勸儂莫輕折。

道。寫畢。朗吟一遍。意猶不盡。又取一箋。青萍剪了燈花。見荷生提筆。就箋上寫相望曲三字。復另行寫

相望隔秋江。秋江渺烟水。欲往從之游。又恐風浪起。相望隔層城。層城不可越。中宵兩相憶。

共看半輪月。

月痕○情
根斷而不
斷惜根
願定紅卿

此一段是
吟詩正面
此一小段
總束以斷
情根三字
搏結全篇
承上十一

寫畢。又朗吟一遍。向青萍笑道。你懂得麼。青萍不敢答應。荷生便將采蓮歌。再看一看。說道。出水芙蓉。晚風楊柳。我自謂似之。只鎖日是你們焚香捧硯。好不辱沒詩情也。青萍碰了這個釘子。却不敢走開。消停一會。伏侍睡下。荷生因想道。香山垂老。身邊還有樊素小蠻。蘇東坡遠謫惠州。朝雲也會隨侍。我如今決計買一姬人。以銷客况罷。又想道。倘有機會。能殼無負紅卿夙約。這也遂我初心。只是采秋如此。紅卿可知。况人別三年。地隔千里。我不負人。正恐人將負我。輾轉一會。又想起日間小岑說的韋癡珠來。因想道。人生遇合。真難預料。咳。去了一個杜秋娘。來了一個韋蘇州。我客邊也不算十分寂寞了。看官聽著。荷生這一夜。不特將采秋置之度外。卽紅卿也置之度外。又曉得癡珠指

回問問引
起荷生秋
痕日心猶
落秋風病
壯蘇
欲蘇
笑字起
重碧輕紅
借影秋痕
詞人墨客
明逗荷生
笑二
引出荷生
回顧第四
回顧第二
第三兩回
恰好引出
采秋
回顧第七
回却好引
出秋痕
笑三
采秋定論
癡珠總注

日可以相見。便像得道的禪師一般。四大皆空。一絲不掛。呼呼的睡著了。正是腸熱翻成冷。情深轉入魔。迢迢蓮幕夜。曲唱惱公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韓杜之離。引起韋韓之合。爲全書一大樞紐。其傳神處。筆筆活現。

全篇分作四大段讀。以中奸計總擊。以斷情根總結。首段寄東正面。二段寄東對面。三段吟詩。前步。四段吟詩本位。末一小段總束。

第十四回

意綿綿兩闋花魂詞

情脉脉一齣紅梨記

話說六月以後。天氣漸涼。癡珠的病也漸漸好了。雨檻弄花。風窗展卷。遵時養晦。與古爲徒。這也省却多少事。無奈謾如多情。却要接他入署消遣。李夫人笑道。先生南邊這時候。重碧買春。輕紅擘荔。招些詞人墨客。湖上納涼。何等清爽。太原城裏一片炎塵。有什麼消遣的去處。謾如也笑道。我們這武官衙門。那裏有詞人墨客呢。癡珠笑道。此間名士第一。總算是經略幕裏韓荷生了。謾如道。此人真不愧名士。我作了十年武官。仗也打過了幾十回。起先見經略那樣信服。我還不以爲然。今年元宵晚上。蒲東那一仗。與我一個東帖。算定回子五更時分。敗到黃河岸上。教我埋伏。後面註了一行。是如放走一人。軍法不貸。不想果然都應了他的話。令我十分敬畏。不知先生怎麼認得他。癡珠就將都中相遇。及長安見了紅卿。叙將出來。謾如道。他如今這裏。又有個得意的人了。就將荷生近

在譜中志趣境遇有難言句謬如却注意在焚香茗茗妮清談上○詳譜所略○與第九回感通一段文字鼻息相通心源相印如解人謬按虛提重四笑笑五笑笑六笑笑七笑八笑凌空佈勢妙與呂仙閣過美一折一筆不犯○笑九

事講了一回。又喚跟班將荷生重訂的芳譜檢給癡珠看。癡珠瞧了一遍。說道：「怎的這杜采秋不入選了？」謬如又將采秋來歷講給癡珠聽。癡珠笑道：「那不是名妓。竟是名士了。」秋痕這人得荷生一番賞鑒。自是不错。因將芳譜的詩朗吟一遍。謬如因說道：「秋痕這人也自不凡。采秋事事欲占人先。他却事事甘居人後。其實他的色藝比采秋也差不多。」癡珠道：「那譜上就說得他的身分好。」謬如道：「譜上不過說個大概。他最妙是焚香茗茗妮妮清談。他會畫菊。便愛藝菊。憑你枯莖殘蕊。他一插就活。只是有點儂氣。一語不合便哭起來。」癡珠歎口氣道：「美人墜落名士坎珂。此恨綿綿。怎的不哭。」便將芳譜擱開。低頭不語。謬如忽向夫人道：「我這回却想出一個替先生消遣的法兒。」癡珠和夫人再三詰問。謬如總不肯說。初七。日一早。癡珠剛起來。穆升跑進來。回道：「李大人便衣來了。」癡珠急忙迎出。謬如早笑嘻嘻的進來。說道：「纔起來麼？」癡珠也笑道：「你今天怎的這般早就來了？」謬如笑道：「今天是要向先生借秋華堂熱鬧。癡珠正要致問。謬如却已掀著簾子走了。」癡珠跟着出來。謬如回頭笑道：「先生停一會。過秋華堂來罷。」說著便灣向樓邊小徑而去。癡珠退回外間更衣。然後出來。到了月亮門。只見一羣人挑着十幾對紗燈。及桌圍鋪墊。在甬道上站着。轉過西廊。聽得謬如和多人講話。走進垂花門。見中堂正亂騰騰的擺設。謬如却坐在炕上調度。見癡珠進來。站起身笑道：「客早來了。」主人方纔收拾屋子哩。癡珠道：「你今天到底請什麼客？」謬如道：「沒有別人。就是先生和韓荷。」

笑十風一妙點暗棚轉回暗棚點妙一風笑
橋檣片在任欲應一應一應一應一
馬陣靈虛字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十先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笑迴氣
文神迴氣
詰問與上如
轉向謾如
回一筆五
暗應第
棚欲活
點逗得
妙在虛
一靈機
風檣陣
笑十

補筆

破回回笑笑湧波此問下見一合文詰轉回暗棚點妙一風笑
便應十三十二筆小生答文過○笑迴氣
已第九揭

生癡珠道。他准來麼。謾如道。他昨日還叫跟班探聽。請有幾個客。我說道。只有你們老爺和我們這裏。韋師爺。他跟班狼喜歡。說是韋師爺在坐。我們老爺是必來的。這樣看來。他也狠愛見先生。癡珠遲疑道。他怎的認得我呢。正坐下說着。驀見屏門外轉出一個麗人。就如出峽的雲。被風冉冉吹將上來。後面一人抱著衣包跟着。癡珠笑向謾如道。你今天鬧起這個把戲來了。謾如微笑。此時堂中都已鋪設停當。那正面及兩廊的燈。也都掛得整整齊齊。簾波一漾。花氣微聞。早是那麗人低着粉頸。款步進來。向癡珠請了安。却怔怔的看了一眼。纔向謾如也請一安。就站在謾如身邊。謾如便攜麗人的手說道。來得很早。我有幾個月沒見你了。麗人答應。把眼波只管向癡珠這邊溜來。癡珠細細打量一番。好像見過的人。遂向謾如道。這姑娘就是并門花譜第一人麼。謾如笑道。就是秋痕。先生見過。癡珠道。我到這裏。除你署中。我不會再走一步。那裏見過他們。謾如便向秋痕道。你認得這位老爺麼。秋痕答道。這位老爺姓韋。謾如笑道。先生方纔說那裏見過他們。他們怎麼又認識得先生呢。癡珠真不明白。却難分辨。倒是麗人道。見是沒有見過。我却曉得韋老爺的官名。有個玉字。號叫癡珠。癡珠大笑道。這怪不怪。謾如便問秋痕道。你怎的曉得韋老爺姓名。秋痕便將五月初五跟着梅小岑來到西院。見了聯句小照。叙述一遍。癡珠道。不錯不錯。那一天回來。禿頭原告訴過。我爲着梅小岑。素沒見面。也就擱開。謾如笑道。這也罷了。先是癡珠起來。徑來秋華堂。却不會用過早點。

笑十四
文氣凝聚
不能不用
閒筆疏之
即趁勢引
入正文可
謂心靈手
快
回顧娟娘
此亦一見
傾心而神
情意態妙
與采秋一
邊迥不相
同筆墨變
幻乃能爾
爾
笑十五
刺入心坎
笑十六
笑十七
人生意氣
豁不在相
見早

禿頭也不敢徑端上來。此時約有已正。便上來回道。老爺用些點罷。謾如道。我倒忘了一早把先生累到這個時候。還沒用點。快端上來。我是家裏用過的。秋痕陪着罷。便站起身。叫秋痕上炕。秋痕不敢。謾如道。坐罷。這又何妨。便轉向門外更衣。叫人催請荷上。於是兩人對坐用點。癡珠見秋痕上穿一件蓮花色紗衫。下繫一條百摺湖色羅裙。淡掃蛾眉。薄施脂粉。星眸低顫。香輔微開。便想道。似此丰韻。也不在娟娘之下。秋痕一擡頭。見癡珠身穿一件茶色夾紗長襖。只管偷眼看他。不覺一笑。便有一種脉脉幽情。蕩漾出來。癡珠把眼一低。秋痕倒低聲問道。章老爺。你怎的比那小照。清減許多。癡珠此時。覺得有萬種柔情。一腔心事。却一字也說不出來。發怔半晌。眼眶一紅道。改日說罷。猛聽得外面傳報。韓師爺來了。癡珠也就更衣出來。幾人扶着荷生轎子。已入屏門。瞧見謾如站在臺階。便急忙打着護板。秋痕就在轎前。打了一千。荷生下轎。謾如搶上數步。見了癡珠也到簷下。荷生早躬身向前。執着癡珠的手。笑吟吟的一面移步。一面說道。咱們都中兩次見面。都未寒暄。一語抱歉。至今彼時已到堂中。三人重新見禮。兩邊分坐。癡珠向荷生道。我們神交已久。見面不作套語。能荷生笑道。說套語。便不是我們面目。接着秋痕上前請安。荷生就接着說道。你們所有客套。我也一起豁免罷。以後見面。倘再迎至轎邊一千。接到廳上一千。我就不依。再老爺二字。也不准叫。你只喚我荷生。你字秋痕。我便叫你秋痕。就向癡珠謾如道。我們也通行稱字。某翁某某先生。濫俗可厭。兩位

笑十八 觸景生情
笑十九
笑二十
笑二十一
笑二十二
哭字引起
十四個淚
字
笑二十三
笑二十四
笑二十五
非寫丹曼
之失常正
寫秋痕之
得意
笑二十六
笑二十七
笑二十八
笑二十九
將出花魂
詞忽然颺
開生出非
層波折非
衍文也全
爲四十六
回以下張

以爲何如癡珠道。吾兄爽快之至。就向謾如道。你再叫先生。我也不依。荷生道。自後大家犯令。我要罰以金谷酒數。秋痕坐在西邊。瞥見丹暈曼雲。從東廊款款而來。笑道。犯令的人來了。謾如道。你去通知他。不好麼。正說着。丹暈曼雲已到簾邊。秋痕忍笑。大聲說道。站着聽我宣諭。奉大營軍令。不准你們請安。不准你們叫老爺。你們懂得麼。說得荷生癡珠謾如三人。大笑起來。連那前後左右伺候的人。通笑了。秋痕自己笑得不能仰視。那丹暈曼雲。只見過秋痕痛哭。沒有見過秋痕的癡笑。也沒有見過他會大聲說話。今日見他如此得意。轉停住脚步。只是發怔。大家看見。更是好笑。後來秋痕的笑歇了。將以前的話告訴兩人。倒靦靦覷覷上來。好像沒得開口一般。還是癡珠初見。和兩個應酬。兩個纔說得幾句話。秋痕曉得他們爲難。又自吃吃的笑。荷生也笑道。我到不意秋痕。也會這般調侃人。癡珠笑道。這是老師化導之力。又說得大家通笑了。只見家人請示排席。荷生瞧着表道。就要排席。似乎過早。癡珠道。謾如今天。是兩頓飯的。荷生道。怎的過費。一會席已擺好。係用月桌。謾如要送酒安席。荷生道。方纔說客套。都已蠲除。你又來犯令了。於是大家換了便衣。團團入坐。酒行數巡。癡珠坐接曼雲。就將曼雲摺扇取來。正要展視。荷生忽向癡珠說道。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以我兄才望。這廿年中。倘肯與世推移。不就是搨妓的謝東山麼。癡珠將扇握住。歎口氣道。小弟年少時。也還有這些妄想。如今白髮星星。涉世愈深。前途愈窄。濫竽滿座。挾瑟赧顏。只好做個乞食歌姬的。

本館定成子
緒然首甘
居白首甘
落白首甘
契闊而
辭東山而
自居熙熙
薄熙熙使
做個信陵
下文如臣
劍帷燈光
動四壁光
笑三略此
笑字略作
一結略作
出兩闕花
魂詞
花痕一詞
荷魂一詞
花魂一詞
感生有詞
可觸是詞
珠知在詞
遠憶舊人
近傷亡妾
而異日秋
痕之碾香
成塵埋香

韓熙載罷。荷生道。你是要做入夢的傅巖。不願做絕裾的溫嶠。其實何必呢。癡珠道。人材有積薪之歎。捷徑多窘步之憂。我就不做韓熙載。也要做個醇酒婦人的信陵君。那敢高比騎箕星宿。下鏡風流哩。說得大家又笑了一陣。於是展開曼雲的扇。見是荷生楷書。便說道。教我再寫這字。就寫不來了。再看寫的是齊天樂兩闕詞。題係花魂。此時秋痕倚在癡珠坐邊。癡珠看着秋痕念道。

小闌杆外簾櫳畔。紛紛落紅成陣。瘦不禁消。弱還易斷。

癡珠拍案道。好個瘦不禁銷。弱還易斷八字。這便是剪紙招我魂哩。就喝了一杯酒。向荷生道。是舊作。是近作。荷生道。我春間偶有所觸。填此兩闕。你不要謬贊。也就喝了一杯酒。謾如丹暈曼雲都陪着喝。覺得秋痕黯然。又念道。

數到甘番春信。韶華一瞬。便好夢如烟。無情有恨。別去匆匆。蓬山因果可重證。

癡珠也黯然道。半闕就如此沈痛。底下怎樣做呢。就和大家又喝了三杯酒。那秋痕念到韶華一瞬。已經眼眶紅了。以下竟要墜下淚來。也就停了一停。又念道。

空階似聞長歎。

癡珠道。接得好。魂兮歸來。我聞其聲。秋痕噙著淚。又念道。

正香銷燭炮。月斜人定。三徑依然。綠陰一片。料汝歸來難認。心香半寸。憶夜雨蕭蕭。小樓愁聽。

作家機見於此是以不知涕之惡乎從也有一娟娘在有舊雲在娟二娘航海驚心動魄曼雲不說道妹壞我踏躓壞我耶的扇子耶卿自沒有此種淚痕舊雲投崖秋心院遺跡話古人花月痕戲場醒幻夢淚七六淚八

咫尺迢遙。算天涯還近。

秋痕念到此。忍不住撲簌簌的墜下淚來。癡珠自己喝了酒。便說道。我念罷。便將第二闋念道。

綺窗朱戶濃陰滿。苔痕繞砌青遍。碾玉成塵。埋香作家。一霎光陰都變。

癡珠念到此。聲音也低了。秋痕一滴一滴的眼淚。將那扇頁濕點有幾處了。荷生道。這是我不好。秋痕今天狼喜歡。偏教他如此傷心起來。曼雲道。可不是呢。人家好端端喝酒。怎的荷生這首詞。却要叫他洒起淚來。癡珠勉強又念道。

助人悽戀。有樹底嬌鶯。梁間乳燕。膽粉遺芳。亭亭倩女可能見。

癡珠哽咽道。此中塊壘。我要借酒澆了。便叫曼雲取過大杯。喝了五鍾。荷生謾如也喝了。謾如丹暈都道。過後看罷。荷生也說道。摺開一邊。往後情懷的看。癡珠那裏肯依。又念道。

幾番燒殘繭紙。歎招來。又遠。將真仍幻。絮酒頻澆。銀旛細剪。懣爾癡情一片。浮生慢轉。好修到瓊樓。移根月殿。人海茫茫。把春光輕賤。

癡珠末了。也忍不住吊下幾點淚來。瞧着秋痕玉容寂寞。涕淚縱橫。心上更是難受。想道。我却不要道。青樓中有此解人。有此情種。便轉向荷生說道。真是絕唱。一字一淚。一淚一血。這也不枉秋痕的數點淚漬在上頭。只是我也有一詞。題在花神廟。想你還沒見哩。荷生道。我自那一晚。便定了此間的

淚九 淚十 回顧第二 回東上回 顧第四回 起下 高吟妙 這驚訝二 字神情可 想怡與昨 宵人別三 年地隔千 里人不負 人正恐心 將一負我 緒道樣接 著道荔香 院你到過 麼此時懷 了鬼胎癡 珠不答應 荷生聰明 人遂不以 爲怪只以 爲奇矣一 笑三十一 癡珠不答 妙含笑更

局面。花神廟一別經年了。你那長新店題壁的詩。我還記得。癡珠道。你的詩。我記得多了。便喝一大杯酒。高吟道。

雙漿風橫人不度。玉樓殘夢可憐宵。

荷生十分驚訝。只見癡珠又念道。

畢竟東風無氣力。一任落花飄泊。

荷生道。荔香院你到過嗎。癡珠也不答應。便又喝了酒。又高吟道。

一死竟拚銷粉黛。重泉何幸返精魂。

又拍着桌說道。最沈痛的是。

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

荷生道。奇得狠。這幾首詩。你也見過麼。癡珠含笑。總不答應。喚過禿頭說道。你將我屋裏一個碧綠青螺杯取來。我要行令了。荷生道。你說怎樣見過紅卿。纔准行令。癡珠笑道。行了令再說。荷生道。你不說。我是不遵令的。謾如笑道。癡珠。你這悶葫蘆。害人難受。不如說了罷。癡珠道。那裏有這般容易。恰好禿頭取得杯來。使一面拏杯。一面向荷生道。你喝了這十杯再說。丹暈道。這一杯低得十多杯酒。怎的教人吃得下。荷生道。可不是呢。癡珠就是這樣作難我哩。謾如道。我講個人情。五杯罷。荷生

妙三十二
笑三十四
作難得妙
笑三十五

淚十一
俠骨癡情
淚十二
掃去兒女
纏綿歸到
生平孤憤
是癡珠本
色是癡珠
胸襟與入
座後一段
文字恰恰
叫應此花
月痕一書
所爲作也
花痕亦芳
可挹芬芳
花痕可挹
逗起下文
沒人道得

笑道。你講個人情。一杯罷。癡珠也笑道。三杯何如。荷生心上急着要曉得紅腳蹤跡。也就答應了。隨又說道。你也要喝一杯。癡珠道。說到高興。自然要喝。於是曼雲執壺。丹暈斟酒。荷生便喝了三螺杯。酒。秋痕只叫慢慢的喝。荷生喝一杯。便送一箸菜。或是水菓。謾如也。喝了三大杯。癡珠纔把荔香院那一天情事。細細向荷生講將出來。講得荷生癡癡的聽。兩眼中也噙了幾許英雄淚。謾如丹暈曼雲。都歛容靜氣。傾耳而聽。秋痕更怔怔的。望了癡珠。又望荷生。癡珠說到娟娘不知蹤跡。也落下數點淚。叫秋痕斟過一螺杯酒。秋痕只斟有七分杯。癡珠接過。却要秋痕斟滿。高吟杜詩道。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接着吟道。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灑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場。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人哀。大家含笑看他吟完。將酒喝了。秋痕笑道。角力不解。必同倒地。角飲不解。必同沈醉。這是何苦呢。說得大家又笑了。這一席酒。自十一下鐘起。直喝至三下多鐘。幸是夏天日長。大家都有些酩酊。便止了酒。荷生癡珠。只用些粳米稀飯。就散了。坐同到癡珠屋裏。只見芸香拂拂。花氣融融。別有一種瀟灑之致。癡珠又喚禿頭。焚起一爐好香。泡上好茶。荷生謾如。我坐或躺。丹暈等三人。就在裏間理髮更衣。癡珠便將盆中開的玉簪。每人分贈一枝。更顯得面粉口脂。芬芳可挹。秋痕出來。見癡珠酒氣醺醺。躺在窗下。彌勒榻上。便悄悄說道。你病纔好。何苦那樣拚命喝酒。又將癡珠小照瞧一瞧。說道。你怎不請人題首詩。癡珠道。沒人道得我著。

我著痛心

刺骨之言

上一段詳

敘舊怨此

一段略叙

新愁亦不

欲冷落采

秋一邊也

月痕再振

文氣愈濃

文情愈雅

文境愈維

月痕愈雅

月中花痕

花中月痕

補叙秋華

堂一段疏

密相間筆

筆豔筆筆

豪筆豔筆

花痕於知己

俠骨癡情

以後你題罷。秋痕一笑。就將簾子掀開。見謾如走了出來。荷生却躺在炕上。微微睡着。便叫道。起來罷。這裏睡不得。怕著了涼。荷生也就坐起。喝了茶。癡珠隨跟出來。向荷生問起采秋。荷生歎一口氣。道。不必提起。我有兩首詩。念與你聽。就知道了。遂將所寄的詩。誦了一遍。癡珠笑道。什麼事呢。隨吟道。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荷生也自微笑。不一會。家人掌上燈來。秋華堂又擺了席。大家作隊出來。見堂上及兩塔。明角燈都已點著。越覺得玉宇澄清。月華散采。大家便都向甬道上。閒步。癡珠從那月光燈影。瞧著秋痕。真似一枝初放的蘭花。葳蕤窈窕。極清中露出極豔來。聽見謾如讓荷生上去。便攜著秋痕的手。跟大家步上臺階。到得席前。照舊坐下。這秋華堂。係長七間。一個大座落。堂上爽朗空闊。炕後垂三領蝦鬚簾。簾外排著十多架晚香玉。堂上點有二十餘對紗燈。炕上四小盆盛開夜來香。堂左右二十多架蘭花。雖纔打箭。燈光之下。瞧著綠葉紛披。度看炕上內外的花香。就不傾觴。也令人欲醉了。況卯酒未醒。重開綺席。倒覺得大家俱有倦容。入席以後。行了幾回酒。上了幾碗菜。秋痕便向癡珠發話道。白天你是鬧過酒。如今只准清談。我隨便唱一折崑曲。給大家聽。可好麼。荷生道。很好。秋痕又道。叫他們吹笛子。打鼓板。彈三絃的。都在月臺上。不要進來。謾如道。這更好。秋痕又道。只這癡珠酒杯。是要撤去的。一面說。一面將癡珠面前酒杯。遞給跟班。謾如丹暈都說道。不叫他喝就是了。何必掣開杯子。荷生曼雲都只哈哈的笑。謾如向荷生道。一見如舊。這

笑三十六

沈細
癡情
淚十三
俠骨○詩
句恰切

笑三十七

東船西舫
悄無言推
有江心秋
月白

淚十四

俠骨

笑三十八

笑三十九

俠骨

癡情○正
照四十一

句話却是真有呢。這一說癡珠不好意思起來。秋痕便覺兩頰飛紅。荷生忙接口說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和癡珠不一見如舊麼。荷生此句話。原想替秋痕解嘲。秋痕也深感荷生爲他分謗。只太親切些。觸動心緒。倒吊下淚來。癡珠這一會悽惶。更不知從何處說起。只向秋痕高吟道。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就不說了。荷生見秋痕與癡珠形影依依的光景。便念及采秋。又因癡珠今天說起紅卿。便覺新愁舊怨。一霎時紛至沓來。無從排解。謾如也。悔先前不合取笑秋痕。以致一座不樂。又見秋痕顧影自憐。那一種情態。也覺慘然難忍。丹暈曼雲。見席間大家都不說話。只得勸秋痕道。好端端的。又哭得淚人兒一般。人家說你有傻氣。你自己想傻不傻哩。荷生就移步過來。替秋痕抹著眼淚。癡珠便叫跟班們。搵過手巾。自己遞給秋痕。謾如也吩咐跟人。泡上幾碗好茶來。又吩咐廚房慢慢的上菜。秋痕只得破涕爲笑道。我還唱曲罷。大家都道好了。秋痕肯笑了。謾如道。秋痕這一笑。大家該喝一鍾酒。秋痕道。我總不准癡珠喝。大家依麼。大家笑道。依你罷。秋痕道。我却要陪一杯。於是大家都喝了酒。隨意喫了幾箸菜。癡珠只喫了兩片藕。只見秋痕喝一會茶。將椅挪開。招呼癡珠跟入。說幾句話。停了一停。簾外鼓板一響。笛韻悠揚。秋痕背臉兒亢起嬌聲來。癡珠依著聲。聽他唱的是此夜恨無窮。似別鶴孤鴻。檻鸞囚鳳。我無限衷腸。欲訴無從。悲慟癡珠聽到此。便嘆了一聲。招呼跟班。裝水烟吸去。荷生將手輕輕的拍着桌板道。這底下是惹禍的

花回
正照
三回
四回
清紅
花痕
癡情
笑四
笑四
全篇
以下
笑四
笑四
五回
折一
笑四
七

癡情
悲字
結十

花容月貌。賺人的雲魂雨夢。謾如道。這不是紅梨記上拘禁這一齣麼。荷生點點頭。又聽秋痕唱完了一支。曼雲便將癡珠跟前一碗茶。遞給秋痕喝了。秋痕轉過臉來。向大家說道。今夜喉嚨不好。有些哽咽。就睡了一口痰。又唱起來。到了看他詩中字。芳心懂。怎割捨風流業種。畢竟相同。又唱到只愁緣分淺。到底成空。那兩道眼波。就直注在癡珠身上。大家俱暗暗的笑。却不敢道出。以後便是尾聲了。唱完。大家都喝聲好。荷生因說道。這回我却要癡珠喝一鍾酒。秋痕也依。便將自己的杯斟上。叫癡珠喝了。荷生笑道。我也要你喝一杯。秋痕道。這是怎說。荷生道。喝了再說。秋痕強不過。也就喝了。荷生笑道。你們風流業種。畢竟相同。怎麼不喫個鴛鴦杯哩。說得秋痕的臉通紅了。癡珠笑道。你們這樣鬧。又何苦呢。荷生微笑。停一停說道。你日間那樣狂吟豪飲。這會怎的連酒杯都沒有哩。癡珠也就微笑。於是大家又暢飲了一會。便道。天也不早了。差不多十二下鐘了。謾如也不敢再敬。大家吃飯洗漱。荷生向癡珠道。改日再來奉拜罷。癡珠笑道。你又未能免俗了。我明日便是便衣過訪。何如。荷生道。極好。我便在寓相候罷。就謝了謾如。幾對燈籠。引著轎子走了。謾如却要送癡珠先回西院。癡珠看見丹暈等三人。都站在月臺伺候。便道。還是給他們先走。我們再說罷。於是丹暈曼雲秋痕說道。我們都不打千了。丹暈曼雲先走。秋痕落後。癡珠謾如站在一邊。秋痕拉著癡珠的手。問後會之期。癡珠十分難受。勉強道。兩日後就當奉訪。秋痕忽向袖中。取出一件東西。悄悄的遞給癡

四個淚字
歎字結四
十七個笑

緊接上回
叙入上回
月痕上回
月字餘波
未免有此
誰能遣此
天空曷晴
絲

珠癡珠也不細看。只好袖着。便催著謾如回去。謾如只得告辭。癡珠送出。看秋痕上車。謾如也上了車。然後自回西院。正是 茫茫後果。渺渺前因。悲歡離合。總不由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秋痕合傳。而緯以謾如荷生。筆墨工緻。如於尺幅中畫阿房宮。複道回廊。釘頭簷角。層層數去。不爽銖黍。

牽一髮而全身皆動。此回上接第二回。第三回。第五回。第九回。下注十八回及三十九回。四十回。四十三回以下文字。爲全書精神團結處。花魂詞紅梨記。上下整對中。仍復變換錯綜。隱藏舊雯。明串娟娘。筆筆矯變。筆筆沈雄。

第十五回

詩綉錦囊重圓春鏡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

話說荷生別了癡珠。轎子沿堤走來。仰觀初月彎環。星河皎潔。俯視流烟澹沱。水木清華。因想起榆園水榭。今夕畫屏無睡。風景當亦不減於此。又想到。我們一縷情絲。原是虛飄飄的。被風刮到那裏。便纏住那裏。就如癡珠。今天不將那脉脉柔情。都纏在秋痕身上麼。可怪秋痕素日。和人落落難合。這回一見癡珠。便兩心相照。步步關情。也還可喜。只是他兩人情絲一纏。正不曉得將來又是如何。收煞哩。一路亂想。猛聽得打梆之聲。是到了營門。只見燈火輝煌。重門洞開。守門的兵弁。層層的分

隲括第六
回第九回
及上回下
直引起書
來部全書
文情如雲
蒸霞蔚
紆徐引出
錦囊
一層
兩層
繡墊
出錦囊
出詩
出痕○上
月痕○上
回月○上
波下○上
字張本
章韓一
心情一
口角小
句見小
詩痕○正
花痕○正
答寄東一
笑拈花轉

列兩旁。那轎夫便如飛的到了帳前。停住。門上七八個人。都一字兒的站在一邊。伺候下轎。荷生略略招呼。就進寓齋去了。跟班們伺候換了衣履。見蒼頭賈忠。跟踉蹌蹌。擎了一個紙包上來。像封信似的。回道。靠晚洪老爺進來。坐等老爺。到了更餘。等不得了。特喚小的上去。交付這一件東西。吩咐小的收好。又說明日在歐老爺家。專候老爺過去。有話面說。荷生也不曉得是什麼。接過手。輕飄飄將手一捏。覺鬆鬆的。便撕去封皮。見是一塊素羅。像是帕子。抖開一看。上面污了許多淚痕。桌上掉下一個古錦囊。兩面綉着蠅頭小楷。却是七律二首。便念道。

長空渺渺夜漫漫。舊恨新愁感百端。巫峽斷雲難作雨。衡陽孤雁自驚寒。徘徊紈扇悲秋早。珍重明珠賣歲闌。可惜今宵新月好。無人共倚綉簾看。

念畢。嘆一口氣。自語道。如此清才。墜入塵劫。造物何心。令人懊惱。又將那一邊詩朗吟道。

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

就慘然自語道。沈痛得狠。又念道。

豈是拈花難解脫。可憐飛絮太飄零。香巢乍結鴛鴦社。新句猶書翡翠屏。不爲別離已腸斷。淚痕也滿舊衫青。

賈忠和大家怔怔的站著。荷生反覆沈吟一會。猛見賈忠們兀自站著。便說道。你們散去罷。荷生因

悟禪句

眼目

荷生意中
自有秋痕
長生補恨
一齣在人
柳中人不
書明眷屬
叙郭夫人
故夫特人
於此回暗
中安頓一
筆而上下
於嚮自可
潛通其所
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
厚者必不
下士必不
顛倒至此
引起圓鏡
應第十三

欲乘涼。就也踱出遊廊。清風微來。天雲四皎。雙星耿耿。相對寂然。徘徊一會。到憶起家來。便將都中七夕舊作。望遠行吟道。

露涼人靜。雙星會。今夕銀河深淺。微雨驚秋。殘雲送暑。十二珠簾都捲。試問蒼蒼。當日長生殿裏。私誓果能真踐。只地久天長。離恨無限。何況羈人。鄉書一紙。抵多少回文新翦。細計歸期。

常勞遠夢。輸與玳梁棲燕。畢竟織女黃姑。隔河相望。可似天涯近遠。恨無聊。徒倚欄杆。捫遍。

吟畢。便喚青萍等。伺候睡下。次日看完公事。想道。今日還找劍秋鬧一天酒罷。便喚索安。吩咐套車。到了綠玉山房。劍秋不會起來。紫滄自將采秋。不忍拂逆他媽一段苦情。細細表白一番。荷生聽了。便也釋然。一會劍秋出來。說道。荷生。這種公案。你如今可明白麼。我原說過。這其間總另有原故。是不是呢。如今喫了飯。我們三人同去愉園走一遭罷。荷生不語。一會擺上飯。三人喝了幾鍾酒。差不多兩下鐘了。劍秋正催荷生到愉園去。不想紅日忽收。黑雲四合。下起傾盆大雨來。劍秋又備了晚飯。說了半日閒話。急雨收晴。早已月上。劍秋紫滄乘著酒興。便不管荷生答應不答應。拉上車向愉園趕來。傳報進去。三人剛走入八角亭游廊。早是紅豆領著一對手照。親接出來。笑向荷生道。怎的不來了。十一天。劍秋笑道。我三個月沒來。你怎的不問哩。紫滄也笑道。我們就十一年不來。他也不管呢。紅豆笑道。洪老爺。你昨天不纔來麼。三人一面說。一面走。已到橋亭。只聞得雨後荷香。芬芳撲

回語不語妙
只到下半
縮文字
折痕
月痕
入情
語多有
生趣
花痕○文
氣紆徐急
脈緩受法
也
是愉園中
人與秋心
院情景終
不相同
借上文作
解頤語
補叙

怨而不怒
善戲謔兮
不為虐兮
撮台山不

鼻。都就在回欄上坐了。丫鬟們便放下手照。擡了幾張茶几來。送了茶。只見遠遠一對明燈。照出一個玉人。轉過畫廊來。紫滄向劍秋道。你看此景。不像畫圖麼。劍秋笑道。我們不配作畫中人。只冀學人吊下去作個池中物罷。剛說這句。采秋已到。跟前故作不聞。說道。這裏暑氣未退。還是水榭屋裏坐罷。於是荷生先走。領著大家。轉幾折遊廊。纔到屋裏。原來愉園船室後是池。池南五間水榭。坐南向北。此即愉園正屋。劍秋紫滄。俱係初次到此。留心看時。只見面面明窗。重重紗窻。五間直是一間。其中琴牀畫桌。金鼎銅壺。班然可愛。正中懸一額。是定香吟榭四字。兩旁板聯。是集的宋人句。

細看春色低紅燭。煩向蒼烟問白鷗。

欸書渤海題贈。下面一張大案。案上羅列許多書籍。旁邊擺着十二盆蘭花。香氣襲人。中間地上。點著一盞四尺多高玻璃罩的九瓣蓮花燈。滿室通明。四人一一坐下。紫滄見荷生采秋。總未說話。便道。你兩個都是廣長妙舌。怎的這會都作了反舌無聲。采秋說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落了言詮。已非上乘。劍秋笑道。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此自是枕中秘本。便有時也落言詮。我却不信你們兩個。通是馬牛其風。不言而喻呢。荷生笑道。胡說。采秋道。酒食先生饌。女為君子儒。湯玉茗至今還在拔舌地獄哩。管他則甚。便又談笑一會。荷生采秋。總覺得似離似合。眉目含情。又命紅豆。教人將南窗外紗幔捲起。只見碧天如洗。半輪明月。分外清華。大家移了幾凳。坐在欄杆內。領略那雨後荷香。采秋

能不弄此伎倆而談正襟而談讀之懷然月痕○又推一筆筆文氣亦似離似合花痕語妙靈動自是采秋口吻

款款深深却移到秋痕分上不也得也是真語點化玉溪詩句入妙是重圓是春鏡流麗

叫人將早晨荷花心內薰的茶葉烹了來。更覺香沁心脾。俗塵都滌。遙聽大營中起了二鼓。紫滄劍秋就站起身來。荷生也要同行。劍秋道。你且不用忙。要走須向采秋借車。我還同紫滄去訪一個朋友。不能奉陪了。荷生笑道。不是訪彩波嗎。劍秋道。不定。遂一徑走了。丫鬟傳呼伺候。秋采送至船室前。也就回來。仍在欄杆邊坐下。荷生道。好詩好詩。但多情二句。頗難解說。我正來請教呢。采秋道。我這兩句。本係舊時記的。你要怎麼解。便怎麼解。荷生道。你是聰明絕頂的人。我一切也不用說了。采秋一聞此言。便覺心中一酸。兩眼淚珠。熒熒欲墜的道。前日之事。我也百口難分。惟有自恨墜入風塵。事事不能自主。你若從此拋棄了我。我也不敢怨恨你。若尚垂清盼。久後看我的心跡。便是了。荷生見說得楚楚可憐。便歎了一口氣道。我到不是怪你。我一來也是恨我自己。長幡無力。未能盡障狂鷗。二來是替你可惜。這個地方。難道他們那一般人的行徑。你還看不出麼。紅豆在旁。遂將那日原士規等。跌池吐酒。鄙俗不堪的形狀。叙了一會。到說得荷生采秋也都笑了。荷生便向采秋道。今夜我頗思小飲。采秋道。我有好蓮蕊釀。我們到春鏡樓喝去罷。於是攜手緩步上樓來。只見露月照窗。花陰瑟瑟。荷生笑道。我今日到此樓。也算劉院重到天台了。采秋笑道。我不想尚有今日。遂將荷生紗衫脫了。采秋也卸了晚妝。烏雲低鞞。然後兩人對酌。叙這十日的相思。但見郎船一槳。儂舸雙橈。柳暗抱橋。花欹近岸。金釧影裏。玉擘光中。西子展鬢。送春山之黛色。南人妍眼。剪秋水之波光。脉

也爲以帶生詞令舊擊豔入第回遙緊出五文領也即酣寫重摩散仍婀
秋此說同意人恨新情哀感文情八第投跟九十一字起以下
痕詞家然與淒咽愁沈頑說回三五上龍佩回至筆東分鏡席非女中

脉含情綿綿軟語。鳳女之顛狂久別。檀奴之華采非常。既而漏鼓鼙催。迴廊鶴警。媽薰蘭破。絮亂絲繁。人面田田。脂香滿滿。從此綠圓碧落。雙星無一日之參商。劫脫紅塵。並蒂作羣芳之領袖矣。却說七夕那晚。癡珠送了謾如。自回西院。急將秋痕遞給的東西。燈下一看。却是一塊翡翠的九龍佩。撫玩一番。就繫在身上。看官聽着。癡珠自從負了娟娘。這七八年。夢覺揚州。錦瑟犀毗。概同班扇。臙脂螺黛。一例曇花。况復鬱鬱中年。艱難險阻。鬢髮遲暮。頰沛流離。碧血招魂。近有鮑參軍之痛。青山落魄。原無杜記室之狂。真個絮已沾泥。不逐東風上下。花空散雨。任隨流水東西。不想秋痕三生夙業。一見傾心。秋月娟娟。送出銷魂橋畔。春雲冉冉。吹來離恨天邊。人倚欄杆。似曾相識。筵開玳瑁。末如之何。輸萬轉之柔情。誰能遣此。洒一腔之熱淚。我見猶憐。可識前生。試一歌乎金縷。勿忘此日。羞相贈以錯刀。緩緩歸來。子細憶三春之夢。匆匆別去。丁甯約再見之期。此一段因緣。好似天外飛來一般。到難爲癡珠一夜躊躇。不能成寐。就枕上填了百字令一闋云。

今夕何夕。正露涼烟淡。雙星佳會。一帶銀河清見底。天意却如人意。半夜雲停。前宵雨過。新月如眉細。千家望眼。畫屏幾處無睡。最念思婦閨中。懷人遠道。難把離愁寄。一朵嬌花能解語。却又風前憔悴。紅粉飄零。青衫落拓。都是傷秋淚。寒香病葉。伊誰知蕭瑟相對。

填畢。兀自清醒白醒的。故合著眼。猛聽得晨鐘一響。見紙窗全白了。便起身出外間來。向案上將百

郭夫人秋痕入神青萍愕然不敢說話
說且抱頭且敢說且抱頭且敢說
活畫約一層活畫約一層活畫約一層
帶叙一層帶叙一層帶叙一層
切情切景切情切景切情切景
是初八日是初八日是初八日
○君亦獨○君亦獨○君亦獨
生乃獨生乃獨生乃獨
證秋心耶證秋心耶證秋心耶
故折數層故折數層故折數層
轉折數層轉折數層轉折數層
有致○紆徐有致○紆徐有致○紆徐
菜市○紆徐菜市○紆徐菜市○紆徐
一層一層一層一層一層一層
兩層兩層兩層兩層兩層兩層
二十七回二十七回二十七回
張本○又張本○又張本○又
三層○又三層○又三層○又
以曼雲家以曼雲家以曼雲家
作一陪筆作一陪筆作一陪筆

字令的詞寫出。禿頭在對屋聽見響動也起來。到了這邊見癡珠正在沈吟愕然說道。老爺你病纔好。怎的一夜不睡。癡珠道。睡不著。叫我怎樣呢。禿頭也不答應。向裏間一瞧。低著頭。嘴裏咕咕嚕嚕的抱怨就出去了。癡珠倒覺好笑。我就躺下罷。不意這回躺下。却睡着了。直至午正纔醒起來。喫過飯。想道。我與荷生約今日見面的。須走一遭。便吩咐套車。帶了禿頭。向大營來。荷生早訪歐劍秋去了。便留題一律云。

月帳星河又渺茫。年年別緒惱人腸。三更涼夢回徐榻。一夜西風瘦沈廊。好景君偏愁裏過。佳期我轉客中忘。洗車灑淚紛紛雨。兒女情牽乃爾長。

遞給青萍就走了。禿頭說道。老爺如今是回去。是到李大入署裏。癡珠遲疑道。還是找李大入去罷。方轉入衙衙。癡珠忽問車夫李三道。此去菜市街順路不順路。李三道。到李大入衙門。菜市街是個必走之路。癡珠道。這樣就走菜市街罷。禿頭道。老爺到菜市街找誰哩。癡珠便問李三道。你可認得教坊李家麼。李三道。小的沒有走過。進巷裏問去罷。禿頭道。不消問。那狗頭昨天說過住址南頭靠東。有一株槐樹。左邊是個酒店。右邊是個生肉舖。中間一個油漆的兩扇門。就是李家。小的先下車看去。到了巷中間。先有一株古槐。一枝上竦。一枝橫臥。旁側一家。禿頭只道是了。一問却是姓張。再看左右。並非屠酤。只得向前走十餘家。果見槐蔭重重。映着那酒帘斜捲。頰覺風光流麗。日影篩空。

柳色春藏
蘇小家

筆墨工緻
勝於唐人
霍小玉一
傳
幾同荷生
兩訪采秋
傳神
如披太眞
病齒圖
是采痕口
吻
出跛脚
活畫跛脚
真與禿頭
至成佳偶
正出秋心
院與春鏡
樓用旁筆
點過者不
同亦分賓
主也
竹圃爲二
十三回五

禿頭伺候癡珠下車。見門是開的，便往裏走來。轉過甬道，見靠西小小一間客廳，垂着湘簾。禿頭便問道：「有人麼？」也沒人答應。癡珠便進二門，只見三面游廊，上屋兩間，一明一暗，正面也垂着湘簾。綠窗深閉，小院無人。庭前一樹梧桐，高有十餘尺，翠蓋亭亭，地下落滿梧桐子。忽聽有一聲客來了，擡頭一看，簾下却掛了一架綠鸚鵡。見了癡珠主僕，便說起話來。靠北小門內，走出一人來，擋住道：「姑娘有病，不能見客。請老爺客房裏坐。」癡珠方將移步退出，只聽上屋簾鈎一響，說道：「請癡珠急回，睜一看，却是秋痕自掀簾子，迎將出來。身穿一件二藍夾紗短襖，下是青縐鑲花邊褲，撒着月色秋羅褲帶，雲鬟不整，杏臉腮紅，秋水凝波，春山蹙黛，嬌怯怯的步下臺階，向癡珠道：「你今天却來了。」癡珠忙向前，攔着秋痕的手道：「怎麼好端端的又病哩？」秋痕道：「想是夜深了，汾堤上着了涼，便引入靠南月亮門，門邊一個十五六歲丫鬟，濃眉闊臉，跛着一脚，笑嘻嘻的站着伺候。」癡珠留心看那上面蕉葉式一額，是秋心院三字，旁邊挂着一付對聯，是

一簾秋影淡於月。 三徑花香清欲寒。

進內，見花棚菊圃，綠蔓青蕪，無情一碧。上首一屋，面面紗窗，雕欄繚繞，階上西邊門側，又有一個十二三歲丫鬟，眉目撲大的清秀些，掀起茶色紗簾，秋痕便讓癡珠進去。炕上坐下，癡珠說道：「這屋雖小，却曲折得有趣。你臥室是那一間，秋痕道：「這是一間隔作橫直三間，這一間是直的，便將手指東

本玉環
略叙秋心
院宮室却
出自秋痕
口講指畫
筆墨變換
假門係異
日禍根秋
華堂假門
好合之緣
自此開秋
心院假門
慘離之禍
由此肇亦
兩兩整對

結上半折

嗚嗚私語

邊道。那兩間是橫的。前一間是我梳粧地方。後一間便是我臥室。你就到我臥室坐。說着下炕。將炕邊畫的美人一推。便是個門。癡珠走進。由床橫頭走出床前。覺得一種濃香。也不是花。也不是粉。直撲入鼻孔中。那床是一架楠木穿藤的。掛個月色秋羅帳子。配着錦帶銀鈎。牀上鋪一領龍鬚席。裏間疊一牀白綾三藍灑花的薄被。橫頭擺一個三藍灑花錦鑲廣籐涼枕。秋痕就攜癡珠的手。一齊坐下。小丫鬢捧上茶來。秋痕遞過。向癡珠道。你道兩日後纔來。怎的今天就來呢。癡珠道。我原不算來的。因訪荷生不遇。回去無聊。故此特來訪你。不想你又有病。不是你出來招呼。我此刻要到家了。秋痕道。我病了一早晨。沒有看我媽去。這回鬆些。看了我媽。要回東屋。聽見鸚鵡說話。我就從窗縫望出去。看不清楚。後來打雜出來辭你。我心上就怕是你來了。趕出外間。向竹簾一瞧。你正要轉身。急得我話都說不出來。癡珠道。你病着。我偏來累你。如今坐了一會就走罷。你看天色也要變了。下起雨來。好難走哩。秋痕道。你坐車來嗎。癡珠道。有車。秋痕道。有車怕什麼。就沒有車。我這裏也僱得有。你多坐一會。和我談談。我的病便快好了。天氣熱。你將大衫卸下罷。癡珠道。你這裏很涼快。正說著。忽然雨點大來。癡珠著急道。下雨怎好哩。秋痕笑道。我却喜歡。好雨天留客。我叫他們熬些桂圓粥。給你作點心好麼。癡珠道。我肚裏不餓。倘餓我和你要。秋痕向小丫鬢道。你儘管吩咐去。小丫鬢去了。秋痕悄悄說道。我給你那一塊玉。你曉得這塊玉的來歷麼。這就是我今生第一快心事。

獨證秋心

同心並命
秋氣滿紙
此時荷生
尚未前往
愉園

你却不要擊去賞了人。因將上已這日。得荷生賞識。臨走給了這塊玉。通告訴了癡珠。癡珠道。我到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怎好呢。秋痕道。好東西我也不要。只要你身邊常用的。給我一件罷。癡珠手上適帶一個翡翠戒指。便脫下來。套在秋痕拇指上。喜道。竟是恰好。你就帶着。秋痕道。你這會沒得帶。我有一個羊脂玉的。給了你。好麼。癡珠道。我不帶。我以後再購罷。秋痕不依。向枕邊一個銀盒內取出。也替癡珠套上。笑道。我和你指頭大小。竟是一樣。秋痕因問起癡珠得病情由。癡珠略將前事說說。便吟道。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就嘆了一口氣。秋痕欸欸深深的安慰一番。兩個丫鬟送上點心。秋痕勸癡珠用些。聽見檐漏琤琤。雨也稍住了。癡珠就站起身來走了。正是寶枕贈陳思。漢臯要交甫。爲歌靜女詩。此風亦已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韋劉韓杜四人合傳。俱是極得意文字。而四人性情口角。俱描寫分明。七夕一詞。并已渾括全書大旨。閱者不可徒視爲喁喁兒女語也。

春鏡未圓。先訪歐家之綠玉。秋心欲證。偏逢韓宅之青萍。全書不作贅語。亦不用直筆。此篇尤極紆徐之致。

花月痕全傳卷五

第十六回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

類叙三箇
同鄉爲後
文張本卽
引起荷生
約秋痕

叙癡珠書
聯贈句却
與十二回
一筆不犯

清豔○鴛

話說癡珠養病并州。轉瞬半年。免不得出來酬應。這日來了三個同鄉。一個余觀察。名翊。字翫如。一個候補刺史留積蔭。字子善。一個候補郡丞晏傳薪。字子秀。四人正在會叙。荷生隨來。坐了一會。三個人先去。荷生便道起失約的緣故。就訂癡珠十四愉園小飲。且囑攜秋痕同去。也就走了。此時一院秋陰。非復驕陽亭午。癡珠便吩咐套車。來訪秋痕。將荷生相邀並請的人。備細說給秋痕知道。就找謾如去了。到了次早。癡珠坐車來邀秋痕。秋痕正在梳頭。癡珠就在粧臺邊坐下。瞧了一會。見有一張宣紙。一付臘箋。擱在架上。便說道。你這屋裏。却沒有橫額。我和你寫罷。說畢。就將宣紙臘箋。一齊取下。秋痕要將墨來磨。癡珠說道。你只管粧掠。我自己磨罷。於是仍坐在粧臺邊。一邊磨墨。一邊看秋痕掠髮擦粉。笑道。水晶簾下看梳頭。想元微之當日。也不過如此。秋痕笑道。我却不准你學他。癡珠微微一笑。將宣紙裁下一幅。蘸筆橫寫。秋痕瞧著是仙韶別館四字。癡珠又將蠟箋展開一看。是四尺的。要寫八字。便勻了字數。教丫環按著紙。提筆寫道。

灼若芙蓉。贈之芍藥。

化爲蝴蝶。竊比鴛鴦。

一邊款書博秋痕女史一粲。一邊書東越癡珠。恰好秋痕換完衣服出來。癡珠笑道。我這惡劣書法。不像你媳婦婷婷。留著做個記念罷。秋痕笑道。我也不曉得好不好。只人各有體。這是你的字。總是讀書人的筆意。癡珠一笑。便叫人前往榆園。探聽荷生到未。回說韓師爺來了。癡珠將車讓秋痕坐。自己跨轅赴榆園來。保兒傳報進去。到了第二層月亮門。見荷生含笑迎出來。就攜著秋痕手。讓癡珠進去。癡珠笑道。我如今總要人雙請。秋痕也笑著說道。我見面不請安了。於是小丫鬟領著路。癡珠緩緩的跟著走。說道。這園子佈置。倒也講究。進了第二層月亮門。轉過東廊。見船室正面。掛著一張新橫額。是不繫舟三字。板聯集句一付。是

由來碧落銀河畔。只在蘆花淺水邊。

便說道。這船室我聽說是采秋藏書之所。因走進來。荷生秋痕也陪著。瞧過前後三層。縹緗萬軸。荷生便把西北蕉葉門推開。引二人出來。小丫鬟聽見響。就從橋亭轉到西廊伺候。癡珠秋痕望那水榭。東西南三面環池。水磨楠木雕欄。簷下俱張碧油大綯的捲篷。垂著白綾飛沿。兩邊各挂一個小金鈴。池內荷花。正是盛開之際。却也有紅衣半卸。露出蓮房來的。空闊處綠葉清波。湛然無滓。靠著欄杆。擺著都是斑竹桌椅。正面接著上屋前簷。左右挂著七尺寬兩領銅絲穿成的簾子。荷生即讓癡珠坐下。自己和秋痕對面相陪。癡珠早聞環佩之聲。來從簾外。曉得采秋出來了。便從簾內望將

叙水榭詳
前所略
是初見神
情○四語
係見袁子
才文
兩美
華筵

如披韓熙
載夜宴圖

渾成

出去。山花寶髻。都非倚市之粧。石竹羅衣。大有驚鴻之態。不覺惘然。看見秋痕站起身來。也就站起來。采秋到了簾邊。向秋痕一笑。就請癡珠歸坐。轉身坐在秋痕肩下。說道：我們初次相見。荷生說過不請安。不稱老爺。癡珠道：我也直呼采秋。不說套話了。本來名士。卽是美人前身。美人卽名士小影。謝希孟鴛鴦樓記。正往下說。外頭報說梅歐兩位老爺來了。彼此方通款情。洪紫滄也來了。癡珠都係初見。又不免周旋一番。以後談笑起來。大家性情。俱是亢爽一派的。也就十分浹洽。停一會。荷生道：清興如此。何不小飲。遂叫人擺席。癡珠首坐。次紫滄。次小岑。次劍秋。荷生一人打橫上坐。秋痕采秋兩人打橫下坐。今日酒肴器皿。件件是并州不經見的。七人慢慢的淺酌低酌。雄辯高談。觥籌交錯。履烏往來。極盡雅集之樂。已而玉山半頹。海棠欲睡。也有閑步的。也有散坐的。也有向船室中倚炕高臥的。此時丫環們撤去殘肴。供上香茶鮮果。大家重聚水榭。采秋與劍秋對奕。小岑觀局。癡珠荷生秋痕三人同倚在西廊闌杆閒話。看紫滄釣魚。秋痕卻俯首池中。領略荷香。并瞧那魚兒。或遠或近。或浮或沉。出了一會神。荷生便攜著癡珠的手。徑入采秋臥室看詩。只見那上首是一座紫檀木的涼榻。挂着一箇冰紋的紗帳子。兩邊的錦帶。綉著八箇字。是吹簫引鳳。有酒學仙。東面板壁上挂著一幅泥金小橫披。草書七言絕句兩首。是

玉漏催宵酒半醒。月鈎初上照春屏。碧紗簾幙輕如水。窺見雲鬢一枕清。小窗風過試新涼。

補叙定情
芊眠綺麗

此恨綿綿

回顧上文

以章韓之
眼孔胸次
卻各戀一
妓亦不自
諱所謂不
失其真也
有真面目
然後有真
性情真意
氣真經濟
真文章不
足爲虞學
究道也
本色二字
是全書宗
旨
此非真尋

鬢上微聞夜合香。細語喁喁眠不得。只愁孤負好年光。

癡珠笑道。這就是定情詩麼。有此豔福。也該有此麗句。又見紗罩上。粘有兩紙色牋。其一云。

獨夜孤燈有所思。夢回誰解意遲遲。愧无雙漿迎桃葉。盡把多情付柳枝。秋扇未捐猶有淚。春

蠶半老易成絲。樽前握手猶如昨。不許長旛好護持。

癡珠道。悱惻纏綿。怨而不怒。這定是月初作的。荷生道。你曉得就是了。又看下一牋云。

決絕詞成不忍。連宵好月白團圓。黃衫劍挾雙龍起。青鳥書傳一字難。春入愁城天浩蕩。風
停情海浪平安。蠶絲再繭非无謂。飄泊憐他翠袖寒。

癡珠道。我們眼孔。不知空了幾許人物。我們胸襟。不知勘破了幾許功名富貴。只這分兒上眼孔裏。不敢輕視。一箇胸襟裏。萬不能打掃得乾淨。我比你馬齒加長。更閱歷多了。酒陣歌場。而今兩鬢星。把昔日意興。瓦解冰消。不想這回。卻又給秋痕結出一團煩惱。可見人生未死。任你有什麼慧劍。這情絲是斬不斷的。荷生道。你這議論。斯爲本色。大抵是箇真英雄。真豪傑。此關是打不破呢。你不記趙清獻詩言。春窗惱春思。一枝杜鵑啼。司馬溫公詞言。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无情。歐陽文忠詞言。笑問鴛鴦怎生書。范文正詞言。眉間心上。无計相迴避。又殘燈明滅。語盡孤眠滋味。韓魏公詞言。愁无際。武陵凝眺。人遠波空翠。文潞公詩言。哀箏兩行雁。約指一勾銀麼。癡珠笑道。難爲你尋得。

前人誠證也。爲虞學究輩說法不能不多。方徵調以破其眼障。耳大丈夫磊磊落落。各求其心。之所安何。必追步前。人各行其。心之所是。亦何必指。摘前人癡。珠欲援前。人做箇護。法其猶有。蓬之心也。夫痕學棋。秋痕學詩。秋痕學琴。借談詩引。入下半折。一片清機。點清夢遊。仙。

出前人許多真誠實證來。做我們歪詩的護法。荷生道。以林和靖妻梅子鶴。這般清高。卻有羅襪同心結未成之句。以呂文靖正色立朝。守鄱戀一樂妓。後召還京。寄以綿胭脂。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寄汝好顏色。你道這種纏綿情致。那孔光小謹胡廣中庸解此麼。正說得高興。采秋頷大家都跑進來。說道。你兩個高談闊論。到底是說個什麼。怎的不分給我們聽聽。長些見識。癡珠笑道。我們道其所道。不過是道點歪詩。因向秋痕說道。你釣得魚麼。秋痕道。魚沒釣得。卻贏了采姐姐一盤棋。這才肯棋譜琴譜。都借給我。劍秋道。秋痕的棋是好呢。琴卻輸采秋的手法嫻熟。小岑道。這都容易。只學詩像難點兒。采秋道。他如今有箇詩王詩聖詩祖宗。做他秋心院總裁。以後怕不學會麼。說的大家都笑了。荷生因說道。今日樂極。大家何不吟一首卽事詩。以紀雅集。癡珠道。我們聯句罷。紫滄道。古體呢。近體。采秋道。近體沒趣。還是古體罷。劍秋道。卽事也覺無味。不如聯一首夢遊仙曲。荷生道好。也不要叙次。有的便寫出來。我就起句。借重秋痕。作個書手。便喚小丫環。預備筆硯牋紙。大家到了水榭。秋痕研墨。提起筆來等著。只聽的荷生吟道。

九華春殿平明開。排雲忽現金銀臺。鸞翔鶴舞翠羽集。

秋痕便寫出來。註一荷字。荷生瞧著秋痕寫。便說道。秋痕楷法。原來如此秀潤。我卻不曾見過。癡珠笑道。你這三句壯麗得狠。也該寫出好楷字。底下該各人兩句纔是呢。也卽吟道。

正照四
三回青
島心
秋痕三
四十三
青心島
耶非耶
四十八
縹緲宮

蒼虬呵殿羣仙來。

說道下句要轉韻了。大家說道：自然是要轉韻。癡珠便又吟道：

芙蓉城是衆香國。

秋痕一一寫了。註上癡字。大家皆道：接得好極。劍秋躊躇了一會，吟道：

初日澄鮮霞五色。紆回曲徑接丹邱。

衆人皆道好。小岑沈吟一會，說道：那位有的。先接上罷。我思路塞得狠呢。紫滄倚在正面欄杆，因吟道。

縹緲飛樓臨紫極。霧鬢籠煙羽葆輕。

荷生道：又轉韻了。小岑：你怎的還沒有一句呢。劍秋道：讓他思索一會。或者有好句出來。小岑不語。只向簾前微步。荷生又催了一遍。小岑道有了。

珮環隱隱天風鳴。

癡珠喝聲好。荷生道：也虧他。小岑就歇了。秋痕笑道：大家都是兩句。你怎麼一句就算了。小岑道：你們催得緊。我忘了。又想一想，吟道：

翩然騎鳳下相語。

青心島案
下四曹司
縹緲宮中
四詩史

文情豪邁
與詩相配

荷生定情

大家齊聲道。這一句亦轉得好。癡珠便說道。讓我接下去罷。又吟道。

左右侍女皆傾城。可畫天上頭銜重。

荷生道。上句好。下句提得起。采秋倚在左邊欄杆。怕大家又接了。便說道。我也接下罷。吟道。

謫居亦在瑤華洞。巫峽羞爲神女雲。

大家皆贊道好。此時早上了燈。自船室橋亭起。以至正屋前廊迴廊。通點有數十對漳紗燈。水榭月桌上。也然一枝燭。秋痕寫字的几上。然一枝洋蠟。那池裏荷香。一陣陣沁入心脾。荷生更高興起來。便說道。我接罷。吟道。

廣寒曾入霓裳夢。西山日落海生波。

采秋道。下句開得好。便轉身向座吟道。

四照華燈聽笑歌。天樂一奏萬籟寂。

荷生道。我替秋痕聯兩句罷。便吟道。

寶髻不動雲鬟峨。

因笑向秋痕道。此句好不好。下句你自想去。秋痕笑著儘寫。癡珠當下倚在正面欄杆。說道。我替了罷。吟道。

楚妃堂上
色殊衆海
鶴階前鳴
向人○春
鑲秋心癡
珠遊戲其
間鏡重圓
春鏡力也
劍秋當自
采秋荷生
急轉遂以
小岑結之
諧語因另
紫滄開通
自漾都有
篇非泛詠
游仙也

此時我醉羣花釀。交梨火棗勞頻餉。漢皋游女洛川妃。
采秋道。我接罷。便吟道。

欲託微波轉惆悵。朱顏不借丹砂紅。

劍秋時在橋亭旁。散步高聲道。你三個不要搶。我有了。進來吟道。

銀屏卻倩青鳥通。羅浮有時感離別。

采秋道。上句關鍵有力。下句跌宕有致。我接罷。吟道。

圓洲從古無秋風。

荷生道。好句。我接罷。便指著劍秋吟道。

座有東方善諧謔。

采秋亦笑指道。

雙眼流光眸灼灼。一見思偷阿母桃。

小岑笑道。我對一句好不好。吟道。

三年且搗裴航藥。

劍秋微笑不語。紫滄道。我轉一韻罷。

十妓也在裏許

此時滿城花正芳。

采秋當下復倚在左邊欄杆。領略荷花香氣。說道。我接下去。吟道。

一枝一葉皆奇香。

荷生當下也倚在右邊欄杆。說道。我接罷。吟道。

涉江終覺采凡豔。

癡珠此時正轉身向座。瞧著秋痕吟道。

遠山難與爭新粧。

荷生也正轉身復座。搶著吟道。

彩雲常照琉璃牖。

采秋當下復座。手擎茶盅。也搶著吟道。

願祝人天莫分手。好把名花下玉京。

衆人齊贊道好。應結局了。此結倒不容易。要結得通篇方好。荷生道。這一結。我要秋痕慢慢想去。采秋道。做出老師樣子來了。秋痕低了頭。想了半晌。說道。我有一句。可用不可用。大家商量罷。就寫道。

共倚紅鸞看北斗。

春鏡主人
縹緲宮妃

秋心院冤
海司

總結

反照秋心
正照春鏡

逗起下回

大家都大聲道好。荷生隨說道。結得有力。秋痕慢慢跟著癡珠學。儘可作詩了。荷生和大家再讀一過。笑道。竟是一氣呵成。不見聯綴痕迹。今日一叙。真令人心暢。癡珠道。明天十五歇一天。十六我邀諸君秋心院一叙。不可不來。大家都道。斷無不來之理。此時明月將中。差不多三更了。大家各散。采秋送至第二層月洞門。各家燈籠俱已傳進。癡珠便看著秋痕上了車。方與荷生大家分手而去。正是水榭風廊。茶香荷氣。不有佳詠。何爲此醉。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傳章劉韓杜四人之合并。而以紫滄小岑劍秋作陪。筆酣墨飽。極行文之樂事。中間臥室談詩。一則爲豎儒開許多眼界。爲我輩破不少腹誹。

第十七回

儀鳳翱翔豪情露爽

睡鴛顛倒綺語風生

直起

詳叙秋心院佈置補十五回所未及秋心院竹圃後半部無數文章

話說十六日。癡珠只多約了讓如。大家到齊。都是熟人。雖讓如不大見面。然秋心院卻也來過數次。惟荷生采秋。是箇初次。便留心細看。那月亮門內。一架瓜棚。半熟的瓜。垂垂欲墜。中間一條磚砌甬道。兩旁扎著兩重細巧籬笆。笆內一畦菊種。俱培有二尺多高。上首一屋。高檻曲欄。周圍四面。臺階三層。階上簷廊東西。各有一門。係作鐘式形。裏面屋子。作品字形。西屋一間。北窗下一匠。匠上挂一幅墨竹。兩旁的聯句是。

可能盛會無今昔。

暫取春懷寄管絃。

○花痕有慨乎其言之所謂花月痕也。三十八回絃斷張本。閱者記清。此窗下古梅一樹。秋心鷓鴣。春鏡鳥睡。芙蓉洲良。夜先聲。調響多少。書家。彷彿國策。善於挑剔。本色二字。是全書宗旨。工於彌縫。趣。回顧第十。一回恰好。引入本回。

款落瀟湘居士題贈。東屋係用落地罩。隔開南北。南屋寬大。可擺四席。北屋小些。就是臥室。綉金羅帳。花氣襲人。靠北窗下。放著一張琴桌。安一張斷紋古琴。對著窗外修竹數竿。古梅一樹。十分清雅。這日大家先用過飯。采秋便將秋痕的琴調和。彈了一套昭君怨。紫滄荷生。下了兩局棋。小岑劍秋癡珠。調弄了一回鷓鴣。就在菊籬邊閑談。接著紫滄棋局完了。要秋痕唱一枝曲。秋痕又弄了一回笛。天也不早了。纔行上席。荷生首座。紫滄小岑。劍秋讓如。以次而坐。癡珠要讓采秋上首。采秋自然不肯。仍借秋痕打橫下坐。也是一張大月桌。團團坐下。荷生見上面新挂的橫額。笑道。癡珠的書法。也算是一時無兩的。癡珠也笑道。還是我癡珠的樣子。總不是摹人呢。荷生道。以後有這些筆墨。我替你効勞何如。癡珠不答。采秋笑道。魚有魚的目。蚌有蚌的珠。你要把蚌的珠。換魚的目。魚怎麼願呢。癡珠含笑要答。劍秋拍掌大笑道。癡珠。他道你是魚目混珠。你該罰他一盞酒。癡珠笑道。我這珠本是癡珠。不是慧珠。就憑他說是魚目。卻還本色。采秋急起來。說道。人家好好說話。劍秋搬弄是非。我不罰你一盞。倒教癡珠心中不舒服。癡珠道。算了。我們行一令罷。荷生道。好極。小岑道。你們要弄這個。卻是大家心裏不舒服了。那一天芙蓉洲酒令。教我肚中字畫都搜盡了。癡珠問是什麼令。紫滄就將合歡令。大家說的八箇字。告訴癡珠。荷生因說道。你想還有沒有。癡珠低頭半晌。說道。雙字。蕊字。籟字。何如。荷生道。只是冷些。采秋道。我還想一箇是躑字。大家齊贊道。好。秋痕道。艸字。竹字。不

秋痕以誠
實勝采秋
以乖巧勝

好箇酒籌
名色

好箇酒令
名色後文
佳句絡繹
發端於此
好个蜚觴
名色
閱者記清
都有風趣

好麼。癡珠笑道。艸邊是山。竹邊是个。你不懂。秋痕紅了臉。又說道。菲字。翡字好麼。荷生道。他是要挪移的。菲字。翡字。能夠挪移得動麼。秋痕道。這就難了。便敬了大家一巡酒。吃幾樣菜。幾樣點心。便向荷生道。你想是行什麼令好呢。采秋道。我有箇令。就費心些。秋痕道。你不要又叫人去講什麼字。我沒有讀半句書。肚裏那有許多字畫呢。采秋笑道。我曉得你肚裏沒有他們的字。也還有我們的字。如今行箇令。我們佔些便宜罷。便喚跟的老媽上來。分付道。你回去向紅豆說。到春鏡樓下書架上。把酒籌取來。少頃。老媽取來。衆人見是滿滿的一筒小籌。一根大籌。采秋先抽出大籌。給衆人看見。籌上刻著勸提壺三箇篆字。下注有兩行楷書。是此籌用百鳥名。共百支。每支各有名目。掣得者應行何令。籌上各自注明。不贅於此。大家傳看一遍。采秋把小籌和了一和。遞給荷生。教他掣了一支。荷生看那籌。一面刻的隸書。是鳳來儀三字。旁注兩行刻的楷書。是用西廂曲文。鳳字起句。第二句用曲牌名。第三句用詩經。依首句押韻。韻不合者罰三杯。佳妙者各賀一盃。一面刻的是隸書。是鴛鴦飛觴。旁注一行。是用曲文。鴛鴦二字。照座順數到鴛鴦二字。各飲一杯。鴛字接令。荷生看畢。也傳給大家看過。秋痕道。此令我怕是不能的。祇好你們行去。癡珠道。你曲子總熟的。只是詩經這一句難些。紫滄道。這一句詩經。還要依着上句押韻哩。小岑道。就是西廂曲文。能有幾箇鳳字。秋痕道。這箇我也不管。只要講什麼詩經。我便麻經也沒有。又有什麼絲經。說得大家都笑了。采秋道。我們搜

豪情露爽
○鳳飛翔
翔非西廂
曲文意是
西廂詩中
句或白中
有此一語
手邊現无
此書便時
檢之○正
照四十六
回以下文
字
正照三十
九回合鏡
正照下文
瑤華繼室

索枯腸。恐怕麻經是沒有詩經。倒還有兩句呢。荷生道。我先說一箇罷。大家都說道。總是他撻癡珠道。你說罷。荷生欣然念道。

鳳飛翱翔。朝天子。于彼高岡。

大家都譁然道好。癡珠笑道。我們賀一盃。你再說鴛鴦飛觴罷。於是大家都喝了一杯酒。荷生也陪一杯。說道。我的飛觴也是西廂曲文。

正中是鴛鴦夜月銷金帳。

荷生並坐是癡珠。癡珠上首是謾如。謾如上首是紫滄。紫滄上首是劍秋。紫滄劍秋恰好數到鴛鴦二字。二人便喝了酒。紫滄就出座。走了幾步道。這不是行令。倒是考試了。荷生笑道。快交卷罷。一會紫滄道有了。

他由得俺乞求效鸞鳳。剔銀燈。甘與子同夢。

大家說道。豔得狠。荷生道。這是他昨宵的供狀了。可惜今天琴仙沒有來。問不出他怎樣乞求來。紫滄笑道。不要瞎說。吃了賀酒。我要飛觴哩。癡珠笑道。賀是該賀。只是你有這般喜事。不給人知道。也該罰一杯。采秋道。你們儘鬧不行令麼。於是大家也賀一杯。癡珠必要紫滄喝一杯。紫滄只得喝了。便說道。我用那桃花扇。樓真這一句。

全書總評
作者自行
論定

繡出鴛鴦別樣工。

一數鴛字數到秋痕。鴛字數到小岑。二人喝了酒。秋痕向小岑道。你先說罷。小岑道。你是鴛字。該你先說。癡珠道。我替秋痕代說一箇。采秋道。那天代情有例。罰十盅。癡珠只得罷了。秋痕就自己低了頭。想了半晌。喚跛脚裝了兩袋水煙。吸了。纔向荷生道。詩經上可有視天夢夢。這一句麼。荷生道有的。秋痕便念道。

這不是泣麟悲鳳。雁過南樓。視天夢夢。

癡珠道。錯韻了。視天夢夢。夢字平聲。係一東韻。秋痕紅著臉。默默不語。荷生便笑道。這也是他的心思。他是從這不是三字想下。只是太衰颯些。又錯了韻。我替他罰一盅酒罷。於是喝了一盅酒。小岑便說道。他是從來沒有弄過這些事。能夠湊得來。就算他聰明了。如今說箇飛觴罷。秋痕想了一想。說道。

羨梁山和你鴛鴦塚並。

癡珠瞧著秋痕發怔。荷生道。秋痕怎的。今天儘管說這些話。秋痕不語。大家也自默默。轉是采秋替他數一數。是謾如紫滄二人喝酒。謾如便笑道。如今卻該是我說。怎好呢。有了這一句。又沒有那一句。我倒情願罰十盅酒。不說罷。荷生道。這卻不能。大家也說道。願罰須罰一百盅。謾如見大家都不

正照四十
五回秋墳

正照四十
一回別緒
貽書

正照三十八回星沉
婺女
若首无靈

左顧右盼
倜儻不羣
北地胭脂
自應讓君
獨步○正
照五十回
靖江鎮海
滿意躊躇

依。只好抓頭挖耳的思索。大家都喫了一會酒。又上了五六樣菜。點了燈。謾如纔說道。我湊了一箇。只是不通。荷生笑道。不用謙了。說罷。謾如便念道。

是爲嬌鸞雛鳳失雌雄。五更轉。淒其以風。

癡珠笑道。怎的你也說這類唐的話。謾如道。我也覺得不好。荷生道。好卻是好的。也渾成。也流利。只像酸了的口氣。不像你的說法。采秋道。你儘管講閑話。做什麼呢。謾如飛觴罷。謾如數一數說道。

翅楞楞。鴛鴦夢醒好開交。

鴛字是秋痕。鴛字是采秋。秋痕數不清楚。怕又輪到自己。便說道。怎的又說起桃花扇的曲文呢。謾如道。桃花扇曲文。不准說麼。秋痕道。紫滄纔說的棲真。你如今又說入道。真是要撮弄我麼。采秋便笑道。秋痕妹妹。鴛字是輪著我。便瞧著荷生癡珠念道。

你生成是一對跨鳳乘鸞客。沈醉東風。令儀令色。

大家同聲喝一聲好。采秋笑道。既然是好。就該大家賀一杯了。大家皆說道。該喝。劍秋道。怎的偏是他兩箇人。便說得有如此好句。紫滄便接著說道。可不是呢。又冠冕。又風流。實在是錦心綉口。愧煞我輩。大家都滿賀了一盃。采秋說道。聽著鴛鴦飛觴。

又顛倒寫鴛鴦二字。

正照四十
三回腸斷
恨人

正照下回
定情

豪情○正
照下文曼
雲來歸

正照下文
丹暈曼雲
歸結

鴛字數到癡珠。鴛字數到謾如。二人都喝了酒。癡珠也不思索。說道：

便如鳳去秦樓。四邊靜。謂我何求。

小岑道：好别致。荷生道：也蕭瑟得狠。令人黯然。以後再不准說恁般冷清清的話。癡珠便說道：這也是題目使然。我們記的西廂曲文。總不過是這幾句。萬分揀不出吉語來。我說箇極好的鴛鴦罷。

他手執紅梨。曾結鴛鴦夢。

好不好呢。謾如道：也該有此一轉了。荷生笑道：我另賀你一盃罷。只是又該我重說了。采秋說道：他有此一番好夢。大家公賀他一杯。也是該的。秋痕便替大家換上熱酒。先喝一盃。請大家乾了。荷生喝了兩杯。癡珠自己是鴛字。也喝一杯。只見荷生瞧著劍秋。念道：

好一對兒鸞交鳳友。耍孩兒。自今以始歲其有。

大家都說道：好極。旖旎風光。方纔說的。終當以此爲第一。劍秋道：尖薄舌頭。有什麼好呢。小岑笑道：善頌善禱。彩波今天若在這裏。便該喝了十盃喜酒。你還說不好麼。大家也有曉得劍秋的故事。也有不曉得的。卻通笑了。癡珠道：就這箇令論起來。自然是絕好。用那句詩經。真是有鼎說解頤之妙。大家滿飲一杯罷。衆人飲過酒。又隨意吃了一回菜。荷生說道：聽我飛觴。

雙飛若注鴛鴦牒。

自是玉堂
中人吐屬
正照五十
回冊封高
宴

願天下有
情人都成
了眷屬

秋痕沒有
不會的事
只是默默
沈思四字
得來
入神
正照四十
四回重歸
秋心院

數了一數。鴛字是劍秋。鴛字是采秋。采秋嗽著荷生一眼。荷生道：我替你喝一杯。秋痕道：令不准替。酒也不准替。采姐姐喝罷。采秋喝了。劍秋拈著酒盃說道：我只道輪不到我了。如今西廂曲文的鳳字都被你們說完了。教我說什麼呢。沈吟一會。向秋痕道：你不要多心。實在是西廂鳳字。我只記得這一個。便念道：

我只道怎生般炮鳳烹龍。五供養來燕來宗。

荷生贊道：妙妙。三句直如一句。采秋道：這令越說越有好的來了。只可惜西廂鳳字太少些。於是大家也賀了一杯。劍秋便向秋痕笑道：我叫你再說箇好的罷。

我有鴛鴦枕。翡翠衾。

鴛字是秋痕。鴛字是小岑。秋痕道：我不會這箇的。你何苦教我重說。采秋道：你多想一想。總有好的。小岑喝了酒。秋痕將杯擊在手上。卻默默的沈思了好一會工夫。又將酒攔在唇邊。癡珠道：怕冷了。換一杯吃罷。秋痕道：我如今不說冷的。大家聽說都笑起來。秋痕怔怔的看癡珠說道：我是怕你酒冷。不管你的冷不冷。秋痕自己也覺好笑起來。便說道：得了。

非關弓鞋鳳頭窄。聲聲慢。願言思伯。

大家皆說道：這卻好得狠。采秋道：秋痕妹妹。真是聰明。可惜沒人教他。倘有人略一指點。他便沒有

正照四十
回蟬脫

不會的事了。劍秋道。這句西廂是極眼前的。怎麼我先前總記不起。荷生道。秋痕有此佳構。大家都要浮一大白。便叫丫鬟取過大盃。衆人痛飲一回。秋痕也陪了三小盃。說道。小岑沒有輪著。如今輪到小岑收令罷。

恨不得邊池塘。摔碎了鴛鴦彈。

鴛字是荷生。荷生喝過酒。小岑一手拈酒盃。一手指著秋痕道。我好端端的輪不著。你偏要說出許多字來。叫我獻醜。如今西廂上的鳳字。更是沒有了。怎好呢。秋痕道。我就不說許多字。也要飛著你。不然。怎樣收令呢。你聽。

折鴛鴦離魂慘。

不是你麼。小岑喝了酒。走出席來。大家道。休跑了。小岑道。我跑是跑不了。容我向裏間床上躺一會想罷。大家只得由他。此時天已不早。約有八下多鐘了。大家俱出席散步。說些閑話。荷生將箸敲着桌。說道。小岑要散場了。你還不交卷麼。小岑緩緩的出來。說道。曳白罷。西廂這一句。我找來找去。先沒有了。還說什麼。采秋道。你喝了一大盃酒。我給你一句罷。小岑道。你要騙人。西廂那裏還有鳳字。采秋道。你儘管喝酒。譬如沒有。秋痕妹妹做箇保人。我喝兩大杯還你。小岑道。我喝我喝。你說罷。秋痕將大杯斟滿。小岑喝了。采秋道。我替么鳳妹妹畫個小照好麼。小岑道。你騙我喝了酒。竟說起這

正照四十
四回雉經

引起綺語

綺詩○隱
括全書
情全書
鑑

綺語風生
○全書於
韋劉韓杜
例不敘及
猥褻借小
岑綺語點
綴韓語下
文花香燈
影一折借
子善子秀
偷覩書夾
點綴章劉
作者矜慎
筆墨如是
虞學究輩
輕相詆毀

般話來好好的喝兩大盅。我饒你去。采秋道。你說我沒有這一句曲文麼。你們通忘了。那拷艷第五支。不是有倒鳳顛鸞這一句麼。大家都說道。眼前的曲文。怎麼這一會沒一箇記得呢。小岑道。得了。我替你兩箇預先畫出今夜情景罷。

倒鳳顛鸞百事有一窩兒麻。好言自口。

采秋道。吓。狗口无象牙。你不怕穢了口。荷生笑而不言。大家都笑說道。小岑這箇令浪得很。好好的說一箇飛觴解穢罷。小岑笑著說道。劍秋紫滄喝酒。

誰擾起睡鴛鴦。被翻紅浪。

大家都說道。四句卻是一串的。采秋笑道。好意給你一句。你就這樣胡說了。小岑笑道。你今夜不這樣。我說我的令也犯不著你。你怎的心虛。怕是昨天晚上就這樣了。采秋急起來。要扯小岑罰一碗酒。小岑跑開了。通席一場大笑。丫鬟們遞上飯。大家喫些。漱洗已畢。鐘上已是亥末子初。梅歐洪三箇便先散了。荷生采秋同車回榆園去。癡珠和秋痕。直送至大門。重復進來。秋痕牽著癡珠的手道。天不早了。你的車和跟班。打發他回去好麼。癡珠道。我喝碗茶走罷。秋痕默然。正是。好語如珠。柔情似水。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采秋純用白描。而形神態度。活現毫端。的是龍眠高手。眼目線索。全在鳳來儀一

至謂當墜
馬腹嗚呼
抱孤憤於
生前憂畏
結難言之
隱留文章
於死後清
狂含莫白
之冤豈不
悲哉吾願
有心人相
與發其覆
也緊接上回
叙入雨一
荷生病深
冷雨秋三
雨二筆墨
劍秋筆墨
可想也病
不脫孝字
雨四懷人
是懷人是
病中懷人
風一五

令都爲後文伏筆。无一閑字。

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憐並枕 涼風天末緣證斷釵

話說七月十六後。秋雨連綿。浙瀝之聲。竟日竟夜。荷生心中抑鬱。又冒了涼。便覺意懶神疲。飲食頓減。正在聽雨無聊。忽見青萍擎了一封信來。說是歐老爺差人冒雨送來。要回信呢。荷生接過手來。覺得封面行書字跡。姿致天然。不似劍秋拘謹筆跡。因想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劍秋行書。日來竟長進了。卽拆開一看。第一行是病中吟三字。急看末行。是杜夢仙呈草五字。心中倒覺跳了一跳。便將那詩細看道。

徒勞慈母勸加餐。一枕淒清夢不安。病骨難銷連夜雨。愁魂獨擁五更寒。沈沈官閣音塵渺。歷歷更籌藥火殘。漸覺朱顏非昔比。曉來鏡影懶重看。

看完。就問青萍道。來人呢。青萍道。這是門上傳進來。荷生道。你去叫來人候一候。我卽寫回信。青萍出去。荷生又看了一遍。方才研墨擘牋。要想和時。奈意緒無聊。便提筆作了數字。疊成小方勝。用上圖章。令青萍親交來人說。四下鐘准到。此時已有兩下鐘了。青萍出去。荷生忙將本日現行公事勾當。恰好雨也稍停了。便分付套車。一徑向愉園來。途間只覺西風吹面。涼透衣襟。身上雖穿著重棉。尙嫌單薄。進了園門。只見黃葉初添。荷衣已卸。走過水榭。門窗盡掩。悄無人聲。便徑由西廊轉入春

病中上路
雨中早秋
花痕
窗下芭蕉
窗外雨

入畫
入細
花痕

同病相憐

雨六
狗頭亦怨
這幾天的
雨悞人
雨七
風二
雨八

穉語解頤

不脫孝字

鏡樓聽樓上宛宛轉轉的嬌吟。便悄悄步入屋子。只聽采秋吟道。早是雁兒天氣。見露珠兒奪暑。以後便聽不清楚。遂站在樓門下細聽。又聽見微吟道。門兒重掩。帳兒半垂。人兒不見。荷生就說道。果然小丫鬟也不見一箇。紅豆向扶梯邊望下。微笑說道。來了。上來罷。這裏荷生方踏上扶梯。早見采秋站在上面。荷生便望著說道。怎的不見數日。竟病了一面說。一面步上扶梯。見采秋穿一件湖色紡綢夾短襖。米色實地紗薄棉半臂。雲鬟半髻。烟黛微顰。正如雪裏梅花。比尋常消瘦了幾分。說道。我也沒有什麼大病。不過身上稍有不快。此時荷生已經上樓。便攜著采秋的手道。你一病竟清減了許多。采秋接著說道。我覺你也清減些。荷生道。我今天也有些感冒。你的詩好得狠。只是過於傷感。我本來昨天要來看你。奈密摺方纔拜發。總是這幾天的雨誤人。采秋道。這幾天的雨。實在令人發煩。荷生道。可不是呢。我正要睡。他又響起來。正說著。只得窗紙策策起了一陣大風。就是傾盆大雨。電光閃處一聲霹靂。那小丫頭捧一碗茶。剛上扶梯。心一驚。手一顫。便吊下去。砸得粉碎。不顧命的徑跑上樓來哭了。采秋紅豆都愕然問道。怎的那丫鬟嚇得不能說話。半晌纔說道。茶碗給雷打了。說得三人通笑起來。紅豆道。不要胡說。下去再泡一碗。好好端上來罷。采秋說道。難道屋裏只有你一個人麼。他們通跑那裏去了。代我叫兩個來。小丫鬟答應去了。采秋便向紅豆說道。這樣大雷。你替我到媽屋裏看看。再水榭派的婆子丫鬟。通走開了。這回老爺來。竟沒人知道。你也替我查點

瑣瑣屑屑
敝來都覺
可聽

雨九
雨十一

入畫
花痕
風三
風四

雨十二
病不能支
此福難消

並枕

一查點。紅豆正要移步。采秋道等著。就向荷生說道。天快黑了。你的車叫他回去罷。荷生沈吟半晌。說道也好。於是紅豆也下樓去。采秋坐了這一會。覺得倦了。就向床上躺下。教荷生坐在床沿。荷生便問起采秋吃的藥。采秋向枕畔取出帖子。給荷生看。說道。這地方大夫是靠不住的。他脈理全不考究。荷生道。這方也自不錯。正要往下說。卻來了兩三個小丫鬟。采秋申飭數句。那一個小丫鬟也沖上茶來。這一陣大雨過了。又是蕭蕭瑟瑟的一陣細雨。雷聲轟轟只是不住。丫鬟們已掌上燈來。荷生走出簾外。見一天黑雲如墨。便說道。今晚怕有大雨呢。遠遠聽得屐聲。轉過西廊。往下一看。卻是紅豆披著天青油綢斗篷。珊珊而來。因吟道。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紅豆望著荷生。含笑問道。開飯好麼。荷生道。我懶喫飯。有粥燉一碗喝罷。紅豆道。娘今日喝防風粥。早燉有了。於是擺上飯。采秋勸荷生用些佛手春。荷生也只喝一小杯。噉了幾口防風粥。采秋看著荷生。兩頰通紅。說道。你不爽快麼。就將手向荷生額上一按。覺著燙手的熱。便說道。我不曉得你有感冒。寄什麼詩。累你雨地裏趕來。又傷了寒。怎好呢。荷生道。我也不覺得怎樣不好。躺躺罷。采秋忙替他脫去大衫。伺候躺下。把床實地紗薄棉被蓋上。自己向床裏盤坐。一雙兜羅棉的手。自上及下。慢慢的搥。荷生委實過意不去。說道。你也是個病人。我反來累你怎麼好。采秋道。不妨。於是采秋紅豆。合小丫鬟殷勤服侍。一下多鐘。荷生汗出。人略鬆些。方纔睡下。雖陽臺春小。巫峽雲封。而玉軟香溫。正不知病相

雨十三

次日

風五

鷓鴣前頭

不敢言

采秋也自

拭淚

風六○采

秋也自發

風七

賈氏可恨

便合撲殺

不脫孝字

總束上折

便拍合下

折筆墨靈

快筆墨靈

雨十四

風八○雨

十五○春

鏡樓有春

鏡樓雨景

秋華堂有

如魂消幾許。到了四更。又是一場狂雨。直打入紗窗來。一會尚有斷斷續續的簷漏。不想醒來。卻是紅日上窗。天早開霽。荷生起來。洗了臉。漱了口。喫了幾口防風粥。便說道。我要回去了。采秋不肯。荷生道。我在此固好。但有兩樣不便。一來怕營中有事。二來我在此。你不能不扶持我。我見你帶病辛苦。我又心中不安。豈不是更加病了。采秋躊躇一會。只不言語。荷生道。你不用爲難。還是走的好。叫紅豆喚人。赴大營打轎。采秋也不好十分阻攔。只是拭淚。不一會。報說轎子到了。便向采秋道。你不用急。好好保養。我回去一半天。好了就來看你。采秋忍著淚點頭道。好好服藥。便又哽咽住了。荷生早起身來。采秋同紅豆。扶了荷生下樓。青萍接著。上了轎。放下風簾去了。采秋坐在樓下。只是發獸。紅豆勸道。這裏風大。正待說下。賈氏已自進來問道。韓老爺是什麼病。昨夜我打聽。你忙了一夜辛苦了。該不要留他在此。采秋一聞此言。淚珠便滾個不住。和賈氏委宛訴說一遍。上樓去了。從此更加沈重。荷生回營後。也就躺下。一連五日。不能起床。看官聽著。情種不可多得。此書既有韋劉。做了拚命之鴛鴦。復有韓杜。做個同心之鶼鶼。天下无獨必有偶。這話不真麼。再說癡珠。這幾天爲雨所阻。不能出門。他也悶悶不樂。只得尋心印閑談。到了第四日下午。南風大作。雨更大了。前後院通是冥冥的。電光開處。閃爍金蛇。忽然一箇霹靂。震得屋柱都動。轉喜道。久雨之後。有此迅雷。明天定必晴了。便欣然用過晚飯。向燈下瞧兩卷全明詩話。呼喚跟班。伺候睡下。癡珠連夜通沒好睡。這回料

秋華堂雨

景雨十六

風九

雨十七

雨十八

花痕
算定該來

妙含笑不語

妙總香色妙
不答應

正色妙

定明日必要開晴。倒帖然安臥。并四更天那般大風雨。也不知道。到得次日起來。見槐陰日影。杲杲搖窗。更自歡喜。忽見穆升進來。回道。李大人升任江南寶山鎮總兵。顏大老爺接署大營中軍。也下箭了。癡珠遲疑道。這一調動。李大人就要遠別了。言下神氣頓覺黯然。穆升不敢再說別話。癡珠就分付套車。用過早點。衣冠出門。先到卓然公館賀喜。然後向謾如衙門來。恰好李夫人晨妝已竟。便延入後堂。不免叙起分手的煩惱來。李夫人道。我們家眷是不走的。說著。謾如也回來了。一見癡珠。便說道。我此去吉凶未卜。紫纒家口。全仗照拂。癡珠就慰勉一番。擺上早飯。換了衣服。三人同喫。謾如道。遊鶴仙前天寄銀一百兩。我因得此調動信息。便忘了。癡珠道。他如此費心。教我怎生好受。謾如道。這又何妨。癡珠道。也罷。此款就存你這裏。再爲我支出兩箇月束脩。託你帶到南邊。轉寄家中。謾如答應了。癡珠怕謾如有事。也不久坐。順路便向秋心院來。此時積雨新晴。綠陰如幄。南窗下擺四架盛開的木蘭花。芬芳撲鼻。秋痕方立欄畔。望見癡珠笑道。我算你也該來了。癡珠含笑不語。攜著手。同入客廳。見秋痕穿件沒有領的素紡綢短衫。卻也大鑲大滾。只齊到腰間。穿條桃紅縐褲。三寸金蓮。甚是伶俏。兩鬢茉莉花如雪。愈顯出青溜溜的一簇烏雲。癡珠便默默的領略色香。憑秋痕問長問短。總不答應。秋痕急起來說道。你怎的做個啞吧。儘著瞧人。不會說話呢。癡珠正色道。華鬢切利。不落言詮。秋痕笑道。原來你忝禪了。只怕你這禪也是野狐禪。不然。便是打誑語。說得癡珠吃

吃吃笑起
來妙
雨十九

雨二十
哭一
花痕

哭二
哭三

哭四
哭五
哭六
哭七

八字係全

吃笑起來。恰好丫鬟送進茶來。癡珠放開手吟道。如今撒手鴛鴦。還我自在。秋痕瞅著癡珠一眼道。你說什麼。我卻是鴛鴦結。牢鎖心頭頂。癡珠笑道。算了。不說這些。我且問你。這幾天好雨。你不岑寂。麼。秋痕給癡珠這一問。覺得一股悲酸。不知從何處起來。忍耐不住。便索索落落流下淚來。倒教癡珠十分駭愕。說道。怎的。秋痕也不言語。半晌起來。拉住癡珠。咽著道。我們裏間坐罷。到了臥室。秋痕嗚嗚咽咽的說道。若非這幾天下雨。只說這一句。便向床躺下。大哭起來。癡珠不知所謂。見秋痕前。是一枝初開海棠。何等清艷。這時卻似帶雨的梨花。嬌柔欲墜。正不曉得他肚裏怎樣委曲。自然。也是淒淒楚楚。二人一躺一坐。整整半個時辰。秋痕見癡珠爲他淒楚。心中十分感激。便拉了癡珠的手。重新又哭。癡珠見秋痕拉著他哭。知道是感激他意思。便想起秋華堂席間。秋痕兩番的洒淚。又想到。秋痕你有你的委曲。你可曉得我也同你一樣委曲麼。癡珠一想到此。便似君山之涕。阮籍之哀。唐衢之慟。一時迸集。覺得痛心刺骨。遂將滿腔熱淚。一一對著秋痕。洒了出來。竟是一場大哭。哭得李家的男女。箇箇驚疑。都走來窗外探偵。那兩箇小丫鬟。只站著怔怔的看。倒是秋痕曉得外面知道了。轉抹了眼淚。坐了起來。勸癡珠收住淚。故意大聲道。你嘔人哭了。你又來陪哭。做些什麼呢。一面說。一面教跛脚。舀了一盆臉水。親自揩塊手巾。給癡珠拭了臉。癡珠便躺下。秋痕喚小丫鬟泡上茶來。又停了一會。秋痕見癡珠側身躺在床上。半晌沒有動彈。怕是睡著。便悄悄上來。叫

風十二
痴珠只得
不走痴珠
真有難言
○隨緣二
字與蘊空
人定句恰
作反對

了一聲。只見癡珠撐開眼。嘆一口氣道。要除煩惱。除死方休。秋痕不覺淚似泉湧。咽著聲道。不說罷。就同坐起來。只聽得簷前鐵馬。丁丁當當。亂響起來。一陣清清冷冷。又一陣蕭蕭颯颯。飛塵撼木。刮地揚沙。吹得碧紗窗外。落葉如潮。斜陽似夢。秋痕向外間攬鏡。更細勻脂粉。梳掠鬢髮。癡珠正襟危坐。朗吟東坡的水調歌頭道。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此際轉覺兒女俗情。卻被那幾陣大風。吹去乾乾淨淨。无復絲毫挂礙。便立起來道。天不早了。我走罷。秋痕牽著衣笑道。我今天不給你走。就拉著手。仍向床沿坐下。噙著淚說道。鬧了半天。我的話通沒有告訴你一句。癡珠沈吟一會道。你留我。我這會卻有我的心事。這一說把秋痕氣極了。將鬢邊一條玉釵拔下。就雙手向桌上。折作兩下。癡珠要攔也攔不及。只見柳眉鎖恨。杏眼含瞋。一言不出。就伏在床裏薄被上。哽哽咽咽的哭。此時快上燈了。又刮了一陣大風。癡珠只得扶起秋痕。含笑說道。我不走罷。接著說道。我不是不肯在你這裏住。卻是怕住時容易別時為難哩。秋痕噙著淚說道。住了再說。於是癡珠笑道。花開造次。鶯苦丁寧。我也只得隨緣。就喚跛腳進來。告訴他們叫車回去。看官。你道秋痕目前苦惱。是什麼事呢。原來秋痕自見過癡珠之後。便思託以終身。他的爹媽。也想秋痕看重癡珠。能穀來往。也免天天和秋痕淘氣。後來見癡珠灑灑落落的。便沒甚大望頭了。十七這一天。錢同秀。馬鳴盛。卜長俊。胡耆。夏旒。五人作隊。從張家出來。便由李家門口經過。恰逢狗頭出來。一見錢馬。赶忙請安。邀

雨二十一
通篇雨字
結穴

雨二十二

哭九〇九
箇哭字結
穴
月痕
風十三

請進來。那鳴盛是花院頭家。自然到過秋心院。其餘卜長俊二人。都不過公宴中見面。同秀是五月初五。見過秋痕一面。也就無怨无德。只有狗頭肚裏。那曉得鳴盛是不喜歡秋痕的。卜長俊三人。不過是闊蔑片。只有同秀是箇有名的大冤桶。十分仰慕。如今有緣扳得進門。那一種巴結。无庸筆墨形容。卜長俊三人。也曉得其意。便十分慫恿起來。同秀這箇人。本是傻子。那裏曉得察言觀色。卻自答應了。幸而四下多鐘。四人遁去了。可喜天從人願。靠晚竟下起滂沱大雨來。一連三日。這些人自不能來了。秋痕算定天一開晴。癡珠必來。又立定生意。教癡珠住了一夜。此圍就解。以後慢慢的好商量出身。不想癡珠一見面。就問他這幾天好雨。你不岑寂麼。在癡珠不過是句口頭語。在秋痕想來。一則像他平日喜歡兜攬。這冤无處訴。二則怪癡珠全不曉得他的心事。竟然有此大相刺謬之語。所以百感俱集。以後癡珠又不許他住下。覺得天壤茫茫。秋痕一人。終久无箇結局。所以痛入骨髓。如今癡珠住下。那一夜枕邊吐盡衷腸。傾盡肺腑。此時更深。月也上了。皎皎窺窗。癡珠嘆口氣道。你的心緒。我无所不知。只是我留滯此間。是爲著路梗。路若稍通。我便回家看母去了。我業經負了娟娘。豈容再誤。而且你媽口氣。十分居奇。我的性情。又是介介。異日怎樣歸結呢。說得秋痕又嗚嗚咽咽的哭了。癡珠難忍。只得說道。你的話。算我皆答應了。因吟道。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无情。又吟道。夜闌聞軟語。月落如金盆。口中高吟。心中十分悲憤。恰好那五更風聲怒

風十四

號也。像爲他鳴盡不平一般。正是

風十五

芳樹多陰雨。簾未捲。行郎有伴。接葉當秋。繁香如不自持。冷豔誰能獨賞。瑤琴楚弄。驚簾鈎。鸚鵡之霜。嚼蕊吹花。作天海風濤之曲。歌唇含雨。珍伊手底馨香。濁水清波。墮我懷中明月。媽熏蘭破。輕輕語碎。羅幃波旋。翠寒獵獵。風呼綾扇。江上之青衫未浣。尊前之紅淚又斑。蠟燭銷魂。窗紗鏤影。豈傷心人別。饒懷抱。知天下事各有難言。捧皎日之瓊姿。澀雌絃之蠶粉。天何此醉。

風十六

通篇風字
結穴

我見猶憐。護持薄霧之裙。遊戲凌雲之筆。掃除一切。剛逢絕塞秋風。憔悴三生。莫問殘燈影事。到了次日。癡珠的定情詩。是四首七絕云。揚州一夢已十年。猶有新聲上管絃。最是荻花蕭瑟處。琵琶簾外雨如煙。少小飄零恨已多。隨風飛絮奈愁何。浮萍還羨沾泥好。悽絕筵前白紵歌。畫屏銀燭影搖紅。一片春痕似夢中。安得護花鈴十萬。禁他枝上五更風。敢將顏色說傾城。但解憐儂。便有情。夜合花開蓮子苦。殷勤還與記分明。

雨字餘波
風十七
風十八

從此秋痕一心一意。屬在癡珠。不特生客不接一語。就是前渡漁郎。也不許問津了。因癡珠說起。采秋帳條。綉有八字。就寫了結歡喜緣。成鳳鸞友一對。也親自挑綉挂上。其實前生夙孽。此世清償。煩惱無窮。得幾許歡天喜地。頻伽併命。也難比鳳友鸞交。正是 愛極都成恨。情深轉是癡。旁觀明似鏡。當局幾人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爲采秋秋痕合傳。上折寫采秋。下折寫秋痕。只用一雨字。便已綰住兩邊。問病也。而因之同病。定情也。而悉屬苦情。奇思異采。忽而雷霆辟易。忽而風雨淒迷。忽而旭日上牕。忽而天陰如墨。忽而招花微笑。菩薩低眉。忽而被髮呼天。金剛努目。忽而一空塵障。蕩蕩天懷。忽而百轉柔腸。喁喁私語。直令覽者目眩神馳。只覺紙上卷中。靈光閃閃而已。采秋定情用虛寫。秋痕用實寫。定賓主也。



跟帶回叙 入說荷 生秋側 重痕便 立此篇全 局往情來 興泣如訴 如泣如訴 引入送遠 行來 果是煞尾 傷如之何 結上謾如 游宴之豪 拓痕 月痕 倒海莫傾 健筆凌雲 七下四十 九回五十 回文

花月痕全傳卷六

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憶舊夢歌成秋子夜

話說癡珠次日也曉得荷生病了。自秋心院回來。一路想道。謾如將走。荷生復病。人生盛會。真不能常。又觸起秋痕告訴許多的話。到了柳溪。瞧着叢蓼殘荷。黯黯斜陽。荒荒流水。真覺對此茫茫。百端俱集。廿三日起來。洗漱後。作個小橫披。是七絕四首詩云。

朋舊天涯勝弟兄。依依半載慰羈情。不堪攜手河梁上。聽唱陽關煞尾聲。金樽檀板擁妖姬。寶馬雕弓賭健兒。此後相思渺何處。莫愁湖畔月明時。江北江南幾劫灰。蕪城碧血土成堆。好將一副英雄淚。灑遍新亭濁酒杯。滾滾妖氛黯陣雲。天風鼓角下將軍。故人準備如椽筆。揮斥豐碑與紀勳。

又作一對云。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便坐車來訪謾如。把詩和聯。親手遞上。謾如展開一看。大喜。謝了又謝。癡珠就約廿五日。過秋華堂一叙。謾如道。這又何必呢。癡珠道。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而且經略委余勲。如河東緝捕。我也要錢行。花案上瑤華掌珠。說是好的。我不曾見面。請他來與秋痕作伴罷。謾如答應。癡珠順

路便約過。馮如又約子善子秀。就來秋心院。兩人纏綿情話。早是黃昏。癡珠要去瞧采秋的病。就到榆園。紅豆領上春鏡樓來。小丫鬟早將東屋簾子掀起。癡珠進去。見簾幙風微。藥爐擊燼。牀上垂下

月色秋羅的帳。采秋坐在帳裏。就如芍藥煙籠。海棠香護。令人想漢武帝。隔帳望李夫人光景。說道。

我聽荷生說你病。正待說下。采秋早接着道。荷生怎樣呢。癡珠道。我是前日見過他。嗽得利害。昨日

隔一天。想今日該減些。采秋嘆一口氣道。你教他好好保養罷。你和他說。我沒有什麼病。癡珠答應。

坐了一會。吃過茶。說些近事。就走了。回寓已有五下多鐘。過了一日。秋華堂也照前一樣鋪設。秋痕

七下鐘就來。早飯後。讓如先到。隨後大家也陸續到齊。讓如領着衆人。往芙蓉洲汾神廟散步。從西

院回來。秋華堂見席已擺好。癡珠送酒。大家通辭了。馮如首座。讓如第二。子善子秀第三。第四。以

後位次不用說。是癡珠一人上首。下首秋痕掌珠。瑤華三人圍坐。酒行數巡。掌珠唱了一枝小調。瑤

華唱了一枝二簧。秋痕向癡珠說道。我今天嗓子不好。你給我告個假罷。馮如笑道。你不唱。我說個

令。你却要依。秋痕道。我便遵令罷。馮如笑道。還有一說。別人不管。你是不准替代。秋痕遲疑一會。也

自答應。馮如便喝一杯酒道。我這令是一個字。如因緣因字。困卦困字。將裏頭一個字挖出來。却得

有本字。領起疊句。四書兩句。說得好。大家公賀一杯。說得牽強及說不出者。罰三杯。大家依麼。大家

通依了。馮如道。我說一個國字罷。四書疊句。是

入席例不
鳴曲
是個顯官
口氣
是個能吏
口氣
是個俠妓
口氣
調
響不少
傳神入妙

神來阿堵

是個神君
口氣

是謹慎人

或勞心。或勞力。

大家都贊道好。公賀一杯。下首是子善。想了一會說道。我這字不好。是個囚字。四書疊句。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馮如道。字面不好。說得四書。却極渾成。大家通喝杯酒罷。下首是掌珠。情願罰酒。再下首便是秋痕。秋痕却不思議。說道。我說一個囿字。四書疊句。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大家都拍手說道。自然之至。我們該賀一杯。秋痕瞧着癡珠笑。癡珠急把臉側開了。向瑤華說道。琴仙。輪到你了。你想一個字。我替你說四書。瑤華想一想。說個圖字。癡珠道。這個字。教我那裏去找兩句四書呢。你再說一字罷。瑤華又想一想。設個囿字。癡珠道。得了。始吾于於人也。今吾于人也。馮如道。錯了。這兩句是疊文。不是疊句。而且吾字在第二字。該罰三杯。癡珠道。我說得太急了。但我是替人的。罰一杯罷。馮如也依了。癡珠喝了酒。復向瑤華道。你再說一字。秋痕道。已經罰了。還要重說作什麼呢。瑤華笑道。給我再說一個罷。掌珠道。你有人替說四書。又有人替喝罰酒。就說一百個也何妨呢。瑤華道。我只說這一個。看他有四書出來沒有。大家問道。什麼字。瑤華道。困字。癡珠鼓掌道。水哉水哉。大家也譁然笑道。妙得狠。大家又該賀了。於是子秀說個田字。四書是

口氣

是豪爽人
口氣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謾如說個曰字。四書是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大家都說好。各賀一杯。癡珠道。我說一字收令罷。便說了個固字。四書是

古之人。古之人。

回顧第十
四回文情
濃摯倒從
死別說出
生別語意
渾然否則
鵲突矣

在痴珠此
刻意中死
別謂荷雯
也秋痕妙想
一空采秋
窠白

大家齊聲道好。馮如道。我喝一大杯。癡珠道。我也陪一大杯。此時內外上下。都上了燈。癡珠向謾如道。回首七夕。不及一月。再想不到。今日開此離筵。便吟道。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謾如道。我自己也想不到。說着。兩人神色都覺慘然。秋痕怕癡珠喝了酒。傷心起來。便說道。我有個令。大家行罷。馮如道。什麼令。大家商量。秋痕笑道。我這令。是有賀酒。沒有罰酒。做箇破題。癡珠笑道。酒令要做破題。也是奇談。馮如道。桃花扇上酒令。不是有個水滸汗巾的破承題麼。且看秋痕出什麼題。秋痕道。我只題也是四書上有的。謾如道。馮如的令是四書。你的令又是四書。不是單作難我麼。秋痕向謾如道。我出題。隨着人做不做。你再想一箇令罷。謾如想一想要道。我還飛觴罷。是江南二字。數到者兩人接令。癡珠道好。秋痕你出題罷。秋痕道。我的題是四書開章第一個的圈。馮如道好題。秋痕道。謾如你飛觴罷。謾如喝一杯酒。說道。子善馮如喝酒。

新穎得未曾有
正照四十七回五十字
宗旨

文如其人
伯輿情至

庾信哀多

奉情神傷

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
○謾如孤

乘勝克捷。江南悉平。

癡珠拍案道。好極。願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就將大杯。教秋痕斟滿一杯。向謾如道。我賀你一杯。於是子善。勸如也。喝了酒。勸如笑道。行文喝酒飛觴。今日真是五官並用。秋痕催著飛觴。勸如道。我先交卷了。再飛觴罷。我破題得了。便念道。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剗方以爲圓。

癡珠笑道。超妙得狠。大家各賀一大杯罷。於是大家各喝了酒。子善道。聽着江南飛觴。

青山一髮是江南。

琴仙秋痕。喝酒勸如。便指着秋痕笑道。我要再給秋痕喝一杯。

家在江南黃葉村。

癡珠吟道。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當下瑤華掌珠。各喝了一杯酒。秋痕便喝了兩杯。癡珠道。我也交卷罷。

大園在上。予欲無言。

勸如道。運用成語。如自己出。我也還敬一大杯酒。大家也各人賀一杯。秋痕催着瑤華飛觴。瑤華却瞧着癡珠說道。聽我飛觴。

憤

青山淚滿江南客。

馮如癡珠喝。酒。癡珠笑道。琴仙可人也。謾如道。我也湊了兩句。請教罷。

湘纍怨重

意在寰中。不言而喻。

癡珠喝一聲好。說道。謾如竟有如此巧思。我便要喝三大杯呢。秋痕瞅了癡珠一眼。說道。你真要拚命喝嗎。子秀道。秋痕你該兩句飛觴。不要管別人的事。快請說罷。秋痕道。我的頭一句是

霜剪江南綠。

該子秀謾如喝。酒。第二句是

秋痕俠骨

寄根江南。

也該子秀謾如喝。謾如道。秋痕你怎的算計我兩箇呢。秋痕笑道。多敬你兩鍾酒不好麼。便催掌珠。掌珠笑道。我沒有詩句怎好呢。秋痕道。你有現成句子都好。掌珠又笑道。我只有這四箇字。說出來。却自己要先喝酒了。便一手舉杯。向癡珠說道。

掌珠一見傾心

江南才子。

說畢。將酒自己先喝乾。向秋痕道。你也喝罷。這是冤你一杯酒。如今該馮如癡珠飛觴了。馮如說道。

賞識本地風光

解作江南斷腸句。

謾如子秀喝酒癡珠向謾如道。

官愛江南好。

子秀琴仙喝酒。子秀道。我共該四句飛觴了。一起說罷。第一句是馘如癡珠喝酒。

異日謾如

論德則惠存江南。

第二句。秋痕寶憐喝酒。

當年癡珠

正是江南好風景。

第三句。我同琴仙喝一鍾。

一衲西歸

江南無所有。

第四句。秋痕寶憐再喝。

兩棺南下

黃葉江南一棹歸。

秋痕笑道。子秀你好。三句要我喝二杯酒。謾如道。我說兩句。第一句。給癡珠馘如喝。

珥江南之明璫。

此言北來之秋痕

第二句。我陪癡珠喝罷。

他日南歸

江南江北青山多。

之秋痕

慨且益慷

歌以當哭
點清哀江
南
如此烽烟
如此酒老
夫懷抱幾
時開
癡珠身世
怡恰相符
風塵瀆洞
豺虎咬人
忽失雙杖
吾將曷徒
眞摯語亦
激厲語亦
沈痛語亦
懇摯語亦
憤恨語亦
收束上折

癡珠道。大家通說了。我雙收罷。破題是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

飛觴是

魂兮歸來哀江南。

說道。噙著眼淚。將筷子亂擊桌板。誦那度信哀江南賦。聲聲哽咽起來。慌得秋痕跑到上首。說道。你醉了。到炕上躺躺罷。癡珠剛念得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願託。四句。卽給秋痕奪去。筷子。便說道。我沒有醉。你不要怕。敲如瞧着表說道。十一下鐘了。我們也該散了。謾如便催着端飯。秋痕早揣塊熱手巾。遞給癡珠。癡珠轉笑向敲如道。醉却不醉。只心上不曉得無緣無故。會傷感起來。敲如道。客邊心緒。凡百難言。放開些罷。癡珠又覺痛心難忍。謾如也自悽惶。吟道。亂後今相見。秋深獨遠行。大家黯然。轉是癡珠破涕笑道。分手雖屬難堪。壯心要還具在。便吟道。要聞除獬豸。休作畫麒麟。大家都道好極。癡珠豪爽人。該有此轉語。於是吃些稀飯。洗漱一完。敲如三人。和堂珠瑤華。就都散了。只謾如秋痕。十分難受。奈夜已深。不能不分手而去。看官你道癡珠這一晚。好過不好過呢。且說荷生采秋。病或不愈。愈後復病。直至八月初。甫皆脫體。這日癡珠無事。帶了秋痕同來。適值刮風。秋痕見癡珠身上。只穿兩件夾衣服。便教人回去。取件茶色湖縐薄綿襖。

一筆引 跟上下折 入下折 叙憶舊夢 却從荷生 采秋說入 不冷落韓 杜一也 應六回十 四十五兩 回目爲下 半部張本 沈痛如晨 鐘如暮鼓 願書萬本 誦萬過癡 癡珠之癡 却不是癡 種癡人癡 魂而淺者 讀此書則 以癡珠爲 若此牽連 總綿矣故 作者特錄 二詞于哀

替他換上方卸去長夾襖。癡珠搵著小衫。將手向背上搔癢。便把那箇九龍佩露出來。荷生瞧見。也不言語。轉說道。風大。你快穿上罷。癡珠換過衣服。喝過茶。見采秋痕。同坐床沿。聽荷生說那江南軍務。講得令人喪氣。便吟道。華夷相混合。宇宙一腥羶。一人走來外間。見長案上書堆中。有一本鴛鴦鏡填詞。就取來。隨手一翻。是金絡索填的詞。是

情無半點真。情有千般恨。怨女獸兒。拉扯無安頓。蠶絲理愈紛。沒來由。越是聰明。越是昏。那壁廂梨花泣盡。闌前粉。這壁廂蝴蝶飛來。夢裏魂。堪嗟憫。憐才慕色太紛紛。活牽連一種癡人。死纏綿一種癡魂。穿不透風流陣。

又往下看。填的前腔。是

藍田玉氣溫。流水年華迅。鴛燕樓臺。容易東風盡。三生石上因。小溫存。領略人間一刻春。恁道是黃金硬鑄同心印。怎曉得。青草翻添不了根。難獨忿。怕香銷燈灺。悵黃昏。夢鴛鴦一片秋雲。悵鴛鴦一片秋墳。誰替恁歌長恨。

忽然想道。怕就是只一段故事。便將序文檢看。却是將池北偶談。李閑謝玉清一則衍出來。就不看了。裏間荷生。說到南北兩營潰散。大帥跑上番船。大家俱笑吟吟坐聽。都忘却癡珠。只秋痕看見癡珠出去外間。半日靜悄悄的。便起來將簾子一掀。只見癡珠手中拿一本書。那兩隻眼睛。直注在書

江南秋子
夜上之
間以與淺
者明辨其
非也
眼目○爲
四十六回
梅山十疏
張本癡珠
描寫癡珠
出神如莊
周之夢蝶
如紀昌之
射蠅層層
個進到笑
道我那裏
是瘋我記
那碑文句
文筆雋永
耐人十日
思第五回
應得卿等
一能得也
不癡也還
信得妙
不信得妙
分辨得妙

皮上呆呆的瞧。秋痕不知其故。向前說道。怎的癡珠也不答應。荷生也跟出來。見癡珠坐著發駭。秋痕站著發急。倒好笑。得狠。忍著笑道。瞧什麼。這樣出神。也向前來看。癡珠將書擱在案上。說道。你們都不懂得。秋痕便扯過癡珠的手道。不要講夢話了。癡珠又不答應。荷生也覺駭然。便叫道。癡珠你瘋麼。此時紅豆小丫鬟。都站在一傍。采秋聽荷生叫得大聲。也出來瞧。只見癡珠笑道。我那裏是瘋。我記那碑文。荷生三人見他好端端說話。便也好笑。都問道。是什麼碑文。癡珠道。我四月間。草涼驛作了一夢。見個雙鴛祠碑記。當時默了出來。只忘一半。至夢中光景。合着眼。便見那個人那箇地方。自潼關以後。病了兩場。把夢通忘了。這會碑文。也只記得。則有家傳漢相。派衍蘇州十字。你道可恨不可恨。荷生道。你既然默了一半。便有底了。記他作甚。秋痕道。這有什麼要緊事。也值得這樣用心去想。人家說我傻。我却不像。你喚作癡珠。不真個癡麼。采秋道。這夢也奇。確確鑿鑿。有篇碑記。荷生笑道。你信他鬼話。不過是他有這一篇遊戲筆墨。編這謊話騙人。癡珠道。我要騙個謊。什麼編不得。却編個不完全的夢。你不信。我明天檢那碑記給你瞧。還是草涼驛飯店五更天寫的。采秋道。這碑記就說的是姓章。却也古怪。秋痕道。那碑記說這姓章。是怎麼呢。癡珠道。這姓章的。也就同我們一樣罷了。就中敍的曲折。我通忘了。正說着。丫鬟端上飯。四人小飲。到了二更方散。這一晚。癡珠心上。總把金絡索兩支填詞。反復吟咏。不想秋痕另有無數的話。要向癡珠講。却燈下躊躇。枕邊茹吐。

歸重。在秋。章上。採秋。聰明。注重。在秋。姓。韋。樣。多。情。上。秋。痕。多。遙。伏。二。十。四。回。波。生。之。根。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已。每。讀。此。數。語。嫌。其。太。露。此。却。能。以。蘊。藉。出。之。點。明。秋。子。夜。三。字。哀。○。月。痕。逆。○。景。指。點。樂。即。景。指。點。

總不好自己直說出來。忽然問著癡珠道。妓女不受人污辱。算得是節。不算是節。癡珠道。怎麼不算得是節。元末毛惜惜。明末葛嫩楚雲瓊枝。那箇敢說他不是節。秋痕道。你曉得我這箇人。怎樣結果。癡珠道。我自己結果還不曉得。那裏曉得你。你今日不聽荷生說那江南光景。給我看來。普天下的人。也不知作何結果。何況我與你呢。秋痕便默然不說。癡珠枕上。聽著階畔窗前。蟲吟唧唧。反去覆來。一息難安。吟道。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秋痕在枕邊。便將哀樂順逆。字字要癡珠講出來。癡珠含笑不語。一會做成秋子夜三章云。

寒蟲啼不住。鐵馬風力緊。明月入羅幃。夢破鴛鴦冷。捐棄素羅衣。製就合歡帳。一串夜來香。爲歡置枕上。儂似秋芙蓉。歡似秋來燕。燕去隔年歸。零落芙蓉面。

秋痕聽了。嘆一口氣道。芙蓉閃斷你却不管。癡珠笑道。你教我怎樣管呢。秋痕道。你聽已四更了。睡罷。正是。天涯芳草。極目心傷。干卿底事。一往情深。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於敘事中。見簡淨。於點綴處。見空靈。

哀江南一段。結了上半部的章劉。鴛鴦鏡二詞。定了下半部的章劉。文章仍是妙手空空。靈光閃閃。上折謾如是主。又牙諸人是賓。下折碑記是主。金絡索兩支。是主中賓。秋子夜三章。是賓中主。善讀者玩之。

順○花痕
古音古節
哀樂順逆
字都有
花痕詩旌
玉溪斷美
開閃斷美
蓉幹
從倭騷發
端上接第
四回下注
四十七回
特詳謾如
履歷
此是撥亂
之略與下
折十自章
詩正應遙
遙相應
四十六回
提綱挈領
猶含棟樑
具無復霄
漢志忍不
能舍傳之
其人一篇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拳帷一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

話說逆倭騷擾各道。雖大河南北官軍疊次報捷。而釜底游魂。與江東員逆。力爲蛩蟹。攻陷廣州。擄了疆臣。由海直攬津沽。謾如起先以南邊軍功。薦升參將。後來帶兵赴援并州。又晉一級。就留大營。元夕一戰。應升總兵。此番朝議。以謾如係將門子孫。生長海壖。素悉賊情。故有寶山鎮之命。臨行向癡珠諄問方略。癡珠贈以愛民禮士。務實攻虛。練兵惜餉。禁海爭江。八策約有萬言。大意說是南北諸軍。連營數百里。都靠不住。必須自己攜帶親兵。練作選鋒。纔可陷陣。其平定大局。則以內治爲先。內治則以掃除中外積弊爲先。積弊掃除。然後上下能合爲一心。彼此能聯爲一氣。庶幾旌旗變色。可復武漢。以踞賊上流。可定九江。以剪賊羽翼。可清淮海。以斷賊腰隘。三者得手。直攻賊巢。金陵唾手可復。後來韓荷生平倭平江東。謾如平淮北平滇黔平秦隴。以此戰功第一。並爲名將。如今且說謾如臨行這日。夫人不會出見。癡珠却是前一日。先赴涂溝。涂溝紳士見說秋華堂章師爺來了。他是箇武營領袖。便招就近團甲。迎入行館。擺起盛筵。轉累癡珠無緣無故的。應酬起來。酒半。談著那年賊陷平陽。若何防堵。那年回匪做反。若何戒嚴。便取出所儲火器槍棒。召團丁中勇猛肥長。排立塔下。指說這箇善射。這箇善拳。這箇能飛戟。刺人於陣。這箇能躍丈牆。獲賊於野。口若不盡其技。而塔下眉目手足。各躍躍欲動。癡珠不免謾贊一番。真是苦惱。次日又累贅了半日。謾如方到。等得謾

之中三致
意焉忠義
之氣與秋
色爭高矣
拍入本回
上折
荷才所謂
會巴結
與上文八
策中務實
攻虛練兵
借餉正作
一反對甘
載鄉團大
半如是作
者妙不說
破留在後
文小岑口
中嚼墨一
噴
花痕一段完
此一段以
過上折愉
下類叙院
園秋心妓
帶叙十折
而借上折

如見過各官各紳。已是入夜。纔得暢敘。黎明。癡珠怕與大家酬酢。便是洒淚分手。蒼茫歸路。想著羈旅長年。蕭條獨客。桑榆未晚。蒲柳彫零。不齒之精神。替亂頗同宋玉。無聊之言語。蹇吃更甚楊雄。桂欲消亡。桐真半死。值此離別之時。一鞭殘照。幾陣歸鴉。更覺面熱心寒。魂消骨化。坐在車上。恍恍惚惚。到了一處。却擠了車。方知已是進城。剛騰開了。劈面又有一車。乘着簾子。轆轤而來。只見車裏的人。陡然把簾子一掀。露出一個花容來。喜動顏開。笑了一笑道。久不見了。癡珠瞥目略一遲疑。憶是曼雲。便也輒然道。你去那裏呢。曼雲尙未回言。兩下早已風馳電掣的離遠了。癡珠這會纔把以前的心事。略行按下。想起荷生秋痕。數日不見。便分付李三。到菜市街去。剛到愉園巷口。恰好荷生的車。停在一邊。就也下車。步行進去。見過荷生采秋。知兩人病已漸愈。因說些謾如交情。及自己傷感的話。荷生采秋都安慰一番。此時丫鬢已掌上燈。荷生道。你的車叫他回去。在此喫過飯。我送你秋心院去罷。癡珠正待答應。忽報歐老爺來了。荷生大喜。四人相見。各述了這幾天情事。荷生就向劍秋道。你這幾天。訪彩波幾次呢。劍秋道。我方纔去看他。他給余觀察傳去陪酒了。我因此步行來找你。癡珠道。我剛進城。逢見彩波。原來轍如今天請客。當下四人對著樓頭新月。淺斟低酌。大家俱說起轍如。荷生因談著江南須若何用兵。若何籌餉。所見與癡珠都合。癡珠也自歡喜。說道。此十餘年用兵。一誤於士不用命。再誤於此界彼疆。三誤於頓兵堅城。大抵太平日久。老成宿將。悉就彫零。大

曼雲爲之
經緯又借
小岑劍秋
引入下半
折逗起下
回一大篇
文字可謂
心細如髮
月痕如髮
回顧發端
卽爲下半
部張本局
陣嚴整
深中情弊
上文所謂
掃除者此
類是也
劍秋意總
不足癡珠
正襟而談
天地動色
隨口道破
全書應作
如是觀
確論
上下三千
年縱橫一

官既扭怙嬉。後進方循資格。天道十年一小變。你看這一二年後。必有箇人出來振刷一番。支撐半壁。所謂數過時可。正欲說下。劍秋突然說道。安知非僕。荷生采秋不覺大笑起來。癡珠正色道。座中總有其人。却看福命如何哩。采秋就也正色道。這是閱歷有得之言。劍秋道。蕤鬢之鐵。躍於海內。黃鐘之鐸。動於地中。有則髡必識之。荷生道。這也難言。癡珠便接道。天之生才。何代無有。何地無有。只士大夫生逢其時。有恰好不恰好哩。恰好的便爲郭李。爲韓范。不恰好的。便橡栗拾於白頭。桃榔倚於僮耳。這又有什麼憑據哩。說得劍秋俯首無詞了。荷生道。古今無不平之賊。在先求平賊之人。蕭何薦韓信。便拜大將。一軍皆驚。光武幘坐迎見馬援。恢廓大度。坦然不疑。要拘牽資格。修飾邊幅。這還得非常的才麼。癡珠拊掌笑道。使君故自不凡。於是暢飲起來。直至十下鐘。曼雲回家。打發保兒來探劍秋。荷生癡珠十分高興。要跟著劍秋。同去曼雲家來。此時曼雲已卸了粧。趕著接入。因講起。敲如酒席。是爲癡珠秋痕而設。緣癡珠涂溝去了。秋痕不來。今日只有子秀子善掌珠瑤華。和曼雲五人。於是說些閒話。曼雲無意中。却又叙起秋痕出身。原來秋痕係豫省滑縣櫻桃村人。三歲喪父。家中一貧如洗。生母焦氏改嫁。靠著祖母侯氏長成。後值荒年。侯氏餓死。堂叔阿虎。領著逃荒。到了直隸界上。鬻在章家爲婢。章家用一媪。卽秋痕現在的媽牛氏。彼時秋痕年纔九歲。怯弱不能任粗重。又性情冷淡。不得主人歡心。坐此日受鞭朴。牛氏本非好女人。孀居後素有外交。恰好有箇李裁

萬里真有
笑傲滄州
之概
叙愉園游
宴一段以
曼雲回家
卸入下文
補叙
提起
特叙秋痕
出身即引
起後文情
事錯綜變
化夾叙夾
議極似歐
陽公學史
記文字
叙牛氏
叙李裁縫
叙頭狗
秋痕始鬻
於虎繼鬻
於牛終鬻
于狗可嘆
可傷可嘆
千古艱難
惟一死

縫就在章家斜對門。開一小舖。牛氏也爲他主人待他無恩。便乘機和李裁縫商量。引誘秋痕逃走。李裁縫原是娼家走狗出身。也會唱些崑腔。奈年老了。將平日私積。娶妻馬氏。是箇門戶中人。生下一子。就是小夥狗頭。纔有數歲。馬氏就死。狗頭自少凶悍。無惡不作。却怕牛氏。如今拐下秋痕。認作女兒。和牛氏做了夫婦。跑至并州。想要充箇裁縫度日。奈耳聾眼花。想做生理。又沒本錢。便偏秋痕學些崑曲。把狗頭做箇班長。看官。你想秋痕情願不情願。大凡一箇人。總是一死爲難。當秋痕受餓時。能穀同侯氏一死。豈不是一了百了。再不然。作了章家奴婢。拌箇打死。也就乾淨。無奈幼年受人誑騙。這也是他命中該落此劫。又前世與李家父子。和那牛氏。有許多冤債。故此餓不能死。打不能死。該一一償了清楚。然後與癡珠。證果情場。所以百折千回。不能解脫。秋痕先和曼雲極說得來。暗地將這出身來歷。哀訴曼雲。曼雲這會通告訴癡珠。荷生。癡珠聽著。與秋痕所說大同小異。也就罷了。其實秋痕就裏還有一件大苦惱。旁人不知道。就秋痕自己也不能出口。癡珠從何曉得。只見狗頭並不喜歡。說他會做强盜。當下夜深。荷生自回愉園。癡珠便來秋心院。闔家通睡。半晌叫開大門。狗頭披着衣服出來。說道。老爺怎的幾天不來呢。癡珠道。我跑了涂溝一邊。來往三日。就在南廡闌干邊。等了一會。覺得風吹梧葉。簌簌有聲。久之。獨兒信信。跛脚開了月亮門。裏頭窗昏竹響。簾動燕醒。只見秋痕早擎個蠟臺。站在東屋門邊。笑盈盈的道。差不多三下鐘了。從那裏來的。癡珠也含笑。

生公說法 叙秋痕一 段收到曼 雲神不外 散 返超二十 四回應上 回到四十 七回走狗 起勢叙秋 心院夜景 入畫 秋心院 鵝獨兒俱 是異日詩 料 應上回 觸景生情 應十二回 柔情俠骨 倒照四十 回換心一 語 事有甚於

搶上數步。攜著秋痕的手。一面進去。一面告訴他這幾天的事。秋痕道。你就不給我信兒。癡珠說話時候。秋痕已將西洋壺。交跛脚去。燉開水。這會開了。秋痕便醞釀的。泡上一椀蓮心茶來。又替癡珠卸了長衣服。見身上還穿著湖色湖縐薄綿襖。說道。不涼麼。出城也該換一件厚些的。癡珠笑道。是你替我穿上。我就捨不得卸下。秋痕笑了一笑。便掛起帳來。癡珠瞧着錦被。撒在一邊。便拍著秋痕的肩。含笑道。春窗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知。秋痕沈著臉道。你怎說。難道我心上也有箇施利仁麼。你就看我同碧桃一般。言下已弔些淚來。忙得癡珠再三陪笑。秋痕含淚也吟道。何當巧吹君懷度。襟灰爲土填清露。癡珠泫然道。你的心我通知道。我的心你也該知道纔好呢。秋痕道。我也不是這般說。癡珠喝了茶。秋痕伺候他睡下。這一夜綢繆。就說不盡了。但見腰如學舞。眉正聞強。沈沈之帳影四垂。光含窈窕。峭峭之鬢雲不動。色益妖韶。銅鑿欲昏。窗紗未白。檀槽一抹。記尋春色於廣陵。睡臉乍新。知汚粉痕於定子。亭亭玉樹。未憐亡國之人。耿耿秋河。直墮雙星之影。這且按下。再說花選十妓。自秋痕外。還有九人。銷恨花潘碧桃。後來自有表見。其餘占鳳池薛寶書。這箇池却爲士規佔去。玲瓏雪冷掌珠。這箇珠却爲夏旒抓住。婪尾春王福奴。春歸於苟子慎。紫風流楚玉壽。風流在下。長俊胡者兩人。後來亦自有結果。錦綉兒傅秋香。委蕤自守。幾回將爲馬鳴盛錢同秀攬取。幸他媽高擡身價。同秀鳴盛。就也不敢下手。曼雲和丹暈。都是箇絕頂聰明的人。見荷生癡珠。不

畫眉却說得蘊藉艷情移不到是秋痕此秋一段緣曼雲秋十妓踪叙采秋一邊情移不到是秋痕此秋一段緣曼雲秋十妓踪叙采秋一邊

忍以教坊相待。便十分感激。又見荷生采秋癡珠秋痕。如許情分。便也有箇擇木而棲的意思。丹暈小岑。本係舊交。曼雲就與劍秋訂了新好。全把當妓女的習風。一起掃除。以此劍秋直將張家作箇外室。這也罷了。那燕支頰薛瑤華。齒稚情豪。兩足又是箇膚圓六寸。近與洪紫滄欸洽。得了他拳訣劍術真傳。就愛束髮作辮。著一雙小蠻靴。竟像紅線後身。隱娘高弟。花月痕中。有此一人。頓覺韓掾之香。韋郎之缺。猶不免癡兒女常態。光陰荏苒。早是八月十三了。此時荷生采秋病皆全愈。李夫人亦已移徙縣前街新屋。縣前街咫尺柳溪。原來謾如三世單傳。只有族弟。謾如又帶去了。夫人跟前兩男一女。長男七歲。乳名阿寶。次名阿珍。女喚靚兒。都在五歲以下。夫人又身懷六甲。以此必須居近秋華堂。以便癡珠照管。一日傍晚。小岑劍秋向榆園訪荷生不遇。說是纔回營去。兩人乘著明月初上。步到大營。恰好荷生公事已了。便喚青萍烹上幾椀好茶。三箇人就在平臺散坐賞月。小岑劍秋議於十五日公請癡珠過節。荷生道。我和采秋如天之福。病得起床。又是佳節。只東道讓我兩人做罷。只是癡珠十來天通沒見著。今晚月色如畫。柳溪風景必佳。我們三箇何不就訪癡珠。劍秋道。我怕。是秋心院去了。荷生道。且走一遭。於是三人步出來道。從大街西轉。便望見汾堤上。彤雲閣上層。荷生因說道。我十五的局。就在彤雲閣罷。你們替我約著紫滄。說是已正集。亥正散。各人身邊帶一箇人。做箇團圓會。你兩位說好不好。小岑道。好得很。劍秋道。如今真個有酒必雙杯。無花不並蒂。

東上荷生
采秋引入
李夫人補
叙縣前街
及謾如家
事爲後半
部張本
注在秋華
堂却好逗
起下折
月下賞月
疑陣
逗入下折
溪頭聯步
卽領起下
回文起下
花痕
月痕
闕其無人
疑陣
月痕
月痕
賢者自不

了。三人踏著柳陰月色灣灣曲曲。也有說的。也有笑的。早到了秋華堂。見大門雙閉。槐影篩風。桂香溼露。劍秋道。何如。我料定秋心院去了。荷生道。我們步月。從汾神廟進去。瞧一瞧罷。剛進屏門。遠遠見一毘盧。擎個蠅拂。在殿下仰頭高吟道。月到中秋分外明。劍秋就接著道。未到中秋先賞月。倒把那毘盧嚇了一跳。寂然無聲。搶前數步。見是小岑。劍秋帶一箇雍容華貴的少年。便合十相見。說道。三位老爺。狠有清趣。寫遠的跑來賞月。老衲淪茗相陪罷。就延入方丈。荷生道。韋癡珠不在家麼。心印道。老衲纔到西院。談了一會。荷生道。他在家。瞧他去罷。心印笑道。這位就是大營韓師爺嗎。真箇天上星辰。人間鸞鳳。荷生道。豈敢。我也久仰上人。是箇詩僧。心印道。少年結習。到老未能懺除。改日求教罷。小岑道。他的詩稿。狠有可觀。劍秋道。他足跡半天下。名公鉅卿。見了無數。詩稿却只存癡珠一首序。你就可想他不是周方和尚。荷生道。我在都中。讀過上人西湖吟一集。閩人嚴滄浪。以禪明詩。上人的詩。是以詩明禪。詩教清品。亦佛教上乘。賈闔仙怕不能專美於前了。心印道。韓老爺謬賞不當。四人緩緩行入西院。癡珠已自迎出。便入裏間坐了。說些時事。荷生吟杜詩道。胡星一彗字。黔首遂拘攣。劍秋也吟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屋猶藏萬家室。接著吟道。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值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岑也吟道。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

可測劍秋
當關其隊
矣瀾
文應發端
回應發端
逆倭
杜憶昔第
二首
杜草堂中
一段言借
名討賊殃
及平民也
十餘年中
鄉團之弊
大率如是
豈不如賊
焉
錄此十六
章爲四後
五回以後
文字張本
妙仍是香
奩體詩興
全書相配
十六章皆
叙致亂之

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柵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癡珠接着笑道。你們這般高興。我却有幾首雜感。給你們聽。只不要罵我饒舌。一面說。一面向臥室取出一紙長箋。大家同看。荷生吟道。

呂母起兵緣怨宰。誰今貳僞反朱鷺。鷺于一曲中輿略。願上琴堂與改絃。
荷生道。指事懷忠。抵得一篇春陵行。却含蓄不盡。便高吟起來。第二首是

東西曩日事倉皇。無個男兒死戰場。博得玉釵妝半面。多情還算有徐娘。
小岑道。痛絕。荷生復吟道。

絕世聰明豈復癡。美人故態總遲遲。可憐巢覆無完卵。肯死東昏只玉兒。
劍秋道。此兩首。不堪令若輩見之。荷生道。若輩那裏還有恥心。復吟道。

追原禍始阿芙蓉。膏盡金錢血盡鋒。人力已空兵力怯。海鱗起滅變成龍。
心印道。追原禍始。便也高吟起來。第五首是

弄權宰相不知名。前後枯棋門一枰。兒戲幾能留半着。局翻結贊可憐生。
荷生道。實在誤事。復吟道。

由與四十六回梅山
一疏皆可
爲千散見
鑑其回中
于各回二
者則以漱
十回王爲
玉一書者
尤盡讀
味之
倒照四十
七回下折

正照四十
六回上折

人臘淒然渡海歸。節旄嚼盡想依稀。化灰彫越南風便。此意還慙晉太妃。
心印道。說得委婉。復吟道。

柳絮才高林下風。青綾障設蟻圍空。蛾眉若不生謠詠。反舌無聲指顧中。
遙憶元臣奉使年。一字虛名爭不得。橫流愈遏愈滔天。舊坊業已壞從前。

劍秋道。俯仰低徊。風流自賞。荷生心印復吟道。

瑤光奪堦洗澆風。轉眼祆祠遍域中。釣闕公然開廣廈。神州湧起火遺紅。
小岑笑道。關上封刀。金丹隕命。自古有這笑柄。荷生心印復吟道。

仙滿蓬山總步虛。風流接踵玉臺徐。銷磨一代英雄盡。官樣文章殿體書。
劍秋笑道。罵起我輩來了。小岑道。原也該罵。荷生心印也是一笑。復吟道。

高捲珠簾坐捋髭。楊前過膝腹垂垂。有何博得三郎愛。偏把金錢洗祿兒。
劍秋道。媚人不必狐狸。真令人恨殺。荷生心印復吟道。

絳帷環佩拜璆然。過市招搖劇可憐。果有徽音光翟萐。自然胡帝又胡天。

小岑道。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我倘能得御史。第一招便不饒此輩。荷生道。程不識不值一錢。復吟道。

應上杜憶
昔詩

應第二回
入手一段

宗旨○付
之一夢
光直注到
五十二回
眼目
宗旨
宗旨
反結○淺
者見淺深
者見深妙
以劍秋談
諸出之
月痕

暖玉撥弦彈火鳳。流珠交扇拂天鵝。誰於煨館涼臺地。爲唱人間勞者歌。
心印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此却說得冷冷的意在言外。復吟道。

過江名士多于鮑。却有王敦是可兒。此客必然能作賊。石家粗婢相非皮。
荷生道。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再看長箋。只二首了。是

山雞舞鏡清光激。孔雀開屏炫服招。可惜樊南未知意。背蟬輕贈董嬌嬌。

心印歎道。實在誤了癡珠幾許事業。小岑笑道。如今秋痕。不是董嬌嬌了。癡珠一笑。荷生心印復吟道。

街嫁鍾離百不售。年年春夢幻西樓。夢中忽作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

荷生吟完。歎一口氣。說道。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心印道。這十六首。借美人以紀時事。又爲詩家別開門徑。小岑道。楚雨含情俱有託。癡珠的詩。偈真義。山學社。劍秋笑道。我只當做帷房暱嫖之詞。才人浪子之詩。看罷。四人狂吟高論。槐陰中月早西斜。心印先去了。大家便攜著癡珠。沿著汾堤走來。一路水月澄清。天高氣爽。流連緩步。竟爾不記夜深。正到大街。忽聞雞唱。都覺愕然。荷生轉笑道。好了。我如今怕要在街頭步一夜的月。你道這個時候。裏頭還留著門等我麼。劍秋道。我訪曼雲也。怕叫不開門。倒是偷園借一宿罷。小岑道。我和癡珠秋心院去罷。正是 王衍尙清談。自然誤天

月痕
聯步正面
觀月同歸
○仍結曼
雲一筆再
收足榆園
秋心院

直起

回顧第六

不測賢者不可
測文即因
之排疑
陣令閱者
心目迷離

花痕○美

下。折屐謝東山。矯情亦大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是上半部書關鍵。自第二回起。至十九回止。所有之人。無不畢具。拉拉雜雜。却極嚴整。本篇以逆倭發端。步步照應。遂使極纖巧題。有波瀾洶湧之勢。亦見花月痕中人。均是性情學問中人。癡珠才略。不及荷生。而性情學問。有過之無不及。遭時不遇。抑鬱以死。所以可惜。倘一蕩子。作者豈不浪費此一付好筆墨。末幅借劍秋談諧語。作一反收。高絕橫絕。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觴開彤雲閣

銷良夜笛弄芙蓉洲

話說十五日黎明。彤雲閣中。早有青萍領著多人。搬了無數鋪墊器皿。以及燈幔。和那小圓棹小坐墩。鋪設得十分停當。已初一刻。荷生和采秋來了。又親自點綴一番。比三月三那一日。更雅麗得許多。采秋又分付跟班。傳諭看守芙蓉洲的人。備下兩支畫船。分派甫畢。小岑劍秋紫滄。陸續到了一會。瑤華也來。此時已有午初。癡珠秋痕。却不見動靜。叫人向對面秋華堂探問。說韋老爺天亮就便衣坐車。帶着禿頭走了。一會丹暈曼雲。先後都到。差不多午正。荷生着急。又叫人打聽。一會穆升親自過來。回道。爺早起分付套車時。小的也曾回過韓老爺今日請酒。爺怎的出門。爺笑著說道。我難道一去不回來麼。荷生詫異。大家都說道。叫人采市街走一遭罷。荷生打發穆升和索安去。又等了好一會。荷生分付開飯。八個人即在彤雲閣下層吃著。忽見董慎笑嬉嬉的跑上來。回道。韋老爺劉

質天然却
嫌脂粉

疑陣

佳日難得
勝會難逢
其中綽約
多仙子
想見邢國
安國雍國
三夫人小
影下文一段
函蓋在呆
想中
花痕○俯
仰低回意
在言外
化龍而去

姑娘通來了。小的在河堤上望見。大家便出席。往外探看。只見禿頭汗淋淋的。跟著秋痕進門。秋痕一身淡粧。上穿淡月紡綢夾襖。下繫白綾百摺宮裙。直似一樹梨花。遠遠扶掖而至。癡珠隨後進來。望着大家都站在正面湘簾邊。便含笑說道。我肚餓極了。荷生笑道。你半天跑到那裏。當下秋痕已上臺階。扶曼雲的手。說道。他今日同我出城。來回趕有四十里路。大家問是何事。癡珠秋痕總不肯說。見杯盤羅列。只得上席了。便道。我須喫些點心。再喝酒。采秋道。賞中秋本晚夕的事。給我看。還是端上飯。叫下鐘後。到閣上慢慢喝酒。秋痕說道。采姊姊說得是。那一天謾如的局。兩頓接連。叫人怪膩膩的不爽快。荷生見說得有理。便催家人上菜。端飯。大家用些。各自端開。坐的坐。躺的躺。閒步的閒步。是日晴光和藹。風不揚塵。癡珠瞧着一羣粉黛。箇箇打扮得嬌嬈嬈。就中采秋珠絡重肩。雲裳拖地。更覺得婉嫺端重。華貴無雙。帶一箇小丫鬟。名喚香雪。垂髻刷翠。秋水盈盈。俏俏也不在紅豆之下。便癡癡的躺在左邊小炕上。呆想。秋痕却携著瑤華。站在院子裏。望著閣上。見正面簷前掛十二盞寶燈。珠絡的琉璃燈。兩廊及閣下正面掛的是斗方玻璃燈。通是素的。便說道。今晚却不要有燈纔好呢。瑤華道。點這樣素淨的燈。就也不礙月色。丹暈曼雲劍秋紫滄。却從西廊小門。渡過芙蓉洲畔。閒逛。見洲內蓮葉半凋。尚有幾朵紅蓮。亭亭獨艷。其餘草花滿地。五色紛披。此時癡珠躺在炕上。采秋到閣後。小屋更衣。從紗窗中。瞧見後面小池。喂有數十箇大金魚。唼喋浮萍。升沉游泳。便

此段接上
呆想注下
弄笛題帕
而前後花
團錦簇俱
屬錦中花
水中月作
者命意乃
和盤托出
矣
疑陣
陡起一波
爲下文射
箭舞劍張
本
畫所不到
筆能傳之
斯爲神工
只借劍秋
紫滄做個
引起而文
已工緻如
是
引起舞劍
引起射箭
申叙明白

招荷生小岑。由東廊繞到池邊。坐在石欄上。悄悄的瞧。忽聽得癡珠吟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采秋便笑道。癡珠又牢騷起來。癡珠不答。秋痕便掀簾子。和瑤華進得屋裏。癡珠高誦。爾邪卿遺令道。大丈夫生世。遞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荷生笑道。何物狂奴。故態復作。采秋輕聲道。他今日出城。到底去什麼地方。正往下說。忽然丹暈曼雲。一路笑聲。吱吱跑入屋裏。鬢亂釵斜。裙歪衣污。向椅上坐下。喘作一團。大家忙問緣故。兩窗一邊笑。一邊喘。半晌丹暈纔說道。你們看。又笑不可仰。隨後曼雲忍住笑道。劍秋要刀。又嗤嗤的笑。瑤華聽見耍刀。就先跑去看。荷生大家都跟出來。只見紫滄拿把七尺長關刀。在院子裏和旋風般舞。劍秋仗著雙劍。正從西廊小門轉出來。紫滄就讓過一邊。劍秋站在一邊。也將雙劍舞起。兩邊舞得如飛花滾雪一般。臺階上大家俱看得出神。臨尾只見寒光一晃。劍秋收住雙劍。紫滄也將刀立住。望著大家笑道。這臺武戲。好看不好看。癡珠向荷生道。你是懂得。荷生笑道。舞的名兒。我也懂得。只是沒有氣力。紫滄早放下刀上來了。便說道。采秋的劍。舞得極好。你們是沒有見過呢。小岑道。你不曉得。他還射得好箭哩。瑤華便道。采姊姊。我同你舞一回罷。此時劍秋倚着劍。也站在臺階上。采秋道。是那裏來的這把劍。劍靶烏膩膩的。臃腫。叫人怎擎得上手。癡珠向劍秋道。你是那裏取來的。劍秋道。我到芙蓉洲閒逛。不想洲邊有一人家。我認得是左營兵丁。他手上適擎把

非唐突丹
曼也極力
摹寫采秋
瑤華之不
凡爲四十
八回張本
趣雲閣上
層特許於
此回爲全
書極盛雅
集故詳及
燈彩器皿
以與數典
筆墨相配
作者必無
閒字贅語
也
遙應第六
回團圓等
候仲秋節
句

引入數典

雌雄劍。我借來渡過河。想嚇么鳳彩波一嚇。不想他兩人迎風都跌了一身的泥。說得大家通笑。荷生問紫滄道：你這刀又是那裏來的。紫滄道：我是向汾神廟神將借來。說得大家又笑。瑤華便叫人回去取劍。荷生也偪着采秋。叫人取弓箭。就向瑤華道：晚上月下舞他一回。纔有趣呢。采秋道：這樣何不就到閣上去坐。荷生道好。便喚跟人問道：閣上都停妥沒有。跟人回說：早已停妥。荷生當下便領大家。由東廊走入小門。門內虬松修竹。繞座假山。黃石疊成。高有丈餘。蒼藤碧羅。斑駁網罟。石磴數十級。曲曲折折。到箇平臺。由平臺西轉。一箇朝南座落。便是彤雲閣上層。四圍甬道。繞以石欄。閣係五間。通作一間。落地花門。南北各二十四扇。東西各十二扇。正面上首。擺一大炕。坑下放一圓桌。焚一爐百和香。蘭麝氤氳。香雲繚繞。頂隔中間。懸個五色綵袖百褶香雲蓋。掛一盞頂大光素琉璃燈。東西掛八盞瓜瓣式桔紅琉璃燈。也是頂大的兩邊。一邊四箇座。俱是海棠式的坐墩。兩個坐墩。夾箇圓茶几。下首中間擺兩箇坐。却是梅花式的坐墩。也夾箇圓茶几。茶几上各安個圓盒。大小同。茶几一般。癡珠大家見這般陳設。著實歡喜。荷生道：我今日是個團圓大會。每位茶几上。俱派定坐次。大家瞧那個茶几上。放一紅箋。是荷生采秋四箇字。接著瞧去。東上首癡珠秋痕。次是小岑么鳳。西上首是紫滄琴仙。次是劍秋彩波。癡珠笑道：荷生竟鬧出。叫相公坐位來。我門就入坐罷。大家也只得照箋上寫的坐定。采秋吩咐。跟入取酒來。家人答應。走到各人跟前。把盒蓋揭起。便是一箇鑲

都是本地風光

回顧十一十六十七三回此層本地風光更好

含毫渺然原原本本彈見洽聞

以鴻博之宏詞屈作燕林之小

成攢盒。共有十二碟菓菜。兩付銀杯象箸。都鑲在裏面。十分精巧。每几下層。各送一個鴛鴦壺。遂淺斟低酌起來。癡珠道。天色這般早。我們還行個令。想想。荷生道。回行令也。覺沒趣。今日還是清談罷。采秋因向癡珠說道。你和荷生。通是薦過鴻博。我且問你。酒令是何人創的。癡珠笑道。這一問倒有趣。我記得是漢賈逵。荷生道。我記得他本傳。就有這一條。癡珠道。不錯。我却要請教你們。爲何喚做酒糾。采秋道。唐時進士曲江初宴。召妓女。餽罰的事。因此喚做酒糾。是不是呢。劍秋笑道。怪道采秋慣行酒令。荷生道。唐尙書郎入直。侍史一人。女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侍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就是這侍史。如今所以喚他們作女史。秋痕道。杜詩。畫省香爐圍伏枕的註。不就引這一條麼。小岑喝了一鍾酒。笑道。都有這般快活。我只願做個省郎。也不願學劍秋升侍講了。曼雲道。你們怎麼喚做老爺呢。癡珠道。元朝起的。唐宋以前。沒有此稱呼。荷生道。元史董搏霄傳。氏貴問搏霄曰。你爲誰。曰。我董老爺也。你指此條麼。癡珠點頭。紫滄道。金人稱岳武穆爲岳爺爺。老爺二字。大約是金元人尊稱之詞。如今却不值錢了。采秋笑道。癡珠。我們自頭至脚。你能原原本本說個清楚。不能癡珠道。我講一件。你們通喝一杯酒。我說錯了。我喝五杯。瑤華道。使得。我就喝。於是采秋秋痕五人通喝了。癡珠道。我如今從你們的髻講起。髻始於燧人氏。彼時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爲繩子。向後繫之。以荊枝及竹爲笄。貫其髻髮。古今註。周文王制平頭

語豈不冤哉。然高望。曠然暇思。此即衛風。西方美人。之意。却借。采秋口中。出之。語意。渾然。一件都分。數層疏節。警字餘波。問以諧語。文氣便不。堆梁。經生文字。不意於稗。史見之。畫字。湖原。割出。畫字。直是。兩扇。文格。穿字。湖原。詮出。穿字。

髻。昭王制雙裙髻。又妝臺記文王於髻上加翠翹。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采秋接著說道。這樣看來。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風流的人。所以關雎爲全詩之始。癡珠道。你不要橫加議論。等我講清這。個髻。給你聽罷。高髻始於文王。後來孫壽的墮馬髻。趙飛燕的新髻。甄后的靈蛇髻。魏宮人的警鶴。髻。愈出愈奇。講不盡了。這是真髻。還有假髻。周禮追副師編者。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紛。三輔謂。之假髻。東觀漢記。章帝詔東平王蒼。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篋遺之。後來便有飛西髻。拋家髻。種種名號。也講不盡。采秋。我講這個髻。清楚不清楚。至如梳始自赫胥氏。篋始自神農。刷始自殷。我。也不細講了。荷生道。癡珠今日開了書廚。劍秋道。這不是八月十五。直是三月三鬪寶了。采秋道。你。們不要阻他高興。聽他講下去。替我們編個妝臺志不好麼。癡珠道。你們每人喝二杯酒。我再講罷。采秋道。那要講兩件。癡珠道。自然。采秋語人便各喝兩杯。癡珠道。一件畫眉。詩之子清揚。清指目。揚。指眉。又螭首蛾眉。言美人的眉。此爲最古。却是天然修眉。不是畫的。其次屈原大招。蛾眉曼只。宋玉。招魂賦。蛾眉曼睩。曼訓澤。或者是畫。後來文君遠山。絳仙秀色。京兆眉嫵。瑩姊眉癖。全然是畫出來。唐明皇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五代宮中畫眉。一曰開元御愛。二曰小山。三曰五岳。四曰三峯。五。曰垂珠。六曰月稜。七曰粉稍。八曰涵煙。九曰拂雲。十曰倒暈。講道畫眉。清楚不清楚。一件穿耳。山海。經。青宜之山宜女。其神小腰白齒。穿耳以鑲。此穿耳之始。物原。耳環始於殷。三國志諸葛恪曰。穿耳。

脫卸法亦
粘合法
緊接法
指揮如意
落花劍秋
轉詰小岑
却是小岑
先說都有
神理
此層疏折
未經人道

胸中多少
塊壘借纏
足揮斥出
之僮父必
曰此考證
纏足
游戲語亦

貫珠。蓋古尚也。杜詩玉環穿耳。誰家女。是穿耳直從三代至今。此風不改。我想好端端的耳。却穿以環。悅人之目。這是何說。瑤華說道。這就是纏足作俑了。癡珠道。我如今就講纏足。劍秋道。怎的這般快。美人手。美人乳。通不考訂麼。采秋道。癡珠。你不要聽他胡鬧。你且講纏足。癡珠道。我是不喜歡婦人纏足呢。只我的人。偏偏都裹著三寸金蓮。我也不能不隨緣了。劍秋。你且講纏足。是始於何時。小岑道。吳均詩。羅窄裹春雲。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似纏足始於唐人。劍秋道。六朝樂府。有雙行纏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似六朝已有纏足。癡珠道。史記臨淄女子。彈弦纏屐。又云。搖修袖。躡利履。利者言其小而尖銳也。襄陽耆舊傳。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履。漢班婕妤賦。思君弓履。碁雜事秘辛。吳姁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底平指斂。縑倂襪。妝束微如宮中。此皆裹足之證。齊東昏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瑯環記。馬嵬媚女王飛。得太真雀頭履一雙。長僅一寸。是唐時已尙纖小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令以帛繞脚。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就是爲窈娘作的。以意斷之。上古美人。如青琴宓妃。嫦娥湘君湘夫人。必是雙雙白足。自周以後。美人南威西子。已自裹足。但古風淳樸。必不是如今雙弓。漢唐以後。人心愈巧。始矯揉造作。爲此窄窄金蓮。不盈一握。其實美人好處。全不在此。說得大家通笑了。荷生道。果是雙雙白足。自然也好。最難看是蓮船半尺。假

眞實語
欲知弦上
意盡在不
言中
類叙
又是兩扇
文字

叙次有法

與有眞髻
有假髻句
法相應

與十眉文
法相配
紐合

遞入射箭

作蓮瓣雙鉤。荷生說這話時。瞧着秋痕。低頭手弄裙帶。就不往下說了。癡珠會意。急說道。我如今再講兩件。一則首飾。山海經。王母梯几而戴勝勝婦人首飾。此首飾之始。始儀實錄。燧人作笄。堯以銅爲之。舜以雜象牙玳瑁。文王又加翠翹步搖。物原。五彩通草花。呂后制。綵花。晉郭隗制。玉篇。鬪綵。婦人頭花髻飾。是皆首飾。至釵始自夏。手鈿指環始自殷。你們那些穿戴的。金玉珠寶。日新月異。考不勝考了。一則裝飾。神農本草。粉錫一名鮮錫。墨子。禹造粉。博物志。紂燒鉛錫作粉。中華今古注。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名飛雪丹。此言粉之最古者。後來百英粉。丁香粉。木瓜粉。梨花粉。龍消粉。這也考不勝考。古今注。燕支草似蒴花。出西域。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粉。班固曰。匈奴名妻曰闕支。言可愛如燕支。古今注。胭脂蓋起自紂。此言脂之最古者。脂有面脂。有口脂。見唐百官志。中韓子。毛墻西施之美麗。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廣志謂面脂。自魏興以來始有者。非蔡邕女誠。加脂則思其心之鮮。傅粉則思其心之和。妝臺記。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妝。淡者爲桃花妝。梁簡文詩。分妝開淺靨。繞臉傅斜紅。面脂不是古妝麼。口脂。唐人謂之點唇。有胭脂暈諸品。一曰石榴嬌。二曰大紅春。三曰小紅春。四曰嫩吳香。五曰半邊嬌。六曰萬金紅。七曰聖檀心。八曰露珠兒。九曰肉家圓。十曰天宮巧。十一曰洛兒般。十二曰淡紅心。十三曰腥腥暈。十四曰小朱龍。十五曰格雙唐。十六曰媚花奴。這與十眉。不皆是

阿堵傳神
呼之欲出

瑤華射鵠
一層已寫
得光彩動
人十分酣
足看他還
有力量加
倍寫采秋
一邊出色
斯爲神勇
步步縱開
極力翻跌
痴珠不痴
荷生愈不
信愈妙
痴珠愈信
愈妙

香閨韻事麼。你們該喝酒了。荷生笑道。癡珠今日肚子裏。新開一間脂粉舖。我們賀他一杯罷。於是通喝一杯。端上菜。大家用些。青萍回道。愉園弓箭送來。天快黑了。還射不射呢。荷生向采秋道。去射罷。瑤華欣然出位。拉紫滄道。射。回箭去。采秋道。我久不射。手不柔了。琴妹妹去射。我瞧著。便携瑤華的手走。大家都跟下閣。紫滄道。到汾堤空地上射去。荷生道好。於是都向西廊走來。瑤華瞧個空。早就下層閣裏。換上一雙小蠻靴。將頭上釵。手上釧。身上大衣。一起卸下。只穿件箭袖大鑲大滾的桃紅線縐短棉襖。將一條白綾百蝶宮裙。繫在小襖上。裙幅都插在腰裏。露出鑲花邊的青縐夾褲。脚大紅的一簇褲帶條。携上弓箭。大家正說琴仙怎的不見。瑤華却悄悄站在紫滄身後。將手向紫滄肩上一拍。說道。我來也。紫滄和大家都覺得一跳。采秋笑道。琴妹妹結束得好。跟人早掛上一箇二尺圓的。五色箭鵠。瑤華步到上面站定。先將弓試了一試道。這弓是幾箇力。采秋道。這平常射的。不過三箇力。瑤華便取過飽頭箭。搭上了弓。調正了柳腰。拳回至手。只聽得鳴的一聲響。早著在第一層青園上。大家喝聲采。第二箭又着在第一個紅園。大家連聲說好。第三箭又著了。荷生笑吟吟的向采秋道。我再不想琴仙。有此好箭。采秋道。難爲他是纔學的。便有如此手段。紫滄自覺得意。瑤華站着歇一歇。移步向采秋道。采姊姊。我僭了。如今你射去。采秋道。我把工夫丟開一年多。比不得你天天操練。我再射。斷不能像你這般。荷生道。准不准算什麼。不過耍一耍。也覺得有趣。小岑道。

眼目○全
書貶采秋
只此一語
妙借瑤華
游戲出之
極力摹寫
采秋奕奕
有神爲四
十八回射
墜妖尼張
本非徒騁
才痕
花痕
痴珠豪岩
秋痕纏綿
瑤華變動
劍秋安祥
曼雲清麗
丹暈端莊
眼目矜貴
荷生矜貴
采秋高華

就是不准。難道怕人笑話麼。癡珠道：我有個令。采秋你遵不遵。采秋笑道：你什麼令。癡珠道：你看天上飛的一陣陣歸鴉。我指一箇。你射了罷。采秋笑道：鴿子我還怕不准。你却要另出題目。荷生道：這箇要不得。射得不好。却把人射一箭怎了。紫滄道：你沒有瞧過他手段。替他擔心。荷生道：我不信他就能射無虛發。癡珠笑道：你不信。我却信得過。采秋你射罷。我叫秋痕替你結束。采秋拗不過大家意思。於是將大衫卸下。付給香雲。秋痕便把他首飾除下。將簪拴緊髻子。采秋只將裙帶結好。也不摳上裙幅。瑤華遞過弓。采秋要過幾枝狼牙箭。向癡珠道：你要我射那一陣那一箇鴉。我却不能。我准一箭一鴉。給你瞧罷。癡珠道：就是這樣。瑤華道：可不是准呢。先前偏要說許多話。可見采姊姊是個老奸巨猾。荷生道：我總信不過。采秋小心罷。采秋一笑。走上高坡站着。恰好有羣鴉啞啞的從西過來。采秋就站遠些。衆人只聽弓弦一響。却驀然一箇鴉墜地。青萍等正搶著去拾。又見兩個鴉帶箭墜地了。大家目不及視。口不能言。癡珠鼓掌道：荷生何如。荷生眉飛色舞。說道：這箇真怪。采秋早將弓付給香雲。披上大衫。移步向秋痕。戴上首飾。說道：上燈了。喝酒去罷。此時雲淨天空。水輪擁出。微風引著南岸桃花的香。陣陣撲入鼻孔。大家步入西廊。見閣上閣下的燈。都已點上。就在臺階上。三兩成羣。嘖嘖稱贊采秋的神箭。瑤華的工力。荷生分付跟人。將閣上三面花門。一起洞開。把坐位通擺在石闌干甬道。然後大家步到東廊。上了石磴。在平臺上憑眺一回。癡珠秋痕荷生紫滄小

以上八個月字皆月痕也。涼風只在殿西頭作。者大旨如。是而語意。仍自渾然。紫滄舞劍。一層。劍秋舞劍。一層。瑤華舞劍。一層。月痕。文亦有光。閃爍。叙出秋色。舞劍五色。鱗而綵織。邱遲之錦。千重鄂不。香開江令。神之花令人。神動。月痕。采秋舞劍。神乎技矣。

岑。先行入席。癡珠高興之至。喝了一滿杯。吟道。一年明月今宵多。秋痕接道。不知明月爲誰好。癡珠一笑。彼時劍秋瑤華丹暈曼雲。尙未歸座。正憑在石闌遙望。瑤華望著堤南秋華堂桂樹。因接道。鏡轉桂巖月。劍秋望着芙蓉洲水亭。因接道。江亭月白誦南華。曼雲望著閣東汾流。月色水光。如一條玉帶。便也接道。蟾蜍夜豔秋河月。丹暈近望閣門外一帶梧桐。遠盼汾堤上萬株煙柳。便接道。鹿門月照開煙樹。荷生笑道。好得狠。今夕此會。本爲賞月。我也吟一句罷。手拈花梢記月痕。采秋接道。錦筵紅燭月未午。劍秋拍手贊道。切情切景。大家各飲一大鍾罷。於是劍秋等也。行入席。豪飲一回。上了幾樣菜。用些點心。復各散開。此時已有七下多鐘了。金風瑟瑟。玉露零零。幸各帶幾分酒意。尙不覺羅袂生寒。大家携著玉人。凭高凝望。真如到琉璃世界。飄飄若仙。相視而笑。轉忘言象。倒是紫滄憶起瑤華的劍來。說道。你取了劍。何不向院子舞一回。荷生道。好極。采秋和瑤華同舞罷。紫滄道。一人舞一回。兩人再同舞一回。纔有趣呢。癡珠道。紫滄何不先舞一回。給他們看。紫滄道。我就先舞。於是紫滄卸下大衣。大踏步下去。舞了一回。劍秋看得高興。也舞起來。荷生見舞得熱鬧。教青萍取過一箇粉定甕的大鍾。和大家各喝一鍾。兩人舞罷上來。穿好衣服。合席通敬一大鍾。二人喝了。紫滄道。瑤華舞罷。瑤華大衣卸後。就不會穿。便提劍下去。進退抑揚。舞得月光閃爍。燈影迷離。大家同聲喝采。采秋喝了一杯酒。說道。我也舞去。於是卸去首飾外衣。露出大鑲大滾的葱綠湖縐綿小襖。鑲

餘霞自尙
散綺
月痕
有情有景
此是巫半
花痕
趣

疑陣揭明
眼目
重筆仍不
說破
閱者思之

回顧第九
回生出悽
惻回上文
應一段吟
誦
結出正意
多如火如

花邊大的紅縐夾褲。越顯得搏雪作膚。鏤月爲骨。當下捲起箭袖。抽出一雙鴛鴦劍。向荷生笑一笑。走下閣去了。癡珠向荷生道。我和你往臺階看去。秋痕也跟著。到得臺堦。只見寒芒四射。咄咄逼人。漸漸萬道金蛇。縱橫馳驟。末後一團雪絮。上下紛飛。全不見綠襖紅裳影兒。先前瑤華倚著劍。站在一邊。還想和采秋同舞一回。看到這裏。就將劍收起。向荷生道。似此神技。紫滄要我和姊姊同舞。我怎敢呢。荷生道。你就舞得好。瑤華道。我再努力學罷。正說著。瞥見有條白練。臨風一閃。正是采秋站在跟前。笑道。何如。荷生携著采秋雙手。看他面色微紅。鬢髮一絲不亂。說道。你從那裏學來。瑤華道。采姊姊怕是前生學會呢。癡珠道。我們上去通喝幾鍾酒。也不負采秋這一回的舞劍。荷生道。我和你喝十大鍾罷。一面說。一面招呼大家入席。飲了一回。端上菜點。隨意喫些。采秋道。如今我們夜泛一回。領略水中月色。就由南岸上車好麼。大家都道好。就叫跟班們吩咐車馬。南岸伺候。飯畢。衆人踏著月色。上船向芙蓉洲駛來。船中早備著香茗時果。大家隨意說說笑笑。教水手轉由汾神廟後。駛到水閣。由水閣駛到南岸。落葉打篷。寒花盪夕。星河散采。珠翠生涼。一會各家車馬燈籠。紛然並集。先是紫滄帶了瑤華上車。次是小岑丹暈一車。劍秋曼雲一車。各自去了。荷生道。癡珠今夜是回秋華堂。還到秋心院呢。癡珠道。秋痕今日原是坐我的車。這時候他家的車還沒來。想是他家不要他了。我今就陪他在船裏坐一夜罷。采秋道。天氣涼得狠。豈宜如此。荷生道。你又信他。我們走了。怕

茶文字忽
然煙銷跡
滅矣○宗
旨痕
月痕
平時感喟
痕上
平部秋
下景流連
痕下半部秋
月痕
秋痕柔骨
秋痕俠骨
就芙蓉洲
三字引伸
之所請花
痕也銷良
夜以銷此
痴珠秋痕
所爲獨有
千古乎
在文法石
曼卿芙蓉
城是寶在
全書却是
以石曼卿

他不回去秋華堂做好夢麼。只是癡珠同秋痕。今日出城這一遭。我却要問一問。癡珠默然。秋痕道。我告訴你。今日出城。是爲著我那殉難的姊姊忌辰。荷生笑道。什麼地方都可祭奠。特特跑上竹竿嶺。冤呢不冤。采秋道。我却會得他的意思。癡珠道。夜深了。你兩個要回去。該走了。荷生道。我倒忘了。於是香雪扶著采秋。秋痕送到船頭。癡珠送荷生上岸。看荷生采秋上車去遠了。方纔轉身。攜著秋痕進艙。喚禿頭撤去餚核。拭淨几案。換一枝蠟燭。秋痕吹起笛來。聲聲激烈。癡珠吩咐水手。將船盪至水閣。自出船頭站立。見月點波心。風來水面。覺得笛聲催起。亂草蟲鳴。高槐鴉噪。從高爽沈寥中。生出蕭瑟。秋痕也覺裙帶驚風。釵環愁重。將笛停住。搭起跳板。兩人扶上。悵望一回。秋痕想起五月初五的事來。不知不覺。玉容寂寞。涕泗闌干。癡珠起先愕然。後來自己觸目傷懷。百端難受。將秋痕的手握在掌中。輕輕的搓了幾搓。說道。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我們還下船坐罷。秋痕點頭。便喚禿頭伺候。兩人重行入艙。喝了幾口茶。癡珠見几上有筆硯。便將秋痕一幅手絹。展開寫道。

采秋慣唱懊儂歌。碧海青天此恨多。所不同心如此水。好拋星眼剪秋波。溪上殘更露溼衣。月明一舸竟忘歸。笛聲吹出凌波曲。驚起鴛鴦拍拍飛。

款書八月之望。漏下四鼓。携秋痕泛舟柳溪。題贈寫畢。兩人都覺黯然欲絕。還是秋痕驪然笑道。這地方喚做芙蓉洲。我同你把芙蓉成語。同記一記。看得有幾多。癡珠道。詩詞歌賦。上這兩字多得狠。

芙蓉城作
主蓋直引
起四十三
回之香海
洋矣
月痕

那裏說得完。秋痕道。芙蓉城。到底是天上。是人間。癡珠道。石曼卿爲芙蓉城主。此虛無縹緲之說。成都府城。多種木芙蓉也。喚作芙蓉城。你怎的問起。秋痕不語。此時月斜雞唱。癡珠也覺。恨玉無溫。倚香不暖。便喚水手。將船駛到秋華堂門口。禿頭先行上去。招呼大家起來伺候。然後癡珠慢慢的携著秋痕。回來西院。到裏間和衣睡倒。一覺未醒。天早明了。正是。酒香花氣。弓影劍光。春風蛺蝶。秋水鴛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十人合傳。其實仍傳癡珠一人也。花團錦簇。而一種淒厲之氣。形於言表。所謂極盛難爲繼也。通篇數典。妙在間以射箭舞劍。便覺靈氣往來。觀止矣。



花月痕全傳卷七

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緊接上回
眉目清爽
生辰
仙眷
秋華堂
綴清上回
銷良夜

看官記著。昨天是蔣雯死忌。今日却是秋痕生辰。是日李夫人約了晏留兩太太來逛秋華堂。以此秋痕昨夜不曾回家。此時紅日三竿。綠陰滿院。秋痕妝掠已畢。外面報說李太太來了。秋痕趕着迎出月亮門。只見李夫人已下了轎。穆升和李家跟班老嫗丫鬟都一字兒站着伺候。秋痕迎至東廊下。李夫人拉着秋痕的手。端詳一會。痴珠早從秋華堂臺階迎下來。李夫人便趕向前請了安。痴珠便讓李夫人上來。秋痕磕下三個頭。李夫人拉他起來。回敬一福。笑向秋痕道。姑娘好日子。我沒有預備。一面說。一面將頭上兩股珠釵自行拔下。走到秋痕跟前。與他戴上。口裏說道。給姑娘添個壽罷。秋痕只得說道。太太費心。就重磕一個頭。夫人攙起。也福了一福。入座。秋痕遞上茶。阿寶也來了。接着留晏兩太太都到。便開了麵席。席散。大家同來西院更衣。聽了秋痕一支琵琶記。三位太太都是善於語言的。就秋痕今日也覺興致勃勃。一會出來秋華堂坐席。李夫人首座。問起鳳來儀酒令。秋痕一一告訴。三位太太都十分贊賞。李夫人道。我們何不做個東家效顰。晏太太道。西廂鳳字。都給他們說盡。李夫人道。何必拘定西廂。只成句都可。留太太道。我們也不要鴛鴦飛觴。今日是劉姑

慶生辰

慶生辰

慶生辰

近則申合
下折遠則
引起四十
七回四十
九回五十
回
眼目
喬護如也
笙荷生也
正照四十
七回以下
文字
有小珠在
內異日小
珠即李夫
人婿也
此則正照
五十一回
小珠言之
合飛觴喜
則喜你來
到此益見

娘好日子。飛個西廂喜字何如。李夫人道：好得狠。我僭了。就起令罷。便喝一杯酒。說道：

繫馬於鳳凰臺柱。收江南。仍執醜虜。

大家齊聲贊好。留太太道：又流麗。又雅切。這是大人異日封侯之兆。該賀一大杯。衆人通陪了酒。李夫人道：阿寶不算。劉姑娘喝酒接令。我說個垂簾曠喜蛛兒。秋痕喝了酒。想一想說道：

聞鳳吹於洛浦。喬合笙。在前上處。

大家都說道：這曲牌名用得新穎之至。各賀一杯。秋痕飛出西廂。是宜噴宜喜春風面。順數該是劉太太想了半晌。瞧着阿寶說道：

鳥有鳳而魚有鯤。美中美。宜爾子孫。

李夫人喝聲好。晏太太道：古語絡繹。這賀酒更該滿杯。衆人通喝了。留太太道：晏太太接令罷。這般可喜娘罕會見。晏太太道：輪到我了。怎好呢。便將杯擎在手裏。想了一會。喝了酒。說道：我說得不好。休要笑話。

鳳愈翱翔而高舉。揀南枝。有鶯其羽。

李夫人道：有鶯其羽四字。妙語解頤。太太真個聰明。大家又賀一杯。晏太太道：大家通說了。如今我喝一杯。劉姑娘喝一杯。收令罷。一面說。一面將酒喝乾。說道：喜則喜你來到此。秋痕喝了酒。李夫人

新題

便向秋痕道。定更過了。我無人在家。便吩咐端飯。飯畢。便教奶嬖老家人。送阿寶家去。癡珠看過阿寶上車。也到簾外招呼。當下李夫人走了。晏留兩位太太。隨後也走。癡珠這日是邀了晏留池簫。借汾神廟客廳遊宴。靠晚心印却出門去了。五人上席。酒行數巡。癡珠叫穆升。取出骰盆和色子。向大家說道。我有一令。擲色集句。照紅的算。就出唐詩一句。照位接令。要與上句叶韻。失叶出韻。及語氣不聯貫。照點罰酒。子秀道。癡珠這不是虐政麼。我們那裏尋得出許多湊巧的詩句來。翊甫道。兩頓接連。借此用點心思。也可消食。只是要個題目。纔好著想呢。癡珠道。宮詞如何。子善道。好極。癡珠便將色子和骰盆。送給翊甫道。請你起令罷。翊甫接過。隨手一擲。是二個四。一個么。算成九點。沈思半响。吟道。

九華春殿語從容。

大家俱說道。起得好。冠冕唐皇。下首該是雨農。翊甫便將骰盆和色子。送過。說道。你擲罷。雨農道。二冬韻窄得狠。我怕要曳白了。隨手一擲。是個么。算成一點。也沉思半响。吟道。

人在蓬萊第一峯。

癡珠道。聯貫得狠。如今該是子秀了。子秀接過色子。隨手一擲。是二個四。算成八點。子秀道。我估便宜。不要押韻。就是這一句罷。吟道。

二八月輪蟾影破。

翊甫道好。恰是今日。因向子善道。接手是你。請擲罷。子善接過色子。隨手一擲。是三個么。算成三點。吟道。

三官箋奏護金龍。

癡珠道好句。如今該是我擲了。接來一擲。是二個紅。算成八點。隨口吟道。

八尺風漪午枕涼。

翊甫接手道。七陽韻寬得多了。隨將色子一擲。是兩個紅。一個么。算成九點。吟道。

九龍呵護玉蓮房。

雨農接手擲得三紅二么。說道。只算十四點了。那裏找得出這恰好的詩句呢。子秀道。溧陽公主年十四。不好麼。癡珠道。何必拘定十四。我替你說一句罷。吟道。

七月七日長生殿。

這不是十四麼。大家道。如此放活。還鬆動些。於是子秀擲得一么。吟道。

雁點青天字一行。

下首是子善。擲得兩么。吟道。

第二章從
翊甫調換
蓋爲采秋
言之此回
不及韓杜
一韓却自
有在杜也
邊在也

一番雨過一番涼。

癡珠道。還用七陽韻麼。就接手擲出兩個紅來吟道。

八字宮眉點額黃。

下首是翊甫也。擲得一么吟道。

楚館蠻弦愁一概。

雨農接手。擲得一么一紅吟道。

五更鐘後更迴腸。

翊甫道。這兩首詩。我要僭易了。前首雨農十四點。宜用子秀溧陽公主年十四句。接用癡珠八字宮眉點額黃七字。不更渾成麼。子善一番雨過一番涼。接用子秀雁點青天字一行七字。不更聯貫麼。癡珠道好極。翊甫詩境大進。我和大家賀他一鍾罷。於是喝過酒。子秀接手又擲。是一紅兩么吟道。

六曲連環照翠帷。

子善接手。是一紅一么吟道。

不寒長著五銖衣。

癡珠道好句。接手擲成一紅二么吟道。

第三章從
翊甫調換
可爲秋痕
咏之

調換得好

第四章其
爲癡珠寫
照乎不寒
長著五銖
衣活癡珠

也萬里雲
羅一雁飛
死癡珠也

三星自轉三山遠

翊甫接手。是一個么癡珠道。你說一句收令罷。翊甫搜索一會吟道。

萬里雲羅一雁飛

兩農道。妙絕。竟聯成四首。我們喝酒罷。後來秋華堂席散。大家便跟癡珠來到西院。與秋痕說說笑笑。也就去了。癡珠便送秋痕回家。秋痕一生。這一天也算揚眉吐氣。其實謾如起身之時。原想替秋痕贖身。一則爲癡珠打算。一則爲李夫人作伴。奈他媽十分居奇。只索罷了。且說謾如是九月初七。到了江南。見過南北大帥。及淮海揚徐各道節度。便奉密札。馳往廬鳳一帶。打探賊情。不想逆賊早知李總兵是山西截殺回匪的一員大將。想要計殺此人。爲回子報仇。就於采石磯江上。伏兵數處。等了兩日。不見動靜。各隊頭目。就有些倦了。第三日午後。忽有小艇。却是一老一少。載着一甕美酒。及各種點心。泊在磯邊。賣點心。不過是江南常見的那酒。却氣味醇濃。一錢一杯。各隊的賊。紛紛要買。累得那一老一少。手脚忙亂。答應不迭。正在賣酒熱鬧之時。又有三個漁船。呶啞而至。每船上兩個漁人。隔着賣酒的船。一箭多地。那捕魚的人。就跳上岸。向熱鬧處看來。見是買酒。又說酒好。各人也就買一杯。漁船上只有一人看守。隨後又有個小船。載着幾十束連枝帶葉的柴。船頭上坐個樵夫。身體胖大。年紀不上三十。擎把柴斧。輕輕打着船板。口唱山歌。後艙兩個搖櫓的人。也跟着唱。

眼目
慶生辰三
字寫得美
滿
是打探廬
鳳賊情
采石磯
領起
一隊二人
巧計二
一隊三人
巧計三
細膩

送死來了
逆賊呼官
爲妖○眼
目
快手
除了賊伏
數十人
一隊二百
人
除了賊伏
一營○西
路岸賊
夾叙一段
補叙一段
巧計四
巧計五
附耳數語
隱伏下文
數層巧計
排佈巧賊
東路岸賊
○調開賊
伏○巧計
六
多番悞之
先除了賊
伏的營

都是本地的腔。就靠着漁船。一字兒泊着。恰好有個黃袍賊目。帶了數十名賊兵。先向酒船上查驗腰牌。並衣上記號。却個個是有的。末後查到柴船上。樵夫道。有是有的。今天却沒有帶來。頭目將樵夫細瞧一瞧。向賊兵道。是個妖。你與我拿住。說話時遲。下手時快。只見樵夫將柴斧一聳身。賊目的頭。早已粉碎。鮮血迸流。這些賊兵。先前驚愕。次後正要拔刀。却早倒了三四個。船上又跑出搖櫓的人。舞着雙劍。那漁船上六個壯丁。酒船上一老一少。也掄着兵器。趕上岸來。將這數十人。殺個淨盡。只有一兩個。跑向賊營報信。那樵夫就將手炮一響。就有二百多人。也有從蘆葦中小船跳上來的。也有從岸上各路跑來的。紛紛都到。徑行追入營中。見大家都已被酒。一人一刀。一刀一個。也全殺了。看官。你道那樵夫是誰。就是謾如。六個壯丁。及搖櫓的人。賣酒的老少。就是謾如帶來將佐親了。謾如料得賊有埋伏。此兩日故意逗遛不進。到了第二夜。搶了賊中做買賣五支小船。次日便打扮起來。如今殺了西路伏賊。立在岸上。謾如便命將死賊身上衣服及腰牌。都取下來。又在黃袍賊身上。搜出小箭令一支。所有尸首。都命拋入江中。又與將領附耳數語。這二百名兵。又四散了。謾如自帶數人。往樹林深處。將松蠶四處懸掛。且說東路岸賊。聞西路的炮。道是他的號炮。一路趕來。不想空江一片。並無一船一人。大家俱覺詫異。只好照舊埋伏。不想蘆葦叢中的營。早燒得空了。只得四處搜尋放炮的人。天色却已黃昏。那水路的賊。係靠東岸下流十餘里。忽見岸上來了一箇黃衣頭

巧計七 東路水賊
巧計八 又調開賊
伏申叙 排佈
又奪了賊 伏的船
巧計九 排布
疑神疑鬼
除了賊伏 數十船
人巧計十 落荒而走
引出賊營 大隊來了

目跟着兩個小頭目。手中拿着令旗。傳道官兵已經渡江。令船內的人都趕緊往東邊陸路救應。每一船上只留二人看船。不可遲悞。便將令箭遞給船上頭目。匆匆的去了。賊船一聞此信。便大家收拾器械。都上岸往東救應。原來這三個都是謬如命人扮來的。這三箇人就在東岸樹林裏。也將松鬢四處懸掛。見賊兵去遠。便打了一聲暗號。二百人拔出短刀。跳上賊船。將看船的賊。一刀一個殺了。奪了四五十號大小賊船。悉令盪往上流十里外。一字兒泊住。將岸傍蘆葦及所帶的柴。分布在各大船上。船中所有軍裝糧草。一齊運出。留數十名兵。守着船隻。一百餘名兵。四面埋伏。却說那賊兵上了岸。往東急走。走了廿餘里。已是黑暗。往前一望。毫無動靜。也不聞有金鼓之聲。那幾個頭目。擇箇高阜之處。上去瞭望。只見星斗爭輝。江風蕭瑟。遠近數里。并不見一點火光。大家相顧驚異。說道。明明令箭傳我們救應。怎白跑廿餘里。不要是官兵的詭計。不如大家回船。再作主意。都說道是。遂又從舊路回來。又是廿多里。走得力盡筋疲。剛到岸邊。不見船隻。忽聽一聲炮響。只見兩岸樹林裏。陡起火光。火光閃爍中。吶喊之聲不絕。不知有多少人。只說大兵到了。便自相蹂躪。鼠竄逃生。這一百多名兵。分頭亂殺。謬如也帶人由西岸渡過來。喊殺連天。賊兵死者不計其數。其餘得命者。落荒而走。趕回九洑州大營。哭訴一切。此時已有二更多天了。僞元帥僞軍師。嚇得目瞪口呆。半晌。僞軍師方說道。他來探聽軍情。所帶的兵。能有幾多。而且殺了一天。人馬俱已疲倦。他們自然都住

巧計十一
光芒四射
有天上飛
來之勢

情景逼真
如畫如活
賊軍全敗

人忙我閒
巧計十二

好看

點綴入妙
眼目
入尋約吳

在船上。我們領着戰船。殺將過去。還怕不奪回船隻。僞元帥也說有理。急急的傳令。僞元帥僞軍師。便令二百餘隻的大船。分作四隊。一隊向采石磯殺來。一隊從左邊殺來。一隊從右邊殺來。一隊留後接應。三隊的船。剛駛到江心。陡然對面起了一陣大風。吹將過來。此時是九月下旬。三更後月光始上。賊兵俱覺得股慄起來。從那星月中。望著采石磯前面。隱隱的泊着數十隻的船。并不見有一盞燈光。也不聞有一聲刁斗。僞元帥僞軍師。四望遲疑。忽聽對岸一聲炮響。那前面的船。都從黑暗中轉動起來。軍師驚道。不好。又中計了。趕忙傳令。暫且停往。後面的船。絡繹而來。大家得令。俱要迴舵。擁擠不開。那對岸客船。早揚帆擂鼓。從暗射明。順着風。火罐火箭如飛的撲將過來。迎面賊船。早已著了。賊中左右隊。尙未曾接到暫停的令。聞得對岸四處鼓聲。闐然。正在驚訝。但見火焰騰騰。人聲鼎沸。兼着刮刺刺的風。打頭吹來。覺得四面火起。一江通紅。便也灣轉船。退後駛來。恰值中隊的船。帶着火四面衝突逃生。却把左右隊的船。也引着了。船中火藥。引着四面環轟。那放火的官兵。都上了小戰船。盡力擂鼓。大聲喊殺。那些賊船。本無紀律。見這樣聲勢。早已不戰自亂。火中水裏。逃避無門。謾如收隊。坐著原來的小船。從蘆葦淺灘。繞出八卦州下流。渡上岸。將二百名兵。分作兩處理。伏此時約有五更了。謾如站在山上。高處遙望。江中火勢。兀自乘著風勢。向東南閃來。烹斗彗星。釜湯餘沸。想道。周卽燒曹孟德的一百萬兵。在那赤壁地方。當亦不過如是。停了一停。紅日漸升。天大

髮短○是
補叙○是
扼達廬鳳
之路的賊
剋復九泐
州○事都
由○此輩弄
然則羿亦
有罪焉故
曰謬如不
善折旋以
兩眉吐氣
揚眉吐氣
作收一是
這日一是
後來言外
見癡珠一
生並無揚
眉吐氣之
入所以接
才論才論
眼目之遇
嚼墨一噴
爲千古嶽

亮了。再望大江。直同煙海。遠遠聽得有十數匹馬鈴。響得噹噹的。斷續不絕。只見一個道人打扮。獐頭鼠目。頭上幾莖禿髮。燒得焦焦的蓬起。騎一匹連錢驄。一個穿黃色龍袍。鼠首狼顧。也丟了冠。剩個髻子。騎的是個五花驄。後面跟着十餘匹坐騎。也有盔甲全好的。也有丟了盔甲全丟的。也有焦頭爛額的。也有頭髮鬚鬚燒得光光的。也有手足受傷。兩人扶掖在馬上。大家手上都沒一件兵器。當下謬如放了一聲手炮。這些人一驚。撥轉馬頭便走。兩下伏兵。鼓噪而出。一人一個。用粗大藤繩。一起縛住。又得幾多好馬。推到謬如跟前。道人打扮。是個軍師車律格。穿黃龍袍的。是個副元帥赫天雄。其餘都是大頭目。這一班人領着重兵。在九泐洲結寨。扼達廬鳳之路。接遞兩湖。兩江東西。越僞將信息。不想一日一夜。將數百號的船。三萬多的兵。一起陷沒。只得跑上岸來。如今給謬如生擒了。自然是沒得活了。謬如就乘勢尅復了九泐州。這回用兵。以少勝多。極有佈置。只人心叵測。見謬如以二百名兵。敗了采石磯三萬多賊。收復了九泐州。轉觸人忌。謬如又不善周旋。斷以這回大捷。竟不入告。只說是委探賊情。途遇賊兵。生擒頭目數人而已。以後九泐州又爲賊踞。謬如駐紮寶山。凡有陳請。一概不行。想要告病。現格於例。想搬取家眷。又偏近賊巢。只得日日操練本部人馬。待一年後。明經略入閣。力薦提督淮北。纔得揚眉吐氣。爲國家出點死力。看官聽着。千古說部才難。其實才不難於生。實難於遇。有能用才之人。竹頭木屑。皆是真才。倘遇着不能用才之人。杞

寄磊落之材呼天一慟却歸罪於渺渺茫茫之氣數悠悠忽忽之偃蹇支離至今天無如何最爲沈痛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跟二十一回叙入補紫滄還席一筆便拍本回

梓梗楠。都成朽木。而且天之生才。亦扼於數。有生在千人共覩的地方。雨露培成之後。干霄蔽日。便輦去爲樑爲棟。此是順的。有生在深巖窮谷。必待大匠搜訪出來。這便受了無數風襲雪饑。纔獲披雲見日。此也算是順的。至如參天黛色。生在人迹不到的去處。任其性之所近。却成個偃蹇支離。不中繩尺。到年深日久。生氣一盡。偃臥山中。也與草木一般朽腐。王荊公所謂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爲瑞也。這真是冤。在天何嘗不一樣的生成他。怎奈他自己得了逆數。君相無可如何。天地亦無可如何。你要倔強。不肯低首下心。聽憑氣數。這便自尋苦惱了。正是。盛衰原倚伏。哀樂亦循環。德人空芥蒂。形役神自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上傳秋痕。下傳謾如其實。仍傳一癡珠。玩末幅論斷可見。至上折迷金醉紙。下折放火殺人。妙以李夫人酒令爲之串合。以謾如臨行要替秋痕贖身爲之順遞。便覺水乳交融。渾然天衣無縫。

第二十二回

簾捲西風一詩夜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

話說彤雲閣中秋一會。數日後紫滄借榆園。也還了席。光陰迅速。早是九月了。此時秋心院菊花盛開。秋痕正擬邀大家一叙。一日劍秋起個絕早。找着小岑向秋心院來。恰好大門開着。兩人就悄悄走進月亮門。只覺得一陣陣菊花的香撲入鼻孔。當下繡幙沈沈。綺窗寂寂。一個小丫鬟在院裏背

花痕
筆筆清艷

花痕

花痕

如繪

遊戲語亦
自含蓄蘊
藉

秋痕小影

花痕

着臉掃那落葉。一個大丫鬟靠着西窗外欄杆邊。換花瓶水。也不瞧見。兩人直至跟前。這兩個丫鬟纔嚇一跳。見是熟人都笑道。來的怎早。爹和娘還沒醒呢。西屋坐罷。劍秋進了西屋。就打着東邊板壁道。驚好夢。門外花郎。小岑跟着笑道。你只合帶月披星。休妬他停眠整宿。那小丫鬟早溜入北屋告訴去了。只聽得癡珠輕輕的喚秋痕道。小岑劍秋來了。秋痕驚醒道。有甚麼時候了。丫鬟道。早得狠。太陽還沒落地哩。劍秋道。太陽未落地。就不准人來麼。癡珠裏面答道。你們坐。我就起來。一會癡珠兩手揉着眼。身上披着長的薄棉襖。趿着鞋。自東屋走出說道。昨日你兩個在一塊麼。怎的這般早就出門。小岑道。他爲着荷生十五的局。我們三個都沒還席。晚夕約了大家。要借這屋裏做個東道呢。癡珠一面洗漱。一面說道好極。只是今日怕來不及。劍秋道。叫廚房隨便預備罷。只見炕邊的鏡推開。秋痕笑吟吟的說道。你們到會打算。三個合攏還一席。還是隨便預備。羞人不羞人呢。小岑道。我們興之所至。要今日就今日罷。秋痕只得喚跛脚。傳話廚房去了。劍秋瞧着秋痕。雲鬟亂挽。星眼初醒。黛色凝春。粉香浮汚。便說道。端詳可憎。好煞人無乾淨。秋痕不好意思起來。隨說道。好個學士。只這幾句西廂。小岑笑道。人家好意替你張羅。你偏要討個沒臉。說得三人都笑了。秋痕就走入東屋妝掠。大家跟入。小岑見靠南牕下。擺一書案。便說道。秋痕。你也學采秋讀起書來。劍秋檢着案上的書。是一部文選。一部玉谿生詩箋註。一部韻府羣玉。一冊甄塔銘。一冊原揚醴泉銘。隨手展開。

一詩夜課

花痕十四字也
是秋痕小
影
妙語解頤
的是采秋
口角○先
畫菊次賞
菊次賦菊
次送菊只
一菊花亦
虛實相生
有如是者
花痕悶者
玩之

豁拳賭酒
亦雅集中
應有之事

別開酒令
生面

一頁。却夾一詩箋。上有詩二句。是郎恩葉薄難成夢。妾命花如不見春。認得筆迹是秋痕的。便遞給小岑道。你瞧。秋痕跟了癡珠。不上兩個月。竟會做詩。可喜不可喜呢。小岑瞧過說道。風調殊佳。怎的只兩句。是什麼題。癡珠道。這是他秋海棠的詩。我夾闔了這兩句。他如今要我夜課一詩。也做有十幾首七絕。五六首七律。便向秋痕道。你何不取來給小岑劍秋瞧。秋痕道。這會我纔學。總是不好。等好了再給他瞧。小岑道。就是不好。給我們瞧又何妨呢。癡珠道。我昨晚的題。是白雞冠花。他有兩句還好。念給你聽。便念道。窗前疑是談元伴。啼月無聲夜色闌。小岑道好。劍秋道。有此心思。還怕他不好麼。正往下說。荷生采秋都來了。大家延入。采秋瞧着書案。便笑向癡珠道。我不想你做了陳最良。這會秋痕妝掠也完。采秋取出便面。要秋痕畫出幾枝墨菊。接著紫滄瑤華同來。不一會丹暈曼雲也到。於是大家呼觴賞菊。采秋道。聽說秋痕酒令。要人家做破題。今天行個什麼令。秋痕笑道。聯句。荷生道。如今秋痕真要充起名家來。不是破題。便是聯句。丹暈道。這又何苦呢。快快活活喝酒不好。却要抓頭挖耳的尋思。采秋道。看他出什麼題。我們想想看。也還有趣。瑤華道。我不耐煩幹這個營生。鳳姊姊。采姊姊。我和你豁拳罷。就和丹暈呼起五魁手七子圖來。將手鐲振動得丁丁冬冬的響。劍秋道。豁拳的豁拳。聯句的聯句。秋痕你怎不出題。秋痕道。我不出題。荷生癡珠和采姊姊。一個人寫一個字。鬪起來是什麼。便是個題。荷生道。這到新鮮有趣。我先寫罷。秋痕道。你不要急。到裏間寫。

推波助瀾
妙緒環生

此是前半
部峨嵋
癡珠生事

劍秋讓人

雲解圍

秋痕認旨

去等采姊姊癡珠寫了。檢開來看。於是荷生先寫。搓個紙丸。次是癡珠采秋。秋痕一一展開。荷生是個眉字。癡珠是個畫字。荷生道妙呀。竟有這樣湊巧的好題目。秋痕拈着采秋一九道。且慢歡喜。還有采姊姊一個字。不曉得對不對。大家急着要看。秋痕展開。是個山字。小岑道。浦東有個峨嵋原。紫滄道。四川有峨嵋山。癡珠道。秦棧還有個畫眉關呢。采秋道。這畫眉山三字。雖沒現成。却雅得很。聯幾首七絕罷。丹暈道。我們不能。采秋道。讓你起句好麼。小岑道。倩代有罰。這例開了。何如。大家道好。欲是丹暈一面豁拳。一面喝杯酒。小岑吟道。

峨嵋山上翠眉橫。

便接道。

濃綠何年蘸筆成。

秋痕道。怎的兩句。荷生道。只一句是他自己的。便接道。

天亦風流似京兆。

采秋搶着吟道。

一灣着色有閒情。

癡珠笑道。狠有趣。第二首我起句罷。就瞧着劍秋說道。你們不通。是峨嵋班裏人物麼。便吟道。

此是後半
部蛾眉

杜家癡女亦惺惺。

劍秋一笑接道。

不把長蛾鬪尹邢。

癡珠孤癖

大家寂然。采秋笑道。那個接呢。曼雲的拳輸了。想一會吟道。

誰取唐皇圖一幅。

荷生提撕

秋痕便接道。

年年摹上遠山青。

秋痕靈警
紫滄彌縫
類叙法

荷生拍案道好句。我喝一鍾酒。采秋道。秋痕妹妹真個聰明。紫滄道。你們不要聯。我竟得了一首。念給大家聽罷。便高吟道。

自是天公解愛才。美人死尙費栽培。絳仙秀色瑩娘癖。都付夸娥守護來。

荷生道好。大家也同聲道好。癡珠道。我也有四句。湊成四首罷。便吟道。

無賴春風筆一枝。此中深淺幾人知。可憐混沌初開竅。也做風情競國姨。

荷生笑道。山膏如豚。厥性好罵。你又挖苦起人來。癡珠道。我講的是畫眉。何嘗有心罵人。秋痕道。你

月痕

四詩清穩
各肖其人
天不夜燄
生香以後
管士寬却
曾夢見

只講畫眉。把山字全丟了。癡珠道是極。我忘了。紫滄道。青出於藍。詩祖宗今天給人批駁得啞口無

月痕所不可知
者壽耳
苦遭白髮
不相放羞
見黃花無
數新
占得秋光
是杜夢仙
遊仙有夢
連理多情
是劉梧仙
月痕

錦囊佳句
花痕

癡珠真是
仙才
月痕

徧真六朝

言了。大家一笑。于是大家俱豁拳轟飲。晚夕方散。到得重陽前一日。秋痕又定了癡珠荷生采秋三
人小飲。圖題分韻。每人七律一首。荷生拈個菊燈詩是。

萬菊分行炫眼黃。燈燃猶自占秋光。金英冉冉添佳色。寒穗亭亭散古芳。老圃風微天不夜。疏
籬月落燄生香。內人分得隨花賞。星斗參橫樂未央。

癡珠拈個菊酒詩是

漫向雲英乞玉漿。一樽菊酒進重陽。情原本性休嫌淡。味到無言自有香。老圃邀來千里芳。
樽釀出一籬霜。白衣花外提壺勸。道是延年益壽方。

采秋拈個菊糕詩是

鎮日東籬采菊忙。爲修韻事到重陽。團成粉餌三分白。占得清秋一味涼。遮莫餐英同屈子。幾
回題字笑劉郎。家家筐榼相投遺。粲舌花開許細嘗。

秋痕拈個菊枕詩是

闌珊菊圃謝幽芳。收拾拌將貯錦囊。一種芬留黃落後。十分秋占黑甜香。遊仙有夢宜高士。連
理多情戀晚香。點點紅碁紋不滅。夜闌和月上藜牀。

後來癡珠又做了一篇菊花賦。賦云。

淡語有神
此亦明年
此會知誰
健意而說
得如此沈
痛便是一
葉驚秋之
懣○花痕

憔悴可知
花痕可想
寂寥可想
異常浹洽
無限情懷

花痕
帶叙李夫
人照應完
密

痛心之至
眼目
此全書宗
旨也例用
杜詩點出

昨夜霜華釀小寒。扶持秋色上欄杆。捲簾人比黃花瘦。腸斷西風李易安。昔偕帝女遊。今伴先生隱。梅瓣嬾上妝。荷香留賸粉。四壁蟲吟一枕多。連天雁語重陽近。盈盈兮無賴。落落兮有神。涼月沈閣。傲霜絕塵。高還似我。淡如其人。玉宇瓊樓舊約。青娥素女前身。和雨和煙。不衫不履。碧玉樓前。仙韶院裏。穩重同山。輕柔比水。餐秀茹香。迷金醉紙。缸凝夜其不眠。影和痕而欲起。清樽滿杯酌。插得滿頭多。滿頭勢欲落。落矣奈君何。長笛一聲銀漢潔。可憐往事休重說。年年歲歲此花開。此花開時人淒絕。

其謝秋心院送菊詩云。

柳門竹巷鬢飛鴉。翠袖天寒倚暮霞。不去牽蘿補茅屋。攜鋤牆角種黃花。選得黃花十種鮮。移來茶白筆床邊。遙知天女憐多病。散作維摩一榻禪。深黃淺白鬪輕盈。別種分栽雅淡名。怪底東籬陶處士。一篇爲汝賦閒情。傲霜原不事鉛華。更與卿卿晚節誇。不學四娘家萬朵。秋來吹折滿溪花。

因將兩塊青花石。一鐫賦。一鐫詩。嵌在月亮門左側。重陽日荷生是明經略請在彤雲閣登高去了。却說李夫人自見秋痕之後。十分歡喜。是日重陽。秋痕也送了李夫人十盆菊。李夫人便買一大簍螃蟹。請癡珠秋痕小飲。夫人和秋痕對局下棋。癡珠看天色尙早。獨向呂仙閣來。只見萬井炊煙游。

叙次簡淨

以下文勢

便層層蹴

起下回文

字

賜日九轉

眼目

幕寫秋景

妙人秋毫

回應上回

全書以漱

玉入手以

漱玉結尾

故此回書

束爲五字

二回文字

一大關鍵

應第八回

應第十一回

冷然善也

眼目

眼目

人如蟻傷孤客之飄零。念佳時之難再。因吟杜甫九日詩中。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之句。不勝惘然。接着又吟道。天下尙未甯。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又吟道。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吟無賴。靠晚方到縣前街。平日愛吃螃蟹。今日肚子正飢。吃了四五樣菜。卽上螃蟹。又未免多吃些。接着又是一盤油燂的菊花菜。癡珠混吃了這一陣。肚子覺得不好起來。向秋痕要個荳蔻喫下。也不見好。李夫人備下薄荷露茶。癡珠喝些。不上二更。便偕秋痕坐車。回來秋心院。這一夜秋痕不脫衣服。殷勤扶持。不想癡珠大瀉兩次。病就好了。秋痕次日却大病起來。始只寒熱往來。頭暈不起。自九月起。到了十月。竟然臉色漸黃。肌膚日減。愈病愈恨。每向癡珠流淚道。孽由自作。悔不可追。癡珠百凡勸解。總不懂得秋痕是何苦楚。只覺李家禮貌。都不似從前。爲著秋痕臥病。也就不說。只午間來與秋痕清談。二更天便走了。一日飯後。西風片片吹雨。敲窗紙。但聽槐葉聲。在庭砌下。如千斛蟹煎沸湯。愁懷旅緒。一往而深。忽李夫人差人送來謾如信件。并有一封係致荷生的。信中備述采石磯勝仗及兩次用兵機謀。癡珠喜道。謾如是個將才。只是這樣大捷。怎的邸抄還不見呢。瞧完了信。便隨手作一束帖。將謾如致荷生的一份信件。叫穆升送去大營。一會穆升回來。呈上荷生回柬。并西安的信一大封。癡珠將荷生回柬拆開。後將漱玉總封拆開了。內是秦中諸友復書。隨將漱玉的緘十餘頁。先行展閱道。

沈痛反對
四十三回
萬庶常
千里來龍
氣脉綿厚
沈著
伏下梅山
一疏與二
亂原與二
十回癡珠
難感第一
章應
言之詳盡
如燃海之
犀如照妖
之鏡
古晉古節
刺入心坎
自唐宋以
來以文以
取士每况
愈下至斯
已極作騷
滿腔熱血
借漱玉筆

癡珠徵君執事。夏初行旆。歸自成都。適弟有城南之役。讀留示手扎。並和詩。望雲在念。垂翼于飛。良用憮然。中秋既望。從留世兄處。得七月初二來書。甫悉玉體違和。留滯途次。南邊兵燹。誰實爲之。而令吾兄故里爲墟。侍姬抗節。所幸瑛蘭池草。以及珠髻掌珠。均獲完善。則遠人當亦強自慰藉。人生非金石。愁城豈長生之國哉。總要努力。保此身在。其餘則有天焉。萬庶常賜書。深怪吾兄龍性難馴。鋒芒太露。又以人才難得。囑弟爲作曹邱。嗟夫。庶常失辭矣。昔宋歐陽永叔有言。醫者之於人。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質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今天下茶然無復人氣。然則治其受患之處。而與之更始奈何。曰。培元氣而已。自勢利中於人心。士大夫不知廉恥爲何事。以迎合爲才能。以恬嬉爲安靜。以貪暴濟其傾邪之欲。以賄賂固其攘奪之謀。坐此官橫而民無所訴。民怨而上不獲聞。俾陰鷲險狠之徒。得以煽惑愚氓。揭竿而起。嗚呼。四郊多壘。此士之辱也。宜如何各出心肝。以滿國恥。而人心叵測。其鈍者驚疑狂顧。望風如鳥獸散。其黯者方且藉兵餉開銷。飽充囊橐。假軍功虛報。冒濫梯榮。而天下之氣。靡然澌滅。嗚呼。亦知天下之氣。則何以靡然澌滅哉。古之君子。學足於己。足不出戶。中外重之。是故道重勢輕。囂囂然以匹夫之卑。與君相抗。降及後世。士各以所長。取合當世。所求不過衣食而已。爲之上者。習知士之可以類致也。

端傾筐倒
餽而出之
沈鬱傾挫
雄邁之氣
上僂龍門
非徒講求
八家門徑
者所能貌
似
賈山至言
唐衢慟哭
癡珠心事
惟漱玉知
之也深故
其言之也
擊

忠厚之至
應第三回
冷雋
著實

延覽

知名之可以牢籠天下。利之可以奔走天下也。於是徐示以抑揚。陰用其予奪。要使天下知吾意之所嚮而止。不取其定命之宏猷。而徒取其浮華之文藻。不勗以立身之大節。而但勗以僥倖之浮名。其幸而得者。率皆奔競之徒。迎合意旨。無有齟齬。恬嬉遷就。無事激昂。是妾婦之道也。是臧獲之才也。嗟夫。士君子服習孔孟。出處進退。其關係世道輕重何如也。而乃以議妾婦者議之。馭臧獲者馭之。則宜其所得者。多寡廉鮮恥。阿諛順意。大半皆妾婦臧獲之流。而魁梧磊落之士。倔強不少挫者。遂困於橫鬱。而苦於奮厲之無門。風氣安得不日靡。人心安得不思亂。而其禍甯有瘳與。夫天下如此其滔滔也。有人焉。蹇蹇諤諤。不隨俗相俯仰。欲爲國家延此垂盡之氣。此何等胸次。何等魄力。國手者出。就此一綫厚以養之。血脈流通。膚革充盈。蹶然興矣。席常翔步雲衢。習見人集於苑。而吾兄獨集於枯。遂竊非之。此自篤念故人之意。第憶先太傅。常以吾兄及庶常爲吾家旗鼓。豈料其出見紛華而悅。以四十餘歲老庶常有何勘不破。而亦人云亦云如此。天下事尙可問乎。尤可笑者。囑弟爲作曹邱。弟苦守遂園足跡不出戶外。與當世赫赫奕奕操魁柄者。不通音問。何從說項。以從者學貫古今。庶常從朝官後。不修孔融之表。而致曹操之書。豈將以弟爲黃祖耶。軍興以來。白面書生。心不辨菽麥。目不識之無。依草附木。雲蒸龍變。弟雖不肖。猶羞稱之。癡人說夢。迷離恫恍。其有劉道民之際遇乎。究竟所處不過

癡珠素志
警闢非漱
玉不能爲
是言非癡
珠不足當
是言
應第三回
而禮峨嵋
句與四十
四回合
自序入情
一髮千鈞
令人心碎

記室參軍。天下之亂亟矣。與其依人作計。成不歸功。而敗且至於咎。何如携妓東山。素爲名士。實亦不愧名臣也。西北苦寒。太行尤甚。山中人有志者。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視輕佻便利者。不啻霄壤。他日出而醫國。此皆籠中物也。願君留意焉。若航海南歸。此大失策。東越僻在海隅。與中原消息。隔不相聞。縱有三顧之元德公。其如草廬寫遠何也。若爲定省計。則棣鄂衆多。若爲甘旨計。則田園已蕪。丈夫子盱衡當世事。努力道義以報君親。窮達命也。娟娘大有仙意。聞諸道路。鴻飛冥冥。南朝普院。西禮峨嵋。或者五台。亦將有東來紫氣乎。是未可知。弟頑鈍如恆。內人於舊臘得一男。近已牙牙學語。晚景只此。差堪告慰。時事方艱。身家多故。保此身在。國家之元氣。雖斷未斷。乾坤之正氣。雖亡不亡。言不盡意。而詞已蕪。伏維垂鑒。

閱畢說道。良友多情。爲我負氣。只是我呢。就嘆口氣。將書放下。復將衆人的信。一一看過。摺在一邊。再將漱玉的書。沈吟一會。初寒天氣。急景催人。已是晚夕。就不去秋心院了。豈料是夜院裏。竟鬧起一場大風波來。正是
賞菊持螯。秋光正好。屬國書來。觸起煩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爲類序之體。留菊宴作全書餘波。創格也。王漱玉書千餘言。可誦可傳。自來稗史。未能有之。五十二回文字。總以此壓卷。

正名

三生冤孽
秋痕假些
詞色原非
誨淫李裁
縫壯他的
胆這便錯
了主意此
案當歸獄
於是公矣
波之上生
下敘案以
不略荷生
一邊

跛脚大錯
虎視耽耽
媧兒其如
之何
秋痕却咬
了狗膊妙
跛脚自是
善人
筆端有口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銷割臂

話說狗頭起先係與秋痕兄妹稱呼。後來入了教坊。狗頭便充個班長。在李裁縫意思。原想將秋痕做個媳婦。牛氏却是不依。一為狗頭凶惡。再為不是自己養的兒子。三為秋痕係自己拐來。要想秋痕身上靠一輩子。只自己上了烟癮。一天躺在炕上。不能管束狗頭得住。兼之秋痕挂念癡珠。兩日不來。便叫狗頭前往探問。自然要假些詞色。又有李裁縫壯他的膽。這狗頭便時時想着親近秋痕。無奈秋痕瞧出他父子意思。步步留心。狗頭實在無縫可鑽。愛極生恨。恨極成妬。便向牛氏挑唆起癡珠許多不是來。以此秋痕背地裏瑣瑣屑屑。受了無數纏聒。也這罷了。十四日。荷生小岑劍秋。都在愉園小飲。靠晚便來秋心院。坐了一會。癡珠不來。各自散了。秋痕陡覺頭暈。荷生去後。和衣睡倒。一會醒來。喚跛脚收拾上床。却忘了月亮門。未去查點。睡至三更後。覺得有人推着牀橫頭假門。那獨兒也不曉那裏去了。便坐起大聲喊叫。跛脚不應。那人早進來了。却是狗頭。一口吹滅了燈。也不言語。就撲抱起來。秋痕急氣攻心。說不出話。只喊一聲怎的。將口向狗頭膊上。盡力的咬。狗頭一痛。將手擋着秋痕面頰。秋痕死不肯放。兩人便從牀上。直滾下地來。狗頭將手扼住秋痕咽喉。說道。價你命罷。跛脚見不成事。大哭起來。李裁縫沉睡。牛氏從夢中驚醒。說道。外面甚麼事。一面說。一面推醒李裁縫。李裁縫就也驚醒。說道。怎的半夜三更。和了鬢鬪。急披衣服。跳下牀來。尋個亮。開了房門。

如見其肺
肝然

狗頭却怕
牛氏可見

強盜也有
人管

此案總是
李裁縫一

人憐事
可憐

牛氏却不
要狗頭償

命

狗頭縱然
撒賴總怕

牛氏何幸
重泉

返精魂其
實此時即

能魂歸窀
海豈不是

妙

取了馬鞭。大聲嚷入。見秋痕壓在狗頭身上。便罵道。還不放手。呼呼的向秋痕身上。抽了幾鞭。牛氏披著衣服。一路趕來。說這什麼事。狗頭早放了手。把秋痕推開。自行爬起。牛氏已到李裁縫扭住狗頭。嚷道。這是怎說。狗頭將頭向秋痕胸膛。撞將下去。嚷道。我不要命了。牛氏見這光景。驚愕之至。接着嚷道。你不要命。我女兒是要命呢。李裁縫死命的拉住狗頭。兩人就滾在東窗下。將窗前半卓上。玉花瓶。碰跌下來。打得粉碎。牛氏忙將臘臺。瞧着秋痕。見身穿小衫褲。仰面躺在地下。色如金紙。兩目緊閉。牛氏便嚙啣的哭起來。將頭撞着李裁縫。也在地下亂滾。聲聲只叫他償命。跛脚和那小了。環。呆呆的站在牀前看。只有打戰。廚房中兩個打雜。和那看門的。都起來打探。不知何事。見一屋鼎沸。秋痕氣閉。便說道。先瞧着姑娘再說罷。一句話提醒牛氏。便坐在秋痕身邊。向打雜們哭道。你看打成這個模樣。還會活麼。狗頭見牛氏和李裁縫拌命。心中也有點怕。早乘着空跑開了。這裏牛氏摸着秋痕。一聲聲的叫打雜們。從外頭沖碗湯。遞給牛氏。一面叫。一面把湯灌下。半晌秋痕雙蛾顰蹙。皓齒微呈。回轉氣來。又一會睜開眼。瞧大家一瞧。又合着眼。淌出淚來。牛氏哭道。你身上痛麼。秋痕不答。淚如泉湧。此時李裁縫安頓了狗頭。就也進來。牛氏瞧見。指天畫地。詞詬萬端。李裁縫不敢出氣。幫着兩個了環。將秋痕扶上床沿。秋痕到得床沿。便自行向裏躺下。嚶嚶啜哭。打雜們退出。牛氏檢起地下的鞭。向李裁縫身上。狠狠的鞭了一下。李裁縫縮着頭。搶個路走了。牛氏喚過了鬘。也

該打也。供出主使。門板也成。冤海。

癡珠精細。三句三層。意思蓋狗。頭素日情。狀癡珠窺。見之矣。癡珠原自。磊磊落落。癡珠原說。怎好管他。柔的使骨。同一剪髮。

一人一鞭。說道。快招兩個了。鬢遍身發抖。道。是是。爺爺叫。我不要關這月亮門。姑娘有有。叫喊。不准。牛氏不待說完。揚起鞭。跑出大罵道。老狗頭。老娘今番和你算賬。撒開手罷。李裁縫父子。躲入廚房。將南廊小門。拴得緊緊。由牛氏大喊大罵。兩人只不做聲。只可憐那門板。無緣無故。受了無數馬鞭。且說癡珠早飯後。正分付套車。跟班忽報留大老爺來了。原來子善數訪癡珠。都不相值。今日偶到秋心院。不想牛氏正和李裁縫父子理論。見子善來了。便奔出投訴。子善也覺氣憤。坐定。秋痕知道了。喚跛脚延入。含淚說道。求你告訴癡珠。只這一句。便掩面嬌啼。冰綃淹漬。子善也不忍看此狼狽。立起身來說道。你不必着急。我就邀他過來罷。看官。你道癡珠聽了此話。可是怎樣呢。當下神色慘淡。說道。這也是意中之事。只我們怎好管他家事呢。發怔半晌。又說道。我又怎好不去看秋痕呢。便向禿頭道。套車。禿頭回道。車早已套得停妥。癡珠不答。轉向子善道。我如今只好撒開手罷。便拉着子善。到了秋心院。牛氏迎將出來。叨叨絮絮。說個不休。癡珠一聲兒不言語。牛氏陪子善在西屋坐下。癡珠竟向北屋走來。見簾幃不捲。几案凝塵。就覺得有一種淒涼光景。與平常不同。未到床前。跛脚早把帳子掀開。秋痕悲慟。半晌咽不出聲來。癡珠心上也自酸苦。跛脚摀一邊帳子。鉤上。癡珠就坐在床沿。秋痕嗚咽半晌。暗暗藏着剪子。坐起。梗着聲道。我一身以外。儘是別人的。沒得給你做個記念。只有這一邊說。一邊將左手把頭髮一扯。右手就剪。癡珠和跛脚拌命來搶。早剪

高於揚太
真遠矣
真個情海
沈痛
跛脚有此
悔心異日
結果亦不
輸於紅豆
千思萬想
總跳不出
華嚴庵一
籤第一偈
應第五回
一籤一偈
字了然
未悟既迷
而不覺既
悟復習而
若忘以癡
珠之聰明
以癡珠之
豪宕猶贖
睛如是贖
定勝天談
何容易雖
然癡珠自
此以後亦

下一大縉來。秋痕從此鬢髮髒髒矣。當下秋痕痛哭道：「你走罷。我不是你的人了。癡珠怔怔的看秋痕鳴鳴的哭。跛脚見此情狀。深恨自己受人指使。不把月亮門閉上。鬧出這樣風波。良心發現。說道：『總是我該死。子善曉得癡珠十分難受。進來說道：「你這裏也坐不住。到我公館去罷。這一夜子善子柔就留癡珠住下。你道他還睡得着麼。大家去了。他便和衣躺下。自己想一回。替秋痕想一回。想着現在煩惱。又想着將來結局。忽然記起華嚴庵的籤和蘊空的偈來。想道：這兩支籤兩個偈。真個字字都有着落。我從七月起。秋心院春鏡樓。沒有一天不在心上。怎的這會纔明白呢。蘊空說得好。人定勝天。要看本領。我的本領不能勝天。自然身入其中。昏昏不自覺了。又想道：漱玉勸我且住并州。其實何益呢。我原想入都。遵海而南。偏是病了。接着倭夷入寇。海氛頓起。只得且住。爲今之計。趕緊料理歸裝。趁着謬如現在江南。借得幾名兵護送。也就走得到家。左思右想。早雞聲三唱了。便自起來。剔亮了燈。從靴頁內。抽出秋痕剪的一把青絲。從燈上瞧了又瞧。重復收起。天也亮了。洗漱後便來看秋痕。纔入北屋。秋痕早從被窩裏斜着身。掀開帳子。綠慘粉銷。真像個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癡珠到了床沿。將帳接住。見秋痕著實可憐。秋痕拉着癡珠的手。說道：『只是我的前生冤孽。你不要氣苦。癡珠將帳鉤起。坐下道：「你受了這般茶毒。我怎的不慘。秋痕坐起說道：「天早得狠。你躺一會麼。癡珠就和衣躺下。正是

立定主意
做個生離
若云戀戀
誠則有之
非賸賸也
如披西施
捧心圖

花痕絕艷
絕痛

苦語傷心
不可聞

一經點逗
都有風趣

癡珠不癡

急腸爲緩
憂心擣

柔情
俠骨
九死癡魂

描寫工緻

錦幃初捲。繡被猶堆。燕體傷風。雞香積露。倭墮綠雲之髻。敬危紅玉之簪。越客網絲。難起全家。羅襪麻姑搔癢。可能留命桑田。莫擊峽口之雲。太君手接。且把歌唇之語。一世看來。

當下竟自睡了。到得醒來。已是一下多鐘。撞着牛氏進來。勸秋痕吃些飯。就將昨晚把狗頭攪在中門外。再不准他走秋心院一步。告訴癡珠。癡珠道。如此分派。也還停妥。牛氏道。我如此分派。也爲著你。只是你也該替我打算。秋痕見他嬖說起這些話。想道。我命真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便歪着身睡去了。癡珠只低着頭。憑牛氏叨縷了半天。截往道。這個往下再商量。今日且講今日事。便回靴鞦。取出靴頁。展開檢得錢鈔。說道。只十千鈔子。你交給廚房。隨便備數碗菜。替我請留大老爺。晏老爺。過來小飲。牛氏瞧見鈔子。自然眉開眼笑去了。癡珠走到床沿。見秋痕側身向裏。便拉着道。我今日要盡一天樂。不准哭。不想秋痕早是忍着哭。給癡珠這一說。到哭出聲來。半晌秋痕說道。昨天我叫你走。你却不走。必要受那婆子的腌臢氣。何苦呢。癡珠強笑道。我樂半天去也不遲。秋痕將頭髮一挽。嘆口氣道。我原想拌個蓬頭垢面。與鬼爲鄰。如今你要樂。你替我撥過鏡臺來。癡珠於是走入南屋。將鏡臺端入北屋。秋痕妝畢。喚跛脚和他嬖。要檢出鋒真珠毛的蟹青線縐襖。桃紅色緞的宮裙。自向牀橫頭。取一雙簇新的繡鞋。換上。癡珠道。這雙鞋繡得好工緻。秋痕橫波一盼。黍谷春回。微微笑道。明日就給你帶去。正說着。子善子秀通來了。癡珠迎入。見秋痕已自起來。而且盛妝。便不再提。

乃爲作者
得之
柔情
俠骨
駿骨
價同

秋痕也是
個平原醇
酒之意
俠骨
柔情
字字酸鼻
今我讀之
亦自嗚咽
淒楚
文氣急促

昨日的事。閒話一回。秋痕忽向癡珠道。譬如我昨日死了。你怎樣呢。癡珠怔了半晌。說道。你果死了。我也沒法。只有跑來哭你一回。拌個千金市骨罷。秋痕不語。子善道。怎的你兩人只說這些話。子秀道。人家怕人說死。他兩個竟說得尋常了。一會南屋擺上酒餚。四人入座。秋痕擎着酒杯道。大家且醉一醉。就喝乾了一杯酒。子秀道。慢慢着喝。癡珠道。各人隨量罷。端上菜。秋痕早喝有七八杯。大家用些菜。秋痕道。我平日不彈琵琶。今日給癡珠盡情一樂。便喚跛脚取出琵琶。彈了一會。背著臉唱道。

手把金釵無心戴。面對菱花把眉樣改。可憐奴孤身拌死無可奈。眼看他鮮花一朵風打壞。猛聽得門兒開。便知是你來。

秋痕唱一字。咽一聲。末了回轉頭來。淚盈盈的瞧着癡珠。到你來三字。竟不是唱。真是痛哭。了。癡珠起先聽秋痕唱。已是淒淒楚楚。見這光景。不知不覺也流下淚來。就是子善子秀也陪著眼紅。便向秋痕道。你原說要給癡珠盡情一樂。何苦哭呢。癡珠破涕。讓兩人酒菜。也說道。秋痕你不必傷心了。秋痕忍着哭。把一杯酒喝了。來勸子善子秀。其實悲從中來。終是強爲歡笑。四人靜悄悄的清飲一回。此時是初寒天氣。到二更天。北風凜冽就散了席。癡珠原想回寓見秋痕如此哀痛。天又刮風。也就住下。秋痕留一壺酒。幾碟果菜。端入北屋。催丫鬚收拾。把月亮門閉上。燒起一個火盆。分付跛

文心慘淡
是此回文
字寒宵回顧
第十八回
柔情可聽
妮妮可聽
俠骨分明
鄭重分明
緊對我終
是你的終
說下
引起割臂
猶有鬼神
尚式憑之
於是雨伯
酒道風伯
清塵而月
姊爲之監
盟非偶然
也○月痕
俠骨秋痕
原只想完
我終是你
的人六字
後來挨盡
苦亦只完

脚去睡。然後兩人卸下大衣圍爐煮酒。秋痕道：「今夜刮風，差不多七月廿一那般利害。咳！我兩人聚首，還不上三個月呢。我起先要你替我贖身。此刻你是不能。我也知道。只我終是你的人。」癡珠喝了半杯酒，留半杯遞給秋痕，嘆口氣道：「你的心事我早知道。只我與你終久是個散局。秋痕怔怔的瞧着癡珠，半晌說道：「怎的癡珠便將華嚴庵的籤、蘊空的偈，并昨夜所有想頭，一一述給秋痕聽了。秋痕聽一句，弔下一淚。到癡珠說完了，秋痕不發一語，站起身來，走出南屋，回來就坐，說道：「千金市骨，你這話到底是真是假。」癡珠道：「我許你再沒不真。」秋痕道：「癡珠你聽，突的轉身向北窗跪下，說道：「鬼神在上。劉梧桐負了韋癡珠，萬劫不得人身。這會風刮得更大，月都陰陰沈沈的。癡珠驚愕。秋痕早起來說道：「你喝一杯酒。一面說，一面捲起左邊小袖，露出藕樣玉臂，把小刀一點，裂有八分寬，鮮血流溢。癡珠蹙着雙眉道：「這是何苦呢。創口大了，怕不好。」秋痕不語，將血接有小半杯，將酒沖下。兩人分喝了，趕着取塊絹包裹起來，停了一停，窗外浙浙瀝瀝的下起雨來。秋痕喜道：「我這會狠喜歡。我們兩心如一。以後這地方，你也不必多來。十天見一面罷。每月許他們的錢，儘可不給。至我總拚一個死。到那一天是我死期，我就死了。萬有一然，他們回心轉意，給我們圓成。這是上天憐我，給我再生。我也不去妄想。癡珠道：「這你一段的話，大有把握。於是淺斟低酌，款款細談，盡了一壺酒，然後安寢。正是：涕泗滂沱，止乎禮義。信誓旦旦，我哀其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六字
柔情
渣滓
清光
令人
生敬
毅然
俠骨
有柔
不此
醉如
必把
醉如
泥拌
作亦
有
個
握
情
任
心
然
來
去

此回是傳秋痕。而上半折以荷生三人作引。下半折以留晏二人作引。此作者筆墨照應處。至蘊空偈言。係全書定局。此回爲全書上下關鍵。故特於此闡發之。美人細意熨貼平。滅盡裁縫針線迹。

上海图书馆藏书



